

國學基本叢書
行水金鑑

五

書叢本基學國

鑑 金 水 行

(五)

錄輯洪澤傅

行發館書印務商

行水金鑑卷第八十一

濟水

古文作涉。然說文從水從宀。注云。兗州之涉。從水從齊。注云。出常山房子縣贊皇山。則此當作涉。但自來相傳。不敢改易。

導沈水東流爲濟。入于河。

禹貢。釋文。沈音兗。又以轉反。

泉源爲沈。流去爲濟。

孔氏傳。

地理志云。濟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東南至河內武德縣入河。見今濟水所出。在温之西北七十餘里。孔氏疏。漢垣縣故城。在今山西平陽府垣曲縣西四十里。王屋山在今河南懷慶府濟源縣西北八十里。濟源本漢軹縣。屬河內郡。隋改置濟源縣。縣西有王屋故城。後周所置。本垣縣地。元和志云。王屋山在王屋縣北十五里。元省縣入濟源。故濟源有王屋山。西南接垣曲縣界。垣曲故垣縣也。武德故城。在今懷慶府武陟縣東。黃河在縣南。與開封府河陰縣分水。温城故城。在今懷慶府温縣西南。

濟水出河東垣縣東王屋山爲沈水。水經

山海經曰。聯水出焉。西北流注于秦澤。郭景純云。聯。沈聲相近。卽沈水也。潛行地下。至共山南。復出于東丘。今原城東北有東丘城。春秋說題辭曰。濟齊也。齊度也。員也。風俗通曰。濟出常山房子縣贊皇山。廟在東郡臨邑縣。濟齊其度量也。余按二濟同名。所出不同。鄉源亦別。斯乃應氏之非矣。今濟水重源。出温城西北平地。水有二源。東源出原城城東北。俗以濟水重源所發。因復謂之濟源城。其水南逕其城東。故縣之原鄉。杜預曰。沈水縣西北有原城者也。是南流與西源合。西源出原城西。東沈水注之。水

出西南東北流注於濟。濟水又東逕原城南。東合北水。亂流東南。注分爲二水。一水東南流。俗謂之衍水。卽沈水也。濟水又東南逕絳注說作稀城北。而出於溫矣。其一水枝津南流。注于溟。音賜。水出原城西北。原山勳掌谷。俗謂之白澗水。南逕原城西。春秋會于溟梁。謂是水之墳梁也。爾雅曰。梁莫大于溟梁。梁水堤也。溟水又東南逕陽城東。與南源合。又東合北水。亂流東南。左會濟水枝渠。又東逕鍾繇隰北。又南塗溝水注之。又東北逕汲縣故城北。又東南流。天漿水澗水注之。又東南流。右會同水。又南注於河也。酈注。共山在濟源縣北十二里。原城在縣西北十五里。今名原鄉。括地志云。沈水出王屋山頂崖下。石泉淳而不流。其深不測。既見而伏。至濟源縣西北二里平地。其源重發。而東南流。按故原城。在濟源縣西北二里。今濟源廟西龍潭東北。有其遺址。漢志。常山房子縣贊皇山右。濟水所出。東至慶陶入派。元和志。趙州贊皇縣。濟水源出贊皇山。西北流去縣南十里。此別是一濟水。應劭以爲四瀆。誤也。元和志。濟水在濟源縣東北三里。有二源。其深莫測。西源。周圍六百八十五步。深一丈。皆寮以周牆。李濂遊濟瀆記云。濟瀆廟後有池。是爲東池。卽東源。周僅百餘步。池西有石橋。橋西爲西池。周如東池。舊記濟水出王屋山頂太乙池。伏流地中。東行九十里。復見于此。其太乙池今亦涸矣。劉漪西源辨曰。濟水二源。舊志唯以廟垣石橋爲界。按水經注。二源一在原城東北。一在原城西。南。爲地殊遠。不可以一橋之界。分東西。而謂二源俱在是也。意此爲池之東源信矣。池西二里。又有一源。舊稱爲龍潭。時出時沒。不關水旱。下流經濟瀆。南會池水於東北。當爲濟之西源。無疑也。絳城在今河內縣西南。元和志。濟水經河內縣西南。去縣三十里。

又東至溫縣西北爲濟水。又東過其縣北。水經

濟水於溫城西北。與故瀆分。南逕溫縣故城。西歷虢公臺西。皇覽曰。溫城南有虢公臺。基趾尙存。濟水南流。注于河。濟水故瀆于溫城西北。東南出。逕溫城北。又東逕虢公冢北。皇覽曰。虢公冢。溫縣郭東。濟水南。大家是也。濟水當在王莽之世。川瀆枯竭。其後水流逕通津渠。勢改尋梁。脉水不與昔同。酈注

屈從縣東南流。過墳城西。又南當鞏縣北南入于河。水經墳城在今溫縣東。黃河在溫縣南。與河南府鞏縣分水。鞏縣故城在今縣西南三十里。

按濟水故瀆。卽漢志所謂東南至武德入河者。蓋禹迹也。河水注云。成臯大伾山在河內修武。武德之

界。濟沈之水。與滎播澤出入自此。卽經所謂濟水從北來注之者。今濟水自溫縣入河。不於此也。所入

者。奉溝水耳。卽濟沈之故瀆矣。沁水篇云。沁水東過武德縣南積爲陂。有朱溝水注之。其水上承沁水于沁水縣西

城西。而東南流入于陂。陂水又東南流入河。先儒亦咸謂是溝爲涉渠。故班固及關駟。並言涉水。正與此相發明。濟

至武德入河。按沙溝卽奉溝之下流。古濟水由此入河。故謂之汝渠。沙溝當在今武陟縣界也。水於武德入河。南直成臯。今汜水河陰之界是也。其後由溫縣入河。則南直鞏縣。所謂津渠。勢改不與

昔同者也。今其故道。又盡陷河中。濟水唯從枝津之合。溴水者。至孟縣東南入河。見懷慶府志。南直孟津縣。

其流益短矣。由大禹而來。濟水入河之道。凡再變。禹貢錐指。

溢爲滎。禹貢

滎。澤名。鄭云。今塞爲平地。滎陽民猶謂其處爲滎澤。在其縣南。孔氏疏。今河南開封府滎澤縣。本漢滎陽縣

五里。

孔氏截河之說。程氏河溢之說。皆非是。惟蔡氏說當就。以經證之。溢與出字。皆特見之例。惟其自中而

滿。故不如荷澤被孟豬之被。而有溢之名。惟其由伏而見。故不如他水下流之至。而有出之名。一也。又

王屋之下。既見而伏。濟源之西。平地復見。在河北既爾。何獨溢出於河南而不然。二也。又濟河兗州。至

爾雅猶有濟南曰兗州之稱。至呂氏春秋猶有濟河間曰兗州之稱。使其下流至兗者。非沈濟自來之濟。則歷代相傳。豈其以無源之水名兗疆域三也。要之。大河之逕。其初與濟伏地之泉。兩不相礙。自濟源至溫入河者。固並河東下。其伏地潛而復見。湧溢於滎。再出於荷者。脈絡未嘗不與沈相通。王大與尚書纂傳。

溢者。言如井泉自中而滿。非有來處。如荷澤被孟豬之被。吳澄書纂言。

傳云。濟水入河。並流數十里。而南截河。又並流數里。溢爲滎澤。在敖倉東南。正義云。此皆目驗所說也。濟水既入於河。與河相亂。而知截河過者。以河濁濟清。故可知也。渭按。成臯有大伾山。在今開封府鄭州汜水縣西一里。水經注云。晉地道志曰。濟自大伾入河。與河水鬪。南洑爲滎澤。又云。大伾在河內修武。武德之界。濟沈之水。與滎播澤出入自此。山東至河陰縣四十一里。又東至滎澤縣西北之敖倉十餘里。通計得五十餘里。故傳約言之曰。河濟並流數十里。又數里溢爲滎澤。在敖倉東南也。然傳言濟與河並流。始在北。繼截河而南。則似兩人同行街北。一人忽截街而南。別與人同行數里。乃獨抵所欲詣處。人之行路。固有然者。水則安能。且河大而濟小。濟既入河。河挾以俱東。濟性雖勁疾。恐亦不能于大河之中。曲折自如若此也。滎陽石門水首受河處。水經直謂之濟水。京相璠名爲出河之濟。酈道元云。濟水分河東南流。皆不以清濁爲言。謂濟與河亂。南出還清。自穎達始。後之好事者。從而附會。言曾有人伏水底。見渾河中清流一道。直貫之者。乃濟也。世遂有濁河清濟之圖。二水劃然。王充論衡曰。俗

語不實。成爲丹青。丹青之言。聖人惑焉。其是之謂矣。林少穎云。濟清而河濁。濟少而河多。以清之少者。會濁之多者。不數步間。則清者皆已化而爲濁矣。既合流數十里。安能自別其清者。以溢爲榮乎。林氏此言。能窮物理。而不爲俗語所惑者也。東坡謂禹以味別。知榮之爲濟。說本許敬宗。亦非。蔡傳云。溢者。指榮而言。非指河也。且河濁而榮清。則榮之水。非河之溢。明矣。況經所書。單立導沈條例。若斷若續。而實有源流。或見或伏。而脈絡可考。先儒皆以濟水性下勁疾。故能入河穴地。流注顯伏。此說似勝于孔。然沈水至泰澤。渟而不流。故知其穴地而入。此地上之事。有目者所共見。若河中之事。誰則知之。豈真有伏水底者。見清流一道。穴地而入。出而言之邪。影響之談。殆難據信矣。泰澤之水。有上源與鹽澤相似。但至此渟而不流。人識其爲潛行地下耳。榮澤則異于是。其水似井泉。自中而滿。不可指一路爲源。故吳幼清云。無來處也。東阿之井。沈存中以爲濟水澤雖大。其亦此類與。沈存中夢溪筆談云。古說濟水皆是流水。東阿亦濟水所經。取井水煮膠。謂之阿膠。其性趣下。清而且重。用攪濁水則清。故以治淤濁及逆上之痰也。禹時之榮澤。渟而不流。後人導爲榮川。此說創自曾彥和。而余深信其然者。蓋使榮澤陶丘之間。禹時果一水相通。則榮濱距河。陸路無幾。貢道之浮濟者。必書曰。逾于河矣。而經不然。則以陶丘榮澤相去可五百里。陸路艱難。故必由潔以達河耳。自說者謂河濟本相通。陶止之濟。亦非復出。舟航可以直達。而潔遂獨爲兗州北境之所浮。於青徐。揚無涉矣。以此言貢道。頗覺直捷。而不知其有礙於導沈之經者大也。程泰之云。言經者不可執一。得其一隅。

而三隅對求皆無所礙。乃為通耳。此窮經之要訣。學者所當知也。說文：榮，絕小水也。余未識其義。以問百詩。百詩曰：爾雅：正絕流曰亂。邢昺疏云：正直也。孫炎所謂橫渡是也。以濟水截河南過為榮。故以絕字解榮。至小水二字。則有唐高宗許敬宗問答在高宗曰：天下洪流巨谷。不載祀典。濟甚細。而在四瀆。何哉。敬宗曰：瀆之言獨也。不因餘水。獨能赴海者也。濟潛流屢絕。狀雖微細。獨而尊也。此可以為其注脚矣。百詩此解。不減徐楚金繫傳。然濟絕河為榮。自是漢儒訓詁。禹之所以名水。恐未必爾也。禹貢

濟水當塗縣北入河。

與河合流。又東過成臯縣北。又東過滎陽縣北。水經：成臯即春秋之虎牢。漢置縣。屬河南郡。今為汜水縣。滎隄本韓滎陽邑。漢為縣。屬河南郡。今

滎澤。河陰二縣。皆其地。此二句。猶合河濟而言之。即孔傳所言濟水入河。並流數十里。而南截河。又並流數里。溢為滎澤者也。自此已下。專言濟水。

又東至北礫磧南。東出過滎陽北。水經

濟水分河東南流。漢明帝世。王景所修故瀆也。渠流東注浚儀。故復謂之浚儀渠。漢靈帝建寧四年。于

敖城西北。壘石為門。以遏渠口。謂之石門。故世亦謂之石門水。門廣十餘丈。西去河三里。河南帶三山。

一作三皇山。即皇室山。亦謂之為三室山也。北礫磧蓋在河南濟北。其水西注于河者。石門即賈讓所謂滎陽漕渠也。其水門但用木與土。至是始壘石為之。

又東逕西廣武城北。水經

郡國志：滎陽縣有廣武城。城在山上。漢所城也。高祖與項羽臨絕澗對語。責羽十罪。羽射漢祖中胸處也。山下有水。北流入濟。世謂之柳泉也。關注

又東逕東廣武城北。水經

楚項羽城之。漢破曹咎，羽還廣武，爲高俎，置太公其上，曰：「漢不下吾烹之。」高祖不聽。將害之。項伯曰：「爲天下者不顧家，但益怨爾。」羽從之。今名其壇曰項羽堆。夾城之間，有絕澗斷山，謂之廣武澗。項羽叱婁煩於其上，婁煩精魄喪歸矣。鄴注：廣武城在三室山上，亦謂之廣武山，在今滎澤縣西二十里。接河陰縣界。劉昭云：山有二城，曰東廣武、西廣武，各在山一頭，相去二百餘步。

又東逕敖山北。水經

山上有城，卽殷帝仲丁之所遷也。帝王世紀曰：仲丁自亳徙囂于河上者也。或曰敖矣。秦置倉于其中，故亦曰敖倉城。鄴注：敖山在今河陰縣西北二十里，括地志云：敖倉在滎澤縣西北十五里，石門之東。北臨汴水，南帶三皇山。按今縣在隋縣南五里，則敖城東南，去今縣當二十里也。

又東合滎瀆。水經

瀆水首受河水，有石門，謂之爲滎口石門也。而地形殊卑，蓋故滎播書作滎波所道，自此始也。門南際河，有故碑云：惟陽嘉三年二月丁丑，使河堤謁者王誨疏達河川，述荒庶土，云：大河衝塞，侵齧金堤，以竹籠石，葦葺土而爲遏，壞隤無已，功消億萬，請以瀆河郡徒疏山采石，壘以爲鄣，功業旣就，役徭用息，詔書許誨立功府鄉，規基經始，詔滎疑作策加命，遷在沈州，乃簡朱軒，授使司馬，登令纘茂前緒，稱塗休功，登以伊洛合注大河，南則緣山，東過大伾，回流北岸，其勢鬱憤，濤怒湍急，激疾一有決溢，彌原淹野，蟻孔之變，害起不測，蓋自姬氏之所常蹙，昔崇鮫所不能治，我二宗之所劬勞，于是乃跋涉躬親，經之營之。

比率百姓議之于臣。伐石三谷。水匠致治。立激岸側。以捍鴻波。隨時慶賜。說以勸之。川無滯越。水土通演。役未踰年。而功程有畢。斯乃元勳之嘉課。上德之宏表也。賈禹修九道。書錄其功。后稷躬稼。詩列于雅。夫不憚勞謙之勤。夙興厥職。充國惠民。安得湮沒而不章焉。故遂刊石記功。垂示於後。其辭云。使河堤謁者。山陽東昏司馬登。字伯志。代東萊典城王誨。字孟堅。河內太守。守城向豺。字伯尹。丞汝南鄧方。字德山。懷令劉丞。字季意。河堤掾匠等造。陳留浚儀邊韶。字孝先。頌石銘。歲遠字多淪缺。其所滅蓋闕如也。翻注。濱本作澤。譏。玉海引此作祭濱。與翻注合。今從之。按蘇代曰。決祭口。魏無大梁。卽此處也。首受河水。以上承河陰石門水而言。然昔人導澤水以爲川。從北門而出。故比之祭口石門。河陰石門漢建寧四年立。在敷城西北。祭口石門漢陽嘉三年立。在敷山東。時地各別。近志混而爲一。大謬。兩石門相去數十里。祭濱前已有之。祭陽下引河。其所溝通者。裁數十里。爲功亦甚易也。

又東。逕滎陽縣北。水經。宋白續通典云。滎陽故城。在滎澤縣南十七里。今滎澤縣北五里。有滎澤故城。明洪武八年。爲河水所圯。移今治。是滎陽故城東北。去今治止十二里。

又東。甸南礫磧水注之。水經。

水出滎陽城西南李澤澤中有水。卽古馮池也。東北流歷敖山南。又東北逕滎陽縣北斷山。東北注于濟。世謂之礫石澗。卽經所謂礫谿矣。翻注。經所謂礫谿。可知上。有北礫谿。故此爲南礫谿。

又東。索水注之。水經。

水出京縣西南嵩渚山。與東關分水。卽古旃水也。索水又東流。北屈西轉。北逕滎陽城東。而北流注濟水。濟水又東逕滎陽澤北。故滎水所都也。京相璠曰。滎澤在滎陽縣東南。與濟隧合。濟隧上承河水於

卷縣北河。南逕卷縣故城東。又南逕衡雍城西。與出河之濟濟水伏流。自河而出。故謂之出河之濟。會。南去新鄭百里。斯蓋

榮播河。濟往復逕通矣。出河之濟。卽陰溝之上源也。濟隧絕焉。又南會于榮澤。有垂隴城。濟瀆出其北。

春秋文公三年。晉士穀盟于垂隴者也。京相璠曰。垂隴。鄭地。今榮陽東二十里。有故隴城。濟水又東南

逕釐城東。春秋經書公會鄭伯于時來。左傳所謂釐也。京相璠曰。今榮陽縣東四十里。有故釐城。濟水

又合黃水。水發源京縣黃淮山。世謂之京水。又東北與靖水枝津合。二水之合爲黃泉。北流注于濟水。

關注。京縣今爲滎陽縣。嵩清山在滎陽縣東南二十五里。卷縣故城。在今原武縣西北七里。衡雍城在原武縣西北五里。濟水又東分爲二水。其枝瀆曰北濟。詳見後。

又東過陽武縣北。水經

歷長城東南流。落蕩渠出焉。關注

又東北逕陽武縣故城南。又東逕封丘縣南。水經

又東逕大梁城北。東左逕倉垣城。又東逕小黃縣之故城北。關注。今祥符縣西北有凌儀故城。卽大梁城也。倉垣城在今陳留縣西。一名石倉城。小黃縣故城。

在今陳留縣東北三十里。

又東逕東昏縣故城北。水經

陽武縣之戶牖鄉矣。漢丞相陳平家焉。是後置東昏縣也。關注。今蘭陽縣東北二十里。有東昏縣故城。

又東逕濟陽縣故城南。水經

故武父城也。城在濟水之陽。故名。關注 今蘭陽縣東五十里。有濟陽縣故城。

又東過宛胸縣南。

水經今曹州西南有宛胸故城。至此謂之南濟。寔濟水之經流也。

古濟水自入河以至溢滎。用後世郡縣言之。則其入河在溫。溫與鞏對。而溢滎之地。決不在鞏與成臯也。蓋鞏有洛。成臯有汜。二水皆反來注河。以其地皆特高故也。然則滎濟何由溢注其地矣。水經所載。自成臯汜水之下。已有濟派。名爲出河之濟。不惟其理不然。以古人名縣之義考之。此處正屬成臯。未屬滎陽。則知滎在下方。而水經所敘明誤矣。漢之石門。隋之板渚。唐之河陰。汴口等處。皆在古滎陽地。則古滎所注。今雖不能明指何地。要之不出此五六十里上下也。孔安國曰。濟水入河。並流十數里。而南截河。又並流數里。溢爲滎澤。在敖倉東南。其說固是。計考其入自北而溢于南。中間當不止數十里也。若據水經所載。濟派則滎陽縣。反在濟水之南。揆之古義。水北爲陽者。旣已不合。而又水經所載。明有故滎枯澤。顧桑。酈不知參核。以證世傳成臯濟派之誤爾。滎陽有新故兩城。而水經故澤。皆在二邑東南。古來西北同爲水陽。此澤地望旣應古義。又孔安國亦言澤在敖倉東南。可參證也。敖倉者。古敖山也。正與滎陽同在古澤西北。則其澤應古益真矣。後世穴河通漕。多在此地。然歷考前載。皆有渠道。無陂澤。蓋創渠之初。率皆預酌用水多寡。爲鑿隧受河之則。故水不暴而無所蓄。食鍾聚也。禹時則有異矣。濟旣灌河。河盈而水溢。通在滎地。怒濤注射。爲此大澤。故其幅員闊大。不止才足容水而已。

也。此其榮盜爲澤之因也。憑此而言。不獨可以知澤之爲澤。且可以知禹之名榮以濟者。正以會其適。然而非自出意義也。澤之下方。不遠一二十里。又有故陂。而以郟城爲名者。其東西蓋四十里。而南北亦二十里也。以臣觀之。濟之溢河。其在沙城垂隴之西者。固爲大澤。而釐城黃水之間。其謂爲郟城陂者。亦榮澤也。王隱謂此澤此陂之間。有濟隄焉。其經之所書。謂爲榮陂。既瀦者乎。古迹患無其傳。苟有記焉。其方鄉地望。千百世可知也。

程大昌禹貢山川地理圖說。程氏此辨。最有考據。其謂潤水經注。自謂隱括條水。又東逕榮陽澤北。又東會於榮澤。京相璠曰。榮澤在榮陽縣東南。下與濟匯合。榮澤者。禹時濟溢爲榮水所注。引。諸爲此澤也。春秋。衛侯及魯人戰于榮澤。此時澤枯無水。至可以戰。民猶謂其處爲榮澤也。濟隄。鄭地也。上承河水於卷縣北。春秋襄公十一年。諸侯伐鄭。西濟于濟隄。杜預因其地而名之。水也。成皋之濟。逕故榮澤中。已有此流。至垣雍北。與出河之濟會。南去新鄭百里。斯溢榮播河。濟。回互相通也。出河之濟。逕陰溝上源也。濟隄至此絕溝。而過。世亦謂其故道爲十字溝也。自于峯造入激堤於河陰。水脉運斷。故濱難尋。濟濱雖有其迹。不復受河。濟濱出垂隴城北。春秋文公三年。晉士穀盟于垂隴。卽此也。京相璠曰。垂隴。鄭地。今榮陽東二十里。有故隴城是也。世謂之都尉城。蓋榮陽典農都尉治。故變垂隴之名矣。澤。濟又有沙城。濟濱出其左。濟水自澤東出。卽是始矣。竹書紀年曰。惠王十三年。王及鄭釐侯盟于巫沙。以釋宅陽之圍。歸釐於鄭者也。濱。濟故城。俗言水城非矣。王隱曰。河決爲榮。濟水受焉。故有濟隄矣。濟水又東南逕釐城東。春秋經。齊公會鄭伯于時來。左傳所謂釐也。京相璠曰。今榮陽縣東四十里。有故釐城也。濟水又合黃水。黃水發源京縣黃堆上。東南流。世謂之京水也。北流逕高陽亭。又東北至榮澤南。分爲二水。一水北入榮澤。下爲船塘。俗謂之郟城陂。東西四十里。南北二十里。竹書穆天子傳曰。甲寅。天子浮於榮水。乃奏廣樂是也。一水東北流。卽黃雀溝矣。又東北與清水枝津合。二水之會爲黃泉。東北流。注於濟水。又東過陽武縣北。濟水又東南流。入陽武縣。係長城東。西流浪蕩渠出焉。

榮澤至周時已導爲川。與陶丘復出之濟相接。然河濟猶未通波。及周之衰。有於榮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與濟汝淮泗會者。而河始與濟亂。鴻溝首受河處。一名蕩蕩渠。水經。河水合汜水。又東過榮陽縣。蕩蕩渠出焉。亦名汴渠。後漢明帝紀。修汴渠注云。卽蕩蕩渠也。汴自榮陽首受河。所謂石門。在榮陽山北一里是也。又名通濟渠。元和志。汴渠在河陰縣南二

百步。亦名漢蕩渠。大業元

年。更開導。名通濟渠。即今河陰縣西二十里之石門渠也。

河陰縣在今鄭州西北五十里。漢滎陽縣地。隋爲汜水。滎澤二縣地。唐開元中。析置河陰縣。

水經直謂之濟水。

漢志。滎陽縣有蕩蕩渠。首受滂水。經本此。涉卽京相璠所謂出河之濟也。

自滎口石門至宛胸縣南。皆禹後代人所導。職方

豫州之川。水經謂之滎瀆。而河濟合焉者也。過此則爲陶北。復出之濟矣。以今輿地言之。滎澤原武。陽

武。封丘。祥符。陳留。蘭陽。

並屬河南開封府。屬山東兗州府。

諸州縣界中。皆滎瀆之所經也。自鴻溝旣開。滎瀆爲河水

所亂。已非其舊。逮東漢之世。滎澤亦塞。而禹迹蕩然無存矣。滎瀆非滎澤也。鄭康成云。滎澤在滎陽

縣東。杜預同。京相璠云。在縣東南。滎澤縣志云。在縣南。其說不同。按今縣西南十二里有滎陽故城。漢

縣也。昔時澤在滎陽縣東。今則在滎澤縣南矣。鄭杜說是滎澤西北距滎口二十餘里。其間必有水道

相通。而志家不詳。予按水經注。黃水自京縣東北流入滎澤。下爲船塘。俗謂郟城陂。東西四十里。南北

二十里。穆天子傳曰。浮於滎水。乃奏廣樂。是也。北流注于濟水。此皆昔人導澤爲川之路。澤水從此北

出。而爲滎瀆。故謂之滎口。濟水自敖山又東。不得便合滎澤。以是知經之澤字。當作瀆也。河輿滎瀆

相亂。其來已久。而滎澤在西漢時。依然無恙。故班固云。濟水軼出滎陽北地中。謂滎澤也。至東漢乃塞

爲平地。不知何故。酈道元云。昔大禹塞其淫水。而于滎陽下引河東南以通淮。泗。又云。大禹塞滎澤。開

蕩蕩渠。以通淮。泗。夫滎澤何以謂之淫水。經曰。滎波旣豬。禹方陂之。以蓄其水。何以塞之。誕妄不足深

辨。或云。王莽時。濟竭而不復出。故滎澤遂塞。斯言亦大可疑。按司馬彪郡國志。河內温下云。濟水出。王

莽時大旱。遂枯絕。河南滎陽下。云有鴻溝水。而不言滎澤。豈以其時已塞爲平地乎。濟枯之語。繫之溫縣。蓋專謂北源。故酈注于溫縣。濟水故瀆。下言之。然北源東漢復出。水經歷歷可考。彪何以直言枯絕。而滎澤無文。則又似專指南源。此後人所以移其說于滎陽也。程大昌云。世惡莽居下流。故河徙。濟枯。皆歸于莽。余謂河徙事。見王莽傳。無可疑者。濟枯亦理之所有。但濟水因旱而枯。旱止則當復舊。夏季伊洛竭。商季河竭。周幽王時三川竭。諸水不聞自此遂絕也。濟河獨一枯而不復出。且南北二源。同此一濟。北源復出。南源何以終絕。殊不可曉。積思久之。竟不知滎澤之塞爲何故。頃讀後漢書而得之。王景傳云。平帝之世。河汴決壞。未及得修。汴渠東侵。日月侵毀。建武十年。陽武令張汜上言。河決積久。日月侵毀。濟渠所漂數十縣。明帝紀。永平十三年。詔亦言自汴渠決敗六十餘歲。加頃年以來。雨水不時。汴渠東侵。日月益甚。水門故處。皆在河中。漭濊廣溢。莫測圻岸。當時汴濟之區。河災之羨溢。爲害如此。濟渠卽滎瀆。南去滎澤。不過二十餘里。則固在所漂數十縣之中者也。河水氾濫。必至其處。歷六十年而後已。填淤之久。空竇盡窒。地中伏流。不能上涌。滎澤之塞。實由於此。豈因旱乾而遂塞哉。余闕曰。河天下之濁水也。水一石。率泥數斗。嘗道出梁。宋觀決河。凡水之所被。比其去。卽穹居大木。盡沒地中。漫不見踪跡。然則河侵滎澤。去後安得不塞爲平地。鉅野縣志云。元末。河決入鉅野。及徙後。澤遂涸爲平陸。其明徵也。彪得之傳聞。不暇深考。故言之不詳。世遂附會以爲滎澤陸塞之故。殊非事實。余不

可以無辯。自滎陽引河後，遞加疏導，枝津交絡，名稱互見，使人目眩心搖。今綜其大略，以滎蕩渠爲主。水經注云：渠水自河與濟亂流，東逕滎澤北，東南分濟，歷中牟縣之圃田澤，與陽武分水。又東爲官渡水，又東至浚儀縣左，則故渠出焉。秦始皇二十二年，王賁斷故渠，引水東南出，以灌大梁，謂之梁溝。世遂目故渠曰陰溝，而以梁溝爲滎蕩渠。陰溝東南至大梁城合滎蕩渠，其東導者爲汜水。漢志作汜，後人惡反字，因改爲汜。云：濟水又兼郟目，春秋宣公十二年，晉楚戰于郟，卽是水也。音下。京相璠曰：在敖北。至蒙縣爲獲水，又東至彭城縣，入泗。滎蕩渠自大梁城南南流爲鴻溝，項羽與漢約中分天下，指是以爲東西之別。故蘇秦說魏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是也。鴻溝又兼沙水之目。沙水東南流至新陽縣，爲百尺溝，注于潁水。漢汝南郡有新陽縣，當在今陳州界。此卽班固所謂狼蕩渠首受沙，東南至陳入潁者也。其一水自百尺溝分出，東南流至義城縣西而南注淮。義城今懷遠。謂之沙汭。左傳昭二十七年，楚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卽此也。沙水所出，又有睢水，渦與睢水同。睢水自陳留縣首受，東南流至下相縣入泗。下相今宿遷。渦水自扶溝縣首受，東南流至義城縣南，而東注淮。以上諸渠，同源於出河之濟。卽石門水。故言鴻溝者，則指此爲鴻溝，言滎蕩渠者，指此爲滎蕩。言汴水者，指此爲汴水。言浚儀渠者，指此爲浚儀渠。皆以下流之目，追被上源也。此外有濟隧，上承河水于卷縣北河，南流與出河之濟會，自于岑造八激堤，而其流遂斷。禹貢維指。

行水金鑑卷第八十二

濟水

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荷。禹貢

再成爲陶丘。李巡曰：再成，其形再重也。郭璞云：今濟陰定陶城中有陶丘。地理志云：定陶縣西南有陶

丘亭。孔氏疏：今山東兗州府定陶縣西南。有定陶故城。

出者言在平地自下面而涌，非有上流。如某水至某處之至。書纂

荷卽荷澤，謂之至者，濟陰縣自有荷派，濟流至其地爾。陳樸書集傳纂疏：地理志濟陰郡下云：禹貢、荷澤在定陶東。唐省定陶入濟陰。故通典濟陰縣下云：荷澤

在縣東北九十里。

溢者無上源，亦無下流，頗與阿井相似。出者源在地中，流在地上，如酌突泉之流而爲灤水。濟自此不

更伏矣。禹貢錐指。

濟水又東過定陶縣南。又東北荷水東出焉。又東逕秦相魏冉冢南。又東北逕定陶恭王陵南。水經

冉，秦宣太后弟也。定陶恭王，漢哀帝父也。爾注：日知錄云：今曹縣有冉壩，爲秦相穰侯魏冉之家。史記：穰侯卒于陶，因葬焉。

又東北逕定陶縣故城南。水經

周武王封弟叔振鐸之邑也。故曹國。漢宣帝甘露二年。更濟陰爲定陶國。戰國之世。范蠡既雪會稽之恥。乃變姓名。寓之於陶。爲朱公。以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之所交易也。治產致千金。富行好德。子孫修業。遂致巨萬。故言富者。皆曰陶朱公也。闕注

又屈從縣東北流。水經

又東逕陶丘北。墨子以爲釜丘。竹書紀年。魏襄王十九年。薛侯來會王于釜丘者也。尙書所謂導河水自陶丘北。謂此也。闕注漢志、陶丘在定陶縣西南。則濟水當先逕陶丘。而後至故城。此經不合。恐是錯簡。又東北逕定陶縣故城南十字。當在引竹書語之下。

按自滎口至陶丘。皆後世滎瀆之所經。非禹迹也。今曹州定陶界中。並有濟水故道。禹時則濟水伏流。涌自陶丘之北。而東注于荷澤。無上源也。陶丘。漢志云。在定陶縣西南。而郭璞言在城中。蓋其時郡徙西南。包陶丘而爲城耳。今縣則又徙於東北。故陶丘與漢城。皆在西南也。荷澤在陶丘之東北。相去不遠。濟水伏流。至陶丘北上。奮馳波跳沫。東北匯于荷澤。又東北絕鉅野。至琅槐入海者。爲濟瀆。其一枝東南流。至湖陵入泗者。後人目之曰荷水。漢志湖陵縣下云。荷水在南者。是湖陵。今爲魚臺縣地也。許慎云。荷澤水在湖陵。謂澤之下流入泗者。亦未爲誤。自孔傳襲其文曰。荷澤在湖陵。而遺一水字。則在湖陵者。爲澤矣。釋此至于荷。又增一水字曰。荷澤之水。則定陶之荷澤。與湖陵之荷水無別矣。酈道元時。孔傳已盛行。故宗其說。言尙書有導荷澤之說。自陶丘北。東至於荷水。又以湖陵入泗。爲澤水所

鍾。而不知此特荷澤之下流。其所鍾則在定陶也。且豫州導荷澤被孟豬。乃導澤水之餘波。南入于孟豬。非謂東南至湖陵入泗之荷水。酈乃混而爲一種。種紕繆。皆爲孔傳所誤。說禹貢者。當以漢志爲正。經文三荷字。皆以澤言。在定陶與湖陵無涉也。荷之爲澤也。濟貫其中。大半是濟水所匯。酈注云。卽沛水之所包注。以成湖澤是也。然亦必有旁源。酈注云。濟水自定陶故城南。又東北右合荷水。水上承濟水於濟陽縣東。世謂之五丈溝。又東北出定陶縣北。屈左合汜水。汜水西分濟瀆。東北逕濟陰郡南。又東合于荷。又東北逕定陶縣南。又東北右合黃水枝渠。而北注濟瀆。是汜水與五丈溝之會于澤者。亦皆濟水之分流也。寰宇記云。荷水亦名南濟水。近志以北清河爲北濟。南清河爲南濟。誤由于此。俗謂之五丈河。西自考城縣界來。程大昌曰。樂史寰宇書云。濟陰有山。是爲荷山。荷水西自考城來。考城在濟陰西。濟之正流。未嘗經考城。可見荷水自爲一派。而濟來會之。甚明也。水經以此水爲五丈溝。卽近世命爲五丈河者。此正荷水首末也。渭按曹州志。荷山在州東南三十里。以近荷澤而言。蓋澤本名荷。後人因澤以名其山也。說者謂荷水出荷山。非是。據酈注。荷水分濟于定陶東北。此卽經所謂濟水東至乘氏縣。西分爲二。南爲荷水。北爲濟瀆者也。乘氏故城在今鉅野縣西南。漢置。然曹州之東境。亦兼得乘氏地。州東南與定陶接界。荷澤在焉。注所謂定陶東北。卽經所謂乘氏縣西也。但不言荷澤爲疎漏耳。荷水只自荷澤分流。酈以濟陽所出之五丈溝爲荷水。蓋雜採它說。而有此繆。元和志因目魚臺之荷水曰五丈溝。而程

氏據以爲荷水之首末。正當如此。皆非地志。水經之荷水起乘氏訖湖陵之本意也。濟水有三伏三見之說。或謂出于近世之俗學。殊不可信。王綱振云。如時以東流爲濟。溢爲滎爲見。則灤東流爲漢。匯爲彭蠡。亦可爲見乎。又若以入于河爲伏。則渭入于河。洛入于河。亦可爲伏乎。況經明言浮于濟。潔達于河。河濟本通。而此曰流曰溢曰入曰出曰至曰會。亦並無間斷。不知三伏三見何據。但沿襲既久。爲之曲解。非本注也。渭按伏見之說。二孔無之。然有所自來。秦澤一伏。東丘一見。本水經注。武德入河再伏。滎陽軼出再見。本地理志。滎東又泐爲三伏。出曹濮間爲三見。本唐書許敬宗傳。此豈創自近世。但入河爲伏。義有未安耳。滎澤自周以前。已導爲滎川。與陶丘復出之濟相接。故漢志於軼出滎陽地中下。卽繼之曰。又東至琅槐入海。而定陶縣下亦止云。禹貢陶丘在西南。不引東出之文。蓋三見之迹。不可得見久矣。鴻溝旣開。滎瀆爲濁河所亂。陶丘之竇。日就填淤。而滎澤之澄泓如故。其後滎澤亦塞。則河南由是無濟水。而再見之迹亦亡。水經以河濟合流。分入滎瀆者爲濟水。京相璠謂之出河之濟。酈道元宗之。而班固之所謂軼出地中者。絕口不談矣。孔安國以爲河中截流而過。蔡沈以爲河底穴地而來。孔穎達以爲河濟相亂。南出還清。程大昌以爲適會河滿。溢出南岸。各持所見。終非定論。余竊謂河南之濟。卽奮自河南之地中。未必與入河之濟爲一脈。譬如人之鼻息。總出丹田氣海中。呼者豈必其吸者之復出邪。沈括云。歷下凡發地皆是流水。世傳濟水經過其下。東阿之井。乃濟水所爲。曾鞏

云。泰山諸谷之水。自渴馬崖潛流地中。至歷城西復出爲趵突。旁溢十數泉。蔡傳引以證濟之伏見重源。顯發所在多有。元和志云。鄭州管城縣京水出縣南平地。新鄭縣溱水出縣西北三十里平地。二處並在河南。密邇滎澤。尤爲明驗。蓋濟瀆所經之地。其下皆有伏流。遇空竇卽便涌出。故一見於滎澤。再見于陶丘。不必以入河之濟爲上源。亦不必并泰澤東丘數之爲三伏三見也。草廬之說。雖聖人復作。無以易之矣。禹貢維指。

又東北會于汶。禹貢

濟與汶合。孔氏傳。

地理志云。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入濟。孔氏疏。水經汶水出太山萊蕪縣原山西南。過羸縣南。又東南流。過奉高縣北。風從縣。西南流。過博縣西北。又西南過蛇丘縣南。又西南過岡縣北。又西南過平章縣南。又西南過無鹽縣南。又西南過壽張縣北。又西南至安民亭。入于濟。

濟水自定陶縣東北。又東至乘氏縣。西分爲二水。經

春秋左傳僖三十一年。分曹地。東傅于濟。濟水自是東北流。出巨澤。關注

南爲荷水。北爲濟瀆。水經

其一水東南流。其一水從縣東北流。入鉅野澤。關注。北濟自滎澤東逕於縣之武修亭。又東逕陽武縣故城北。又東逕酸棗縣之烏巢澤北。又東逕平丘縣南。又東逕濟陽縣故城北。

又東北逕宛胸縣故城北。水經

又東北逕呂都縣故城南。又東北逕定陶縣故城北。屬注

又東北與濮水會。水經

濮水上承濟水于封丘縣。闕駟曰：首受別濟，卽北濟也。其故瀆自東北流，左迤爲高梁陂。濮水又東逕匡城北。孔子去衛適陳，遇難於匡者也。又東北左會別濮水，受河於酸棗縣。故杜預曰：濮水出酸棗縣，首受河。竹書紀年曰：魏襄王十年十月，大霖雨疾風，河水溢，酸棗郛。漢世塞之。故班固曰：大堙酸棗也。今無水。其故瀆東北逕南北二棣城間。酸棗以棘名邦，故曰酸棗也。漢官儀曰：舊河隄謁者居之。濮水又東與句瀆首受濮水，枝渠於句陽縣。東南逕句陽縣故城南。春秋之穀上也。左傳以爲句瀆之丘矣。又東入乘氏縣。左會濮水，與濟同入鉅野。故地理志曰：濮水自濮陽南入鉅野，亦經所謂濟水自乘氏縣南分東北入於鉅野也。屬注

濟水故瀆又北，右合洪水。水經

上承鉅野，辭訓渚，歷澤西北渚。又北逕闕鄉城西。又北濟瀆合，自渚迄于北口一百二十里，名曰洪水。桓溫以太和四年，率衆北入，掘渠通濟。至義熙十三年，劉武帝西入長安，又廣其功。自洪口已上，又謂之桓公瀆。濟自是北注也。屬注

又東北過壽張縣西界安民亭南。汶水從東北來注之。水經

濟水又北。汶水注之。戴延之所謂清口也。郭緣生述征記曰：清河首受洪水，北流濟，或謂清則濟也。禹貢濟東北會于汶，今枯渠注巨澤，巨澤北則清水，清水與汶會也。翻注今東平州西南有壽張故城，西北去今壽張縣五十里，州西南十里有安山鎮。

即古安民亭。齊乘云：東平城西即安山關，關下泥河口。有亭子店，即安民亭遺址。濟、汶合處。

濟水自荷澤東北流，絕鉅野澤而北，合洪水，以至安民亭南者，禹之舊迹也。其後不知何年，改從澤西之清水，而繞澤北以會汶，謂之清口。其澤中之道，自洪口至清口者，則無水，故水經謂之故瀆。述征記謂之枯渠。漢元光中，河決，瓠子東南注于鉅野，濟水改道，疑嘗在此時。今會通河，逕鉅野縣東北七十里，去故城已遠，并清水會汶之故道，亦湮沒而不可考。況禹之舊迹乎？以今輿地言之，汶水自萊蕪歷泰安、肥城、寧陽至東平入濟，合流以注于海，此禹迹也。迨元人引汶絕濟，爲會通河，明永樂中，又築戴村壩遏汶水，盡出南旺以資運，而安山入濟之故道，填淤久矣。禹貢鑑指。

又北，東入于海。禹貢

北折而東。孔氏傳。

濟水自壽張縣西合汶水。又北，逕梁山，東袁宏北征賦曰：背梁山，截汶波，即此處也。翻注括地志：梁山在鄆州壽張縣南二十五里，今在東平州西南

五十里，接汶上縣界。梁山梁在今壽張縣東，梁山之南，濟、汶既合，東北匯而成濼。日知錄云：宋史宣者傳：梁山濼古鉅野澤，綿亙數百里，濟、鄆數州，賴其蒲魚之利。金史食貨志：黃河已移故濼，梁山濼水退地甚廣。遣使安置

屯田。自此以後。鉅野、壽張諸邑。古時澗水之地。無尺寸不耕。而忘其昔日之爲川浸矣。

又北逕須胸城西水經

城臨側濟水。故須國風姓也。春秋僖公二十一年。子魚曰。任、宿、須胸、顓臾。風姓也。實司太皞與有濟之祀。地理志曰。壽張縣西北有胸城者是也。濟水西有安民亭。亭北對安民山。東臨濟水。水東卽無鹽縣界也。酈注 東平州本漢無鹽縣。州西南有須胸故城。

又逕微鄉東水經

春秋莊公二十八年。經書冬築鄆。公羊傳謂之微。在東平壽張縣西北三十里。有故微鄉。魯邑也。杜預曰。有微子冢。濟水又北分爲二水。其枝津西北出。謂之馬頰水。酈注

又北過須昌縣西水經

京相璠曰。須胸一國。二城兩名。蓋遷都須昌。胸是其本。秦以爲縣。濟水於縣。趙溝水注之。酈注 今東平州西有須昌故城。元和志、須昌縣濟水在縣西二里。

又北逕魚山東左合馬頰水水經

水首受濟。西北流歷安民山北。又西流。趙溝出焉。東北注于濟。馬頰水又逕桃城東。又東北流逕魚山。南山卽吾山。漢武帝瓠子歌。所謂吾山平者也。其水又東注于清濟。謂之馬頰口。酈注 元和志、魚山在東阿縣東南二十里。近

志云。在縣西。以宋初縣治東移故也。山東通志、吾山一名魚山。在東阿縣西八里。大清河西岸。五代史、梁太祖與兗鄆兵大戰於此。

濟水自魚山北逕清亭。東水經。

春秋隱公四年。公及宋公遇于清。京相璠曰。今濟北東阿縣東北四十里。有故清亭。卽春秋所謂清也。

是濟水通得清之目焉。亦水色清深。用兼厥稱矣。是故燕王曰。吾聞齊有清濟。卽此水也。三十年。公及

齊侯遇于魯濟。杜預曰。濟水歷齊。魯界。在齊界爲齊濟。在魯界爲魯濟。濟水自清亭又北。則爲穀城。齊地矣。濟之爲齊爲魯。當分于此間。

又北過穀城縣西水經。

濟水側岸有尹卯壘。南去魚山四十餘里。是穀城縣界。春秋之小穀城也。縣有穀城山。陽穀之地。春秋

齊侯、宋公會於陽穀者也。後漢分東阿置穀城縣。今爲東阿縣治。

又北逕周首亭西水經。

春秋左丘明云。襄公二年。王子成父獲長狄僑如弟榮如。葬其首於周首之北門。卽是邑也。今世謂之

盧子城。濟北郡治也。翻注

又北過臨邑縣東水經。

地理志曰。縣有濟水祠也。水有石門。故濟水之門也。春秋隱五年。齊鄭會于石門。鄭車僨濟卽於此也。

京相璠曰。石門。齊地。今濟北盧縣故城西南六十里。有故石門。去水三百步。蓋水瀆流移。故側岸也。注

臨邑故城。
在今平陰縣。

又北逕平陰城西水經

春秋襄十八年晉侯沈玉濟河會于魯濟尋溴梁之盟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者也京相璠曰平陰齊地在濟北盧縣故城西南十里平陰城南有長城東至海西至濟河道所由名防門去平陰三里齊侯塹防門即此巫山在平陰東北巫山之上石室世謂之孝子堂濟水右迤過為涓湖方四十餘里注

又東北至垣苗城西水經

故洛當城也伏鞞北征記曰濟水又與清河合流至洛當者也河水自泗濱口東北流而為蒲魏土地記曰盟津河別流十里與清水合亂流而東逕洛當城北黑白异流涇渭殊別而東南流注也注垣苗城在今長清縣西南二十五里

又東北過盧縣北水經

濟水東北與涓溝合水上承涓湖北流注濟注鄭尋盧之盟即此

又逕盧縣故城北水經

濟北郡治也注元和志盧縣濟水在縣東二十里臨邑縣濟水西去縣四十里

又東北與中川水合水經

水東南出山往縣之分水嶺谿。一源兩分。泉流半解。亦謂之分流。交半水南出太山入汶。半水出山往縣。西北流東逕太原郡南。郡治山往西北。與漢賓谷水合。水出南格馬山。漢賓谿。北逕盧縣故城北。陳敦戍南。西北流與中川合。謂之格馬口。其水又北逕盧縣故城東。而北流入濟。俗謂之爲沙溝水。關注

往故城在今長清縣東北。元和志。豐齊縣濟水東去縣二十六里。豐齊屬齊州。故山往。天寶二年改名。

又東北右會玉水水經

導源太山朗公谷。西北逕獵山東。又西北枕祝阿縣故城東。野井亭西。俗謂是水爲祝阿澗水。北流注

于濟。關注祝阿故城。亦在長清縣東北。

又東北灤水出焉。水經灤音洛

灤水出歷縣故城西南。泉源上奮。水涌若輪。春秋桓十八年。公會齊侯于灤是也。俗謂之爲娥姜水也。以泉源有舜妃娥英廟故也。其水北爲大明湖。湖西卽大明寺。寺東北兩面側湖。此水便成淨池也。池上有客亭。左右楸桐負日。俯仰目對。魚鳥極望。水木明瑟。可謂濠梁之性。物我無違矣。湖水引瀆東入西廓。東至歷城西。而側城北注。湖水上承東城。歷祠下。泉源競發。其水北流。逕歷城東。又北引水爲流杯池。州僚賓燕。公私多萃其上。分爲二水。右水北出。左水西逕歷城北。西北爲陂。謂之歷水。與灤水會。

自水枝津合水首受歷水於歷城東東北逕東城西而北出郭又北注灤水又北聽水出焉灤水又北流注於濟謂之灤口也

灤注 寰宇記、灤水在歷城西南二百步。元和志、全節縣濟水。在縣北四十里。今濟南府治。歷城縣東有東平陵故城。漢縣。唐貞觀中改名。全節屬齊州。曾鞏齊州二堂記曰。泰山之北。與齊東南諸谷之水。西北合于黑水之灣。又西北會于柏崖之灣。而至于渴馬之崖。蓋水之來也衆。其北折而西也。悍疾尤甚。及至于崖下。則汨然而止。而自崖以北。至于歷城之西。蓋五十里。而有泉涌出。高或至數尺。其旁之人。名之曰酌突之泉。齊人皆謂。嘗有葉糠于黑水之灣者。而見之于此。蓋泉自渴馬之崖。潛流地中。而至此復出也。其注而北。則謂之灤水。達于清河。以入于海。舟之通于濟者。皆于是乎達也。齊多甘泉。其顯名者十數。而色味皆同。以余驗之。蓋皆灤水之旁出者也。齊乘曰。今府城西。平地泉源騰涌。聲如隱雷。旁合馬跑、金線諸泉。周可數畝。北出又合密脂、五龍衆泉。並城北流。屈而東至城北水門。大明湖水出注也。又曰。濟南名泉碑。論七十二泉。遠至中宮。靈巖諸泉具載。而華不注之華泉。明水鎮之明泉。皆失不取。況其名亦未雅稱。蓋殘金俗筆也。

又東北逕華不注山。水經

單椒秀澤。不緣丘陵。以自高。虎牙桀立。孤峯特拔。以刺天。青崖翠發。望同點黛。山下有華泉。故京相璠曰。春秋土地名曰華泉。華不注山下泉水也。左傳成二年。齊頃公與晉郤克戰於鞍。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絃于水而止。即華水也。北絕聽瀆二十里。注于濟。灤注 元和志、華不注

一名華山。在歷城縣東北十五里。不讀如字。

又東北過臺縣北。水經

巨合水南出雞山。西北逕巨合故城。又北合關盧水。關盧水導源馬耳山。北逕博亭城西。西北流至平陸城。與武原水合水。北逕譚城東。又北逕巨合城東。合關盧水而出。注巨合水。西北逕臺縣故城南。西

北流。白野泉水注之。又北聽水注之。水上承灤水。東流北屈。又東北流。注於巨合水。亂流。又北入於濟。
酈注。今歷城縣東北有臺縣故城。

又東北合芹溝水。水經

水出臺縣故城東南。西北流。逕臺城東。又西北入於濟水。酈注

又東北過菅縣南。水經

濟水東。逕縣故城南。納百脉水。水出土鼓縣故城西。源方百步。百泉俱出。故謂之百脉水。其水西北流。

注於濟。酈注。今章丘縣西北有菅縣故城。隋改置臨濟。唐屬齊州。元和志。臨濟縣濟水。在縣南二十里。章丘縣濟水。在縣西去縣十七里。舊志云。小清河在章丘縣北三十里。土鼓縣漢屬濟南郡。與梁鄒菅縣相毘。在今章丘、鄒

平之間。其故城不知所在。

又東過梁鄒縣北。水經

瀧水南出長城中。北流。至般陽縣故城西南。與般水會。瀧水又西北至梁鄒。東南與魚子溝水合。瀧水

即古袁水也。故京相璠曰。濟南梁鄒縣有袁水者也。瀧水又西北逕梁鄒縣故城南。又北屈。逕其城西。

而北注濟。其城之東北。又有時水西北注焉。酈注。元和志。濟陽縣濟水。在縣南。長山縣濟水。在西北去縣三十五里。鄒平縣濟水。在北去縣三十五里。梁鄒故城。唐置濟陽

縣。屬淄州。今爲鄒平縣治。其唐之鄒平縣城。則割入今齊東縣界。金志。長山、新城二縣西北。並有小清河。新城本漢高苑。其故城。在今縣東。

又東北過臨濟縣南。水經

縣故狄邑也。漢永初二年改名臨濟。晏謨齊記曰：有南北二城，隔濟水。元注：今高苑城西南有臨濟故城。元和志：高苑縣濟水。在北去縣七步。

又東北迤爲淵渚，謂之平州。水經

地理志：千乘郡有平安縣，侯國也。應劭曰：博昌縣西南三十里有安平亭，故縣也。世尙存平州之名矣。濟水又東北逕高昌縣故城西，又經薄姑城北。城在臨菑縣西北五十里，近濟水。又東北逕狼牙固西。元注：今高苑縣東南十里有麻大泊，一名魚龍灣，周五六十里，蓋即古濟水所匯之平州也。高昌縣故城，在今博興縣西南。薄姑城在今博興縣東北蒲姑城是也。狼牙固無考。

又東北過利縣西。水經

王莽之利治也。晏謨曰：縣在濟城北五十里。元注：今博興縣東，有利縣故城。

又東北逕樂安縣故城南。水經

班固曰：千乘郡有東安縣，應劭曰：取休令之名矣。元注：樂安故城，在今博興縣東北。隋改樂安曰博昌。五代在高昌下。今據薄姑利縣俱南直臨淄，而樂安故城在博昌縣東北。則此經乃錯簡，故移置於此。

又東北過甲下邑。水經

濟水東北至甲下邑南，東歷琅槐縣故城北。地理風俗記曰：博昌東北八十里有琅槐鄉，故縣也。山海經曰：濟水絕鉅野，注渤海，入齊琅槐東北者也。又東北河水枝津注之，水經以爲入河非也。斯乃河水

注濟非濟入河。屬注今青州府樂安縣東北一百十里。有環槐故城。漢縣。屬千乘郡。

又東北入海。水經

郭景純曰。濟自滎陽至樂安。博昌入海。今河竭。濟水仍流不絕。經言入河。二說並失。然河水於濟。潔之北。別流注海。今所輟流者。唯潔水耳。郭或以爲濟注之事。實非也。尋經脈水。不如山經之爲密矣。屬注海在今樂安縣東北一百三十里。東接壽光縣界。北接利津縣界。樂安本漢廣饒。鉅定二縣。屬齊郡。其故城並在今縣東北。後漢省環槐入博昌。故杜預、郭璞皆言濟水至博昌入海。

以今輿地言之。自東平會汶以下。東阿、平陰、並屬山東兗州府。長清、齊河、歷城、章丘、鄒平、長山、新城、並屬濟南府。高苑、

博興、樂安、並屬青州府。諸縣界中。皆禹貢濟水入海之所經也。濟水自東平以下。唐人謂之清河。按戰國

策。燕王謂蘇代曰。齊有清濟濁河以爲固。郭緣生曰。清河首受洪水。北流濟。或謂清則濟也。酈道元曰。

濟水通得清之目。此清河之名所自來也。至宋又有南北清河之名。河渠志云。熙寧十年。河決澶州。徙

而南。東匯于梁山。張澤。灤分爲二派。一合南清河入于淮。一合北清河入于海。南清河卽泗水。北清河

卽濟瀆也。南渡後。北清河又有大小之分。蓋自劉豫導灤東行始。齊乘以大清河爲古濟水。小清河爲

豫所創。志家皆沿其說。黃子鴻非之曰。以水經注、元和志、寰宇記諸書考之。濟水最南。潔水在中。河水

最北。今者小清所經。自歷城以東。如章丘、鄒平、長山、新城、高苑、博興、樂安諸縣。皆古濟水所行。而大清

所經。自歷城以上。至東阿。固皆濟水故道。而自歷城東北。如濟陽、齊東、青城諸縣。則皆古潔水所行。蒲

臺以北。則故河水所經。蓋宋時河嘗行潔瀆。及河去。則大清兼行河。潔二瀆。其小清所行。則斷爲濟水故道也。渭按子鴻此言。正三百餘年積傳之謬。蓋清河所行本濟瀆。不知何時從歷城東北決。而北入濟陽縣界。與潔水合。而清河之名。遂被于潔。據水經。潔水逕著縣故城南。著卽今濟陽。而縣南有大清河。是知大清卽潔。其水自歷城入濟陽。乃近世之所決。非唐清河入海之故道也。濟陽之流日盛。則章丘之流日微。故劉豫堰灤水使東以益之。齊乘云。大清河自齊河縣。又北經歷城上灤橋北。灤水分灤河入焉。又按灤河卽灤水也。此大清河猶是濟之故瀆。其所行者。實濟水故道。而志家反以濟陽之大清河爲古濟。舛錯殊甚。不有子鴻。

其誰正之。然大清自歷城入濟陽。及濱州以東。入海之道。不知決于何年。意者宋熙寧時。河嘗合北清河入海。始開此道。其後金明昌五年。河復由此入海。久而後去。流益深廣。此大清之所以浩浩。而小清之所以屢濬屢塞也。與。水經敘濟水自滎陽以下。原委甚悉。杜預春秋釋例曰。濟自滎陽卷縣。東經陳留至濟陰。北經高平。東經濟北。東北經濟南。至樂安。博昌縣入海。郭璞注山海經略同。酈道元依水經以立注。出河之濟。又加詳焉。是由東漢以迄後魏。濟未嘗一日絕也。唐人則據司馬彪之言。以爲自王莽後。河南不復有濟水。太子賢注後漢循吏傳曰。濟水東流。逕溫縣入河。度河東南入鄭州。又東入滑。曹鄆。濟。青等州入海。王莽末。旱則枯涸。但入河內而已。杜佑通典曰。濟水因王莽末旱。渠涸。不復截河過。今東平。濟南。淄川。北海界中。有水流入于海。謂之清河。實荷澤汶水合流。而曰濟河。蓋因舊名。非

本濟水也。元和郡縣志曰：濟水自王莽末入河，同流于海。知河南之地無濟水矣。自後所說皆襲舊名。如鄆州之須昌、濟州之長清、盧縣、齊州之臨邑、豐齊、全節、臨濟、章丘、淄川之濟陽、長山、鄒平、高苑、青州之博昌諸縣界中，並有濟水。其後則不經博昌而改從棗州之蒲臺入海，是皆襲舊名而實非濟也。謂按鴻溝既開，河水與滎、濟相亂，及滎澤塞爲平地，則河南無涓滴之濟矣。水經之所謂濟者，皆滎陽下所引之河水也。而杜預、京相璠、郭璞、酈道元輩皆莫能辨。唐人始知之，所見遠過于前，但以爲河南之濟。由王莽末旱枯而絕，則非以余考之旱枯之事。郡國志繫河內温下，酈注亦於温縣濟水故瀆下言之。其所云枯後復通津渠勢改者，謂濟水自温縣入河，不復東至武德耳。而滎陽以下絕無一字道及。殆與河南之濟無涉。釋例自卷縣博昌而外，略舉郡名，故與水經不同。孔穎達以爲水流之道，今古或殊。杜據當時所見言之，與水經乖異非也。晉時濟水之道實與漢世不殊。文有詳略，非枯後復通津渠勢改也。若夫唐之清河自須昌以下所受惟荷，汶則又有其故矣。蓋天寶後，汴水堙廢，濟渠亦無所受。荷澤以西竟成斷港。故元和志云：濟自須昌始而通典云：濟河實荷，汶之合流。其所謂荷者，卽五丈溝之水。西自考城來者也。迨元人開會通河，引汶絕濟，以資運道。明永樂中又于古汶口之地築戴村壩，遏汶使西南流。汶水自是盡出于汶上。西南至南旺入漕。四分南流。出上閘。接沂、泗。六分北流。出下閘。抵漳、衛。唯小鹽河一綫洩入清河。小鹽河在今東阿縣西南二十里。卽運河所洩。汶水支流也。清河賴諸山泉溝澤以成其川，并無荷、汶之可言矣。而志家猶執清河以爲禹貢之濟。

水不亦過乎。或又云山左諸泉實皆濟水。溢爲大小清河。濟雖絕而不絕也。然此等指爲濟水則可以。是爲滎澤陶丘之遺跡。可乎哉。東漢後河南無濟水。斯爲定論。紛紛筆舌徒滋來學之惑。無爲也。濟瀆之水自周以來凡數變。初爲濟。及導滎爲川。則滎與濟合。鴻溝旣開。滎瀆爲河所亂。及滎澤又塞。則所行者唯河水矣。汴渠不通。則鉅野以北所行唯荷汶戴村已築。則東阿以下所行唯山泉溝澤之水。其號爲濟者。襲舊名而已。濟瀆入海之道自唐以來亦數變。初經高苑縣北。又東北至博昌入海。其後則不由博昌。通典云。舊濟合在今博昌縣界。今無。元和志蒲臺縣下云。海在縣東一百四十里。海畔有一沙阜。俗呼爲鬪口淀。是濟水入河處。海潮與濟相觸。故名。蓋其時濟水改道從蒲臺東北。與河渾濤而入海也。宋南渡後。劉豫導灤水東行。入濟水。故道爲小清河。仍經高苑縣北。至樂安縣入海。及金皇統中。縣令高通。改由縣南長沙溝。至博興合時水。又東北至樂安。由馬車瀆入海。瀆在縣東北五十里。今爲高家港。其後小清之上流堙塞。鄒平、長清、新城界中故瀆。皆爲漯河所行。漯河卽楊渚溝水。寰宇記所稱獮河者也。歷城新志云。小清河自明永樂後。漸至堙塞。成化九年。嘗濬治之。嘉靖十二年。又塞。乃復濬博興以西。達于歷城。幾三百里。久之復淤。蓋小清唯恃灤水爲源。堰東有阻。則灤水仍自華不注東北入大清河。屢濬屢塞。職是故也。水經所敘瀆同而水異。水異故李弘憲云。河南無濟水。瀆同。故黃文叔云。禹迹賴此而猶存。言非一端。各有所當。今與人論濟水。苟以爲無。則羣指七十二泉。大小清河以相難。若以爲

有。則又據杜佑之說。詆水經不當襲舊名爲濟。明道謂與公言。如扶醉人。扶得一邊起。又倒卻一邊。真可笑。又可憎也。禹貢鑑指。

有問濟水枯而復通。畢竟在何時。予曰。考王景傳曰。初平帝時。河汴決壞。未及得修。建武十年。陽武令張汜上言。河決積久。日月侵毀。濟渠所漂數十許縣。逮後三十五年。汴渠成。明帝巡行。下詔曰。河汴分流。復其舊迹。陶丘之北。漸就壤墳。此汴壞而濟亦壞。汴治而濟亦治之徵也。又考晉書傳。祇傳武帝時。爲滎陽太守。自魏黃初大水後。河濟汎濫。鄧艾常著濟河論。開石門而通之。至是復侵壞。祇乃造沈蔡堰。堯。豫無水患。郗超傳。太和中。桓溫將伐慕容氏。引軍自濟入河。超諫曰。清水入河。無通運理。毛穆之傳。溫使穆之鑿鉅野百餘里。引汶會於濟。此豈竟枯絕者哉。大抵王莽世。天災雖甚。然皆不遠而復。如王橫言。天嘗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寢數百里。九河地已爲海所漸矣。今九河故迹。故具在。酈氏言。濟當王莽之世。川瀆枯竭。後水流逕通。予謂此班氏注於垣縣云。王屋山沈水出東南。至武德入河。軼出滎陽北地中。又東至琅槐入海。過郡九。行千八百四十里。蓋以目驗者言也。祇緣司馬彪下語太重。若改遂枯絕爲會枯絕。則是矣。大清一統志。大清河在歷城縣北。自齊河縣流入。又東北入濟陽縣界。其上流卽古濟水也。小清河在歷城縣北。卽古灤水也。臣按自漢至隋。唐。惟有濟水。杜佑始有清河之名。宋南渡後。始有大小清河之分。今者小清所經。自歷城以東。如章丘。鄒平。長山。新城。高苑。博興。

樂安諸縣皆古濟水所行。而大清所經。自歷城以上至東阿。固皆濟水故道。而自歷城東北。如濟陽、齊東、青城諸縣。則皆古漯水所行。蒲臺以北。則古河水所經。蓋唐宋時河行樂川。其後大清兼行河、漯二川。其小清所行。則斷爲濟水故道也。潛丘割記。

行水金鑑卷第八十三

濟水

漢建安九年春正月。濟河遏淇水入白溝。以通糧道。三國志。

北齊河清元年四月。濟溢。河南通志。

帝也。高宗東封泰山。以許敬宗領使次濮陽。帝曰。書稱浮於濟。潔。今濟與潔。斷不相屬。何故而然。對曰。夏禹

導沈水東流爲濟。入於河。今自濟至溫而入河。水自此洑地過河。而南出爲滎。又洑而至曹濮。散出於地。合而東。汶水自南入之。故謂洑爲滎。東出於陶丘北。又東會于汶是也。古者五行皆有官。水官不失職。則能辨味與色。潛而出。合而更分。皆能識之。帝曰。天下洪流巨谷。不載祀典。濟甚細。而在四瀆。何哉。對曰。瀆之言。獨也。不因餘水。獨能赴海者也。且天有五星。運而爲四時。地有五嶽。流而爲四瀆。人有五事。用而爲四支。五陽數也。四陰數也。有奇偶陰陽焉。陽者光曜。陰者晦昧。故辰隱而難見。濟潛流屢絕。狀雖微細。獨而尊也。帝曰。善。敬宗退。矜曰。大臣不可無學。唐書許敬宗傳。

宋乾德三年十月丙寅。濟水溢鄒平。宋史太祖本紀。

師中知濟。堯二州。濟水壅塞久。師中訪故道。自堯城西南啓鑿之。功未半而去。宋史李師中傳。

古說濟水伏流地中。今歷下凡發地皆是流水。世傳濟水經過其下。東阿亦濟水所經。取濟水煮膠。謂之阿膠。用攪濁水則清。人服之。下膈疎痰止吐。皆取濟水性趨下清而重。故以治淤濁及逆上之痰。今

醫方不載此意。夢溪筆談。

元至正二年六月癸丑夜。濟南山水暴漲。衝東西二關。流入小清河。黑山、天麻、石固等寨及臥龍山水。通流入大清河。漂沒上下居民千餘家。溺死者無算。元史順帝本紀。

濟之性勁。源於晉。伏流地中。乍見乍伏。一支穿太行爲百泉。爲衛水。一支爲濟源。出山東爲七十二泉。

空同子。

濟因會通河。借水通漕。而其流竟莫可考。古言。

禹貢。濟河惟兗州。又道沈水。東流爲濟。入於河。溢爲滎。東出於陶丘北。又東至於菏。又東北會於汶。又北東入於海。周官。兗州。其川河。濟是已。水經注及山海經云。濟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初名沈水。東出溫縣西北。始名濟水。又東南流。當鞏縣之北。而南入河。與河並流。過成臯。溢出爲滎水。東流過陽武及封丘縣北。又東過冤胸縣。南至定陶縣南。又東北流。與菏水會。東至乘氏縣西。分而爲二。其一東北入距野澤。過壽張西。與汶水合。又北過穀城縣西。又東北過盧縣北。經齊郡東萊郡而入海也。唐李賢謂濟自鄭以東。貫滑、曹、鄆、濟、青以入於海。宋樂史謂東平、濟南、淄川、北海界中。有水流入海。謂之清河。今

按濟水在漢時伏流不見。惟汶水自秦安州出者。由故道東北流入海。自元人引汶水入洸爲運河。明因之。凡汶水入海處。皆築堰壩。以遏其流。而入海之道。遂多湮塞。今所謂大清河者。乃汶水出洸河者。復從張秋分流而入。會徐東南諸山泉溝澤。北經長清齊河。至歷城會灤水。經濟陽齊東武定青城濱州蒲臺利津諸州縣界入海。實濟河之故道也。所謂小清河者。卽灤水發源濟南趵突諸泉。趵突泉在府

爆流。平地泉湧。高或至數尺。蓋濟水伏流至此而發。灤水之源也。由東北至小清河入海。宋曾鞏二堂記曰。按圖泰山之北。與齊之東南。諸谷之水。西北匯於黑水之灣。又西北匯於柏崖之灣。而至於渴馬之崖。湧水之來也衆。其北折而西也。悍疾尤甚。及至於崖下。則泊然而止。而自崖以北。至於歷城之西。蓋五十里。而有泉湧出。高或至數尺。其旁之人。名之曰趵突之泉。齊人皆謂。嘗有葉練於黑水之灣者。而見之於此。蓋泉自渴馬之崖。潛流地中而至此。復出也。趵突之泉冬溫。泉旁之蔬甲。經冬常榮。故又謂之溫泉。其注而北。則謂之灤水。以入於海。舟之通於濟者。皆於是乎出也。齊多甘泉。冠於天下。其顯名者以十數。而色味皆同。以予驗之。蓋皆灤水之旁出者也。

灤水嘗見於春秋魯桓公十有八年。公及齊侯會於灤。杜預釋在歷城西北。入濟水。自王莽時。不能越河南。灤水之所入者。清河也。蓋預失之。金線泉在府城西。石磬方池。泉亂發其下。東注城壕。澄澈見底。波心南北。有金線一道。隱起水面。珍珠泉在府城內。有二。南珍珠泉在鐵佛巷街東。今淤。北珍珠泉在都司西北白雲樓前。後煬入德府城中。泉爆起。粒粒如珍珠。匯爲古明湖。按一統志。濟南名泉七十二。趵突爲上。金線、珍珠次之。其餘不能與三泉侔矣。今按趵突、金線、珍珠、杜康、舜泉、舊志已收。其曰皇華、曰柳絮、曰臥牛。在金線東。曰東高。曰南漱玉。北漱玉。在金線南。曰無憂。曰石灣。在趵突南。或云在檻前西南。曰酒泉。曰甘露。在無憂西。曰滿井。曰煮糠。在趵突北口散水。曰溪亭。在北珍珠東。曰劉氏。曰濯纓。在北珍珠西。曰灰泉。在濯纓西北。曰知魚。在灰泉東南。曰珠砂。在灰泉西。曰白雲。在劉氏南。曰登州。曰望水。在萬竹園內。曰洗鉢。在登州東北。曰淺井。在曰馬跑。在洗鉢西南。曰香泉。在舜泉南。或云卽檻泉也。曰金虎。在李承務巷。或云卽黑虎也。曰東密脂。在金虎西南。曰西密脂。在東密脂西。曰孝感。在孝感坊內。曰玉環。在布政司前。曰羅姑。在塔巷街東。曰混沙。在城西西南角場下。曰芙蓉。在姜家亭前。曰滴水。在西務北。曰灰灣。在城西五龍堂東。曰雙桃。在城西丁字街北。曰溫泉。在城西石橋北城下。曰汝泉。在神童寺內。曰龍門。在神童寺東。曰染池。在龍門東。曰懸泉。在中宮東。或云在龍洞口。曰都泉。在中宮鎮東南。曰柳泉。曰車泉。在中宮東。曰煮糠。在四里山南。曰爐泉。在南山下。曰甘露。在大佛山。曰林汲。在佛谷內。曰白泉。在玉舍莊北五里。曰金沙。曰白龍。在龍

洞山。曰花泉。在張家泊。曰獨孤。在靈巖寺。或云在天麻嶺下。曰金泉。在章止覺堂嶺北。或云即醴泉也。曰紫水。在龍山鎮東南。曰南麥嶽。在螭山嶺北。曰苦苣。在柳鋪東。一名高苣。曰鬃斗。在梨峪門家莊。曰鹿泉。在石固寨。曰龍居。在章丘長城嶺西。合約突諸泉。及章丘百脈泉。總七十二。見名泉碑。齊乘曰。濟南名泉碑論七十二泉。遠至中宮。靈巖諸泉具載。而華不注之華泉。明水鎮之淨明泉。皆失不取。況其名亦未雅稱。蓋殘金俗筆也。永樂間。山東僉事晏璧作七十二泉詩。其泉名視名泉碑所載。間亦不同。蓋歲久泉源淤塞者多。好事附會訛傳。固亦不足辨云。

流至城北古明湖

湖在府城內西北隅。源出歷下諸

泉水。流注大小清河入海。按鄒道元水經註。今按濼水遠城北流。向東不入城。舜泉亦止成一井下流。惟北珍珠、瀧纒諸泉。今在德府內者。北流入古明湖。而自北水門出注濼水如舊。豈湖中自有泉源暗發。人或不及見耶。今湖多為民居。填塞治園。夾蘆為沼。小舟僅通曲港。而蔬果蓮藕菱芡魚蟹之利。民頗資之。出而合之。由

華不注山下東流會巨合水

水在府城東七十里。東源曰榆科泉。西北流各五里。合小清河。又東經章丘會清河。即在章丘縣東一里。山下。合百脈泉及東西二麻灣泉。源曰江水泉。北流各五里。合小清河。又東經章丘會清河。即在章丘縣東一里。西北匯為白雲湖。流入小清河。又會濼河。河在章丘縣東七里。齊乘作濼河。一名楊緒水。源三水合流。經鄒

平長山新城。又會孝婦河

河在淄川縣西門外。源出青州益都縣顏神鎮。合瀧、萌二水。北經長山、新城縣界。流入小清河。又東經高苑入博興、樂安界。合

於烏河

河在新城縣東三十里。源出益都矮槐樹北。即時水也。亦作彤水。流入小清河。舊志謂時水在陽信縣城西者。非。又北至馬車瀆入海。或云古濼水自華不

注山東北入為大清河。自偽齊劉豫道之東行。始為小清河云

大清河即濟水故道。濟水伏流不見。汶水自上縣北泗汶村。至東平州南。西北流入東阿縣界。又東北經長清、齊河、歷城、濟陽、齊東、武定、青城、濱州、蒲

臺、利津等州縣入海。自元時。於寧陽縣東築堽城壩。過汶水入洗。以通運河。明永樂間。又於東平州東築戴村壩。盡過汶水。入會通河。於是入海之道多塞。汶水既入運河者。又從張秋分流。復由故道會諸州縣溝渠之水。合小清河

東北注海。小清河一名濼水。源發府城西約突泉。由華不注山下東行。會巨合水。又東經章丘。會清河。又會濼河。合流經鄒平、長山、新城。又會孝婦河。又東經高苑、博興。至樂安馬車瀆入海。俗名鹽河。按古濼水。自華不注山

東北入大清河。偽齊劉豫乃導之東行。為小清河。今海運久廢。河道漸淤。其水復自華不注東北入於大清河。而小清

河所受。止鄒平而下游山泊河、白條溝、鄭黃溝、孝婦河、烏河諸流而已。又按鄆道元謂濟水在王莽時枯竭。鄭樵通志亦曰濟水多涸竭。自

河所受。止鄒平而下游山泊河、白條溝、鄭黃溝、孝婦河、烏河諸流而已。又按鄆道元謂濟水在王莽時枯竭。鄭樵通志亦曰濟水多涸竭。自

今觀之。濟水勁疾。能穴地伏流。隱見無常。乃其本性。非真涸竭也。濟水既伏流地中。則發地皆泉。又不特歷下諸邑爲然。是故一見爲濟源。再見爲滎水。又見爲山東諸泉水。而溢爲大小清河。其實皆濟水也。又何嘗見其枯竭邪。淮南子曰。濟水通和宜麥。周官曰。鸚鵡不踰濟。風俗通曰。濟齊也。齊其度量。劉向說苑稱。濟能蕩滌垢濁。通百川於海。蕩出雲雨。則濟水之德。又古今所並稱云。山東通志

四瀆水之易變者。莫若河。變而至於絕者。莫若濟。予嘗討論濟瀆。積至五載。始評以二言曰。新莽後。枯而復通。唐高宗前。通而復枯。咸出天數。夫豈人謀。蓋後漢郡國志曰。濟水。王莽時大旱。遂枯絕者。此初絕也。酈注濟水條曰。其後水流逕通。津渠勢改。故杜釋春秋。郭注山經並云。今濟水至博昌入海者。此復通也。章懷太子賢循吏傳注曰。濟水。王莽末旱。因枯涸。但入河內而已。似素不知有中古復通之事者。此終絕也。潛丘割記

濟水三伏三見。與夫南北大小清河。臚明先生辨之詳矣。至引或說。謂山左諸泉。實皆濟水。溢爲大小清河。其說本之山東通志。具有確見。則濟水伏流。發自地中者。豈獨七十二泉哉。春秋襄十八年。會於魯濟。莊三十年。遇於魯濟。注。濟水歷齊魯界。在齊界爲齊濟。在魯界爲魯濟。由此觀之。今濟南府之新泰、萊蕪二縣。泰安州肥城縣。兗州府之平陰縣。東平州汶上、寧陽、泗水、曲阜、滋陽五縣。濟寧州魚臺、鄒、滕、嶧四縣。青州府之蒙陰縣。皆有泉。濟南、青州皆齊地。兗州、魯地。齊魯之界皆有泉。則皆是濟水矣。故

將各州縣之泉臚列如左。小谷口舊載。

東平州泉十四。舊九。新五。安園泉、吳家泉、張胡郎泉、小黃泉、新大黃泉、新王老溝泉、席橋泉、淨泉、新源泉、

新冽泉、新杷頭泉、獨山泉、鐵鈎背泉、坎河泉。俱入汶。舊有徐家莊、灰、蘆三泉。今廢。汶上縣泉三。舊二。新龍鬪泉、灤當

山泉、雞爪泉。新。俱入汶。舊有馬莊泉。今廢。平陰縣泉一。舊柳溝泉。入汶。滋陽縣泉八。舊四。新四。東北新泉、闕黨泉、古

溝泉、新負假泉、上蔣詡泉、新下蔣詡泉、新西北新泉、驛後新泉。新。俱入濟。鄒縣泉十二。舊八。新四。鱗眼泉、程

家莊泉、新孟母泉、陳家溝泉、白馬泉、岡山泉、黃港溝泉、新淵源泉、柳青泉、馬山泉、新勝水泉。新。俱入二

角灣泉。入魯橋河。舊有白莊泉。今廢。曲阜縣泉二十。舊十七。新三。橫溝泉、埠下泉、新安泉、變巧泉。俱入泗。青泥泉、柳青泉、車

輞泉、遼泉、茶泉、雙泉、曲水詠歸泉、溫泉、連珠泉、新泉、曲溝泉、濯纓泉、鄒村泉、新文水泉、新柳莊泉。新。俱入沂。

蜈蚣泉。會鱗眼泉入白馬河。舊有潺聲泉。今廢。泗水縣泉五十三。舊三十。新二十三。趵突泉、珍珠泉、洵慶泉、黑虎泉。四泉俱出陪尾

會爲泗源。繁星泉、白石泉、新蓮花泉、新開泉、新響水泉、紅石泉、甘露泉。七泉在林泉寺。南會趵突等泉。入泗。下莊泉、三台泉、新

湧珠泉、石露泉、新甘露新泉、新奎聚泉、新琵琶泉。新。七泉俱會趵突等泉。入泗。潘波舊泉、潘波新泉、新黃陰泉、吳家泉、

杜家泉、曹家泉、蔣家泉、里澇溝泉、新石井泉、新鮑村泉、合德泉、新趙家泉、龜陰泉、龜眼泉、新龜尾泉、

東巖石縫泉、珍珠泉。在縣東南。尚舒社。黃溝泉、岳陵泉、石河泉、壁溝泉、小玉溝泉、大玉溝泉、蘆城泉、西巖石縫泉、

三角灤泉、雪花泉、新開第二泉、新天井泉、新醴泉、新醴前泉、新七里溝泉、新馬莊泉、新馬跑泉、

魏莊泉新·俱入泗 滕縣泉十八舊十五·新三 北石橋泉、三里橋泉、大烏泉、絞溝泉、趙溝泉、荆溝泉、趵突泉、劉家溝泉新、南石橋泉、玉花泉、魏家莊泉新、三山泉、黃溝泉、白山泉新、溫水泉、黃家溝泉俱轉入南陽新河、三界灣泉、龍灣泉二泉挑入新河、嶧縣泉五舊三·新二、許有泉、溫水泉、搬井泉新·俱轉入南陽新河、許池泉、龍王泉新·俱入邳州河、寧陽縣泉十二舊、龍魚泉、龍港溝泉、魯姑泉、濼當泉俱入汶、蛇眼泉會諸泉入漕河·洗濟·出大津關、張家泉、井泉、三里溝泉、古泉柳泉俱會蛇眼等泉入漕河、金馬莊泉、古城泉俱入漕河、魚臺縣泉十四舊五·新九、東龍泉、平山泉、古泉新、廉家潭泉新、西龍泉、聖母泉新、黃良泉、廟前泉、滕家泉新、河頭泉新、高家東泉新、高家西泉新、陳家泉新、中溢泉新·俱入南陽新河、濟寧州泉三舊、蘆溝泉入南陽關河、拓基泉入棗林關河、馬陵泉入魯橋關河、泰安州泉三十八舊三十五·新三、板橋灣泉、皂泥溝泉、鯉魚溝泉、范家灣泉、鐵佛堂泉、清泉、周家灣泉、風雨泉、馬兒溝泉、梁子溝泉新、木頭溝泉、龍灣泉、張家泉、梁家莊泉、上泉、馬蹄溝泉、臭泉、朔港溝泉、水磨泉、狗跑泉、報恩泉、陷灣泉、胡家港泉、馬黃溝泉、龍王泉、濁河泉、斜溝泉、羊舍泉、顏謝泉、北滾泉、順河泉、韓家莊泉新、力溝泉、東柳泉、神泉新、西柳泉、龍堂泉、水波泉俱入汶、新泰縣泉十四舊十二·新二、南陳泉、魏家泉、南師家泉、名公泉新、張家泉、公家莊泉、孫村泉、西周泉、名灣泉新、和莊泉、西都泉、古河泉、劉杜泉、靈查泉俱入汶·舊有北鮑泉及北流泉·萬歲泉·今廢、肥城縣泉九舊五·新四、清泉、拖車泉新、鹽河泉、董家泉新、臧家泉、吳家泉、王家泉、開河泉新、馬房泉新·俱入汶、萊蕪縣泉十六舊十一·新五、小龍灣泉、湖眼泉、蓮花池泉、郭娘泉、牛王泉、鷓山泉、烏江岸泉、鎮里泉、趙家莊泉、王家溝

泉、半壁店泉、海眼泉、新雪家莊泉、新水河泉、新魚池泉、新新興泉、新·俱蒙陰縣、舊有泉河、順德、伏

五泉、俱入邳、沂水縣、舊有單家、銅井、芙蓉、上泉、盆泉、灰泉、大泉、小水、雪王壘、龍王堂、共十泉、俱入邳州河、今廢、明會典、

濟水源出王屋山，伏見不常，其流遂分南北。汶合北濟，故道以入海，而元人自安民山開河，由壽張北至臨清，謂之引汶絕濟。迨明初，遏汶全流，從南旺分水，屈曲西北，達臨清爲運道，直奪大小清河東北出海，故道卽所謂北濟也。泗合南濟，故道以入淮，元人於堽城之左，作斗門，遏汶南流，至任城，謂之引汶入濟。迨明初，遏汶諸流，別從金口，東穿兗州府城，西出納闕黨等泉，至濟寧城東，會洸，流入天井闕。今府城會河，俗謂之府河，亦謂之濟河，是闕黨諸泉，卽濟水伏見之源。濟寧相近，現行漕河，河身左右渠流，皆所謂泗合入淮之南濟也。諸泉之由濟入運者，在北則有汶上、西北灤、瀋、蒲灣諸水，在南則有滋陽之闕黨等泉。汶水之源有三：一發泰山僊臺嶺，一發萊蕪原山陽，一發萊蕪寨子村。會泰山諸泉，至靜封鎮，合而爲一，謂之大汶口，轉西南與小汶河合。小汶源出自新泰官山下，西流至徂徠山陽，入大汶，合流至寧陽西北，分而爲二，其一爲元人所改，由堽城南流，別爲洸水，其一由堽城西流，至東平州東五十里，會坎河諸泉，至泗汶口而分。其西流者，入大清河，由東阿而北，至利津入海。此故道也。明永樂中，濬會通河，乃移堽城壩於青川驛，以遏其入洸之流，於坎河之西築戴村壩，以遏其入海之路，使其全流盡出於汶上。城北二十五里，受灤、瀋諸泉，謂之魯溝，又西南流至城北二里，受蒲灣泊水。

謂之草橋河。又西南流十里。謂之白馬河。又西南流二十里。謂之鵝河。鵝河者。故宋之運道也。涸而爲渠。汶水由之。又西南十五里。謂之黑馬溝。又西南至南旺。入於漕。南流者十之三四。北流者十之六七。是爲分水口。諸泉之由汶濟運者。凡百四十有四。新泰二十五。萊蕪二十四。泰安四十七。肥城九。平陰二。寧陽四。東平二十五。汶上六。蒙陰二。泲水卽汶之支流。汶水經寧陽之北。元人旣爲水門於壘城之左。遏之益泗。復爲閘於奉符。導之爲泲。蓋時未知分水南旺。卽於濟寧會源閘分水。故爲會通河之源者。卽泲也。明初遏汶全流。西北從南旺分水。仍於寧陽壩西十里。增築新壩一座。於其南。別開河十里。浚之南流。以存泲一線。其後爲積沙所壅。更於泲北作東西二閘。以導閘西之柳泉。使穿東閘出。北會寧陽縣南蛇眼等泉。環流仍入東閘。於歸以泲。西南流至濟寧。會泗。沂合流。同入天井閘。濟運諸泉之由泲入運者。惟寧陽之西柳蛇眼等九泉。泗水源出於陪尾山下。四泉同發。故曰泗水。因以名其縣。四泉合而成流。西南行經卞城。其西有泉數十。自縣之南境北流入之。又有泉數十。自縣之北境南流者入之。自此西過其縣北。又西過曲阜城北五里。分爲二流。北爲洙瀆。流繞聖墓之前。而泗水繞其後。皆過孔林西。復合爲一。西至兗州府城東五里金口閘東。沂水。雩水入之。諸泉之由泗入運者。本縣五十九。曲阜五。沂水源出尼山麓。過曲阜南而東來。雩水出曲阜南馬跑泉。過鄒縣境而東來。同謂之沂水。沂卽合泗於金口壩。東復爲二流。其十之九。卽下金口壩南。由濟寧境入魯橋閘。其十之一。入

兗州府城出西門外納闕黨蔣詡七泉合流六十里至濟寧城東復屈從南會於泲水入天井闢諸泉之由沂入運者曲阜十九滋陽八而濟寧之托基浣筆等泉自入運河不與焉

山東全河備考

新泰縣舊葦云新泰古平陽地春秋宣八年城平陽卽此晉置新泰縣取新甫泰山之義南接南師泉距縣東

涿泗東敵淄青西瞻泰岱北枕新甫谿山峻隘據東南之勝焉今屬濟南府

北十五里出山坡石縫中自南師店北起東流長一里入南師會河魏家泉距縣東北三十里出山

坡石縫中自三山莊東流長一里入南師會河高峪泉距縣北三十里出土中自北師莊迤北南流

長一里入南師會河路踏泉距縣東北四十里出石縫中自孤山莊迤北南流長五里入南師會河

名公泉距縣東南三里出名公村沙土中自果元莊迤西南流長二里入南師會河張家溝泉

距縣南十里出土中自名公莊迤西南流一里五十步入南師會河嘯泉距縣南三里出土中自大

窪莊前流長五里入南師會河已上七泉俱入南師會河南師河自高峪鋪流至小汶長五十里

俱山東全河備考

北陳泉距縣東南十里出平地土中自北陳莊流長五里入礮山會河南陳泉距縣東南十五里出

沙土中自南陳莊流三里入礮山會河北鮑泉距縣東南十里出北鮑莊沙中自陵溪莊流長五里

入礮山會河太公泉距縣東北三十里出太公峪沙土中自陵溪莊南流五里入礮山會河已上

四泉入礮山會河礮山河距縣東八里自陵溪莊流至小汶六十里

新西周泉。距縣西北十五里。出沙土中。自西周莊流。長一里。入西周會河。西周泉。距縣西北八里。出沙土中。自西周莊流。長一里半。入西周會河。杏山泉。距縣西北十里。出杏山西坡。下流長八十五步。入西周會河。金溝泉。距縣西北十里。出土中。自杏山西北流。長一里。入西州會河。公家莊泉。卽龔家莊泉。距縣西南八里。出石縫中。自公家莊東流。長二里。入西周會河。賈周泉。距縣西南十里。出土中。自公家莊南流。長八十五步。入西周會河。已上六泉。入西周會河。西周河。自魏胡山流至小汶。長四十五里。周家泉。距縣西北三十五里。出周家莊土中。自青萊嶺流。長五里。入崖頭會河。崖頭泉。距縣西北三十里。出土中。自崖頭莊東流。長二里。入崖頭會河。搆溝泉。距縣西三十里。出土中。自搆上村流。長二里。入崖頭會河。以上三泉。入崖頭會河。崖頭河。自青萊嶺流至小汶七十五里。和庄泉。距縣西北五十里。出和莊村沙土中。自和莊南西南流。長二里。入羊流會河。紅河泉。距縣西北五十里。出土中。自裏頭城東南流。長二里。入名灣泉上源。釣魚臺泉。距縣西南五十里。出土中。自裏頭城東南流。長二里。入名灣泉上源。名灣泉。距縣西南四十里。自裏頭城東南流。長一里。入羊流會河。已上四泉。共會入羊流會河。羊流河。自蓮花山前起至小汶八十里。劉杜泉。距縣西南四十里。地名泉頭村。出高坡。石縫中。自雲山寺前流。長三里。自劉杜渠入廣明河。萬歲泉。卽萬松泉。距縣西南三十里。出劉杜集石縫中。自南流泉莊起。西南流十里。會劉杜。入廣明河。

澇坡泉。距縣西南二十里。出土中。自澇坡莊東流。長十五里。入廣明河。已上三泉。俱入廣明會河。廣明河自南澇坡太安界起。至汶河。長七十里。

大峪泉。距縣東南二十里。出土中。自大峪莊南流。長一里。徑入小汶。柳溝泉。距縣南二十里。出東都莊南土中。北流一里。入小汶。孫村泉。距縣西南十五里。出鳳凰莊前石縫中。西南流一里。入小汶。西都泉。距縣南二十里。出西都莊渠石中。池名老鼠汪。北流長二里。徑入小汶。里橋泉。距縣西南二十里。長一里。會入古河泉。五步會汶。古河泉。距縣西南二十里。古河莊。出土中。志云。珠光迸出。雨氣遄飛。泉之傑出者。流長一里。徑入小汶。北流泉。距縣西南二十五里。出石縫中。寺山莊北流。長八里。入小汶。劉都泉。距縣西二十里。出劉管莊東土中。南流長二里。入小汶。黃水灣泉。距縣西南四十里。出土中。瓦窰頭莊西流。長一里。入小汶。靈查泉。距縣西南七十里。出靈查莊南池土中。西北流長一里。入小汶。已上泉俱入小汶河。小汶自蒙陰交界起。至泰安州安家莊止。共長一百二十里。

按小汶水距縣東四十里。源出龍堂山。會平陽西南流。入大汶。其外諸渠。有羊流河。源出新甫山。右入汶。平陽河源出孤山左。經城東始盛。南入汶。廣寧河源出周家泉。南入汶。蘇莊河源出新甫山。南入汶。廣明河源出關山。北流入汶。總由小汶納南師諸泉西南流云。以上俱山東全河備考。

行水金鑑卷第八十四

濟水

萊蕪縣舊云。萊蕪古羸地。孟子去齊。止於羸。即此。漢置萊蕪縣。水經云。齊靈公滅萊。萊人播流此谷。邑落荒蕪。故名。東界蒙陰。西接泰安。北至章丘。南鄰新泰。今屬濟南府。海眼泉。距縣東

南六十里。出黃山保土中。即發寨子村爲浯汶河源也。長半里。水茂盛。通流入汶。連珠泉。距縣東南

六十里。水茂盛。長半里。通流入汶。坡里泉。距縣東南五十里。在碁山保。長二里。西北入大汶。清泥

溝泉。距縣東四十里。長半里。通流入汶。湖眼泉。一名狐眼泉。眼似狐。故名。距縣東南三十里。出顏莊

保土中。西南流入汶。朱家灣泉。距縣東南二十七里。出黃山保土中。北流入汶。張家灣泉。距縣東

南二十六里。出黃山保土中。北流入汶。蓮花泉。距縣東南三十里。一作二十里。出碁山保山坡下土中。西

流入汶。已上八泉。從縣東入汶。

鵬山泉。距縣東北二十一里。出鵬山麓石縫中。即發響水灣牟汶上源也。水茂盛。長三里。西南流會趙

家泉。又三里入盤龍河。又五里入大汶。趙家泉。距縣東二十四里。在鵬山保。出古牟城南土中。水茂

盛。長一里。南流至盤龍河入汶。雙龍泉。距縣東二十四里。水茂盛。長半里。至盤龍河入汶。斜里泉。

距縣東二十四里。長半里。至盤龍河入汶。已上四泉。東北來至盤龍河入汶。

半壁店泉。距縣西三十五里。出毛埠保土中。西南流入汶。西夾溝泉。距縣西三十四里。入半壁店泉。同入汶。青陽港泉。距縣西南三十里。長三里。北流入汶。賀家灣泉。距縣西南四十五里。長一里。北流入汶。王家溝泉。距縣西二十八里。出新莊保土中。西南流二里半入汶。牛王山泉。距縣西南二十五里。出南宮保土中。蔭泉三。長二里半。西北流入汶。盧家莊泉。距縣西南二十五里。長八十步。入牛王山泉。轉流入汶。韓家港泉。距縣西南十五里。出土中。長一里。西北流入汶。郭娘錦泉。出石嶺下。世傳郭娘濯錦於此。距縣西南十四里。長二里半。西北流入汶。泉如萬珠噴濺。蔭泉十九。仰出地中者無數。入其境。可以忘世。爲萊蕪諸泉之最。片錦泉。距縣西南十四里。長三百二十步。水盛。北流入汶。坡草泉。距縣西南五里。出汶南保土中。長一里半。北流入汶。逸馬河泉。距縣東三里。長二里半。南流入汶。小龍灣泉。距縣東北五十五里。出蒼山保小嶺下土中。曲折如龍。故名。長一里。至嘶馬河入汶。大龍灣泉。距縣東北四十里。水微細。長一里。至嘶馬河入汶。烏江岸泉。距縣北二十五里。出垂楊保沙中。長二里。西南會鎮里等泉。至嘶馬河入汶。蔭泉二。北海眼泉。距縣北二十五里。長半里。水盛。入烏江岸泉。轉至嘶馬河入汶。垂楊泉。距縣北二十七里。長一里。水盛。入烏江岸泉。至嘶馬河入汶。鎮里泉。距縣西北二十八里。出鎮里保平地石縫中。長十里。上源水微。下流水盛。西南流至嘶馬河。轉入汶。青橋泉。距縣西北二十五里。水茂盛。長半里。入鎮里泉。至嘶馬河轉入汶。西碧泉。離

城西北二十五里半。水微細。長一里。入鎮里泉。至嘶馬河入汶。龍興泉。距縣西北十五里。出垂楊保沙中。長十四里。水微細。至嘶馬河入汶。已上諸泉。入嘶馬河轉入汶。

北夾溝泉。距縣北三十三里。長半里。入水河泉。今枯。水河泉。距縣西北三十三里。出垂楊保土中。長十一里。水微細。至泰安州會河入汶。沙灣泉。距縣西北三十四里。長二里半。水微細。至泰安州會河入汶。助沙泉。距縣西北三十五里。長一里。水微細。至泰安州會河入汶。李家灣泉。距縣西北五十八里。長半里。水盛。至泰安州會河入汶。涼坡泉。距縣北六十里。出雪野保。長一里。入薛家莊泉。至泰安州會河入汶。薛家莊泉。距縣北六十里。出雪野保。長一里。水盛。至泰安州會河入汶。黑龍泉。距縣西北六十一里。長半里。水盛。至泰安州會河入汶。老龍泉。距縣西北六十二里。水盛。長一里。至泰安州會河入汶。新興泉。距縣西北三十五里。出新興保。長十里。會魚池等泉。西流二十五里。至泰安州會河入汶。魚池泉。距縣西北四十五里。出舊寨保。長三里。水盛。下流會新興。至泰安州會河入汶。星坡泉。距縣西北六十里。長十里。水微細。至泰安州鯉魚溝入汶。大龍泉。距縣西北五十里。長一里。水盛。至泰安州會河入汶。已上諸泉。入泰安州會河入汶。

萊蕪古泉三十五。眼額設泉夫一百二十名。後緣枯淤。僅存二十五泉。而夫亦隨減。存九十名。近陸續搜復古泉十處。又增新開泉十一處。通共泉源四十六。而夫少。疏濬竭蹶。所宜按泉添夫者也。

泰安州舊莒云春秋之博邑也隋爲汶陽博城二縣地唐曰泰州宋爲奉符縣金升泰安州至於今不改屬濟南府山有泰岱水有汶河泉源六十餘處而州之疆域北歷城南寧陽泗水東萊蕪蒙陰新泰在其東南肥城鳳凰泉距州東四十里地名郭家莊出土中入汶清泉距州東三十里出王莊土中入

汶在其西北鐵佛堂泉距州東三十里地名侯家店出土中長二十里入沙河六里轉入汶周家灣泉距州

東二十五里地名栗林莊出土中入沙河六里轉入汶皂泥溝泉距州東五十里地名喬家莊出土

中西南流入汶風雨泉距州東三十里出土中長六里入汶已上諸泉南入汶

范家灣泉距州東五十里出土中長八里西南流入汶鯉魚溝泉距州東五十里出新店莊土中長

一里西南流會范家灣泉又西南轉入汶大興橋泉距州東六十里出土中長二十里入汶板橋

灣泉距州東六十里出板橋灣土中長八里西南入汶雲潭泉距州東五十里出沙中長二里入汶

已上諸泉南入汶

北滾泉距州東六十里地名嶠谷莊出沙土中長五里入汶順河泉距州東六十里出石縫中長二

里小泉同會北流六里入汶會泉距州東六十里出沙中長七里入沙河轉入汶搬到井泉距州

東六十里出沙中入沙河轉入汶坡里泉距州東北六十里係沙泉出井中數步會前泉入沙河轉

入汶已上諸泉由沙河北入汶

明堂泉卽謝過泉距州東北十五里出沙中長二十五里入泮河轉入汶金星泉距州西南一里出

沙中會廣生泉。轉入泮河。廣生泉。距州西北二里。出石中。入泮河。轉入汶。張家泉。距州南八里。出南村保沙土中。入泮河。木頭溝泉。距州南十二里。係泥泉。入泮河。轉入汶。龍灣泉。距州南二十五里。係沙泉。入泮河。轉入汶。馬兒溝泉。距州東南三十里。出舊縣保土中。磨泉。四南流五里。入泮。又東南三里。入汶。梁子溝泉。距州南三十里。係泥泉。合明堂泉。入泮。轉入汶。梁家泉。距州南三十里。出高坡土中。東南流入汶。已上諸泉。由泮河轉入汶。

吳山溝泉。距州東南四十五里。出崔家莊山溝中。西流入汶。滄浪溝泉。距州東南五十里。出潦泊店山根下。西流入汶。顏謝泉。訛爲言謝。距州南六十里。出顏謝村沙中。南流入汶。西顏謝泉。距州南五十里。出土中。入顏謝泉。轉入汶。白土涯泉。距州南七十里。出沙中。入汶。已上近山諸泉。入汶。

龍堂泉。距州南七十里。地名香城保。出沙中。南流五里。入小汶。香城泉。距州南七十里。出土中。入小汶。良甫泉。距州東南八十里。出沙中。入小汶。韓家莊泉。距州南一百里。地名山陰保。石泉。出土中。北流入小汶。皮狐泉。距州東南九十里。出沙中。入小汶。水坡泉。距州東南一百里。出土中。西北流入小汶。石縫泉。卽新莊石縫泉。距州東南一百里。出土中。入小汶。西柳泉。又名二柳泉。距州東南一百里。係沙泉。地名樓底集。東西二柳。俱出石縫中。西北合流數步。會小柳。又十二里。轉入小汶。東柳泉。又名神泉。距州東南一百里。入西柳泉。小柳泉。距州東南一百里。出沙中。入西柳泉。轉入小汶。

海旺泉。距州東南一百里。出土中。入西柳泉。轉入小汶。黑虎泉。距州東南一百里。係沙泉。入西柳泉。轉入小汶。力溝泉。距州東南一百里。係沙泉。地名力里村。出土中。入小汶。羊含泉。距州東南一百里。地名羊含村。出石縫中。西南流入汶。新興泉。距州東南九十里。出土中。入小汶。水泉。距州東南八十里。出土中。入羊含泉。下源轉入小汶。已上諸泉。俱由小汶轉入大汶。

斜溝泉。距州東南一百二十里。地名汶西村。出土中。西南流三里。入小汶。濁河泉。距州東南一百里。地名泉河集。出平地石縫中。廢泉二。西北流十五里。入小汶。又七十里。入汶。真溝泉。距州東南一百里。出土中。入濁河泉。轉入小汶。鬪泉。距州東南一百里。係石泉。入真溝泉。轉入小汶。已上諸泉。俱由小汶會東南諸泉入汶。

上泉。距州西南五十里。出石牆村石縫中。廢泉一。西南流入漕河。會馬蹄等泉。入濁河。四十八里。入汶。水磨泉。距州西南六十里。地名西界保。出土中。入濁河。轉入汶。靈應泉。距州西南五十里。出土中。入上泉。轉入會河。新查出泉。距州西南五十里。出土中。入上泉。轉入會河。臭泉。距州西南五十里。出撒象莊土中。入上泉。轉入會河。馬蹄泉。距州西南五十里。出土中。入上泉。轉入會河。湖港溝泉。距州西南五十五里。出侯村土中。廢泉一。西南一里。會上泉。轉入會河。狗跑泉。距州西南六十里。出下張保石縫中。入會河。轉入汶。小泉。一曰噴金。西南流四十餘步。會入報恩泉。報恩泉。距州西南

六十里。出報恩寺井中。石泉長五十步。入狗跑泉。轉入會河。西南二十餘步。會陷灣。陷灣泉。距州西南六十里。出石寨村土中。長一里。入狗跑泉。轉入會河。廕泉二。西南流半里。會狗跑。已上諸泉。俱由濁河轉入汶。

龍王泉。距州西南一百里。出石中。入沙河。轉入汶。坤溫泉。距州西南一百里。出沙中。入沙河。轉入汶。

涼泉。距州西南一百里。出土中。入沙河。轉入汶。已上三泉。極西在渠外。入沙河。轉入汶。

胡家溝泉。距州西南六十里。出南仇保土中。枯涸。馬黃溝泉。距州西南九十里。出土中。入汶。

肥城縣黃茂云。肥城於周爲肥子國。漢置肥城縣。東鄰泰安。西接平陰。東南爲泗水。西南爲東平。北抵長清。岱宗峙其左。陶牛環其右。枕五嶺而面汶河。屬濟南府。鹹河泉。距縣西南五

十里。在衡魚社沙土中。西南流長二里。會吳家等泉。廕泉六。董家泉。距縣西六十里。在衡魚社沙中。

廕泉三。西南流百步。會入鹹河泉。臧家泉。距縣西六十里。在衡魚社沙土中。廕泉三。西南流百餘步。

會董家泉。已上三泉。會渠至吳家。王家二泉。長二里五十步。吳家泉。距縣西六十里。在衡魚社沙

土中。廕泉七。西南流二里。會臧家泉。黃家泉。一名王家泉。距縣西南六十里。在衡魚社沙土中。廕泉

七。已上五泉。會渠至開河泉。長二里一百五十步。

開河泉。距縣西南四十五里。在衡魚社大劉村土中。長六里三十步。下源至拖車泉會渠。長八里五十

步。廕泉四。拖車泉。距縣西南五十里。在衡魚社劉家莊土中。長二里三十步。下源至馬房泉渠。又長

十里二十步。廢泉四。馬房泉。距縣西南五十里。出馬房村沙溝中。西南長十七里。至平陰會渠界。又長十二里二十步。廢泉一。聖惠泉。距縣西四十里。出土中。接震澤泉。震澤泉。在聖惠東。出土中。接引兌泉。引兌泉。在聖惠西。出土中。合聖惠、震澤二泉。俱入馬房泉。已上諸泉。入衡魚河。轉流入汶。清泉。距縣東南四十里。出安寧村沙土中。南流入汶。新開泉。在六房社劉家村。流入清泉河。入汶。又廢泉。一曰陶朱。在陶山下。從陶山、牛山合流成河。甚沛。惜下源數十里。散入坡地。然志言從古不能開濬。爲廢泉矣。

按縣志。大清河在縣城西北七十里。卽濟水故道。俗呼鹽河。以商販魚鹽。舟楫不絕。故名。東北經平陰界。又北經濟河等縣。至利津。卽東出海矣。今泉源內。另有鹹河泉。在衡魚社。會諸泉。西南流爲衡魚河。至東平州入汶者。當以水味鹹鹵爲言。名同而實異矣。

平陰縣

舊縣云。禹貢。東原底平。邑在東原之陰。於周爲譚子國。後屬齊。樂平陰城。隋始置平陰縣。東至肥城。西接東阿。東平在其南。長清在其北。屬兗州府。

泊頭泉。距縣東五十里。

地名孝直浦。迤北出山溝石中。東北流十里餘。入衡魚河。新柳泉。距縣東南二十五里。地名柳溝村。出高坡沙土中。三十里入衡魚河。會肥城諸泉。又南流至官橋。歷東平州一百四十里入汶。橋口泉。在縣東南七里山下。西北流至縣南河外。東遶城周匝。西行又十里。鋪西南有泉。東北行至南門外。西流與此泉會。又東溝水西流。亦與此泉會。形如川字。遇秋澄泓一派。紋錯如錦色。名錦川。以此皆入大

清河爲邑八景之一。天井泉在縣東二十里山礪石井中。泉勢如趵突。飛流界道。雖旱不涸。北入大清河。爲邑八景之一。拔井泉在縣西南五十里。出九峪山崖。經石峽入大清河。馬跑泉在縣西南五十里赤溝山北崖石竇間。入大清河。

按平陰泉東北流。由衡魚河入汝者。只泊頭、新柳二泉。其餘東南西南諸山出泉。有橋石、天井、拔井、馬跑泉。卽濟源發伏。俱入大清河。不濟運。又縣西濟水下流。南岸有山蹲龍盤石。跨礙行舟。宋時別鑿新開河。避之北行。而大清河卽西北抵東阿縣界三空橋、五空橋等處。東北鄰逼漕河不遠。宜慎固隄防云。

東平州

蒼葦云。禹貢東原底平。東平之名。由此。春秋爲須句、郟、鄆、宿四附庸國。北有危鳳諸山。東有汶、泗諸水。南接濟、鄆之境。西襟會通之河。岱、桃雄據於東北。安、梁角峙於西南。屬兗州府。

高家

泉。距州東南五十里。出蓆橋村土中。在河南涯。入蓆河。距坎河壩十四里。西出口入會河。坎河泉。距州東南五十里。出劉家所山根沙土中。在河北涯。入蓆河。西出水口甚近。廐泉二。鐵勾鬚泉。去坎河泉六里。出西莊村土中。在河北涯。有廐泉一處。迤東入蓆河。已上三泉。西出口入會河。高莊泉。距州東南五十里。係石泉。在河北涯。入蓆河。雙鳴泉。距州東南五十里。出土中。在河東涯。分東西二股。入蓆河。單眼泉。距州東南五十里。出土中。在河東涯。分二股。入蓆河。已上三泉相近。俱入蓆河。卷耳泉。距州東五十里。出土中。在河東涯。半畝泉。距州東五十里。出土中。在河南涯。三眼泉。距州

東五十里。在河北涯。安宅泉。距州東五十里。出土中。在河東涯。勝水泉。距州東五十里。出土中。在河北涯。安圈泉。距州東五十里。出蓆橋村土中。廕泉二。在河南涯。分東西二流。鱗鱗泉。距州東五十里。出土中。在河東涯。已上七泉相近。皆入蓆河。

口頭泉。距州東五十里。出土中。在河東涯。浮問泉。當爲浮汶。距州東北五十里。出土中。在河東涯。大成泉。距州東北五十里。在河東涯。徐家泉。距州東北五十里。出土中。在河西涯。張貨郎泉。距州東北五十里。出夏雪村土中。在河西涯。廕泉二。已上五泉相近。皆入蓆河。由東出口入會河。

冷河泉。卽冷和泉。距州東五十里。出土中。分東西二處。入蓆河。蓆橋泉。距州東五十里。出土中。共十六處出水。爲諸廕泉之總領。第二泉。泉小。出水近。第三泉。泉小。出水近。第四泉。係石泉。甚寬。出水頗遠。第五泉。小路近。第六泉。不甚寬。出水頗遠。第七泉。不甚寬。出水亦遠。第八泉。小路近。第九泉。小路近。第十泉。小路近。第十一泉。小路近。第十二泉。小路近。第十三泉。小路近。第十四泉。小路近。第十五泉。身頗大。出水略遠。第十六泉。卽爲本泉。下源出水甚近。已上諸泉並流。差分遠近。各入蓆河。

二黃泉。距州東北五十里。有廕泉三處。爲三四五黃。同入蓆河。大黃泉。距州東北五十里。出土中。王老溝泉。距州東北五十里。出小雪村土中。已上通計二十二泉。相近。皆入蓆河會流。

烈泉。距州東北四十里。距獨山泉數步。會入蓆河。獨山泉。距州東北四十里。出套裏村山谷石縫中。磨泉二。東南流長三里。會扒頭泉。扒頭泉。卽芭頭泉。距獨山三里。夾會出山坡石縫中。源泉。距芭頭數步。會入蓆河。郝家泉。距州東北四十里。出山溝土中。距源泉三里。會入蓆河。淨泉。距州東北四十里。出石縫中。距郝家泉一里。會入蓆河。小王泉。卽新泉。距淨泉五里。自石縫中出。已上七泉。俱係山泉。水微。渠道或徑入。或匯歸蓆河。然自蓆橋泉已下。俱西出口入會河。

神漢泉。距州東北五十五里。出土中。湧泉。距州東北五十五里。出土中。孫泉。距州東北五十五里。出土中。遊龍泉。距州東北五十五里。出土中。吳家泉。距州東北五十五里。出蒼紅村土中。泉身寬大。并磨泉五。出水甚遠。已上五泉。相近匯流入蓆河。又東出口入會河。按出水口者。自肥城衡魚河。經本州官橋。蓆橋。蓆河。又經坎河壩。戴村壩。南流之會河也。

汶上縣舊名汶上。故魯中都。戰國屬齊爲平陸。金置汶陽。尋改今名。左接魯甸。右跨梁山。背枕四汶。而據三湖。屬兗州府。龍鬪泉。距縣東北五十里。地名陶成。出雲尾村土中。泉脈鼎沸。如兩蚪相擊。然故名。流一里。會下源雞爪泉。薛家溝泉。在龍鬪東。出土中。流一里。會下源龍鬪泉。老源頭泉。在龍鬪東北。出土中。地名陶成。流二里。會下源薛家溝泉。雞爪泉。在龍鬪泉東一里。地名陶成。出土中。流一里。會玲璫泉。玲璫泉。卽趙家橋泉。左右小泉二。距龍鬪南三里。地名渠村。出土中。流四里。會入坡石橋。樂濬泉。距縣東北五十里。出羅山村。在坡當地方土中。

距龍鬪三里。流三里十三步。自會入坡石橋。以上共六泉。以龍鬪爲主。而渠道則同會入坡石橋。西至金龍口。又西至崔家橋。入汶水大渠。

汶上泉渠。自崔家橋經路家橋至張顯橋。共二十四里。至泊浪橋。又七里。至軍德橋。又經畢家橋。何家橋。便易橋。共二十六里。至金龍口。此處總謂之魯溝。又經張家橋。孫家橋。大石橋。屯橋。共二十五里半。乃至灤溝泉。又一里半至坡石橋。諸泉之所匯入也。三里半至楊家橋。又一里半至趙家橋。左右玲瓏泉。又一里至雞爪泉。又一里至龍鬪泉。自灤溝以下。共八里半。至龍鬪尙餘三里。爲龍鬪磨泉。二里至薛家溝泉。又二里至老源頭。共長九十五里有奇。而汶上泉渠止矣。上源至下源。共長四十一里。馬莊泉。距縣東南十八里。出馬莊坡土中。泉眼二十四處。流十五里。至城南。伏地不見。另出水口。四里至崔家橋。則仍出城北。同入前渠道。

寧陽縣晉叢云。寧陽。春秋魯鄭邑。漢爲剛。蛇丘二縣。後復析置寧陽。南北朝元魏。省蛇丘。剛二縣入之。今縣境內有剛縣城。逼近汶水。卽今堰城也。府志云。寧陽接泰山南麓。城以北多山。汶水經其境。益以諸水。爲運道所資。屬兗州府。蛇眼泉。石口以泉孔如蛇眼。故名。在縣北門外迤東一里。出土中。東南流長半里。會三里泉。

等入濯河。日淵泉。石口卽李家泉。在縣北門外迤北三官廟後。東南流長半里。入古泉。會入蛇眼泉。古泉。石口距縣北門外迤北一里。東流長半里。會入蛇眼。磨泉一。三里溝泉。土口在縣東門外迤北一里餘。出土中。新磨小泉四。舊磨泉七。南流長二里。會蛇眼。井泉。石口在縣東門外迤北四十步。

出土中。西南流長三十步。會蛇眼。會三里溝泉。金馬莊泉。距縣東南八里。出劉家村土中。廕泉二。西南十二里。會蛇眼。張家泉。土口。在城東蒲莊村。迤東十二里。向西流八里。會蛇眼。入灤河。廕泉七。已上諸泉。俱入灤河。按灤河卽縣河。歷蛇眼諸泉水。南流至府城北三十里。入於洸。卽歸天井闡矣。古城泉。石口。在城南十二里沙莊村。出土中。長五里。西南流十二里。會入滋陽縣漕河。接濟天井闡。魯姑泉。以魯姑棄子存姪得名。距縣西北二十五里。在鶴山之陽。出常家村土中。西南流六十五里。入淵瑤山泉。又西會汶上縣龍鬪泉。入汶。灤瀆泉。距縣西北三十五里。距魯姑十里。出蘿山村土中。廕泉六。西南流三里。會汶上縣灤瀆。入蒲灣泊。又西二里。入龍鬪泉。入汶。龍魚泉。距縣東北六十里。土口。出黃家村土中。廕泉二十九。又王家等泉三十二。西流十里。會龍港泉。龍港溝泉。澄泓一派。萬孔沸湧。浪花砂礫。宛若珠璣。雖旱不涸。距縣東北五十里。出韓家村土中。廕泉二十七。又小河等二十七。西北流三里。會龍魚。又三里入汶。

新電泉。距縣東北二十五里。出劉家莊土中。旱則無水。挑濬微津。有二眼。掘下源可入洸。羅星泉。在縣東北三十五里。出殷家堂土中。長十五里。流入洸河。去汶五里。以沙阻。開入洸便。已上二泉。久枯難濬。

柳泉。土口。距縣西十里。舊南流十五里。入洸。至嘉靖初。洸水久涸。柳泉南入於洸者。悉滲於沙。不達於

漕乃於洸河兩岸東西相對各立一閘大雨時行則閉閘門以防其溢春冬水淺則啓閘門以達其流東會蛇眼等泉灤河合流悉至天井濟運迨明季依前南流入洸至康熙三年仍改東流經城會諸泉以入灤河。

泗水縣

蒼葭云。泗水於周爲魯卞邑。隋改今名。東費。南鄆。西曲阜。北泰安。縣東有陪尾山。泗水發源其下。泉源甚多。或從地湧。或從旁溢。夏玉漱金。酒滔不竭。虎豹競形。蛟龍吐沫。五步成溪。百步成河。濟騰萬

里。終始天地。而聖朝漕運。實首賴之。縣屬兗州府。

泉林寺諸泉若林。距縣東五十里。西珍珠豹突。東黑虎淘米四泉。俱出石縫

中。合流爲泗源。珍珠泉。北流五步入豹突泉。豹突泉。一步入黑虎泉。黑虎泉。一步入濤糜泉。卽

舊誌淘米。淘米泉。一步會雪花泉。雪花泉。出沙中。已上五泉。俱在寺龍王廟西。一流分支。又西

北半里。會繁星等泉。同出水口。四里至卞橋。繁星泉。出石中。西南流五步。入白石泉。白石泉。出沙

中。二步入蓮花泉。蓮花泉。出沙中。五步入雙睛泉。雙睛泉。出沙中。已上四泉。亦在寺內龍王廟

前。同出水口。五里至卞橋。

甘露泉。出沙中。西北流五步。入甘露新泉。甘露新泉。出沙中。半步入西甘露泉。西甘露泉。出泥中。

已上三泉。並在寺龍王廟前。一流分支。西流半里。會珍珠等泉。又一里會潘坡等泉。同出水口。五里

至卞橋。

淘米泉。卽濤糜泉。以音同致訛。出沙中。在龍王廟西南。流二十步入三水泉。三水泉。出石中。五步入

响水泉。响水泉出石中。十步入醴橋泉。醴橋泉出沙中。八步半入涓涓泉。涓涓泉出石中。五泉一流分支。南十步入紅石泉。紅石泉出石中。十步入新開泉。新開泉出泥中。九步入琵琶泉。又一新開泉。在醴橋紅石泉之間。琵琶泉出泥中。三步入天井泉。天井泉出泥中。十五步入奎聚泉。奎聚泉出泥中。二十二步入西奎聚泉。西奎聚泉出泥中。二十步入湧珠泉。湧珠泉出沙中。已上諸泉。俱在龍王廟西南。一流分支源頭諸水。南流一里。會珍珠等泉。一里併會潘坡等泉。同出水口。五里至卞橋。卞莊泉出泥中。在泉林寺龍王廟前。西北流二十步。入三台泉。三台泉出泥中。亦在龍王廟前。西北流一里。入潘坡泉。同出水口。五里至卞橋。卞橋泉出泥中。在龍王廟西南。水西北流二里。徑入卞橋河。二里至卞橋。

潘坡泉。卽驪珠泉。距縣東五十里。在潘坡村南。出沙中。北流十步。入膏湧泉。廕泉一。膏湧泉出沙中。十步入瑀泉。瑀泉出沙中。八步入留思泉。留思泉出沙中。五步入石寶泉。石寶泉出石中。十步入石液泉。石液泉出石中。七步入雙石縫泉。雙石縫泉出石中。五步入潘坡新泉。潘坡新泉卽石露泉。出沙中。十步入石壑泉。石壑泉出沙中。已上諸泉。一流分支。皆在潘坡村南。北流四里。會湧珠等泉。同出水口。五里至卞橋。按卞橋。金大定十年建。去縣四十五里。地在泗源南社。其聚有三。曰石漏村。曰卞莊。曰潘坡村。自珍珠以下。有繁星、甘露、淘米、醴橋、卞莊、卞橋、潘坡等。各泉頭相距。不出

南社三聚五里遠近俱入卞橋會河卞橋一里入泗河也。

激雪泉距縣東四十五里在石露村西北出沙中東北流十五步入大黃陰泉。大黃陰泉出沙中東

北流二十步入小黃陰泉。小黃陰泉出泥中北流十里入泗。吳老泉距縣東北三十五里在小黃

溝村東出泥中西南流一里入變巧泉。變巧泉出沙中西流十步入大黃溝泉。大黃溝泉出沙中

在大黃溝村正東西南流六里入小河四里入泗。小黃溝泉出泥中在大黃溝村正東西南流六里

入小河四里入泗。石井泉出泥中距縣東二十里在李家坡西北地名蔣家村北流二十步徑入泗

杜家泉出沙中距縣東十九里在李家坡西北地名漢北社西北流半里徑入泗。里家泉卽李老

溝泉距縣東十八里在林泉村南出泥中西北流半里徑入泗。蔣家泉距縣東十七里在林泉村南

出石中西北流一里徑入泗。曹家泉距縣東十五里在東巖店東出石中西北流一里半徑入泗。

岳陵泉距縣東北十六里在岳陵東北出泥中西南流九里入泗。四勝泉距縣東十四里在東岩店

西出泥中十步入趙家泉。趙家泉水清可愛出石中十步入黃花泉。黃花泉出石中十七步入合

德泉。合德泉有二巨石在旁明季鑿出與趙家清德相合故名。三泉俱一流分支距縣東十三里在

東岩店西南水西北流一里入後東岩石縫等泉下源合一股西北流八十步入泗。

泰來泉出泥中三十一步入地震泉。地震泉出石中五十一步入東岩石縫泉。東岩石縫泉出高

坡石中十九步入天津泉。天津泉出泥中。已上四泉俱一流分支。距縣東十四里。在東岩店西南。水西北流一里半入泗。

龜尾泉出泥中。距縣東十一里。在李家莊東北。十四步入龜陰泉。龜陰泉出沙中。俱東北流二里半入泗。大鮑村泉出石中。地名尙舒村。廕泉一。北流十步入小鮑村泉。小鮑村泉出石中。十一步入龍澤泉。龍澤泉出石中。十步入東廕出小泉。東廕出小泉出泥中。十三步入西廕出小泉。西廕出小泉出石中。已上五泉一流分支。距城東八里。俱在鮑村南。西北流六里入泗。

城南珍珠泉出高坡沙中。距縣東南五里。在醴泉莊南。西北流半里入醴泉。醴泉出石中。距縣東南四里半。在醴前村南。西北流三里入醴前泉。六里半入泗。醴前泉距縣東南三里。出石中。在醴前村迤西北流四里入泗。七里泉出土中。距縣西三里。在湯家莊北。西北流七里入泗。壁溝泉距縣西十五里。在李白莊南。地名中冊社。南流十里入泗。大玉溝泉距縣西南十二里。出土中。又出平坡石縫中。地名玉溝村。北流三十六步入小玉溝泉。小玉溝泉出土中。距大玉溝數步。廕泉一。二十一步入西廕出小泉。西廕出小泉出沙中。二十一步入龍震泉。龍震泉出沙中。十五步入珠澤泉。珠澤泉出沙中。已上五泉一流分支。在南玉溝村。東北流八里入泗。

馬莊泉出土中。距縣西北二十里。在馬莊村北。西南流五里入馬跑泉會河。三里入魏莊泉出水口。十

四里入泗。馬跑泉出沙中。距縣西北二十五里。在柘溝村東。西南流五里。入馬莊泉會河。三里入魏莊泉。十四里入泗。魏莊泉出土中。距縣西北二十七里。在魏莊村東南。源頭水微。中源底漏。六里入馬莊。馬跑兩泉會河。九里入泗。三角灣泉出沙中。距縣西三十里。在三角灣村迤南。地名仁里。西流二里入泗。西巖石縫泉。地名西巖村。出平地石縫中。距縣西南二十五里。在葫蘆套迤東。西流六里入蘆城泉沙河。九里入泗。蘆城泉出沙中。距縣西南二十三里。在蘆城村迤東。西北流十里。入西巖石縫泉沙河。七里入泗。石河泉出土中。距城北七里。在城子崖。地名曲北村。出平地石縫中。源頭水微。二里徑入泗。以上俱山東全河備考。

行水金鑑卷第八十五

濟水

曲阜縣舊莒云。曲阜故神明之區也。其山防。其水沂、泗。其設都爲大庭、神農、有熊、少昊氏。其封國爲魯。代有升降。而間氣不薄。迨孔子生。而曲阜益爲宇內重。爾雅曰。大陵曰阜。應劭曰。曲阜在魯城東。委曲長七八里。故曰曲阜。東泗水。西滋陽。南鄆。北泰安。嶧縣在其東南。寧陽在其西北。西南爲濟寧。東北爲新泰。縣之東南六十里。尼山峙焉。孔子故里。在縣城中。是名闕里。今爲宣聖廟。杏壇在廟殿前。孔子舊居也。屬兗州府。

遼泉距縣東南三里。在馬跑泉村東。出土中。水中石如伏龍怒躍。活潑可玩。卽左傳所稱遼泉是也。西南流三十步。會兩觀泉。兩觀泉。出土中。東南流十五步。會近遼泉。近遼泉。出土中。西流二十步。會車輛泉。車輛泉。出土中。東南流五步。會雙泉。雙泉。出土中。西南流二十步。入茶泉。茶泉。出土中。東南流八步。會柳青泉。柳青泉。出土中。西流十步。會曲溝泉。曲溝泉。距縣東南二里。在馬跑泉村西北。出土中。東會茶泉數步。與柳青、雙泉、車輛、近遼、兩觀、遼泉。相去亦各止十步。或二十步。共匯南流一里。出口入沂。以上山東全河備考。通沂泉。距縣東南四里。出馬跑泉村東土中。西北流一里。徑入沂。洙泗河泉。距縣東南三里。出馬跑泉村西土中。南流十步。會新泉。新泉。出土中。地名竹園。西南流一百步。會曲水詠歸泉。曲水詠歸泉。出土中。南流二十步。會濯纓泉。濯纓泉。出土中。北流二步。會浴沂潺聲泉。浴沂潺聲泉。出土中。西南流半里。同會諸泉入沂。

城南新開泉。在南關南一里。出土中。北流一里入海河。會文獻泉。文獻泉在城東二步。出土中。卽魯頌思樂泮水。二步入海河。又西南流三里入沂。溫泉距縣東南十里。雖寒沍。水常暖。卽會點浴處也。在張曲村東北。出土中。廕泉五。西流一里。會近溫泉。近溫泉距縣東九里。在張曲村東北。出土中。西北流一里。會黑虎泉。黑虎泉距縣東南八里。出張曲村土中。西北流半里。會連珠泉。連珠泉距縣東南七里。出張曲村北土中。西北流六里。同諸泉入沂。

青泥泉。距縣東南十五里。出河頭村西北土中。地名萬柳莊。西南流五里入沂。埠下泉。距縣東北十五里。出甸石橋村東土中。西南流二里入泗。橫溝泉。距縣東北十六里。出陶樂村北土中。西南流三里入泗。新安泉。距縣北二十五里。出泉頭莊東北土中。西南流十五里入泗。曠安泉。距縣西北三十里。出泉頭莊土中。西南流半里。會新安泉入泗。城北新開泉。距縣西北三十里。去新安泉四里。出柳莊村東土中。南流十三里入泗。變巧泉。距縣西北三十五里。出姚村南沙中。西南流八里入泗。蜈蚣泉。距縣南二十里。出大薛村西南。西南流一里。會鄒縣鱗眼泉。入白馬河。

滋陽縣。晉書云。滋陽魯瑕丘地。曠野平曠。無山谿之險。獨轍陽一山。童然培嶮耳。而縣故藉以名。宋大觀四年。置轍陽縣。明成化間。因其地多火災。欲以水壓之。故去山添水。改名滋陽。東曲阜。西濟寧。南鄒。北寧陽。顏子陋巷。在縣前路南。小巷湫隘。前有勒石。卽顏子簞食瓢飲處。屬兗州府。東北新泉。距縣東北五里。出井家林莊。地名東隅社。渠長一里。西流會闕黨泉。闕黨泉。距縣東北四里。古闕黨地。西流會古溝泉。元對泉。距縣東北六里。會入照星

泉。照星泉。距縣東北五里半。會入惠泉。惠泉。距縣東北五里半。會入既濟泉。既濟泉。距縣北五里。長八十五步。會入古溝泉。古溝泉。距縣北五里。長一百五十步。會入負瑕泉。負瑕泉。距縣北五里。當以古瑕丘得名。長三十步。會入蔣詡泉。廕泉。一西流會闕黨泉。三義泉。距縣東北四里。在三義廟前。長七十步。二里會入負瑕泉。上蔣詡泉。距縣北五里。在紅花廠西。地名紙房。長七十步。西流會下蔣詡泉。下蔣詡泉。距縣北五里。在紙房廠東。長九十步。南流轉西。會西北新泉。西北新泉。距縣西北五里。在郡厲壇東。長六步。一里會入紙房頭泉。紙房頭泉。距縣西四里。在舊關東。長九步三尺。右流轉南。會驛後新泉。驛後新泉。距縣西二里。渠長一里。會諸泉。至平政橋入濟。又十五里至婁閘。又二十里至杏林閘。二十里舖爲濟寧州交界。舊入天井閘。今會入馬場湖濟運。

濟寧州

晉葛云。濟寧古任國也。唐爲濟州。元爲濟寧路。明改爲州。南控江、淮。北拱畿輔。水陸衝途。河督建節宿兵於此。泗、沂、汶、洸。繚繞境內。諸泉由之入運。無慮百有餘泉。而州之蘆溝泉、托基泉、馬陵泉、

澆筆泉。皆徑入於漕。此可考而得者。屬兗州府。

蘆溝泉。距州東南七十里。出兩城店土中。泉頭五。長十八里。南流入南陽閘。由

磨鎌溝出水濟運。馬陵泉。發源馬陵山西。距州東南六十里。東泉頭一。西泉頭二。長六里。西流入魯溝閘。由龍家橋出水濟運。托基泉。泉頭二。距州五十里。出土中。長二里。西流入棗林閘。由龍家橋出水。澆筆泉。在州城東關外。去會通河不數武。出土中。一方池。一圓池。相傳爲唐時李太白澆筆處。南流由通濟橋徑入運。

鄒縣資叢云。鄒本春秋小邾國。戰國改爲鄒。後遂以名縣。東南接滕。西界濟寧。滋陽。北鄰曲阜。故邾城在嶧山之陽。春秋魯文公十三年。邾文公卜遷於釋。卽此。孟子墓書臺。在南門子思書院西。有臺高丈許者是。臺西爲斯磯堂。相傳卽孟子故居。有孟母祠。孟廟在城南一里。墓在四基山之西麓。距縣東北三十里。屬兗州府。陳家溝泉。距縣北二十里。出原蹇社原蹇村平地土中。西北流三里。入白馬泉。又五里會馬山。孟母二泉口。十里會崗山。屯頭二泉。一里至白馬橋。三里會鱗眼泉口。五里至雙橋村。五里會新泉程莊泉口。十里至內官橋。五里會黃港泉口。三十里至徐鎮橋。十里至白莊泉口。十五里至黃路橋。三里至紙房頭村。五里會淵源泉口。七里會柳青。勝水二泉口。十里至圈裏村。方同入泗河。轉入魯橋。白馬泉。距縣北二十里。出原蹇社原蹇村平地土中。西北流五里。會馬山。孟母二泉口。馬山泉。距縣北三十里。出莊朱社傳莊村平地土中。南流八里。會孟母泉。四里會陳家溝。白馬二泉。十里會崗山。屯頭二泉口。一里入白馬橋。孟母泉。距縣北二十五里。出公孫社宣村平地土中。西南流四里。會陳家溝。白馬二泉。十里會崗山。屯頭二泉口。屯頭泉。距縣北二十里。出中曠社白馬廠平地土中。西流二里。會崗山泉。崗山泉。距縣北二十里。出中曠社白馬廠村平地土中。西南流三里。入白馬河。一里至白馬橋。鱗眼泉。距縣北三十里。出中曠社北貢村平地土中。西流五里。至楊柳橋。八里。至中曠村。五里入白馬會河。黃港泉。距縣西十八里。出故夏社羊廠村平地土中。西流五里。至過卞橋。三里入白馬河。已上諸泉。俱從白馬河出魯橋派。

新泉。距縣西北三十里。出中曠社程家莊平地土中。南流二里。會程莊泉。程莊泉。距縣西北三十里。

出中曠社程家莊平地土中。南流二里。會程莊泉。程莊泉。距縣西北三十里。出中曠社程家莊平地土中。東南流八里。至稻屯橋。七里入白馬會河。十五里至內官橋。轉出魯橋。白莊泉。距縣南三十里。出莊朱社白莊村平地土中。地名川牛坡。西南流五里。至雙村。七里至面房橋。八里入白馬河。十五里至黃路橋。三里至紙房頭。五里會淵源泉口。淵源泉。距縣西南七十里。出安侯社鐵腳山下平地土中。水深十餘丈。浩瀚無底。西北流四里。入白馬河。七里至柳青。勝水二泉口。柳青泉。距縣西南七十五里。出薄梁社鄭老軍橋平地土中。西流八里。入白馬河。十二里入圈裏村。入泗河。勝水泉。距縣西南八十里。在薄梁社朝陽村。源出自忝白山半腰石縫中。西北流至黃曲村。四里至鎮頭村。六里入柳青泉。八里入白馬會河。十二里至圈裏村。入泗河。以上諸泉。俱經白馬河入泗。轉入魯橋。三角灣。

泉。距縣西南八十里。出薄梁社倉山坡平地土中。廕泉七。西流八里。至兩川橋。入泗。轉入魯橋。

魚臺縣蒼葦云。魚爲古棠邑。春秋隱公五年。公矢魚於棠。卽此。今縣北十二里。有高埠。名觀魚臺。唐因以名縣。東滕。西金鄉。南至江南之豐邑。北濟寧。入運之泉二十處。其泉流所出。隨地異名。實皆堯山之麓也。合爲三溝。逕南陽湖入運。堯山。卽魯頌所云保有大皞者是。在縣東北七十里。雙峯雙翠。狀若鸞翔。故名。山南有呂公洞。洞有丹井。其水冬溫夏涼。大旱不竭。下有西龍泉。又南爲廟前泉。又下爲東龍泉。堯山之右爲黃山。黃良等九泉出焉。黃山之後爲雲秦山。聖母池等六大泉。並六小泉出焉。黃山。黃良泉。距縣東北四十里。出黃山濼洞錯落。又有東西龍泉。映帶左右。湖山佳勝。爲一邑之最。屬兗州府。黃山。黃良泉。距縣東北四十里。出黃山

下土中。東西長八十五丈。至三岔河共會一股。廟前泉。距縣東北四十里。在黃良南。出土中。東西長九十丈。至三岔河共會一股。河頭泉。距縣東北四十里。在黃良東。出土中。東西長一百七十二丈。至

三岔河共會一股。陳家泉。中溢泉。距縣東北四十里。黃山土中。東西長一百五十丈。至三岔河共會一股。高家東泉。高家西泉。距縣東北四十里。黃山土泉。東西長一百十五步。至三岔河共會一股。滕家泉。勝水泉。距縣東北四十里。黃山土泉。東西長一百二十丈。至三岔河共會一股。已上九泉。皆由三岔河會流。由新開河入運。南流八里。至南陽閘蓄濟。

聖母池泉。距縣東北六十里。寨裏集。係土泉。石鑿池岸。南北長二百七十丈。至張家橋共會一股。西龍泉。距縣東北六十里。寨裏集土中。湧自石竇爲池。南北長二百三十丈。至張家橋長十五里。有本泉。距縣東北六十里。寨裏集土中。南北長一百七十五丈。至張家橋長十五里。聖裔泉。距縣東北六十里。寨裏集土泉。南北長二百二十丈。至張家橋共會一股。源流長十五里。小龍泉。距縣東北六十里。寨裏集土泉。南北長一百八十五丈。至張家橋共會一股。源流長十五里。陸小泉。距縣東北六十里。寨裏集土泉。南北長二百四十五丈。至張家橋共會一股。源長十五里。已上六泉。俱會趙家口入運。南流五里。至利建閘蓄濟。

東龍泉。距縣東北九十里。出池頭集沙土中。石鑿泉岸。四時不竭。遇旱禱雨卽應。西南會平山泉。平山泉。距縣東北九十里。池頭集土泉。南北長一千八百二十丈。至集泉橋共會一股。何家源泉。距縣東北九十里。池頭集土泉。南北長二千一百四十丈三尺。至集泉橋共會一股。上下源長二十五

里。廉家潭泉。距縣東北九十里。池頭集土泉。東西長一千四百四十丈。至集泉橋共會一股。源流長二十五里。傲古泉。距縣九十里。池頭集土泉。南北長一千八百一十二丈五尺。至集泉橋共會一股。

源長二十五里。已上五泉。俱由獨山湖張家閘入運。南流二里。至邢家閘蓄濟。

滕縣。晉書云。滕爲小邾地。今幅員二百餘里。東隣嶧。費二縣。西接魚臺。徐、沛在其南。鄆、泗在其北。屬兗州府。北石橋泉。距縣北二十五里。出柳泉莊土中。二

十里。入小白橋沙河。共四十里。入耿武莊河。涼水泉。距縣西北二十五里。出孫家莊土中。十二里入

驛莊泉。共三十里。入耿武莊湖。驛莊泉。距縣西北二十五里。出嶧莊村土中。十里會涼水泉。二十五

里入耿武莊湖。大烏泉。一作大泉。距縣西北三十五里。出大烏集土中。五里會驛莊泉。二十五里入

耿武莊湖。三里橋泉。距縣北三里。出蕭家莊土中。十二里會七里泉。上源至下源出水口五十五里。

會入耿武莊湖。七里泉。距縣北十里。出張家莊土中。十五里入三里泉。共五十里。入耿武莊湖。出滿

家口濟運。已上諸泉。北路流入耿武莊湖。

趵突泉。距縣東十五里。出梁上村土中。一里會入五花泉。共七十里。入姚家口濟運。荆溝泉。距縣東

十五里。出綾溝村土中。一里會入五花泉。五里入東荆溝會河。共七十里。入姚家口。五花泉。距縣東

十二里。出小宮村土中。半里會入大沸泉。共七十里。入姚家口濟運。大沸泉。距縣東十二里。出小宮

村土中。五十里入綾溝泉會河。七十里入姚家口濟運。大沸泉。距縣東十二里。出小宮村土中。五十

里入絞溝泉會河。共七十里。入姚家口濟運。絞溝泉。距縣西南二十五里。出絞溝村土中。一里入西荆溝。泉會河。共二十五里。入姚家口濟運。西荆溝泉。距縣西南二十五里。出絞溝村土中。五里入東荆溝會河。共二十五里。入姚家口濟運。趙溝泉。距縣西南八里。出赤續社趙溝莊。久枯無水。劉溝泉。距縣西八里。出趙溝莊。流三里。會趙溝等泉。上源至下源。久枯無水。已上從東至西。近縣諸泉。皆會趙溝入姚家口。

南石橋泉。距縣東南四十里。出鄭莊土中。五里入雙泉會河。三十里至鮎魚弦濟運。雙泉。距縣南四十里。出白家樓土中。三十里入鮎魚弦濟運。玉花泉。距縣東南三十五里。出魏莊土中。一里入魏莊泉會河。共七十里。入劉昌莊。魏莊泉。距縣東南三十五里。出魏莊村土中。共七十里。入劉昌莊。黃溝泉。距縣東南七十里。出黃家莊土中。八里入白山泉會河。共十八里。入劉昌莊濟運。白山泉。卽柏山泉。距縣南七十里。出白山坡土中。二里入馬蹄泉會河。共六里。入劉昌莊濟運。馬蹄泉。距縣南七十里。出白山坡土中。一里入白山泉會河。共五里。入劉昌莊濟運。已上諸泉。又南入劉昌莊。三山泉。距縣東南四十里。出羊莊村土中。一里會入蕊珠泉。共六十里。入彭口濟運。蕊珠泉。距縣東南四十里。出羊莊村土中。四十里入溫水泉會河。共六十里。入彭口濟運。大勝泉。距縣東南四十里。出羊莊村土中。一里入二山泉會河。共六十里。入彭口濟運。雙勝泉。距縣東南四十里。出羊莊村土中。

中。一里入蕊珠泉會河。共六十里入彭口濟運。溫水泉距縣南七十里。出匡山下土中。一里入西倉橋沙河。共三十里入彭口濟運。龍灣泉又名泥溝泉。距縣南七十里。出臨城社種家樓土中。五里入中山店沙河。共十二里入彭口濟運。黃家泉距縣東南七十里。出黃山石縫中。八里入洪家林會河。共二十里入彭口濟運。已上諸泉入彭口。

燦星泉。距縣南九十里。出張阿莊土中。三里入運河。三界灣泉。距縣一百九十里。出微山石縫中。流

一里入微山湖濟運。

嶧縣。蒼葦云。嶧古鄆國。春秋時屬楚。爲蘭陵。說文。諸山絡繹相屬曰嶧。環嶧皆山。故金於此。置嶧州。明初改爲縣。東沂。東南郟。邳。西南徐。西沛。西北滕。東北費。屬兗州府。滄浪泉。距縣西北

八里。卽滄浪淵。出車梢山下。長一百二十六步。至許池泉。一里會入許池石室泉。東南流至泥溝西。分兩道。一西南五十五里。至丁廟閘。一東南五十里。至大泛口入運。許池泉。距縣西北十里。阜嶺下突出五泉。曰珍珠。曰鍋。曰篩。曰金花。曰灰。唯灰泉稍濁。餘皆清徹。可鑿鬚眉。南會滄浪。石室二泉。東南流至泥溝。而伯王山泉自西北來會。同出大泛口。今建石壩於泥溝邊之。由馬蘭屯出針鈎口。又於馬蘭屯築土壩遏水。向西行以濟丁廟閘。

石室泉。距縣八里。去許由泉三十里。長半里。流至泥溝西。分兩道。一至丁廟閘。一至大泛口入運。

許由泉。距縣西北四十里。以堯讓許由于沛澤得名。出陳郝集沙中。磨泉二。舊西南會溫泉。幸流入滕

縣百中河。至留城。自開新河入呂孟湖。今開泃河後。流至滕境西倉橋。會彭口入運。搬井泉。距縣西北六十里。出車級村土中。舊二十五里。由滕縣西倉橋四十里入儼山河。今開泃河後。亦由彭口入運。溫水泉。距縣西北五十里。出石溝營土中。舊由西北五十里會搬井泉。今開泃河後。亦由彭口入運。牛山泉。距縣西南三十里。流至德勝閘入運。巫山泉。距縣東南四十五里。南流侯遷閘入運。侯孟泉。距縣西南五十里。東北流至張莊入運。龍王泉。出黃丘山。東南遶西北流二十五里。會許池泉。今開泃河後。至萬年莊閘入運。

蒙陰縣舊葢云。蒙陰古顯與國。以其在蒙山之陰。漢於此置蒙陰縣。東接沂水。西接新泰。南至費。北抵益都。屬青州府。官橋泉。距縣北一百里。出立山社沙中。南流

十五里。入新泰縣汶河。卞橋泉。去官橋十里。出土中。西流至寨子村口入汶。是爲南汶。海眼泉。距

縣北一百十里。斜山社。水流百步。入萊蕪縣汶河濟運。葛溝泉。距縣北一百十五里。清平社。水流十

步。入萊蕪縣汶河濟運。從高峪鋪稍南入運。伏牛峪泉。距縣西北十八里。出方山社。山如伏牛。泉出

其下。南流百餘步。入小汶。又六十里入沂。又百三十里入邳州漕河。泉河泉。距縣西北二十里。出泉

河社。舊名合泉。從地湧出十餘泓。北流入小汶。又五十里入沂。順德泉。距縣東北七十里。安平鄉。南

流入小汶。以上俱山東全河備考。

山東自竟達於濟南。地勢最高。諸山蟻蜿。宛如人身之脊骨。泰山峙於東。宛如昂首。諸泉淙發。或自山

趾。或自平地。或自石罅。初只七十二泉。時堙時闢。今增至二百四十。要不過舉大凡耳。數實加倍不止也。土厚氣盛。泉亦如之。我明因元之舊。溝通舟楫。此乃天地大運所關。夫豈偶然。沂州有陂。周圍百里。每春雨。魚鼈生焉。至秋水。一夕悉陷。有聲聞數十里。名爲漏陂。村人具車乘。競拾魚鼈。輦載而歸。泗源卽漏陂所溢也。陂在泗水縣陪尾山之西。界接沂州。方陷時。水俱涸。其聲如雷。故一名雷澤。山下有泉林寺。左右出泉。夾寺環之一匝。寺右爲山之西面。泗淵之泉出焉。初出分爲四。故名。常有澤中器物流出。其狀爲石洞。洞門高二尺許。其水瀆瀑沸騰。匯爲池。折而西流。趵突之泉出焉。由洞門直瀉。埒石竇而大。又流而西。玉波之泉出焉。爲渠悠然長邁。其清見底。水中小石平布。日光射之。如繪如織。過寺之左。泉出乎地。或三或兩。布如列星。各爲一溪。更相灌注。大木千章。輪囷離奇。凡三里。抵卞橋。古有卞縣。姑蔑之水。經於其間。上下數十里。泉石最奇。達於曲阜。逕孔林北。西流至濟南府東。分而西北。與沂水合。又西至泗水縣城東。復合其自由阜分流。經孔林復西南合於沂者。曰洙。實一水會諸泉入漕者也。沂水之源有二。一出曲阜尼山之麓。在縣東南六十里。合於泗。一出艾山。合於汶。汶水一出新泰縣東四十里者。曰小汶河。合南師諸泉。西至泰安州。一出萊蕪縣之寨子村。納海眼諸泉。一出原山之陽。納木河諸泉。並會于泰安州。泰安之水。出仙臺嶺。至靜村鎮。合萊蕪之汶。曰大汶。西南流受泮水。又西與新泰之小汶合。是爲入濟之汶。達於寧陽。東平。逼於戴村壩。南流至汶上縣城。東北二十五里。受濼嘗諸泉爲魯溝。又西南流城北二里。

受蒲泊爲草橋河。又十里爲白馬河。又二十里爲鵝河。又十五里爲黑馬溝。至南旺分注南北漕河。其曰洸水。乃汶之支流。自寧陽而分。會蛇眼諸泉。又西南流至濟寧州。濟水在兗州府滋陽縣城東五里。卽泗水下流。由曲阜分流入境。達於濟寧者。蓋諸家之說如此。然濟水伏流。時出地上。原無定體。定形。故汶、泗皆有源。而濟獨無。可以概見。乃萬兩溪謂泰山諸泉。皆濟水所沸。匯于汶。則東省之水。惟有一濟。汶反爲下流。而據滋陽之說。則濟又爲汶之下流矣。考濟水禹貢導沅水。東流爲濟。又東北會於汶。又北東入于海。今在汶上縣北。一名大清河。卽汶水入濟之道。水經濟水故瀆。又北合洪水。註云。洪水上承鉅野。又北經闕鄉。與濟合。則前說爲是。湧幢小品。前明劉瑀修大小清河碑記云。濟、奇之區。有濟、漯、孝婦諸水。東北抵東安高家港。達於海。大濟則濟水渠也。自東阿之張秋。東北抵利津。當國驕場達於海。此言大小清河源流。甚爲簡明。合之胡船明。閻百詩之言。便可瞭然於心目間矣。胡、閻說見前。又按山東通志。濟水在汶上縣北。一名大清河。禹貢濟水東出於陶丘北。又東至於蕪。又東北會於汶。又北東入於海。酈道元謂濟水當王莽之世。川澆枯竭。不與昔同。宋蔡沈謂。今歷下凡發地。皆是流水。世謂濟水經流其下。然則今濟水伏流不見。惟汶水由濟之故道入海。其實發於岱陰諸山者。皆濟水既伏而見也。予以山東諸泉。附於濟水之後者。蓋據此云。

張純廢泉論曰。泉之資於漕大矣。而亦有不必要者。如蒙沂之泉。所以濟邳河。然自塞孫家口。黃河悉由徐呂至邳。則邳無資於泉也。是以宏治中。巡撫徐公源議棄此泉。并夫省之。蒙沂之民。至今利焉。滕嶧魚之泉。所以出沙河而并及二洪。然自鑿新河諸泉。雖由呂孟等湖入運。而湖波浩蕩。自有餘濟。則滕嶧魚之泉有可也。無可也。停夫以寬民。非與。然河之遷徙靡常。姑自我朝論之。嘉靖十三年。水行趙

皮寨穀亭流斷。二洪告涸。向非天助其順。自衝夏邑。以出小浮橋。則人力如之何哉。十九年決雞鳴岡。由渦經亳以入淮。二洪又涸。向非王公以旂力開李景高口。則二洪幾不濟矣。然猶幸其可以智力成。則人亦天也。今所恃者天耳。萬有不測。甚而人力無所施。則二洪涸。安得不賴滕嶧魚之泉乎。邳河澀。又安得不賴蒙沂之泉乎。是不可不預待也。又胡瓚議廣泉源略曰。夫所貴乎泉者。謂其濟運也。若冬春枯澀。夏秋暴長。無爲貴泉矣。近據所閱新泰諸泉。皆此類也。訪得蒙陰廢泉。如官橋。卞莊二泉。下流俱入汶河。夫非漕渠涓滴之助。愚以爲勞力於無源之水。莫若施功於有用之泉。況其故道可尋。因舊爲易。或者以爲復泉仍須復夫。查該縣原額泉夫百五十名。自宏治十四年。暫議停役。今經百年。所省當二萬計。何莫非王土而因此兩郡民乎。合無將前項廢泉。亟爲修濬。量復人夫。仍以附近新泰泉官督之便。又張克文新泉序曰。國家輓東南數百萬粟。迺流達於京都。南旺其襟喉。而泉源其血脈也。舊泉凡二百二十有六。分濟南北。前人之計周矣。文奉命兼理之。明年壬申。遍歷諸泉。其曲徑危梁。不能輿者。躡履從之。務窮其源。凡舊泉所出。悉按圖治之矣。顧圖所不載者。歷州縣有之。召父老問故曰。泉豈有窮。夫則有限。如開一泉。必增數夫。故使者不及睹。有司不以告。余因進諸長吏而矢之。必不以泉益夫。以水困民也。惟取盈於舊額。蠲其遠役而調停焉。如是而民心悅。遂報新泉三十六處。併而入河。計所助之利。視昔亦加多。或曰。新泉中有甚微細者。顧亦取而濬之。而記之何。抑不見聞乎。水涸舟膠。

既障之板。又從而固之。加蓆草焉。懼其涓滴不爲用也。夫已涓滴而塞其流。不涓滴而導其源。可乎。矧今不紀。後將何稽。并敍其說如此。歷觀前人之論。泉之所係重矣。而酌其緩急。則分水。天井。魯橋之派。尤屬漕河命脈。每歲春夏。宜嚴督官夫疏濬。庶克有濟。至于山泉沙磧頗多。汶河每爲淤墊。須於大挑之期。一併挑濬。使泉流無阻。名曰理白河。其各處泉源。必於三四月查挑。貴及時而用之也。乃自泉夫裁而挑濬無人。泉爲之壅矣。且蔭泉宜多植柳。斯溝渠得以遮蔽。盛夏烈日。水不消耗。尤需人培護之。夫開河千里。所藉以利漕者。惟此十七州縣之泉源。屈曲灌注。而後爲我用。苟以裁夫而致壅塞。則病漕之害。豈區區役食所能較其輕重耶。是泉夫之宜復。有不待再計而決者。山東全河備考。

聖祖仁皇帝康熙二十三年十一月十六日。駕自費縣至泗水東境。經泉林寺。駐蹕觀泉。御製泉林記曰。朕被服至道。誦法孔子。於詩書簡冊之中。夔臚載見。如聞其言論。而接其聲容者。匪伊朝夕矣。嘗以不得一登闕里之堂。觀其車服禮器。山川風物。慨然至聖之音徽。每低徊於中。而不能自己。迺者在廷之臣。咸謂古者天子巡省方岳。觀察民俗。朕俞其請。因念岱宗在望。于邁魯郊。夙昔所懷。今茲可慰。歲之冬月。輿衛北還。抵於泗水東境。距其縣治五十里。陪尾山之陽。衆泉出焉。石竇崕呀。清流蕩潏。下合沂泗。遠波悠然。相傳爲子在川上處云。旁有古寺。厥名泉林。坡陁幽曠。樹木茂密。雖古今異時。陵谷不改。去聖人之居。如此其近。意者當日杖履所經。周覽原泉。默契道體。喟然發水哉之歎者。其卽斯地耶。於是停驂弭節。瞻

眺久之恍乎如有所得。殆移晷而後去也。夫天地無終窮。流水之出於天地者亦無終窮。聖人之道。川流敦化。萬古不息。與天地流水同其無終窮焉。其能已於予懷耶。孔子繫易。其言天也曰行健。言地也曰無疆。孟子之言水也曰盈科而後進。君子之於聖人之道也。溯源窮流。學水至海亦若是焉而已矣。朕既幸宮牆親覲。至止非遙。而又喜泉源勝地。聖跡所存。而得游歷其處也。遂爲之記。幸營盤

行水金鑑卷第八十六

運河水

冀州 夾右碣石入于河。禹貢

堯所都也。碣石海畔山。夾此山之右而入河逆上。此州帝都。不說境界。以餘州所至。則可知。孔氏傳。堯都平陽。今

山西平陽府臨汾縣西南平陽故城是也。傳云。禹夾行此山之右而入河。蓋非是。此言貢道。非言導水也。以故自正義而下。凡言治水皆從下爲始者。皆不之錄。

河自碣石山南渤海之北入海。夾挾也。自海入河。逆流而西。右顧碣石。如在挾掖也。蘇軾論書解。

冀州東。堯南。豫西。雍三面臨河。夾右者。海壩在其左也。薛季宣書古文訓。

冀州無貢。貢者。諸侯貢天子也。唯諸侯有貢。故獨載島夷貢道。島夷自外至也。黃度尙書說。

他州皆舉山川以爲界。獨冀不言者。帝都不必言。觀餘州所至可知。亦以見王者無外之意也。夾右碣石入于河。帝都通漕運之道也。九州必有漕運之道。以一人統天下之大。絲牽繩聯。凡所貢賦。不可無

道。以達於帝都也。時瀾增修東萊書說。

此記島夷入貢之道耳。餘不必專自碣石入河也。觀西傾因桓是來可見。不獨西傾。雍之浮積石亦然。

記遠不記近。此經文之妙。傅寅禹貢集解。

冀北去帝都遠者自海逆流而西。右顧碣石。如在挾掖。九州貢道皆達河。達河則達冀州矣。胡士行論書詳解。

冀州之域。三面距河。自積石東北流入於中國。則折而南流。雍州在其西。故曰西河。至華陰則折而東

流。豫州在其南。故曰南河。至于大伾則又折西北流。兗州在其東。故曰東河。以三州考之。則冀州在東

河之西。南河之北。西河之東。王制曰。自東河至于西河千里而近。自常山至于南河千里而近。此則冀

州之境界也。此篇雖不言冀州之境界。而冀州境界亦可以互見餘州之間。林之奇尚書全解。

或問河入海之道曰。新安王氏辨之詳矣。王曰。禹貢言夾右碣石入于河。此禹河之舊也。周定王五年

河徙。已非禹之故道。漢元光三年。河徙東郡。更淫渤海。繼決于瓠子。又決于魏之館陶。遂分爲屯氏河。

大河在西。屯河在東。二河相竝而行。元帝永光中。又決于清河靈鳴犢口。則河水分流。入于博州。屯河

始壅塞不通。後二年。又決于平原。則東入齊。入青。以達于海。而下流與漯爲一。王莽時。河遂行漯河。夫

河不行于大伾之北。而道于相魏之南。則山澤在河之瀕者。支川與河相貫者。悉皆易位。而于禹貢不

合。故欲辨冀州山川。不可不先講求河之故道也。陳大猷書傳或問。

冀州爲中土。古軒轅。陶唐有虞。夏后殷人所都。及實沈臺駘。孤竹之封。皆在焉。春秋時可考者。晉。古實

虛。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及周成王滅魏、霍、冀、黎。書西伯戡黎即此。楊、郇、或作

之。以封弟叔虞爲唐侯。至子襄。改名曰晉。賈、沈、姒、蓐、黃。帝封臺駘於汾川。沈、姒、蓐、黃。帝封臺駘於汾川。潞、赤、狄、邲、鄆、衛。始封在邢、共、凡、原、雍、邗、虞、檀、温、中山、鼓、肥、鮮、虞、冀、北、燕、韓、無終、山、戎、凡

三十五國戰國時屬燕趙魏而秦衛亦兼得其地秦并天下置三十六郡此爲鉅鹿邯鄲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河東上黨太原代郡鴈門雲中三川北境漢武置十三州此爲冀州領郡國九幽州領郡國十并州領郡國九後漢魏晉竝因之晉冀州領郡國十三幽州七并州六南北朝土地分裂增置漸多不可勝紀唐承隋制州卽是郡貞觀初因山川形便分天下爲十道開元中又析爲十五道此爲河北道之汲郡衛鄴郡湘廣平州洛鉅鹿邢信都冀趙郡趙常山鎮博陵定河間瀛文安莫饒陽深上谷易范陽幽順義順歸化分歸德燕媯川媯漁陽薊密雲檀北平平柳城營等郡河東道之河東蒲絳郡絳陝郡陝北平陽晉高平澤上黨潞樂平儀陽城沁大寧臨文城慈西河汾太原并昌化石鴈門代定襄忻安邊蔚馬邑朔雲中雲等郡又都畿之河內郡懷關內道之單于大都護府按以上通典所列信都當全屬兗鄴郡之內黃堯城臨河汲郡之黎陽東境當分屬兗以今輿地言之山西太原平陽汾州潞安大同五府澤遼沁三州河南則懷慶衛輝彰德三府唯衛輝之昨城縣舊在大河之南當屬兗直隸則順天永平保定廣平順德五府及眞定河間二府之西北境當以漢時漳水故道爲界水西屬冀水東屬兗大名府濬縣之西境以宿胥故瀆爲界西屬冀東屬兗又新置宣化府舊爲萬全都司及故遼東都司之西境以大遼水爲界西屬兗東屬青其北則踰塞直抵陰山下西起東受降城之北東訖于大遼水皆古冀州域也冀西距河河自今塞外東受降城南而東至山西大同府廢東勝州界折而南經平鹵衛及太原府之河曲保德興縣汾州府之臨縣永寧寧鄉石樓平陽府之永和大寧吉州鄉寧河津

榮河、臨晉、蒲州，是為西河，與雍分界。冀南亦距河，河自蒲州過雷首山，折而東，經芮城、平陸、垣曲，及

河南懷慶府之濟源、孟縣、溫縣、武陟、衛輝府之獲嘉、新鄉、汲縣，是為南河，與豫分界。冀東亦以河與

兗分界，自周定王五年河徙之後，禹河故道堙廢，而冀、兗之界難分。今按漢志，魏郡鄴縣下云：故大河

在東，句北入海，故大河者，即王橫所云禹之行河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者也。河自汲縣南東北流，至

黎陽縣西南，出大伾、上陽三山之間。大伾山一名黎陽山，今在濬縣東南二里，和賈讓所謂東山也。枉人山一蘇

代謂之宿胥之口，酈道元謂之宿胥故瀆，李垂謂之西河故瀆。濬縣舊志云：在縣西十里，蓋禹迹也。徒河

由縣東，故稱此為西河。自此而北，歷湯陰、安陽、鄴縣、斥北。東接內黃，魏縣。至列人、斥漳之境，左會衡漳，經所謂北過降

水也。應劭曰：斥漳縣漳水出治北，入河。杜佑曰：漳水橫流，至肥鄉縣界入河。自北入海。及定王時，南徙。

則衡漳東出，循河故道而下，至東光縣西，與大河合。王莽時，河益徙而南，漳水遂專達于海。故斥漳以

下水，經通謂之漳水。東北歷平恩、曲周、鉅鹿、經縣、南宮、堂陽、扶柳、信都、昌成、西梁、桃縣、鄆縣、下博、樂鄉、

武強、武隧、武邑、東昌、弓高、阜城、樂成、建成、成平、浮陽，至章武、平舒入海。蓋皆禹河之故道也。而說經者

皆以王莽河為禹河，謬矣。大河故瀆，一名北瀆，王莽時空，俗遂稱王莽河。以今輿地言之，濬縣屬直隸大名府。湯陰、安陽、臨漳、並屬河南彰德府。

成安、肥鄉、曲周、並屬直隸廣平府。平鄉、廣宗、鉅鹿、並屬順德府。南宮、新河、冀州、並屬真定府。東鹿、屬保定府。深州、衡水、武邑、武

強、並屬真定府。阜城、獻縣、交河、滄州、青縣、靜海、天津、並屬河間府。皆禹時冀東瀕河之地，中流與兗分界。王制謂

之東河。北播爲九河。其經流爾雅謂之徒駭。又同爲逆河。東至碣石入海。後世謂之勃海者也。冀東

北與青分界處。于古傳記無可考。今按碣石以西之渤海。卽禹時逆河也。自天津衛直沽口與兗分界。

又北歷寶坻縣東南。折而東。歷豐潤、灤州、樂亭、盧龍、昌黎縣南。昌黎漢彛縣。碣石在其地。渤海之北岸。

皆冀域也。自此以東。則爲大海。東歷撫寧縣東南。又東歷山海關南。又東歷遼東、寧遠、廣寧等衛南。是

爲漢遼西郡地。又折而南。歷海州衛西南。衛在故遼東郡司城南一百二十里。曰梁房口關。大遼水于此入海。關在蓋州衛西北九十里。海

運舟由此入遼河。水經注云。大遼水出塞外衛白平山。亦言出碣石山。東南入塞。直遼東之望平縣西。屈而西南流。逕襄

平縣故城西。襄平。漢遼東郡治。明爲遼東郡司郭下定遼中衛地。又南逕遼隊縣故城西。又南。小遼水注之。水出元菟高句麗縣之遼山。又東南

逕房縣西。左會白狼水。水出右北平白狼縣。又東逕安市縣西。南入于海。漢志。望平縣遼水出塞外。南至安市入海。行千二百五十里。明一統志。遼河自三萬衛

西北入塞。南流逕鐵嶺。潘陽郡司之西境。廣寧之東境。又南至海州衛。西南入海。望平、襄平、遼隊、房縣、安市。皆漢遼東郡之屬縣。而遼水逕其西。是

知遼西爲冀域。遼東爲青域。而碣石以東。梁房以西之海。則二州共之矣。冀之北界。亦無可考。約略

言之。當得陰山。侯應曰。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是也。昔戰國時。趙北破林胡。樓煩。築長

城。自代竝陰山下。至高闕爲塞。師古曰。高闕。山名。在朔方之北。而置雲中、鴈門、代郡。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師古

曰。造陽。地名。在上谷界。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距胡。燕、趙所築長城。自雲中以迄遼西。延袤可三千

里。疑卽堯時冀州之北界。但今之長城。未必皆古跡。其詳不可得聞耳。北之西頭。當起東受降城。唐景龍二

年。張仁愿築置振武軍。元和志云。在朔州北三百五十里。本漢定襄郡之盛樂縣也。武德四年。於此置雲州。廢德三年。置單于大督護府。即舜所分并州之西界。東頭當抵醫巫

閭山。即舜所分幽州之東界。山在故遼東都司廣寧衛西五里。衛東去都司城四百二十里。職方氏。幽州山鎮曰醫巫

閭。是也。明一統志云。舜分冀州東北爲幽州。即今廣寧以西之地。分青東北爲營州。即今廣寧以東之

地。秦以幽州爲遼西郡。營州爲遼東郡。蓋仍燕之舊。以大遼水爲限也。漢志右北平驪成縣下云。大

揭石山在縣西南。莽曰揭石。遼西郡桑縣下云。有揭石水。南入官。謂下官水。不言有山也。及文穎注武紀

曰。碣石在遼西桑縣。桑縣今罷。入臨渝。此石著海旁。師古曰。碣、碣。然特立之貌。穎字叔良。南陽人。爲荊州從事。見

寶搜神記。即王粲贈詩送聘劉璋者也。謂此山臨渝海旁之孤石。與班固異。自穎始。水經有魏晉間人所

附益。故亦云碣石在臨渝。後漢志無驪成。劉昭補注。遂於臨渝言碣石。晉省臨渝入肥如。故後魏志碣

石在肥如。隋省肥如入新昌。尋又改新昌曰盧龍。故隋志碣石在盧龍。自後漢迄隋。言此山之所在。曰

桑縣。曰臨渝。曰肥如。曰盧龍。縣名四變。而山則一。要皆在今昌黎縣東桑縣故城之南也。至括地志。始

云碣石在盧龍縣南二十三里。與文穎異。唐志及寰宇記。則云石城縣有碣石。而歐陽忞輿地廣記曰。

石城故驪成也。易祓據之。以釋禹貢。按石城有四。一在今大寧廢衛界。漢舊縣。屬右北平。縣去龍城一在

今永平府西北。後魏置。屬建德郡。通典。平州西北到石城一百四十里者是。此二縣皆不瀕海。一在今灤州。南唐置。屬平州。縣

去灤州三十里。一即今撫寧縣。唐臨渝改曰石城。亦屬平州。有臨渝關大此二縣皆瀕海。忞所稱石城故驪成者。

北

今之撫寧乎。抑灤州之南境乎。撫寧本漢臨渝。今縣北有臨渝故城。爲遼西郡之東偏。勢不得越令支。今遷安縣。

今昌黎。肥如。今盧龍。海陽。今灤州。而屬右北平也。驪成必不在此地。嘗試按圖而索之。今灤州所領樂亭縣。在縣

州東南。唐初爲石城縣地。後爲盧龍縣地。又爲馬城縣地。金大定末。析置樂亭縣。有古城在西南三十里。似卽漢驪成治。恣所稱石城。蓋指此地。

非臨渝更名之石城。今爲撫寧者也。然樂亭縣境。平衍無山。卽以州南瀕海之地爲驪成地。而亦無山。

唯縣西南四十里。有祥雲李家桑坨三島。迫近海濱。豈卽所謂大碣石與。通典平州盧龍縣下云。有碣

石山。碣然而立。在海旁。故名之。仍用文穎說。金元以來。人皆知昌黎爲彙縣。而碣石在焉。求之海旁不

得。求之水中又不得。乃更求之向北之地。故明一統志云。碣石在昌黎縣北二十里。或又以仙人臺上

之巨石爲天橋柱。蓋皆依文穎言之。然其山去海八九十里。殊遠。夾右入河之義。不可從也。欲辨碣

石之所在。莫若以今所謂灤河者證之。灤河卽濡水也。漢志。遼西肥如縣濡水。南入海陽。師古曰。濡音

乃官反。讀若難。後訛爲灤。以聲相近也。遼因置灤州。世遂目其水曰灤河。不復知爲古之濡水矣。今碣

石雖無其迹。而灤河仍自遷安。盧龍。灤州至樂亭東南入海。與酈注濡水入海之道無異。則碣石舊在

灤口之東可知矣。贊水卑耳之谿。淪于海中者。當亦在樂亭縣西南也。山有名同而繫之以大小者。

如大別。小別。太華。少華。太室。少室之類是也。古書太少與大小通用。驪成之山稱大碣石。則必有小碣石在。蓋卽彙

縣海旁之石矣。酈道元旣宗文穎。以爲碣石在彙縣。又引驪成大碣石以證之。若以其山爲跨二縣之

境也者。今按濡水從塞外來。東南逕令支故城東。又南逕孤竹城西。又東南逕牧城西。分爲二水。北水枝出世。謂之小濡水。東逕樂安亭北。東南入海。濡水東南流。逕樂安亭南。東與新河故瀆合。

新河卽魏武征蹋頓時所

也。又東南至桑縣碣石山。而南入于海。樂安亭者。蓋卽今樂亭縣東北之樂安故城也。

東晉於此置桑樂安縣。

縣在其南。驪成在其西。據濡水歷亭南而東。又東南至碣石。則碣石在亭之東南。與驪成西南之大碣石相去闊絕。安得連爲一山。郭璞注山海經曰。碣石在臨渝。或云在驪成。蓋兩存之。愚謂在臨渝者爲是。或云漢志其可違乎。曰。班氏所言。間有紕繆。西縣之蟠冢。氏道之養水。武都之東漢水。其尤甚者也。

他如安豐之大別。安陸之陪尾。尋陽之九江。居延之流沙。後人皆以爲非而不從。豈獨一驪成之碣石哉。蟠冢漢水。承誤數百年。至魏收而始正。世皆遵用其說。文穎以建安時。正班固之碣石。猶王橫之以新莽時。正史遷之禹河也。不遠而理無可疑。橫說長于遷。固卽採之。

地理志云。故大河在鄆東。敘傳云。商竭周移。皆橫說也。穎說長

于固。今奚不可用耶。山海經曰。碣石之山。繩水出焉。西流注于河。此驪成之大碣石也。何以知之。桑

縣之碣石。在濡水之東。繩水苟出其山。勢不得越濡水而西注于河也。又有二碣石。史記索隱引太康地志云。樂浪遂成縣有碣石。長城所起。通典云。秦築長城。起自碣石。在今高麗舊界。非盧龍之碣石。北齊文宣帝紀。天保四年。大破契丹于青山。還至營州。登碣石山。臨滄海。唐志。營州柳城縣北接契丹。有東北鎮醫巫閭祠。又東有碣石山。此卽文宣之所登。與前在遂城者。皆非禹貢之碣石也。劉昭注補郡

國志言常山九門縣有碣石山。按孔疏引鄭說云：戰國策碣石山在九門縣，蓋別爲碣石，不與此同。今

驗九門無此山也。今真定府藁城縣西北二十五里，有九門城。故縣也。四面五百餘里，皆平地無一山。至若燕昭王所築之碣石宮，以事騶衍者，史記

正義云：在幽州薊縣西三十里，寧臺之東，旁近無此山，特取爲宮名耳。凡言九門，薊縣有碣石山者，皆

妄也。史記：秦始皇三十二年，至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高誓、刻碣石門。日知錄云：始皇刻石之處凡六，

山之梁、環邪、會稽，無不先言立，後言刻者。惟於碣石則云刻碣石門，門自是石，不須立也。二世元年，東行郡縣，到碣石。漢書武帝元封元年，東巡海

上至碣石，此海濱之山斗入海者。封禪書：成山斗入海也。索隱曰：謂斗絕曲入海也。故成帝時，賈讓言禹之治水，鑿龍門，闢伊闕

析底柱，破碣石，凡山陵當路者，毀之，蓋伊闕、龍門、夾峙兩岸，水出其間者也。碣石類底柱，橫絕中流，

當河之衝者也。析之，破之，不容已矣。但此石猶著海旁，不知何年苞淪于海。水經曰：碣石山在遼西臨

渝縣南水中，酈注云：大禹鑿其石，右夾而納河。說本賈讓，鑿即破也。秦始皇、漢武帝皆嘗登之，海水西侵，歲月逾

甚，而苞其山，故言水中矣。又云：漢司空掾王瓚。漢書儒林傳：瓚邪，王瓚平仲傳。古文尙書：溝洫志作王橫。言往昔天嘗連北風，海水溢

西南，出侵數百里，故張君云：碣石在海中，蓋淪于海水也。後漢志注：禹貢正義，並引張氏地理記：張氏不知其名，豈即此所稱張君耶？程大昌以爲張揖，按隋

經籍志：有魏博士張揖撰廣雅二卷，而無張氏地理記，未審張君是揖否。昔燕、齊遼曠，分置營州，今城屆海濱，海水北侵，城垂淪者半。王瓚之

言信而有徵，碣石入海，非無證矣。又云：濡水自樂安亭南，與新河故瀆合，又東南至彙縣，碣石山，文穎

曰：碣石在遼西彙縣，彙縣并屬臨渝。地理志曰：大碣石山在右北平驪成縣西南，王莽改曰碣石也。漢

武帝亦嘗登之以望巨海。而勒其石於此。今枕海有石如甬道數十里。當山頂有大石如柱形。往往見之。立于巨海之中。潮水大至。此句下似有闕文。及潮波退。不動不沒。不知深淺。世名之天橋柱也。今遼東廣寧前屯衛西南七十里。

有孤山屹立海中。高百餘丈。周圍三十餘步。天橋柱卽此類。

狀若人造。要亦非人力所就。韋昭亦指此爲碣石。濡水於此南入海。又按

管子。齊桓公征孤竹。至卑耳之谿。涉贊水。今亦不知所在。昔在漢世。海水波襄。吞食地廣。當同碣石苞淪洪波也。酈氏三言碣石淪于海。有其故。有其時。有其證。有其狀。鑿鑿可據。如此而世或詆爲妄談。以

自伸其無稽之說。不亦愼乎。曹孟德詩曰。東臨碣石。以觀滄海。水何澹澹。山島竦峙。建安十二年征烏桓。過此而作。濡水注云。魏太祖征蹋頓。與洵口俱導者。世謂新河。新河會濡水。東南至碣石山。而南入海。則曹公征烏桓時。道經碣石可知。後魏文成帝太安四年。東巡。

登碣石山。望滄海。改山名樂遊。蓋此山雖淪于海。而去北岸不遠。猶可揚帆覽勝。車駕東巡。大軍出塞。者。率皆登山觀海。以修故事。道元家酈亭。距臨淪纔五六百里。所謂碣石苞淪洪波者。乃以目驗知之。

而引王瓚以爲證。豈若程泰之生於南宋。目不覩溟渤。而徒憑古人之一言。以恣其臆斷者哉。世因程氏之妄。而并疑酈氏之真。亦惑矣。所可恨者。此山不知至何時。復遭蕩滅。今昌黎縣南海中無一山。自

撫寧以東。更二三百里海中。亦無一山。此酈氏之說。所以不信于今也。按道元卒于魏孝昌二年。歲在丙午。下距齊文宣登碣石之歲。天保四年癸酉。凡二十八年。而文宣所登。乃在營州。前此營州未聞有

碣石。疑是時平州之碣石已亡。故假營州臨海之一山爲碣石而登之。以修故事。不然。豈有舍此登彼

之理。自是以後。登碣石者無聞焉。隋煬帝大業八年。親征高麗。三月渡遼水。七月班師。九月至東都。而不聞登碣石。唐太宗貞觀十九年。親征高麗。大破之。九月班師。十月丙午次營州。而不登碣石。蓋以其山非真。而高洋之故事不足修耳。丙辰入臨渝關。戊午次漢武臺。刻石紀功。水經注云。魏氏土地記。章武六十丈。俗云漢武帝東巡海上所築。困學紀聞曰。九域志。滄州有漢武臺。唐太宗紀貞觀十九年伐高麗。班而不刻。師次漢武臺。刻石紀功。臺餘基三成。燕、齊之士爲漢武求仙處。今名望海臺。在滄州東北一百五十里。而碣石則其時無此山可知矣。妄意推測。碣石之亡。當在魏齊之世。丙午至癸酉二十八年間也。宋儒不加考覈。而沿襲舊聞。謂在平州南海中。去岸五百餘里。宋時平、灤二州。陷于契丹。唯據滄州地望言之。故云然。非謂去北岸五百餘里也。豈知曩立于巨海之中者。後併化爲波濤也哉。近世有郭造卿著碣石叢談。以昌黎縣北十里仙人臺當之。曰臺卽碣石之頂也。絕壁萬仞。上凌霄漢。其臺崇廣。頂有巨石爲天橋柱。人莫能至。夫天橋柱者。酈氏明言在海中。其又可移之平陸邪。劍去遠矣。而鑲舟以求之。非大愚不至此也。言有似是而非者。爲害最甚。如經云。太行恆山。至于碣石。說者謂碣石與二山並舉。則必高大相敵。故以昌黎縣北之山爲碣石。昌黎本漢涿縣。後漢省入臨渝。晉以後爲肥如縣地。隋、唐爲盧龍縣地。後僑置營州柳城縣。遼改縣曰廣寧。金又改曰昌黎。而其實不然。經云底柱。析城。至于王屋。今底柱見在。其能與析城王屋爭雄乎。觀底柱則碣石可知矣。不信海中之碣石。而以昌黎縣北之山爲碣石。則亦將不信河中之底柱。而以陽城縣南之山爲底柱。陽城縣在山西澤州西八十里。近志。縣南有底柱山。而傳記無之。與昌黎縣北之碣石。正是一類。然底柱無異論。而碣石多枝辭。何也。一在一亡故也。善言禹貢者。當憑古記以推尋。不可以亡爲疑。

信海中之碣石。水經注具有明文。若昌黎縣北離海數十里之碣石。孰言之而孰傳之邪。蘇秦說燕曰。南有碣石。國人必皆識其處。秦之滅燕未久也。始皇豈誤刻漢之去秦亦未久也。武帝豈誤遊曹孟德。魏文成相望。在數百年間也。豈皆誤登道元北人家。又近碣石。其本朝故事亦必熟諳。豈誤認海中一山爲先帝之所幸而改名。如其誤也。必別有一處爲秦漢諸君之古跡。號曰碣石者。而它書絕無聞焉。舍道元之所說。將安據乎。世之言禹貢者。抱攀拘之識。廢昭曠之觀。謂碣石無亡理。而必求見在之山以實之。斥古記爲荒唐。奉近志爲典要。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周希聖謂天子之都。必求其舟楫之所。可如使夫諸侯之朝貢。商賈之貿易。雖其地甚遠。而其輸甚易。此說得之。冀州三面距河。是其設都之意。實有取于轉輸之利。朝貢之便也。禹貢所載。上言田賦貢篚之事。而下言所由以達帝都之道。其始末曲折。莫不具備。而皆以河爲主。蓋達于河。則達于帝都故也。傳以爲禹治一州之水既畢。遂還帝都。白所治非也。禹欲白所治。不必身入帝都。即使身入帝都。亦何難于陸行。而必循各州紆迴之水道。以廢時失事哉。鄭康成謂治水既畢。更復行之。觀地肥瘠。定貢獻上下。如此則不當殺于田賦貢篚之後。王肅謂功主于治水。故詳記各州往還乘涉之水名。今按所載。皆達河之道。非有往還乘涉之事。諸說皆不可通。至周氏之言出。而其義始定。此實後人勝前人處。謂今必不古若者。曲士之見也。

禹貢雖指。

行水金鑑卷第八十七

運河水

濟河惟兗州。浮于濟，潔達于河。禹貢

東南據濟，西北距河。濟，潔兩水名。因水入水曰達。孔氏傳。

濟河惟兗州。以濟水、河水之間為兗州也。鄭樵書辨說。

浮水運也。兗州朝貢之道，或浮于濟，或浮于潔，以入于河，而達冀州。不言冀州，舉河而冀州可知矣。古書

訓文

舟行水曰浮。潔者，河之支流也。兗之貢，浮濟浮潔，以達于河。蔡沈書傳。

濟自荷，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此兗之東南與豫、徐、青分界處。河自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

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此兗之西北與冀分界處。兗州有古帝顓頊之虛。杜預曰：東郡濮陽縣。古帝顓頊之虛。

故曰帝北。高觀有窮，昆吾，韋固之封，皆在焉。春秋時可考者，衛、文公遷于楚丘，成、邲、胙、燕。南燕，姑姓。凡四國。

戰國時為衛、魏、宋、齊、趙五國地。秦并天下，置東郡、碭郡。東北境是。齊郡。北境是。鉅鹿、上谷。二郡東境是。漢復置兗

州。領郡國八。後漢、魏、晉竝因之。唐為河南道之靈昌、滑、濮、陽、濟、東、平、鄆等郡。河北道之清河、貝、魏

郡、魏博平、平原、德樂安、棣景城、滄等郡。按以上通典所列，有當往屬者：東平之須昌、鉅野、宿城及壽

張之東境。此為東原人野人地。須昌、宿城、壽張三縣故城。魯郡之任城、龔止。任城今在濟寧州及嘉祥縣之東境。龔止今為寧陽縣。並在今東平州界。鉅野故城。在今鉅野縣西。

改屬徐濟陰之南華。在荷澤西。今靈昌之匡城。在南華西。今為長垣縣。改屬豫濟陽之長清。今屬濟南府。及東阿之東

境。今東阿縣是。平陰之北境。改屬青。其南境改屬徐也。平陰側岱跨南北。故分屬青、徐。又有當來屬者：冀域信都郡及鄴

郡之內黃、堯城、臨河。內黃、堯城二縣故城。並在今內黃縣界。臨河故城在今滑縣北。汲郡之黎陽東境。其豫域則濟陰之乘氏也。乘氏在荷澤東。今

為曹州。以今輿地言之。河南衛輝府之胙城縣。胙城本在河南。自金明昌五年。唯濬縣之西境當屬冀。長垣、東

明二縣當屬豫。及真定、河間二府之東南境。當以漢時漳水故道為界。而縣始為河北地。山東則東昌府其兗州府則曹州陽穀壽

張鄆城濟南青州二府則西北境。當以漢時濟水故道為界。西北皆古兗州域也。東南據濟與豫分界。當屬兗。東南屬豫、徐、青。

自兗州府之曹州始。何以知之。按導水濟入河。溢為滎。東出于陶。北北。又東至于荷。荷澤在今定陶縣

境。經繫諸豫。雷夏在今曹州境。經繫諸兗。故知二澤之間為兗、豫之界也。濟水至曹州西分為二。一水

東南流為荷水。一水東北流入鉅野澤。為濟瀆。春秋僖公三十一年。取濟西田。左傳云。分曹地自洸以

南。東傅于濟。酈道元云。濟水自是東北流。出巨澤。即此地也。濟水又北過東昌府之濮州范縣東。與徐

分界。又北為陽穀。在平東。與青分界。轉東為濟南府之齊河、濟陽、齊東、青城。又東為青州府之高苑、博

興、樂安。樂安縣東北一百十里。有瓊槐故城。漢屬千乘郡。古濟水入海處也。南與青分界。今歷城以東。有小清河。即濟水入海之故道。其北

爲堯南爲青也。西北距河與冀分界。河自今河南衛輝府昨城縣北。東至直隸大名府濬縣大伾山。西折而北。經河南彰德府界中。又東北經直隸廣平、順德、真定、河間四府界中。東入于海。此禹河之故道。曲周以下。卽漢時漳水之所行也。九河濟、漯入海。竝在堯東。徒駭最北。八枝次之。漯在鬲津之南。濟又在漯之南。其所入皆勃海也。自天津衛直沽口與冀分界。南歷靜海縣東。又南歷滄州東。又南歷霑化、利津、蒲臺縣東。折而東。歷樂安縣北。以小清河入海處與青分界。漢志東郡東武陽縣下云。禹治漯水。東北至千乘入海。東武陽卽今朝城縣。應劭曰。在武水之陽。酈道元曰。漯水亦或武水也。其故城在今縣西千乘縣。爲千乘郡治。後漢始改郡爲樂安國。疏引班志。不當加樂安二字。又平原郡高唐縣下云。桑欽言漯水所出。今按禹引河自大伾山西折而北。循大陸東畔入海。而漯首受河。自黎陽宿胥口始。不起東武陽也。水經注所敘河水。自宿胥口又東。右逕滑臺城。故白馬縣治。在今滑縣西南。又東北逕黎陽縣南。黎陽故城在今滑縣東北。又東北逕涼城縣。在今滑縣東北。又東北逕伍子胥廟南。廟在晉頓丘郡界。今東北爲長壽津河之故瀆出焉。津在涼城廢縣東北六十里。河水又東逕鐵北南。元和志。鐵北在滑州衛南縣東南十里。衛南本漢濮陽縣地。丘。今在開州之西南。又東北逕濮陽縣北。開州西南二十里。有濮陽故城。又東北逕衛國縣南。縣故呼觀也。其故城在今觀城縣西。清豐之南境。開州之北境。皆得其地。又東逕郵城縣北。今濮州東二十里。有郵縣故城。唐濮州治也。又東北逕范縣之秦亭西。春秋書築臺於秦者也。今范縣東南二十里。有范縣故城。又東北逕委粟津。襄宇記。觀城縣東南六十七里。有委粟城。蓋與津相近。皆古漯水也。自周定王五年河徙。從宿胥口東行漯川。至長壽津始與漯別。其津以西。漯水之故道。悉爲河所占。而上游較短矣。然河之故瀆。不經東武陽。亦不經高唐。迨漢成帝

建始末。河決館陶屬魏郡。由東武陽絕。潔水而東北至高唐。又絕潔水。東北至千乘入海。雖嘗塞治。而故

道猶存。王莽始建國三年。復決于此。莽為元城冢墓計。不隄塞。明帝永平中。王景修之。遂為大河之經

流。自是委粟津以西。潔水之故道。又為河所占。上游益短矣。潔水一出于武陽。再出于高唐。據成帝後

言之耳。水經注。委粟津河北。即東武陽也。潔水出焉。河自此與潔別。東北逕東阿。在平等縣。至于乘入海。水上承河水於武陽縣

東南。而北逕武陽新城東。引水自東門石竇。北注于堂池。水市隍塹于城東北。合為一瀆。東北出郭。逕

陽平縣之岡城西。陽平故城。今為莘縣治。岡城在縣西南七里。通典。莘縣。漢陽平縣地。有武陽城。無此水矣。元和志。武河在朝城縣東十步。蓋即潔水也。新志云。故流今涇。惟縣城西門外少南三里許。有大陂廣十餘里。其勢突城而東。與陽穀縣西大陂連。夏秋積潦。并成巨浸。相傳為古潔河匯流處。又北絕莘道城之西北。今莘縣四十三里。有莘亭故城。又東北逕樂平縣

故城東。本漢清縣。後漢改名樂平。其故城在今堂邑縣東南三十里。又北逕聊城縣故城西。城在今聊城縣西北十五里。又東北逕清河縣故城北。城在今清平縣南。清平本漢貝丘縣。其西南有貝丘故城。又東北逕文鄉城東南。城亦在清平縣南。又東北逕博平縣故城南。城在今博平縣西北三十里。右與黃

溝合。溝承聊城郭水。東北出逕清河城南。又東北逕攝城北。春秋所謂柳攝以東也。又東逕文鄉城。又東北出於高唐縣。東至潔水。又東北逕援縣故城西。杜預釋地曰。濟南祝阿縣西北有援城。今在禹城縣西南。漢志作瑗。又逕高唐縣故城東。左傳哀公十年。趙鞅帥師伐齊。取黎及轅。毀高唐之郭。杜預曰。轅即高唐。今在禹城縣西北四十里。禹城本漢祝阿縣。桑

欽地理志曰。潔水出高唐。余按穆天子傳。稱丁卯。天子自五鹿東。征。釣于潔水。以祭淑人。丁巳。天子東

征。食馬于潔水之上。尋其沿歷逕趣。不得近出高唐。桑氏所言。蓋津流出次于所間也。俗以是水上

承于河。亦謂之源河矣。源河乃潔之再出者。桑欽唯知此。而不知起東武陽。則疎矣。河既與潔合。復分為二。潔由潔陰故城北。河由平原故城東。蓋自高堂以西。至武陽。河在南。而潔在北。自高唐以

東至海。則漂在南。而河在北矣。今禹城縣南有源陽故城。唐縣在源河之北。故名。漂水又東北逕濰陰縣故城北。伏梁謂之濰陽城。地理風俗記曰。平南有濰陰故城。元和志。四有濰陰故城。元和志。漂水北去臨邑縣七里。又東北逕著縣故城南。城在今濟陽縣西南。著、竹庶反。又東北逕崔氏城北。城在今章北。又東北逕東朝陽故城南。城亦在章北西北。又東逕漢徵君伏生墓南。碑碣尚存。又東逕鄒平縣故城北。城在今鄒平縣北。與齊東縣接界。又東北逕東鄒城北。今青城縣界。又東北逕建信縣故城北。應劭曰。在臨濟縣西北五里。今在高苑縣西北。又東北逕千乘縣二城間。伏梁云。千乘城在齊城西北。一百五十里。隔會水。即漂之別名也。元和志。千乘故城。在淄州高苑縣北二十五里。又東北爲馬常坑。蓋亦在千乘縣界。玉篇。坑音泊之類。坑東西八十里。南北三十里。亂河枝流而入于海。河水注云。河水自千乘北城北。又東分爲二水。枝津水自甲下邑南。東歷瓊槐故城北。又東北。河水枝津注之。蓋卽漂之所亂者。此自西漢末以迄後魏。漂川之原委也。以今輿地言之。濬縣、滑縣、開州、濟豐、並屬直隸大名府。觀城、濮州、范縣、朝城、莘縣、堂邑、聊城、清平、博平、並屬山東東昌府。禹城、臨邑、濟陽、章北、鄒平、齊東、青城、並屬濟南府。屬青州。諸州縣界中。皆古漂水之所經。自宋世河決商胡。朝城流絕。而舊迹之存者鮮矣。濟、漂二水。爲東南四州貢道之所必由。非猶竟也。青承竟。曰達于濟。則由濟入漂可知矣。徐承青。曰達于荷。則由荷入濟可知矣。揚承徐。曰達于淮。泗。則由淮入泗。由泗入荷可知矣。淮通泗。泗通荷。荷通濟。濟通漂。漂通河。四州之貢道。無不由濟者。而總與陶北。榮澤之間無涉。此其所以不言逾也。禹時。濟實通漂。林少穎云。案經文無濟、漂相通之道。非也。但孔疏云。從漂入濟。自濟入河。則必有舍舟行陸之事。是爲大謬耳。周希聖更定其文曰。由濟而入漂。由漂而入河。經旨灼然矣。近惟朱長孺深知。

此意其所著禹貢長箋曰古時濟、漯通流。漢以後遂不相屬。孔疏與經文所次水道不合。當是從濟入
漯。從漯入河。鄭端簡亦云。舊作二道者非是。此適與周氏闇合也。新唐書許敬宗傳云。高宗東封泰山。
次濮陽。問書稱浮于濟、漯。今濟與漯斷不相屬。何故。敬宗對曰。沈濟自温入河。伏地南出爲滎澤。又伏
而出曹、濮之間。汶水從入之。故書又言浮汶達濟。不言合漯者。漯自東武陽至千乘入海也。或據此以
駁濟與漯通之說。余曰。濟、漯本相附近。迨西漢末。河行濟、漯之間。高唐以西至東武陽。二水爲河所隔。
唐世猶然。故高宗謂濟、漯斷不相屬。敬宗不知古今水道之變遷。而憑臆以對。殊失經旨。未可以證禹
貢也。然則濟與漯通。當在何處。曰。是不可知。按水經鄧里渠與將渠合。北逕在平縣東臨邑縣故城。西
北流入于河。河水又東北逕四瀆津。注云。河水東分濟。亦曰濟水受河也。水經注。濟或作洙。又因洙而訛爲沛。今悉改從濟。自
河入濟。自濟入淮。自淮達江。水徑周通。故有四瀆之名。蓋其時濟、漯之間爲河所隔。故云河分濟。又云
濟受河。在禹時則固漯分濟。或濟受漯也。漢臨邑縣在今在平縣東。通典。漢臨邑故城。在盧縣東。按今長清縣西南二十五里。有盧縣故城。西與
在平接界。漢臨邑當在此間。今臨邑本漢臨邑縣。劉宋僑置臨邑。非漢縣也。四瀆津在臨邑故城東北。寰宇記。四口故關。在聊城縣東八十里。一名四瀆口。當爲古濟、漯通
波處。此亦不敢定以爲是。然濟與漯通。必在會汶之後。又北將東之際。而臨邑適當其地。東北接高唐
故城。爲漯之所經。枝津徑通。理無可疑。黃文叔云。或浮濟。或浮漯。而皆達于河。愚謂竟之北境。可徑
浮漯以達河。而其南境。則必由濟入漯也。準此以推。則青之汶。徐之淮。揚之江海。荆之江。沱。潛。漢。雍之

龍門雖並列于經。而或由或不。由各隨其便。唯豫之洛、梁之潛、沔、渭爲道所必由耳。禹貢鑑

海岱惟青州。浮于汶。達于濟。禹貢

岱宗也。青州貢道。由汶入濟。濟固達于河矣。書古文訓。岱宗。即泰山也。山東通志云。泰山在泰安州北五里。爲東嶽岱宗。其山周迴一百六十里。屈曲盤道百餘。徑南

天門東西三天門。至絕頂。高四十餘里。上有石表巍然。俗云秦時無字碑。有碧霞祠、東岳廟、封禪壇。其峯曰日觀。曰秦觀。曰越觀。曰丈人。曰獨秀。曰雞籠。曰老鴉。曰獅子。曰蓮花。曰懸石。其崖曰百丈。曰捨身。曰馬棚。曰

鶴鳴。其峪曰石經。曰石壁。曰佛寺。曰鬼兒。曰椒子。曰鄆都。曰桃花。曰馬蹄。曰裕里。其嶺曰迴馬。曰鷹飛。曰黃峴。曰思鄉。曰青峯。曰西橫。其石曰牛心。曰龍口。曰試劍。曰龍紋。曰虎阜。其洞曰迎陽。曰呂公。曰白雲。

曰遙觀。曰蝙蝠。曰鬼仙。曰山簾。其池曰玉女。曰王母。曰白鶴。曰白龍。又岳頂有東西神霄山。岳陰有孤山、羅山、鶴山。相去俱十里。雖山各異名。皆泰岳之峯巒也。日觀者。雞一鳴時。見日始欲出。長三丈。秦觀者。望見長

安。越觀者。望見會稽。亭亭。云云。梁父。徂徠諸山。俱在秦嶽東南。

即所謂導沈水東流爲濟。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是也。謂此州將欲達于帝都。當浮于汶。以達于濟。

然後由濟以達于河也。尚書全解。

汶水五源。皆出襲慶奉符縣界。至東平中都縣貫鉅澤入濟。青州貢道。由汶入濟。由濟入河。不言河。竟

已見也。尚書說。

地理志云。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入濟。易氏云。唐兗州乾封縣。本漢泰山郡博縣。後改爲襲慶

府。奉符縣。汶水出縣東北原山。蓋博與萊蕪。皆在兗州之西南。故汶水所出之原山。介兩邑間。又有北

汶。羸汶。柴汶。牟汶。述征記云。泰山郡水皆名汶。今縣界有五汶。皆源別而流同。其原山之汶水。西南流

經乾封縣治南去縣三里。又西南流九十里入鄆州中都縣。孔子爲中都宰之地。自濟之上流既絕。故

汶水入大野。而不入濟。尙書纂傳 原山在今萊蕪縣東五十里。連淄川縣界。今名岳陽山。淄水出其陰。汶水出其陽。見一統志。

孔疏曰。堯時青州越海而有遼東。舜分青州爲營州。卽遼東也。漢公孫度據遼東。自號青州刺史矣。書

按成王賜太公履曰。東至于海。季札聞齊晉曰。表東海者。其太公乎。齊潛王謂張儀曰。齊僻陋。隱居東海之上。是東據海也。而傳兼言北。楚子謂齊侯曰。君處北海。蘇秦說齊王曰。北有渤海。蓋自今成山以至樂安者是也。故云東北據海。然自朝鮮以至日照。皆青也。所遺多矣。專言東則固可。該琅邪與朝鮮也。地理志。岱山在泰山郡博縣西北。今山東濟南府泰安州東南。有博縣故城。山在州北五里。於故城爲西北也。公羊傳曰。越在岱陰。齊蘇秦說齊王曰。南有泰山。史記曰。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岱主南。言與徐分界也。而傳兼言西。則岱不足以表其界。蓋青西以濟爲竟界。齊語。正封疆。西至于濟。其明徵也。北自琅槐以西。亦以濟爲竟界。故王莽改漢齊郡曰濟南。而經不言濟者。蒙竟濟河之文。從可知也。傳兼言西。則欲密而反疎。甚矣說經之難也。周禮。正東曰青州。其疆域與禹貢大異。鄭注云。青州則徐州地也。蓋以其山鎮曰沂山。其川淮泗。其浸沂沭。知之。經曰海岱及淮惟徐州。又曰淮沂其乂。又曰浮于淮泗。是知徐并于青也。賈疏云。周之青州。於禹貢侵豫州之地。蓋以其澤藪曰望諸。知之。望諸卽

孟豬經于豫州曰。導荷澤。被孟豬。是知侵豫之地也。疏又云。周時幽州南侵徐州之地。蓋以其澤藪曰。穰養知之。地理志。琅邪長廣縣西有奚養澤。琅邪郡屬徐州。是知侵徐之地也。渭按長廣故城。在今登州府萊陽縣。東漢屬徐州。實古青州域。幽之所侵。乃青地。非徐地也。不但此也。其川河。洑。其浸。菑。時皆青地。爲幽所侵。而賈不言。何其疎也。蓋今青。登。萊三府之地。在青域者。周時皆割入幽。其西又爲兗所侵。而損豫之東南境。以益之。徐則岱山大野。皆入于兗。是青亦不全得齊也。鄭云。青州卽徐州。亦言其大略而已。青州有古爽鳩氏之虛。爲季荊。有逢伯陵。蒲姑氏之所因。及斟灌。斟尋。寒過之封。皆在焉。春秋時可考者。齊。紀。譚。州。夷。介。萊。凡七國。戰國時爲齊。燕二國地。秦并天下。置齊郡。琅邪。東境遼東。漢復置青州。領郡國六。後漢。魏並因之。領郡國五。晉分置平州。青州領郡國六。平州領郡國五。後改曰幽州。唐爲河南道之北海。州。濟南。齊。淄川。淄。高密。密東萊。萊。東牟。登等郡。河北道之安東都護府。按以上通典所列。高密之莒縣。及諸城之南境。當往屬徐。又有當來屬者。兗。城。濟陽之盧縣。及東阿之東境。後漢穀城縣地。在濟東者。卽今東阿縣。平陰之北境。徐。城。魯。郡。乾。封。萊。蕪。之北境。是也。以今輿地言之。山東登州。萊州二府。其青州府。則益都。臨淄。昌樂。安。北。壽光。臨朐。及諸城。高苑。博興。樂安之南境。濟南府。則肥城。長清。歷城。章。丘。鄒。平。長山。新城。淄川。及泰安。萊蕪之北境。兗州府。則唯東阿。及平陰之北境。三府之地。南以齊長城故址與徐分界。西及北以漢時濟水故道與兗分界。其東北跨海。爲故遼東都司之東境。及朝鮮國。皆古青州域也。青之東境。登。萊二府之地。斗入大海中。東西長

八九百里形如吐舌。史記徐世家云：齊自泰山屬之琅邪，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蓋并登萊計之也。海水自日照縣東與徐分界。日照本漢海曲縣，屬琅琊郡，今屬青州府莒州。北歷諸城縣東，折而東北，歷膠州，卽墨、萊陽、棲霞、文

登諸縣南，又東北出而西折，歷寧海州及福山、蓬萊二縣北。蓬萊登州府治，海在府城北五里，北與遼東相望，自新開海口，而東北抵遼東金州衛南之旅順口。

三百里而近，有沙門、砣磯、鐵山諸島，可以泊舟避風，一帆徑度，亦不甚險。漢書元封二年，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勃海擊朝鮮。元和志，大人故城，在登州黃縣北二十里，司馬宣王伐遼東，造此城，運糧船從此入。今新羅、百濟，

往還常由于此。又西歷招遠府。登州府。掖縣、昌邑、濰縣。俱萊州府。北與兗分界。青西及北，以濟爲界。鄭漁仲云：不言

濟者，以兗州見之也。按水經注：濟水自臨邑過平陰、盧縣、歷城、臺縣、臨濟、安平、樂安、利縣，至琅槐入海。以今輿地言之，平陰、長清、齊河、歷城界中之大清河，及章丘、鄒平、常山、新城、高苑、博興、樂安界中

之小清河，卽漢時濟水會汶入海之故道。古青、兗分界處也。青之東北界無可考，疏云：越海而有遼東之地，恐未盡。通典云：青州之界，東跨海，從岱山東歷密州，東北經海曲萊州，越海分遼東、樂浪、三韓

之地，西抵遼水。此說近是。然三韓地太遠，而廟諱菟不可遺，竊疑漢武所開二郡，皆古嶠夷之地，在青州之域者，而三韓不與焉。蓋嶠夷義和之所宅，朝鮮箕子之所封，不應在化外。先儒但云有遼東，非也。

漢書言東夷天性柔順，異于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設浮于海，欲居九夷。後漢書言東夷率皆土著，喜飲酒歌舞，或冠弁衣錦，器用俎豆，所謂中國失禮，求之四夷者也。觀其土俗，則青之東北界不止

于遼東，明矣。史記秦始皇本紀云：地東至海暨朝鮮，北據河爲塞，竝陰山至遼東。朝鮮列傳云：自始全

燕時略屬眞番朝鮮。爲置吏築鄣塞。秦滅燕。屬遼東外徼。燕秦之所經略。蓋禹貢嶠夷之地。唐一行所謂北戒山河。抵恆山之右。乃東循塞垣。至濊貊朝鮮。以限戎狄者是也。星傳謂北戒爲胡門。明遼東都指揮使司。兼轄漢遼東西二郡之地。都司城西四百二十里。爲廣寧衛。本遼東無慮縣也。衛西幽州城。衛東營州城。都司城東至鴨綠江五百六十里。與高麗分水。太康地志云。樂浪遂城縣有碣石。長城所起。通典云。在今高麗舊界。蓋卽蒙恬所築。起臨洮至遼東者也。東漢以來。故趾湮沒。都司城北至三萬衛三百三十里。古肅慎氏地。衛西有開元城。金置會寧府。號爲上京。禹貢青州之北界。當極于此。衛東北距長白山千餘里。其水北流爲混同江。南流爲鴨綠江。唐書東夷傳云。高麗馬訾水出靺鞨之白山。色若鴨頭。卽此江也。都司城南至旅順海口七百三十里。去登州不遠。順風揚帆。信宿可達。明初遼東士子附山東鄉試。後以渡海之艱。改附順天。猶周之并營于幽也。按此經蒙堯之文曰。達于濟。則由深以入河可知矣。其東北境徑浮濟。不必從汶也。水經注。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萊蕪縣在齊城西南六十許里。從征記曰。汶水出縣西南流。自入萊蕪谷。夾路連山數百里。水隍多在石澗中。按原山在今萊蕪縣東北七十里。東接益都。西接章丘。北接淄川縣界。高聳出羣山之上。亦名馬耳山。魏收志。蕪縣有馬耳山。汶水出是馬耳。卽原山。今泰安州東有西南巡羸縣故城南。城在今萊蕪縣西北。又東南巡奉高縣北。今泰安州東有奉高縣。屈從縣西南流。與一水合。俗謂之牟汶。水出牟縣故城西南阜下。俗謂之明盧堆。西南巡奉高縣故城。而西南流注於汶。今萊蕪縣東有牟縣故城。牟汶水在縣南門外。而流至泰安州。東入汶。又南右合北汶。水出分水嶺。東南流逕泰山東。合天門下礮水。又東南流逕南明堂下。昔漢武令奉高作明堂。引水爲璧雍。世謂之石汶。又左入于汶水。今泰安州南有泮水。出泰山分水嶺。考其源流。蓋卽北汶也。又西南逕

徂徠山西山在州東南四十里。又南逕博縣故城東。城在州東南。漢置。唐改曰乾封。又西南逕龍鄉故城南。又西南逕亭亭山。

州南三十里。又南左會淄水。世謂之柴汶。水出泰山梁父縣東。西南流逕莒城城北。又逕梁父故城南。又西南逕柴縣故城北。又逕成邑北。春秋。齊師圍成。成人伐齊。飲馬于斯水者也。淄

水又西逕陽關城南。西流注于汶水。今按州南有廢柴縣。梁父故城西南有陽關城。柴汶水在州東三十五里。俗名司馬河。又南逕鉅平縣故城東。城在州西南。又西南逕魯國汶

陽縣北。又西逕汶陽縣故城北。城在今寧陽縣東北。又西泚水出焉。呂忱曰。泚水出東平。上承汶水於闕縣西。闕亭東。爾雅。汶別爲闕。其猶洛之有波矣。泚水西南流逕

乘北縣故城東。又東南注于泚水。又西逕蛇北縣南。今肥城縣南有蛇北故城。本魯蛇淵園。漢置縣。又西南逕岡縣北。縣本魯岡

寧陽縣境。又西南逕東平章縣南。今東平州東有章縣故城。又西南逕桃鄉縣故城西。城在今汶上縣東北四十里。又西南逕壽張縣

北。壽張本壽良。後漢光武更名。又西南至安民亭。入于濟。今州西南十里安山鎮。即故安民亭。汶水自桃鄉四分。當其派別之處。謂之四

汶口。即今戴村壩地。其左二水雙流。西南至無鹽縣之郕鄉城南。又西南逕東平陸故城北。又西逕危山南。謂世

之龍山。又西合爲一水。西南入茂都澱。即今南旺湖。次一汶西逕郕亭北。又西至壽張故城東。遂爲澤渚。其右

一汶。西流逕無鹽縣故城。城在今東平州東。又西逕洽鄉城南。又西南逕壽張縣故城北。城在州西南。又西入于濟。以

今輿地言之。汶水自萊蕪歷泰安肥城寧陽。至東平入濟合流。以至于海。此禹迹也。迨元人引汶絕濟

爲會通河。明永樂中。又築戴村壩。遏汶水盡出南旺以資運。而安山入濟之故道。填淤久矣。元和志

乾封縣界有五汶。源別而流同。五汶者。曰北汶、羸汶、柴汶、牟汶。其一則經流也。四汶口乃下流岐分處。不在五汶之數。按酈注

無羸汶。羸汶在今萊蕪縣南三十里。源出宮山之陰。流合牟汶。宮山者。新甫之別名也。山在新泰縣西

北泮水源出秦山分水嶺。卽北汶。州志謂之甄汶。在今泰安州南。五汶之外有小汶。在州東南七十里。源出宮山。流逕徂徠山南。又西入汶水。所謂大汶口也。嬴汶流合牟汶。故酈注不言五汶。以小易嬴。斯爲當矣。又有水出萊蕪縣寨子村。流合牟汶者。近志指爲活汶。據漢志琅邪靈門縣有高梁山。活水所出。東北入濰。說文云。水出靈門山。世謂之活汶。活水合東汶入濰。故有此名。在今莒州界。與萊蕪無涉。志妄言耳。東汶出朱虛縣小泰山。北流至淳于縣入濰。在今臨朐安北界。淮南子曰。汶出弗其。西流入濟。高誘云。弗其山名。在朱虛縣東。是卽入濰之東汶。言入濟者。淮南之誤也。曾彥和曰。汶水有二。出萊蕪縣原山。入濟者。徐州之汶也。出朱虛縣泰山入濰者。青州之汶也。渭按原山北接淄川。延袤跨青、徐之境。汶雖徐水。其導源處。猶爲青城。故青之貢道。書浮于汶云。禹貢濰指。

行水金鑑卷第八十八

運河水

海、岱及淮惟徐州。浮于淮、泗，達于河。禹貢。河字應作。荷。依許氏說文。

東至海，北至岱，南及淮。孔氏傳。

一州之境，必有四面之至。兗、青、揚、荆、豫、梁、雍皆載二面，而徐州則載三面，與諸州異者，不得不然。若言海、岱，則嫌于青州；若言淮、海，則嫌于揚州，故必曰海、岱及淮，然後可以別其爲徐州之界。然徐州雖言三面，而其四境猶互見他州。案爾雅曰：濟東曰徐州，是徐州之西境，而水之所經也。雖不言濟，而濟在徐州東，蓋可得而考。尙書全解。

荷謂荷澤，說文荷字下云：禹貢浮于淮、泗，達于荷。从水苛聲。徐鉉音古俄切。隸从草作荷，俗遂訛爲荷。又訛爲河也。許慎時經猶作荷，而史記、漢書並作河，蓋後人傳寫之誤。濟水瀦爲荷澤，此經、蒙、青之文曰：達于荷，則由濟入溧可知矣。兗、青、徐、揚四州貢道，相因河行乎兗，而合兗一境言之，其地必有遠河者，故隨其便于濟，溧則使浮之，以達于河，故兗貢曰：浮于濟，溧，達于河也。青之浮汶入濟，蓋期至河，而非以至濟也。經書青貢止曰達濟，而不竟之於河者，達濟則河自可逕，不待復書也。揚之道可沿江。

海以達淮、泗而徐貢兼有淮、泗亦可達濟。然經于徐貢既越濟不書，而又泗上更得一水乃可。因濟而求達于河，經之越濟其例既異他州，而泗又無經達大河之道，則水道又不可曉。故臣久求詳考，始知泗之北、濟之南有荷水者，自定陶而下，經昌邑、金鄉、東緡、魚臺四邑，而與泗水合。是水也。班固以為河水許叔重以為荷水，荷河古字應通。然後知徐貢之書達河也，非以越濟也。正因荷以達也。夫唯有荷以為達濟之因，則江海、淮、泗、荷、濟自南而北，交相灌注，水道既不闕絕，而經文書例已書者，更不再書。通此經一例也。禹貢山川地理圖說。程氏是調停之說。魏不離自江至海。自海至淮。自淮至荷。自荷至濟。自濟至河也。還當依說文。

爾雅濟東曰徐州。郭注云自濟東至海似為禹貢徐州之舊域。然堯時揚州之境跨江北至淮而爾雅

云江南曰揚州。蓋殷割淮南江北之地以益徐。視堯時之徐則大矣。周禮正東曰青州。禹貢徐州之山

水皆在焉。蓋以徐為青。青地大半入幽而徐之西則又入于兗云。呂氏春秋泗上曰徐州。鄭漁仲釋之

曰泗水出陪尾山。至下邳入淮。源委皆在徐州。非若淮之與揚共濟之與兗共也。故不韋亦得以為說

焉。徐州有古大庭。少皞之虛。左傳。梓慎登大庭氏之庫。注云。大庭古國名。在魯城內。有緡。大彭。奄。邳之

封皆在焉。春秋時可考者。魯。滕。茅。薛。徐。邾。莒。蕭。鄆。遂。任。宿。須。句。顛。臾。郟。鄆。陽。鄆。郟。後為小向。極。牟。鑄。鄆。

邾。偃。陽。根。牟。鍾。吾。甲。父。凡二十九國。戰國時屬魯。而宋。齊。楚亦兼得其地。秦并天下置泗水。琅邪。西境

薛郡。漢改置東海郡。復以其地為徐州。領郡國四。後漢。魏。晉並因之。魏。晉領郡國七。唐為河南道之彭城。徐。臨。淮。

魯郡、兗東海、琅邪等郡。按以上通典所列，唯魯郡乾封、萊蕪之北境，當往屬青，其當來屬者，兗城東平之須昌、鉅野、宿城，及壽張之東境濟陽，平陰之南境，青城高密之莒縣，及諸城之南境是也。以今輿地言之，江南徐州及鳳陽府之懷遠、五河、虹縣、泗州、宿州、靈璧，淮安府之桃源、清河、安東、邳州、宿遷、睢寧、海州、贛榆，山東兗州府則滋陽、曲阜、寧陽、鄒縣、泗水、滕縣、嶧縣、金鄉、魚臺、濟寧、嘉祥、鉅野、東平、汶上、沂州、郟城、費縣，及平陰南境，濟南府則新泰及泰安、萊蕪南境，青州府則蒙陰、沂水、莒州、日照及諸城南境，皆古徐州域。海自江南山陽縣東折而西北，爲淮水入海之口，其北岸則安東縣也，是爲徐域。海自縣東而北歷海州東，中有鬱林山。亦名鬱洲。北齊置東海縣。元和志云：本漢贛榆縣地。俗謂之鬱州。亦謂之田橫島。又北歷贛榆縣東，又東北歷山東日照縣東，又東北歷諸城縣東，至琅邪臺，過此則爲青城。徐北至岱，岱西南爲東平，南爲泰安，所謂汶陽之田也。東南爲萊蕪、新泰、沂州、莒州諸城，皆以長城故趾，與青分界。淮水今自鳳陽府壽州界東流，經懷遠、五河、泗州南，又東北經淮安府清河縣南，與黃河合，又東經安東縣南，而東北入于海，中流與揚分界，故曰南及淮也。岱、濟之間，與兗分界，蓋在東平、汶上、鉅野之西，濟、淮之間，與豫分界，蓋在金鄉、碭山、宿州、懷遠之西。金氏曰：達於河，古文尙書作荷，說文亦作荷，蓋荷澤與濟水相通，而泗水上可通荷，下可通淮，徐州浮淮入泗，自泗達荷也。渭謂荷澤，在今定陶縣東北，金說固明，而程氏云：濟水瀦爲荷澤，此經蒙青之文，曰達于荷，則由濟入溧，其說更明。徐東北境可浮沂、泗。

以達濟不必從淮其西北境亦可浮汶以達濟不必從泗也。堯、青、徐、揚四州之貢道前後相承不復不亂汶與濟連故青曰浮于汶達于濟徐揚道由淮泗從泗入濟必由菏澤故書曰達于菏若作河則復而無理河澤青且不言矣而徐復云達于河陵亂失次禹貢必無此書法而人猶謂作河為是者總

由不知菏澤之原委耳。水經注泗水出魯卞縣故城東南桃墟西北。左傳昭七年以孟氏成邑與晉而遷於桃杜預曰魯國卞縣東南有

桃墟也。墟有澤方十五里澤西際阜俗謂之嬌亭山西北連岡四十餘里岡之西際便得泗水之源博物志曰泗水陪尾蓋斯阜者矣石穴吐水五泉俱導穴各徑尺元和志泗水出泗水縣東陪尾山其源有四四泉俱導

因以為名今兗州府泗水縣東五十里有陪尾山又西逕其縣故城西城在今泗水縣五十里陪尾山下有泗水神祠祠前有棠林寺寺之左右皆深林茂樹有大泉十數淳泓澄澈互相灌輸

會而後溪是為泗水南經卞城東有橋曰下橋自下橋西至縣城復有大泉數十今曲阜南北交會入于泗水以達曲阜大抵縣境數十里內泉如星列皆泗水也又西南逕魯縣北分為二

治即魯北為洙瀆春秋莊公九年浚洙杜預曰洙水在魯城北音殊南則泗水洙泗之間即夫子領徒之所從征記曰闕里有泗水四門其北門去洙水百餘步今泗水南有夫子家

水又南逕魯城西南合沂水水出魯城東南尼北山西北平地發泉流逕魯縣故城南水北對稷門亦曰零門門南隔水有零壇曾點所欲風舞處也又西逕瑕北縣東

瑕北魯邑即瑕瑕今滋陽縣西有瑕北故城元屈從縣東南流逕平陽縣故城西縣即山陽郡之南平陽縣也故城在今鄒縣西又

南逕高平縣故城西泚水注之泗水南逕高平山縣取名焉泚水者泚水也蓋泚泚相入受通稱矣故城在鄒縣南又南逕方與縣東

注之水經注荷或作荷又作河今悉改從荷闕云荷水即濟水包注以成湖澤東與泗水合於湖陵縣西六十里穀庭城下俗謂之黃水口黃水西北通巨野澤蓋以黃水沿注於荷故因以名焉按荷水入泗經言在方與縣

東注言在湖陵縣西必二縣以是為水為界非有兩處也今魚臺縣北有方與故城縣東南有湖陵故城與沛縣接界湖陵秦置後漢章帝改曰湖陵又屈東南過湖陸縣南左會南梁

水水出蕃縣之東北平澤俗以南鄰於澤亦謂之西漸水蕃音皮又南漸水注之水出東海合鄉縣西南流入泗春秋哀公二年季孫斯伐邾取漸東田及沂西田是也又南逕薛之上

水水出蕃縣之東北平澤俗以南鄰於澤亦謂之西漸水蕃音皮又南漸水注之水出東海合鄉縣西南流入泗春秋哀公二年季孫斯伐邾取漸東田及沂西田是也又南逕薛之上

郟城西。奚仲自薛遷于郟。則下郟也。有下。故又南逕沛縣東。黃水注之。水出小黃縣黃溝。國語曰。吳子會諸侯於黃池者也。元和志、沛縣泗水自西北

流入。東去。又南逕小沛縣東。縣治故縣南。垆上東岸有泗水亭。漢祖爲泗上亭長是也。元和志、泗水亭在沛縣東南

也。又東南逕廣戚縣故城南。城在沛縣東北。一里。按寰宇記、沛縣東南微山下有故沛城。尙存。後漢呂布傳注云。小沛卽沛縣

也。今徐州北有。又東南逕彭城縣東北。元和志、泗水在彭城縣東。去縣十步。今徐州卽彭城。凡數里始靜

俗名徐。又南逕彭城縣故城東。城在徐州東南。又東南逕呂縣南。縣對泗水。水上有石梁焉。故曰呂梁。懸瀆岸濟。

實爲泗險。孔子所謂魚鼈不能游。又云懸水三千仞。流沫九十里。今則不能也。元和志、呂梁在彭城縣東南五十七里。

按徐州北有呂梁故城。州志、呂梁山在州東南五十里。山下卽呂梁洪也。有上下二洪。相距凡七里。巨石齒列。波濤洶湧。明嘉靖二十三年。管河主事陳洪範鑿呂梁洪平之。自是運道益便。又東南逕下邳縣葛嶧山東。又東南逕其故城西。元和志、嶧陽山在下

自彭城縣界流入下邳。故城。在今邳州東三十里。又東南沂水注之。又東南得睢水口。睢水注云。出陳留縣西。漢流逕下相縣故城

宿遷縣西北。又逕宿預城西。又逕其城南。故下邳之宿留縣也。今宿遷縣東南。有宿預故城。又東逕陵柵南。西征記曰。舊陵縣治也。

其故城在今宿遷縣東南。又東南逕淮陽城北。今桃源縣西北。有淮陽故城。又東南逕魏陽城北。陸機行思賦曰。行魏陽之枉渚。故無魏

又東逕角城北。而東南流注于淮。角城縣故城。在今清河縣西南。晉義熙中置。以今輿地言之。泗水出泗水縣。歷曲阜。滋陽。濟

寧。鄒縣。魚臺。滕縣。並屬山東兗州府。沛縣。徐州。隸江南。邳州。宿遷。桃源。至清河縣入淮。安府。此禹迹也。今

其故道。自徐城以南。悉爲黃河所占。而淮不得擅會泗之名矣。漢志、山陽郡湖陵縣下云。禹貢浮于淮。泗達于河。水在南。漢時湖陵縣安得有黃河。此河字明係荷字之誤。水在南。謂荷水在縣南也。酈道

元泗水注引此文云。荷水在南。水經濟水篇言荷水過湖陸縣南。東入泗。皆確證。不獨許慎作荷也。今按水經注。荷水分濟于定陶東北。自荷澤分流。東南逕乘氏縣故城南。縣即春秋之乘北。在今鉅野縣西南。又東逕昌邑縣故

城北。城在今金鄉縣西北。又東逕金鄉縣故城南。城即今縣治。北有金鄉山。又東逕東緡縣故城北。城在今金鄉縣東北。又東逕方與縣

北。又東逕武棠亭北。有高臺下臨水。昔魯侯觀魚于棠。謂此在方與縣故城北。十里。經所謂荷水也。今魚臺縣北十三里。有武唐亭。又東逕泥母亭北。春秋僖公七年。即

此也。寧泥聲相近。遂訛爲泥母。今魚臺縣東有寧母亭。又東與鉅野黃水合。又東逕湖陸縣南。東入于泗水。今魚臺東二十里。穀亭鎮。即

處也。元和志、兗州魚臺縣荷水。一名五丈溝。西自金鄉縣流入。去縣十里。又東南流合泗水。泗水東北自任城縣界

流入。經縣東與荷水合。又東北入徐州沛縣界。任城即今濟寧州也。魚臺縣在湖陸故城西六十里。而荷水更在縣北十

里。與地志水經所云在湖陸縣南者不合。蓋水道改矣。以今輿地言之。定陶、鉅野、金鄉、魚臺界中。並屬兗州府。皆荷水之所經也。然此水

乃荷澤之支流。泗水與澤相通之道。經所謂荷。主澤而言。自乘氏以至湖陸。名曰荷水。乃出自後人禹時未有也。蘇傳云。自淮、泗入河。必道于汴。世謂隋煬帝始通汴入泗。禹時無此水道。以疑禹貢之言。

按漢書項羽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爲漢。以東爲楚。文穎注云。於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

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卽今官渡是也。魏武與袁紹相持于官渡。乃楚、漢分裂之處。蓋自秦

漢以來有之。安知非禹迹邪。禹貢九州之水。皆記入河水道。而淮、泗獨不能入河。帝都所在。理不應爾。

意其必開此道以通之。其後或爲鴻溝。或爲官渡。或爲汴。上下百餘里間不可必。然皆引河水而注之

淮、泗也。故王濬伐吳。杜預與之書曰。足下當徑取秣陵。自江入淮。逾于泗。汴、沂河而上。振旅還都。濬舟

師之盛。古今絕倫。而自泗、汴、沂、河。可以班師。則汴水之大小。當不減于今。又足以見秦、漢、魏、晉皆有此水道。非煬帝創開也。吳王夫差闕溝通水。與晉會于黃池。而江始有入淮之道。禹時則無之。故禹貢曰。沿于江、海。達于淮、泗。明非自海入淮。則江無入淮之道。今直云浮于淮、泗。達于河。不言自海。則鴻溝、官渡、汴水之類。自禹以來有之。明矣。渭按蘇氏因說者有謂河當作荷。而以為不必然。故發此論。元黃公紹爲之辨曰。浮于淮、泗。達于河。說者牽合傅會。或指鴻溝引河入泗爲禹迹。或謂當時必有可達之理。朱氏書傳亦莫知所折衷。今按說文荷字注。引禹貢此文。是則達于荷。非達于河也。許慎所見蓋古文尙書。後人傳寫。例以上下文達于河之句。改荷爲河。陸德明又以河音如字。遂啓後人淮、泗不能達河之疑。然其下復云。說文作荷。工可切。水出山陽湖陵南。則非九河之河明矣。如字之音。陸氏誤也。見韻會。

閻百詩曰。禹貢濟入于河。南溢而爲滎。而陶止而荷。而汶而海。此禹時之濟瀆發源注海者也。史記河渠書。禹功施乎三代。自是之後。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此禹後代人于滎澤之北。引河東南流。故水經謂河水東過滎陽縣。蕩蕩渠出焉者是。亦引濟水分流。故漢志謂滎陽縣有狼湯渠。首受洹東南流者是。又自是之後。代有疏濬。枝津別瀆。不可勝數。則酈氏注所謂滎波河。濟往復逕通者也。雖然。其來古矣。蘇秦說魏襄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則戰國前有之。晉、楚之戰。楚軍于邲。邲卽汜水。則春秋前有之。爾雅。水自河出爲灑。灑本汜水。則爾雅前有之。然莫不善于

道元之言曰。大禹塞滎澤。滎澤莽時方枯。豈禹塞之乎。又曰。昔禹塞其淫水。而于滎陽下引河。滎陽河非禹引。而謂禹之時已有乎。余是以斷自河渠書。參以滎陽下引河不見禹貢之書。爲出禹以後。頗自幸。其考比蘇氏差詳矣。渭按河當作荷。得黃氏之辯而愈明。蘇氏引高紀文穎注。而忘其出于河渠書也。又安知上文有自是之後四字乎。非但蘇氏。酈道元亦不察也。今百詩唯據此四字。判鴻溝非禹迹。真老吏斷獄手。而愚更有進焉者。謂由泗入荷。由荷入濟是矣。而自陶北以西。舍鴻溝無達河之道也。焉得不指爲禹迹乎。謂滎陽下引河。出禹以後是矣。而由濟達河。莫知其所經。不顯示以一塗。終何以破千古之疑乎。是當于濟。潔之間求之。蓋堯、青、徐、揚之貢道。皆由濟入潔。以達河。而宋儒謂濟、潔二水無相通之處。則浮濟者。泝陶北而西。且北。勢不得不出于滎陽。此蘇氏之論所以近理。而人不敢深折其非也。誠知經所謂浮于濟者。乃至荷會汶之濟。而非陶北滎澤之濟。則濟之所以通河者。潔也。非鴻溝、官渡、汴水也。而紛紜之說。不攻自破矣。蔡傳許慎曰。汴水受陳留浚儀陰溝。至蒙爲澗水。東入于泗。則淮、泗之可以達于河者。以澗至于泗也。許慎又曰。泗受洙水。東入淮。蓋泗水至大野而合洙。然則泗之上源。自洙亦可以通河也。渭按前說。卽道汴入河之意。後說不知許氏所謂泗受洙者。洙卽湖陵入泗之荷。而乃云泗水至大野而合洙。謬甚。蓋泗水南流合荷。不西注大野也。上源亦可通河。仍是鴻溝爲禹迹之說。

禹貢雜指 尚書通考云。泗受洙者。桑欽云。濟水至濟陰乘氏縣分爲二。一水東北流爲北濟。一水南流爲南濟。通志云。今此水與濟不通。但荷水亦自乘氏至方與入泗。而荷水通濟。則泗可以達荷。

荷可以達濟。而自濟可以通河。此說亦似有理。存之以俟參考。

淮、海惟揚州。沿于江海，達于淮、泗。禹貢

順流而下曰沿。沿江入海，自海入淮，自淮入泗。孔氏傳。

揚州北距淮，東南距海。杜佑通典。蔡傳同。

海岸雖自東北迤西南，而經云東漸于海，則青、徐、揚之海，皆主東言可知也。傳于青兼言北，既爲失之。

而于揚專言南，則失之愈甚。通典改爲東南，視傳爲優矣。禹貢維指。

揚州貢路，自江順流入海，又自淮、泗入荷、沂，漚入河。傳謂吳王夫差始通邗溝，以禹貢考之，淮南、虞、夏

之間，無水道也。書古文訓。

禹之時，江未有入淮之道，自揚州入帝都，則必由江而入海，然後入于淮、泗。至吳王夫差掘溝通水，與晉會于黃池，然後江、淮始通。若禹之時，則未有此道也。而孟子曰：禹疏九河，淪濟、漯而注之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此蓋誤指吳王夫差所通之水，以爲禹迹，其實非也。使禹時江已與淮通，則何須自江而入海，自海而入淮，爲是之迂回也哉？孟子生周末，去禹之世爲未遠，而猶誤指當時所見之水，以爲禹迹，自孟子而來，至今千餘年矣。禹之舊迹漫滅者亦已甚矣，而世之儒者，乃欲以今日所見之水，而配合禹貢之書，豈不猶膠柱而調瑟者哉。尙書全解。

黃文叔云揚州吳越之地盡南海皆揚土也杜佑分嶺南爲古南越以爲非禹貢九州之域何所據
依哉禹貢冀北界標碣石而著島夷則地窮沙漠凡今雲朔燕薊諸夷居于山者皆是也揚南界表海
而著島夷則地窮漲海凡甌閩交廣諸夷居于山者皆是也是蓋聲教所暨聞盛德而皆徠臣爲唐虞
之盛安有四海之內而非禹貢九州之域者滑按說文島海中有山可依止也雲朔燕薊甌閩交廣之
地皆不在海中安得謂之島夷且雲朔燕薊杜氏已列在薊城甌閩亦列在揚城獨交廣爲南越耳交
廣南距海謂海內皆九州之域可也若北海西海不知所極匈奴爲北海內地西域三十六國皆西海
內地豈亦在九州之域者哉此不足深辨唯裴駟史記集解於略定揚越下引張晏曰揚州之南越師顏
古漢書敘例張晏字子博中山人次張揖蘇林之後如淳孟康之前皆三國魏人而晉太康地志云交州本屬揚州取交趾以爲名虞之南極
也二說相承已久習非不悟今駁正如左古有百越之稱一在禹貢揚州之域史記秦始皇本紀二
十五年王翦悉定荆江南地降百越之君置會稽郡東越列傳秦并天下廢閩越王無諸及越東海王
搖以其地爲閩中郡是一卽南越又名揚越在五嶺之南揚荆梁三州之徼外秦始皇本紀三十三
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墾賈人略取陸梁地索隱曰嶺南之人多處山陸其性強梁故曰陸梁爲桂林象郡南海以適謫讀曰遣戍
是也漢復立無諸爲閩越王王閩中故地都治徐廣曰今侯官又立搖爲東海王都東甌徐廣曰今永寧此皆句踐之
後在揚城地理志以會稽爲吳分者是也漢會稽郡有冶縣古曰本閩越地師戰國策蔡澤云吳起爲楚南收揚越史記

吳起列傳、楚悼王時相楚。南平百越。南越列傳云、秦已并天下、略定揚越、置桂林、南海、象郡。又云漢立尉佗爲南越王、使和集百越。太史公自序云、漢既平中國、而佗能集揚越、以保南藩。賈誼過秦論云、南取百粵、與越同之地、以爲桂林、象郡。鼂錯上書云、揚粵之地、少陰多陽、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嚴安上書云、秦使尉佗屠睢、將樓船之士、南攻百越。此百越卽揚越。秦時號陸梁地。地理志以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日南爲粵分者是也。漢分秦三郡地爲七郡、屬交州。揚越猶於越、閩越、略越之類。字義古無可考。安見爲揚州之南越邪。自張晏倡爲此說、而顏師古、張守節皆從之。師古曰、本揚州之分。故云揚越。守節曰、夏禹九州本屬揚州。故云揚越。學者翕然宗之。至杜佑作通典、始于九州之外、別列南越。且云嶺南鄰接荊州、不當捨荆而屬揚。今按兩廣輿圖、唯南雄、韶州、廣州、惠州四府地、在古揚州之徼外、而自肇慶以西至潯州、縣地千餘里、皆在古荊州之徼外。南寧以西至安南、則又在古梁州之徼外矣。禹分九州、揚地不當斗入西南數千里。據後漢獻帝紀、建安十八年、復禹貢九州。注云、省交州以并荊州、益州。則南越縱在九州之域、亦當分繫荊、梁。張晏魏人、乃不諳故事、而以南越專屬揚州。又誤中之誤。據揚雄交州開闢、不釋不紓、周公攝祚、白雉是獻、則自周以前、南越未嘗通中國、況有其地乎。太康地志、雖有交州本屬揚州之說、然沈約、蕭子顯撰宋齊州郡志、並不言交廣爲禹貢某州之域。至唐人修晉書、始據太康地志、于交、廣二州、直書曰禹貢揚州之域。隋書而其說遂牢不可破。然神功元年、狄仁傑上疏、以爲北橫大漠、南阻五嶺、天所以限戎狄而隔

中外是亦不從晉書。至杜氏於九州之外，別列南越，頗協經義，而世猶不信，愚請以一事折之。舜以青州越海，分齊爲營，今五嶺橫絕南北，曷不分揚之南境，自爲一州？冀州南北太廣，分衛爲并，燕以北爲幽，今揚南之廣大，不啻如冀北，曷不分後世交廣之地，增置二州，而乃止于十有二乎？近史之誤明甚。

殷割淮南，江北之地以益徐，故爾雅云：江南曰揚州，蓋視夏之揚爲小，然其西又得禹貢荊州之地，何以知之？按導水文，漢至大別入江，而爾雅云：漢南曰荊州，蓋漢水之名，至大別山而止，其曰漢南者，謂大別以西，漢水之南也。曰江南者，謂大別以東，江水之南也。荆揚之界，當于此分，然則殷揚州之境，縮于北而贏于西，與夏之揚，廣狹適相當矣。周禮東南曰揚州，其藪澤川浸，不殊于禹貢，特未知與殷制異同如何耳。揚州有古汪芒氏之封，春秋時可考者，蓼、六、越、楚、東境是吳、蔣、弦、黃、舒、巢、舒庸、舒鳩、英、桐、鍾離、濮、左傳昭元年吳濮有聲杜注云吳濮在東濮在南今建寧郡南有濮夷。凡十七國，戰國時初屬越，後楚滅越而有其地，秦并天下，置九江、鄣郡、會稽、閩中、南海、東境今潮陽郡是。漢復置揚州，領郡國七。後漢、魏、晉並因之，晉領郡國三十二。唐爲淮南道之廣陵、揚州、淮陰、楚、鍾離、濠、壽春、壽、永陽、滁、歷陽、和、廬江、廬、同安、舒、蘄春、蘄、弋陽、光等郡。江南東道之丹陽、潤、晉陵、常、吳郡、蘇、吳興、湖、餘杭、杭、新定、睦、新安、歙、會稽、越、餘姚、明臨海、台、縉雲、處永嘉、溫東陽、婺信安、衢建安、建長樂、福青源、泉漳浦、漳臨汀、汀、潮陽、湖等郡。江南西道之豫章、洪鄱陽、饒潯陽、江臨川、撫廬陵、吉宜春、袁南康、虔等郡。按以上通典所列，無可更定者，以今輿地言之，浙江、江西、福建皆

是江南則江寧、揚州、廬州、安慶、池州、太平、寧國、徽州、鎮江、常州、蘇州、松江十二府、滁、和、廣德三州。其鳳陽府則鳳陽、臨淮、定遠、壽州、霍北、盱眙、天長。淮安府則山陽、鹽城。河南則汝寧府之光州、光山、固始。湖廣則黃州府之羅田、蘄水、蘄州、廣濟、黃梅。廣東則潮州府。皆古揚州域也。淮水自今河南汝寧府息縣南、東流經光山縣北、是爲揚城。又東經光州北、又東經固始縣北、又東北經江南鳳陽府、潁州北、又東經霍北縣、北、潁上縣南、又東逕壽州北、與豫分界。又東北經五河縣東南、又東經泗州南、盱眙縣北、又東北經淮安府清河縣南、又東經山陽縣北、又東經安東縣南、而東北注于海、與徐分界。海自山陽縣東北折而東南、歷鹽城、興化、如臯縣東、又南至通州東、爲江水入海之口、其南岸則太倉州也、自州東又東南、歷上海縣、金山衛東、又南歷浙江鎮海、象山縣、折而西、歷寧海縣東、又西南歷黃巖、太平、樂清、瑞安、平陽縣東、又南歷福建福寧州東、又西南歷羅源、連江、長樂、福清縣東、又西南歷莆田、惠安、同安縣南、又西南歷海澄、漳浦、詔安縣東南、又西歷廣東澄海縣南、又西至潮陽縣南、揚州之海、于斯極矣。揚之南界、經無可見、據通典以潮陽隸古揚州、蓋自江西大庾嶺東南、羣山繚亘、以達于廣東潮州府之揭揚、卽揚之南界也。大庾嶺在南安府大庾縣南十二里。縣本漢豫章郡南寧縣地。南接廣東南雄府保昌縣界。縣亦南寧縣地。水經注以爲五嶺之最東、亦名東嶠。漢書謂之塞上。南越相呂嘉破漢將軍韓千秋于石門、送漢節至于塞上、卽此地也。後漢志名臺領山。唐以後又稱梅嶺。其西爲聶都山。贛水所出、與湖

廣郴州宜章縣接界。裴淵廣州記曰：五嶺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也。此與水經注小異。桂陽卽騎田而無都龐有揭陽。顏師古云：嶺者，西自衡山之南，東窮於海，一山之限耳，而別標名，則有五。蓋依裴氏五嶺訖揭陽。揭陽山一名揭嶺，在今揭陽縣西北百五十里。南北二支，直抵惠州府興寧、海豐二縣界。山南揭陽故城，漢縣也。今西自越城、騎田、萌渚、陂陁相屬，直趨大庾嶺，又循脊而下，東包揭陽，屬之海。頃與江西、福建分險。唐一行所謂南戒山河至衡陽，東循嶺徼達東甌，閩中，以限蠻夷者是也。星傳謂南戒爲越門。揚之西界，經亦無可見。今據通典所隸郡縣約略言之，蓋自河南光山縣與豫分界，其南爲湖廣之羅田、蘄水、蘄州、廣濟。舊謂九江在黃州黃梅界，故光山以下並屬揚也。今以洞庭爲九江，當屬揚也。躡江而南，則爲江西之瑞昌。又西南爲武寧、寧州、萬載、萍鄉、永新、永寧，又東南爲龍泉、崇義、大庾，皆與荆分界處也。陳大猷曰：循行水涯曰沿，水之險者，莫如江海。遇風濤多沿岸而行，所以獨言沿不言浮，以著其險也。此說亦通。然吳語夫差曰：余沿江沂淮，又越師沿海沂淮，以絕吳路，則沿對沂言，明是順逆之辭。與左傳沿漢沂江同，當仍舊說。揚之貢道，自常熟縣北之大江順流而下，至太倉州北七鴉浦入海，而東北經通州東，又北經如臯、興化、鹽城、山陽縣東，而西入淮口，沂流而上，歷安東縣南，山陽縣北，又西至清河縣西南之清口入泗。所謂沿于江海，達于淮、泗也。清口本名泗口，今其道爲黃河所奪。漢志江都渠水首受江，北至射陽入湖。水經志：中瀆水首受江，自廣陵至山陽入淮，是其水乃自南入北，非自北入南也。卽以邗溝旣開時言之，孟子云

淮注江亦誤。然班固言渠水入湖。而不言入淮。頗有分判。撰水經者。乃云淮水過淮陰縣北。中瀆水出白馬湖東北注之。酈道元遂以爲此水直至山陽口入淮。而其說牢不可破矣。竊疑高郵、寶應地勢最卑。若釜底然。潘季馴兩河議曰。高家堰去寶應高丈八尺有奇。去高郵高二丈二尺有奇。邗溝首受江水。東北流至射陽湖而止。杜預云。自射陽西北至末口入淮。此不過言由江達淮之糧道耳。路可通淮。而水不入淮也。水經殆不如地志之確。指錐。

行水金鑑卷第八十九

運河水

荆及衡陽惟荊州。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禹貢

北據荊山。南及衡山之陽。逾越也。河在冀州南東流。故越洛而至南河。孔氏傳

此州北界至荊山之北。故言據也。南及衡山之陽。其境過衡山也。以衡是大山。其南無復有名山大川

可以爲記。故言陽。見其南至山南也。浮此四水。乃得至洛。孔氏疏 荆山在今湖廣襄陽府南。漳縣西北八十里。本漢臨沮地。

荊山。襄陽南漳縣。衡山。卽南岳也。荊州之貢。由江、沱、潛、漢者。各從其便。至豫州境。陸行踰洛。乃至于河。

曰南河者。在冀州南。猶其西爲西河也。書古文訓 荆山有三。一在雍城。襄德。北條之荆。大禹鑄鼎處也。一在荆、豫界臨沮。南條之荆。卞和得玉處也。一在豫城。唐志。虢州湖城縣。

有覆釜山。一名荆山。湖城元省入闕鄉縣。山在今縣南三十五里。韓愈詩曰。荆山已去華山來。日照潼關四扇開。李商隱詩曰。楊僕移關三百里。可能全是爲荆山。卽此山也。而豫之荆山。與禹貢無涉。湖廣通志云。衡山在衡山縣西

三十里。岷山之脈。盡於洞庭之西。其山周環八百里。爲五岳之一。南方之幹也。上應璇衡。故言衡山。羅列七十二

峯。曰祝融峯。高九千七百八十八丈。爲七十二峯最高處。曰迴雁峯。相傳雁不過衡陽。至此而迴。或曰峯形如雁之迴

南。南岳迴雁爲首。岳麓爲足云。曰岫巖峯。大禹嘗登之。上有岫巖碑。曰巨底峯。高數百仞。頂有池曰天池。冬夏

不涸。相傳夜有火燈燭之。曰紫蓋峯。在祝融峯下。高四千五百丈。形如紫蓋。諸峯皆拱向祝融。此獨南向。曰天柱

峯。卽雙柱峯也。兩山端壁。其形如柱。曰石廩峯。與紫蓋相接。形如倉廩。有二戶。一開一闔。湘中記曰。閉則歲

豐。開則歲儉。曰芙蓉峯。荆州記云。衡山三峯極秀。一紫蓋。一石廩。一芙蓉。非晴不見。曰赤帝峯。一名煉玉峯。曰朱明峯。相傳與羅浮朱明洞通。曰烟霞。曰軫宿。曰華蓋。曰蓮花。曰金簡。曰石困。曰崩

劣。曰雷祖。曰巾紫。不可悉數。金簡峯相傳禹夢水使者於此。獲金簡玉書。知治水之要。

禹貢有兩荆山。導岍及岐。至于荆山。孔氏云。在雍州。導嶓冢。至于荆山。孔氏云。在荊州。惟此二山皆名荆。故班孟堅有二條之說。謂南條荆山在南郡臨沮縣東北。此則荊州之荆山也。謂北條荆山在馮翊懷德縣南。此則雍州之荆山也。以此二荆山名相亂。蘇氏謂自南條荆山至于衡山之陽。謂荊州。自北條荆山至于河爲豫州者。其意蓋謂荊州之言荆者。南荆也。豫州之言荆者。北荆也。雖以此二山分配二州。然而以地理志考之。其實不然。此荆與河相去不甚遠。苟以荊州爲北荆之荆。則豫州之境。界不應如是之狹也。曾氏曰。臨沮之荆。其陰爲豫州。其陽爲荊州。此說是也。蓋荆之與豫。亦猶岱之分青。徐也。浮于江。沱潛漢。浮舟于此。四水也。江沱潛漢。其相通之始末。不可得而見矣。逾于洛。至于南河。蘇氏曰。江無達河之道。舍舟行陸。以達于洛。故曰逾于洛。自洛則達於河矣。河在冀州之南。故曰南河。曾氏以爲漢與洛不相通。故曰逾于洛。自洛以至豫州之河。故曰至於南河。此二說皆相合。然而蘇氏謂自江而逾洛。曾氏謂自漢而逾洛。此蓋爲差異。然而以文勢考之。當從曾氏之說。尙書全解。

荊州北界荆山。南踰衡山。尙書家謂之南條荆山。揚紀陽烏。荆界至衡陽。今衡岳南峯爲迴鴈峯。其號名猶有然歟。貢道獨言沱潛。則不及東境。獨言江漢。則不及西境。故兼稱之。荊州初水運沂江。漢而上。乃舍舟陸運。出汝。葉至洛陽。西逾洛不復渡河。至孟津而山。故曰至于南河。不復冒底柱之險也。東南貢道入河者。皆不過底柱。尙書說。

爾雅曰。水自江出爲沱。自漢出爲潛。江、漢源發梁州。流經荊州。故梁、荆皆有沱、潛。此則荊州江、漢之出者也。江、沱、潛、漢。其水道出入不可詳。大勢則自江、沱而入潛、漢也。程氏曰。不經浮江、漢。兼浮沱、潛者。隨其貢物所出之便。或由經流。或循支派也。書纂言。

漢志云。周改禹徐、梁二州。合之於雍。青、顏注謂省徐以入青。併梁以合雍。諸儒皆從其說。而林少穎獨疑之曰。職方氏於青州。其山鎮曰沂山。其川淮、泗。其浸沂、沭。則徐合於青。無足疑者。若夫雍州。其山鎮曰嶽山。其澤藪曰弦蒲。其川涇、汭。其浸渭、洛。梁州之山川。無一存者。果何所據而謂梁合于雍乎。荊州其川江、漢。據江、漢之水。發源于梁。由荆而東至揚。然後入於海。今以江、漢爲荆之川。則禹貢之梁州。其無合于職方氏之荊州乎。按林氏此言。發前人所未發。荊州之建國。春秋時可考者。楚、夔、聃、權、邛。與

同。左傳桓十一年。州蓼伐楚師。杜注云。州。羅、貳、軫凡九國。戰國時屬楚。而韓、秦亦少得其地。秦并天下。國在南郡華容縣東南。今爲監利縣地。

置南郡。黔中。長沙。南陽。東境。漢役置荊州。八。領郡國。後漢、魏、晉並因之。晉領郡十九。唐爲山南東道之江陵。州

竟陵。復富水。鄆。齊安。黃。漢陽。沔。夷陵。峽。巴東。歸等郡。江南西道之江夏。鄂。巴陵。岳。長沙。潭。衡陽。零

陵。永。江華。道。桂陽。郴。邵陽。邵。武陵。朗。澧陽。澧。等郡。黔中道之黔中。黔。寧夷。思。涪川。費。盧溪。辰。盧陽。錦

靈溪。溪。潭陽。巫。清江。施。播川。播。夜郎。珍。義泉。夷。龍標。業。溱溪。溱。等郡。又淮南道之安陸。安。義陽。申。及

嶺南道之連山。連。等郡。按以上通典所列。連山郡當出隸古南越。騎田嶺北爲桂陽嶺。南爲連山。連山亦古南越地。不當入荆域。黔中。寧

夷、涪川、播川、夜郎、義泉、漆溪七郡。皆梁南徼外蠻夷。非古黔中地。不在九州之限。元和志云。黔州本漢涪陵縣理。晉永嘉後。地

沒蠻夷。經二百五十六年。至周保定四年。涪陵蠻帥田恩鵠。以地內附。因置奉州。建德三年。改為黔州。大業三年。又改為黔安郡。因周隋州郡之名。遂與秦、漢黔中地。犬牙難辨。其秦黔中郡所理。在今辰州西二十里。黔中故郡城

是。漢改黔中為武陵郡。移理義陵。即今辰州敘浦縣是。後魏移治陵沅。即今州是。今辰、錦、敘、獎、溪、澧、澧、朗、施等州。實秦、漢黔中之地。而今黔中及夷、費、思、播、隔越峻嶺。東有沅江水及諸溪並合。東注洞庭湖。西有延

江水。一名涪陵江。自牂牁北歷播、費、思、黔等州。北注岷江。以山川言之。巴郡之涪陵與黔中故地。炳然分矣。然則此五州及珍、臻二州。皆梁南徼外蠻夷。今敘、瀘、重、夔之江南諸縣及遵義府是也。其東有峻嶺為限。荆不當

越此而西斗入六七百里。總因黔中名亂嶺東嶺西諸州。混而為一道。杜氏遂有此誤。敘州即巫州。獎州即樂州也。又有當來屬者。豫域襄陽之南漳。漢東之光化。及南越始安郡全義縣嶺北之地是也。全義今為興安縣。屬廣西桂林府。文獻通考云。自荔浦以北為楚。以南為越。今靜江有中州清淑之氣。荔浦相距。纔百餘里。遂入瘴鄉。是天所以

限楚、越也。此蓋就當時風氣言之。近志遂以桂林、平樂二府。為馬賈荆州之域。恐未必然。杜氏以始安、平樂屬古南越為是。維全義縣嶺北之地。當入荆域。以今輿地言之。湖廣武昌、漢陽

安陸、荆州、岳州、長沙、衡州、常德、辰州、寶慶、永州十一府、郴、靖二州、施州、衛、其襄陽府則唯南漳縣、德安

府則安陸、雲夢、孝感、應城、應山。及隨州之南境廢光化縣地。黃州府則黃岡、麻城、黃陂、黃安。四川則夔

州府之建始、廣西則桂林府之全州。本漢零陵縣。屬零陵郡。隋改置湘潭縣。唐屬永州。五代晉改曰清湘。於縣置全州。明省縣入。又改屬桂林。及興安縣嶺北

之地。縣在府東北一百二十里。越城嶺在縣北三里。皆古荆州域也。荆之北界。判自南漳縣之荆州山。在縣西北八十里。漳水

所出。其西為遠安興山。北與梁接界。荆山之西百餘里為景山。水經。沮水出漢中房陵縣。注云。出沮陽

縣西北景山。即荆山首也。故淮南子曰。沮出荆山。元和志云。沮水出房州永清縣西南景山。永清本漢房陵縣地也。縣南一百一十三里有建鼓、馬駿二山。並高峻。又竹山縣西南三十五里有白馬塞山。孟

達歎爲金城千里。蓋皆景山之餘脈矣。南漳以東爲荆門、鍾祥、京山。元和志、大洪山在京山縣西北二百里。孤秀爲衆山之傑。及隨州

之南境廢光化縣地。光化故城在今隨州東南三十餘里。唐隨州。管縣四。通典云。唯光化爲荆城。餘皆屬豫。又東爲應山縣。縣北有義陽三關。見齊書州

郡志。義陽、一曰平靖關。元和志云。在安州應山縣北六十餘里。北至申州九十里。唐中州治也。東至百雁關一百六十里。申州今汝寧府之信陽州也。一曰黃峴關。又名百雁關。元和志云。在

應山縣北九十里。北至申州九十里。東至澧山關一百里。一曰武陽關。又名澧山關。元和志云。在應山縣東北

十里。東至澧山關一百里。一曰武陽關。又名澧山關。元和志云。在應山縣東北

定四年。吳伐楚。自淮涉漢。楚左司馬戍請還塞大隧直穰冥阨。自後擊之。大隧卽武陽。直穰卽黃峴。冥阨卽平靖也。三關又總名曰城口。楚史皇所謂塞城口而入也。冥亦作阨。又作鄆。皆讀若盲。又東爲黃安縣。

有大活關白沙關。本唐黃岡、麻城、黃陂三縣地。明嘉靖四十二年析置黃安縣。元和志云。大活關在黃州黃陂縣北

四十里。北至光州界二十五里。又東爲麻城縣。有穆陵關陰山關。元和志、穆陵關西至白沙關八十里。在麻城縣西北一百里。北一百一里。北至光州殷城縣二百里。按穆陵關在穆陵山上。或曰齊

之四履。南至穆陵卽此也。定四年。吳、楚戰于柏舉。亦在縣界。諸關依山爲阻。與荆山東西準望相直。皆

荆豫接界處。荆之南界越衡山之陽。大抵及嶺而止。史記曰。秦有五嶺之戍。晉地理志曰。自北徂南

入越之道。必由嶺嶠。時有五處。故曰五嶺。據水經志。五嶺大庾最東。爲第一。嶺在揚域。餘皆屬荆。第二

騎田嶺。在郴州南。卽黃岑山。亦名黃箱山。今謂之臘嶺。郴水所出。高千餘丈。南接廣東陽山縣界。北寒南懷。氣候頓殊。第三都龐嶺。在衡州府藍山縣南。亦

稱都龐嶺。卽黃檗山。龐音龍。水經注作部龍。南接廣東連州界。鄧德明謂都龐在九真。大謬。第四萌渚嶺。在永州府江華縣南。亦稱萌渚嶺。卽古臨賀嶺。又

餘丈。南接廣西平樂府賀、富川二縣界。第五越城嶺。在桂林府興安縣北。五嶺之最西嶺也。亦稱越城嶺。嶺北一百三十里。又名始安嶺。

接寶慶府城步縣界。經曰。衡陽未知所極。然酈氏有言。古人云五嶺者。天地以隔內外。韓退之曰。衡之

南八九百里地益高山益峻水清而益駛其最高而橫絕南北者嶺中州清淑之氣於是焉窮藉此表界差為近理耳荆之東界準揚約略言之蓋自麻城黃岡踰江而南為武昌縣又西南為通山咸寧崇陽通城又南為瀏陽醴陵攸縣茶陵又東南為興寧桂東桂陽又西南為宜章皆與揚分界處也

荆之西界經無可見今據戰國時巴楚分地約略言之蓋自巴東踰江而南為建始施州麻陽沅州又

東南為黔陽靖州通道以訖於興安與貴州廣西接界漢水北距洛水六七百里欲自漢逾洛則必

沂山源而上其惟丹水乎漢志宏農郡丹水縣下云水出上雒冢領山東至析入鈞師古曰鈞亦水名按今南陽府內鄉縣西

南百二十里有丹水故城南去丹水二百上雒縣下云禹貢雒水出冢領山東北至鞏入河今陝西西安府商州

洛南縣亦上洛地本漢析縣也水經注丹水出京兆上洛縣西北冢領山商州志秦嶺在州西八十里其地有澗曰息邪澗丹水所出東南流與清池

水合水出東北清池山又東南逕其縣南楚水注之水出縣西南楚山丹水自倉野又東歷菟和山左傳哀四年楚人

析以臨上洛左師軍於菟和右師軍於倉野杜預曰又東南逕商縣南歷少習出武關應劭曰秦之南關也

上洛縣東有菟和山今商州南百四十里有倉野聚又東南逕商縣南歷少習出武關通南陽郡左傳哀四年

楚左司馬使謂晉陰地大夫曰將通於少習以聽命京相璠曰楚通上洛阨道也漢祖下析圖攻武關文穎曰武關

在析縣西一百七十里按今商州東有商洛廢縣即漢商縣也商南山陽鎮安三縣亦商縣地武關在州東一百八

十里又東南流入白口歷其戍下又東南浙水注之水出析縣西北盧氏縣大嵩山南流逕修陽故城北又東逕析

縣南水南有丹崖山又南逕南鄉縣故城東北城在今南陽縣西南百又東歷於中之北所謂商於者也張儀

張儀

經齊。許以商於之地六百里。即此。裴嗣曰。有商城在於中。故曰商於。杜佑曰。今內鄉四七里。有於村。亦曰於中。丹水又南合洧水。洧音市若切。蓋洧字之誤。鴻與均同。謂之浙口。均水均水出盧氏縣熊耳山。東南流逕其縣下。南逕南鄉縣。又南與丹水合。又南逕順陽縣。西有石山。南臨洧水。洧水又南流。注於洧水。謂之洧口。按今南陽府浙川縣東北三十里有順陽故城。本漢浙縣之順陽鄉也。此注洧。亦誤爲洧。

按洧水注云。洧水自武當縣城東。城即今襄陽府均州治。又東南逕涉都縣東北。本筑陽縣之涉都鄉。均水於此入洧。謂之均口。在今穀城縣界。均鈞同。或从水作均。韻會均字下云。隋置均州。取洧水名之。是均卽洧也。史承水經之誤曰洧口。晉桓温伐秦。水軍自襄陽入洧口。至南鄉是也。或又曰洧均口。齊陳顯達攻魏馬圈。軍入洧均口是也。楚通少習。漢入武關。皆在丹水之旁。而南朝北伐。其舟師必由均口而進。可見爲南北水陸之孔道。商州西北諸山。皆秦嶺也。冢領亦秦嶺之別名。丹水出其東南。洛水出其東北。中隔一嶺。陸行當不甚遠。禹貢逾洛之道。計無便於此者。以今輿地言之。浮漢水至穀城縣東北入均口。泝丹水而上。經浙川。南陽。內鄉。抵商州。導源之處。越冢領而北。浮洛水。經盧氏。永寧。宜陽。洛陽。偃師。至鞏縣。以達于南河。此荊州之貢道也。自漢逾洛之道。黃文叔云。舍舟陸運出汝葉。金吉甫云。自漢入丹河。白水河。卽躡山路入洛。今按陸行出汝葉。則必更天息。女兒。嵩少。轆轤諸山中。崎嶇二三百里。貢道必不由此。丹河卽丹水。白水河蓋謂清水。是兩道清水。出盧氏縣熊耳山。泝此水而上。亦可逾于洛。然洛水在縣南五里。清源北去縣百五十里。宋元嘉中伐魏。龐季明。柳元景皆從山谷中。度軍出盧氏。不聞有水道。清洛之間。陸運百五十里。殊費民力。唯丹水爲自楚入秦之捷徑。水多陸少。逾洛從此無疑。唐書。崔暹建言山

南可引丹水通濟至商州。自商繞山出石門。北抵藍田。可通輓道。以避充使。開大昌關。役徒數萬。竟不遇。按此亦用丹水而欲鑿山爲輓道。直抵藍田。卽令其道得通。而傷財害民。與逾洛之事。大不侔矣。或問底

柱三門之險。古今所同患。荆、豫及竟、青、徐、揚、與冀之東北境。貢入帝都。必由南河經底柱。將若之何。曰。唐裴耀卿於三門東西置倉。開山十八里爲陸運。以避其險。疑禹時亦用此法。貢物輕約易齎。與漕穀不同。避險從陸。而改舟以達平陽無難也。然底柱初析。闕流之害除。或不若後世之險絕。亦未可知。禹

指錐

荆河惟豫州。浮于洛。達于河。禹貢

豫州南荆山。北界河。貢道由洛入河。齊古文訓

此州界南至於荆山。荆山之南。則荊州也。北距河水。河水之北。則冀州也。豫州去帝都甚近。浮舟于洛。則達于河。達于河。則達于帝都矣。繪書全解

豫州居天下之中。四方道理適均。湯之亳。今河南偃師。成王之洛邑。今河南洛陽縣。其地北距河。南抵荆山。東抵徐。西抵雍。梁。今爲河南府。虢。陝。鄭。汝。陳。蔡。唐。鄧。汴。宋等州之地。熊禾書說

傳曰。西南至荆山。北距河水。曾氏曰。臨沮之荆山。其陰爲豫州。其陽爲荊州。渭按荆山已見荊州。河南河也。後同。其不言南者。蒙上至于南河。省文而可知也。荆山主南言。傳不當兼西。亦猶青之岱。主南言。不當兼西也。豫州有古太皞。祝融之虛。及帝嚳。成湯所都。虞舜後。卽少。戈。邳。封。葛。三驤諸國皆在焉。

春秋時可考者。管、蔡、郟、曹、鄭、東虢、西虢、凡、將、祭、杞、宋、焦、申、許、蓼、左傳哀十七年。楚子穀曰。武王克州。蓼。密。隨。厲。唐。戴。沈。息。房。周語內史過曰。昭王娶于房。後漢志。滑。鄆。都。穀。鄧。賴。項。頓。胡。江。黃。道。柏。州。來。絞。蠻。陸。渾。凡四十一國。戰國時屬宋。魏。韓。而秦。楚。亦兼得其地。秦并天下。置三川。碭。郡。潁。川。南。陽。東。境。北。南。郡。北。境。是。漢。復。置。豫。州。領。郡。國。五。其。今。河。南。府。陝。郡。安。農。之。地。後。漢。爲。司。隸。治。河。南。陽。州。治。潁。川。領。郡。國。六。魏。因。之。晉。分。置。司。隸。治。潁。川。領。郡。國。十。豫。唐。爲。都。畿。之。河。南。府。州。陝。郡。境。臨。汝。汝。滎。陽。鄭。等。郡。河。南。道。之。陳。留。汴。睢。陽。宋。濟。陰。曹。譙。郡。毫。潁。川。許。淮。陽。陳。汝。潁。潁。汝。南。豫。等。郡。山。南。東。道。之。淮。安。南。陽。鄧。襄。陽。襄。漢。東。隨。武。當。均。等。郡。及。河。東。道。之。宏。農。郡。按。以。上。通。典。所。列。濟。陰。之。乘。氏。當。往。屬。兗。襄。陽。之。南。漳。漢。東。之。光。化。當。往。屬。荆。又有。當。來。屬。者。兗。域。靈。昌。之。匡。城。梁。城。上。洛。之。上。津。東。境。廢。長。利。縣。地。是。也。以。今。輿。地。言。之。河。南。則。河。南。開。封。歸。德。南。陽。汝。寧。五。府。及。汝。州。直。隸。則。大。名。府。之。東。明。長。垣。山。東。兗。州。府。之。定。陶。曹。縣。城。武。單。縣。江。南。則。鳳。陽。府。之。潁。州。潁。上。太。和。毫。州。蒙。城。湖。廣。則。襄。陽。府。之。襄。陽。光。化。宜。城。棗。陽。穀。城。均。州。鄖。陽。府。之。鄖。縣。保。康。及。鄖。西。之。東。境。德。安。府。隨。州。之。北。境。皆。古。豫。州。域。也。豫。之。南。界。亦。判。自。南。漳。縣。之。荆。山。西。起。保。康。歷。宜。城。棗。陽。及。隨。州。之。北。境。故。隨。縣。地。州。之。南。境。光。化。縣。地。入。荆。城。又。東。爲。信。陽。羅。山。皆。與。荆。接。界。處。豫。北。濱。冀。之。南。河。其。西。與。華。陰。接。界。華。陰。雍。域。也。按。職。方。豫。州。山。鎮。曰。華。山。通。典。云。卽。今。華。陰。郡。山。連。延。東。出。故。屬。豫。州。九。域。志。云。華。山。四。州。之。際。東。北。冀。東。南。豫。西。南。梁。西。北。雍。十。字。分。之。四。隅。爲。

四州也。豫之北界由華山而東爲閿鄉、靈寶、陝州、澠池、新安、洛陽、孟津、鞏縣、汜水、河陰、滎陽、滎澤。又東北爲陽武、延津。皆在南河之南。陽武自元時河從原武決而東南流始爲河北地。又東北抵濬縣、大伾山、冀、兗、豫三州之交也。

豫東接兗、徐、揚三州之界。自封丘而東爲長垣、長明。又東爲考城、定陶、曹縣、城武、單縣。與兗接界。又南爲夏邑、永城、亳州、潁州。又東爲潁上、蒙城。皆在淮北。與徐接界。自潁州以西爲商城、息縣、真陽。踰淮而南爲信陽、與揚接界。豫西自閿鄉以南爲盧氏、鄭縣。及鄭西之東境故鄭縣地。與雍、梁接界。豫居中。央爲輻輳之地。接界者七州。唯青爲兗、徐所隔。與豫不相接云。蔡氏曰：豫之東境徑自入河。豫之西境則浮於洛。而後至河也。蔡氏此例諸州略同。但豫東之水。禹時概不通河。先儒以鴻溝爲禹跡。故其說如此。然鴻溝禹時實未嘗有。滎川始見於周官。濟隧亦僅見春秋傳。類皆非禹迹。其通河者唯汜水耳。汜水出浮戲山。北流逕虎牢城東。而北注于河。源委頗短。鄭地之舟。或當由此入河。而宋、許、陳、蔡之郊。自南而北。其浮于汝。潁不可。鴻溝未開。汝、潁皆不與河通。舟行不知從何處入河。今按酈道元云：汝水出魯陽縣之大孟山。其西卽盧氏界也。大孟山在今汝州魯陽縣西南七十里。而伊水出河南盧氏縣之轅山。一名閿頓嶺者。在縣東南百里。伊、汝二源相去甚近。其間必有可逾之地。陸行若干里。浮伊入洛。度亦不多也。然則經曷不書逾。曰：貢道亦紀其大略。州境廣遠。間有小小絕水處。若欲書逾。何可勝書。且豫之西境無所逾。不得言逾于伊。浮于洛。故略而不書。此等當以意會也。禹貢雖指。

行水金鑑卷第九十

運河水

華陽黑水惟梁州。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禹貢。

漢上曰沔。越沔而北。入渭。浮東渡河。正絕流曰亂。孔氏傳。

華山在豫州界內。此梁州境。東據華山之南。不得其山。故言陽山之西。則雍境也。孔氏疏。

梁州北界華山。南距黑水。黑水今瀘水也。酈道元說黑水亦曰瀘水。若水馬湖江出姚州徼外吐番界

中。東北至敘州宜賓縣入江。書古文訓。姚州本漢弄棟、青蛉、遂久三縣地。弄棟屬益州部。青蛉、遂久屬越巂郡。今爲雲南之姚安府。宜賓本漢爨道縣。屬犍爲郡。今爲四川敘州府治。雲南通

志。姚州有金沙江。注云。源出吐番。爲府大川。卽黑水也。四川總志。敘州府有馬湖江。在府城南。源出沈黎。實大渡之支流。亦名瀘水。一名金沙江。諸葛亮五月渡瀘。卽此江之上流。

孔氏謂東據華山之陽。西距黑水。謂東據華山之陽者。當是跨而越之也。此說不然。河流導自積石。至

于龍門。南至華陰。東至于底柱。是河入華山之陰。始折而東也。雍州言黑水。西河唯雍州。黑水之西。蓋

雍州之境。梁州不應跨越華山。而至於北也。曾氏曰。華山之陰爲雍州。其陽爲梁州。則梁州之北。雍州

之南。以華爲畿。而梁實在雍州之南矣。此說雖是。然其謂梁之北。雍之南。以華爲畿。則其說未盡。據華

山在雍。梁之東。若謂梁之東北。雍之東南。以華爲畿。則得之矣。尚書全解。陝西通志云。華山在華陰縣南十里。山海經。太華之山削成而四方。其高五

千仞。其廣十里。鳥獸莫居。是山爲三峯。南曰松檜峯。一曰落雁峯。李白登落雁峯嘆曰。呼吸之氣。可通帝座。恨不攜謝朓驚人句來。搔首問青天耳。東曰明星玉女峯。西曰蓮華峯。其上有太上金真崖。避詔崖。即陳搏臥處。仰天池。八卦池。太乙池。葛蒲池。黑龍潭。二十八宿潭。明星玉女祠。玉女洗頭盆。石馬。玉龜。仙人掌。石。日月鎮獄宮。玉井。卽韓愈詩所稱花開十丈藕如船者。博望。卽秦昭王令工施鉤梯處。又有石拆。爲唐明皇投簡處。山腹有雄仙洞天。洞口有石。如丹青畫像。冠幘衣服。無不周備。先儒以浮潛頂因桓是來。只說西傾一路之貢。非也。浮潛。逾沔。入渭。亂河。乃是梁州一州之貢道。

西土梁雍皆遠。而梁尤遠。禹時劍門金牛之道未鑿。梁州之通於中州者。梯緣蜀道之險而北行。遠至漢上。而浮潛逾沔。然後能入渭亂河。以達帝都。則其險遠可知。凡漢水分支。可以容舟處。皆潛也。不言浮漢。而言浮潛者。隨其支流徑便。不必至漢乃浮也。桑欽敍漢自西樂城以上爲沔。度水口以下爲漢。大率漢之支流皆名潛。漢之上流皆名沔。此潛以達漢也。沔在山南屬梁州。渭在山北屬雍州。水不可通。自沔而北。陸行度隴。至於渭濱。乃用舟順流。而不可逾越。渭口而遂渡河也。文當曰入於沔。逾于渭。蓋二文互也。書纂言。

黑水諸家遵孔傳。謂出雍歷梁。入南海。爲二州之西界。故其說穿鑿支離。不可得通。蓋古之若水。卽禹貢梁州之黑水。漢時名瀘水。唐以後名金沙江。而黑水之名遂隱。然古記間有存者。地理志。滇池縣有黑水祠。一也。山海經。黑水之間有若水。二也。水經注。自朱提音殊至爨音北。道有黑水。三也。輿地志。黑水至爨道入江。四也。今瀘水西連若水。南界滇池。東經朱提。爨道。其爲梁州之黑水無疑矣。故斷從薛氏。以南北易孔傳之東西。亦甚明確也。漢志。若水出蜀郡旄牛縣徼外。南至大柘入繩。今黎大所南有旄牛故城。卽

漢縣。師古曰。西南之微。繩水出越嶲郡遂久縣微外。東至棘道入江。行千四百里。嶲。先漢反。今建昌衛猶北方塞也。微。工鈞反。水經注。若水出蜀郡旄牛微外。東南至故關爲若水。司馬相如傳曰。略定西南夷。邊關益斥。漢改屬雲南。水經注。若水出蜀郡旄牛微外。東南至故關爲若水。西至沫若水。又曰。關沫若。是若水故也。遂久。蜀也。有關。

山海經曰。南海之內。黑水之間。有木名曰若木。若水出焉。若水沿流。間關蜀土。黃帝長子昌意降居斯水。爲諸侯。娶蜀山氏女。生顓頊。於若水之野。若水東南流。鮮水注之。一名州江。大渡。漢志。鮮水出

入若。又南逕越嶲郡都縣西。有瀾水。漢武帝置越嶲郡。治邛都縣。言越此水。以章休盛也。縣故邛都國。越嶲遠。非漢志牂牁封縣下之溫水。東至廣歸入鬱者。金吉甫謂漢志以瀾爲溫字。從省誤。非也。邛都。唐爲崖州越嶲縣。今建昌衛四川行都司治。領營四。會川、鹽井、冕山、越嶲。又南逕大柝縣入繩

繩水出微外。山海經曰。巴遂之山。繩水出焉。東南流。又南逕會無縣。元和志。會川縣北至崖州三百七十里。本漢會無縣也。今爲會川營地。與孫

水合。孫水出壑登縣。一名白沙江。南流逕邛都縣。司馬相如定西夷橋孫水。卽此。又南至會無入若水也。漢志。壑登縣孫水。南至會無入若。行七百五十里。元和志。崖州壑登縣正南微四至州一百七十里。念諾水。本名繩水。流入瀾水。在縣西北七百里。自羌戎界流入長江。水本

名孫水。出縣西北胡浪山下。今冕山營東北有孫水。繩水南逕雲南郡之遂久縣。蜻蛉水入焉。縣本屬越嶲。年。分益州永昌置雲南郡。以遂久來屬。蜻蛉水出蜻蛉縣西。東

逕其縣下。又東注于繩水。漢志。青蛉縣屬同山。有金馬碧雞。又逕三絳縣西。三絳。一曰。對三

淹水注之。淹水出遂久微外。東南至蜻蛉縣。又東過姑復縣南。東入于若水。又東與毋血水合。漢志。益州郡弄棟

出。北至三絳。南入繩。又東涂水注之。漢志。牧靡縣南臘涂水所出。西北至越嶲入

行五百一十里。母音無。又東涂水注之。漢志。過郡一。行千二十里。靡音麻。涂音途。

西爲瀘江水。後漢書。建武十九年。武威將軍劉尚擊西夷反者棟蠶。度瀘水。入益州郡。朱提山名。應劭曰。在縣

西南。以氏焉。犍爲屬國也。在郡南千八百許里。建安二十年。立朱提郡。治縣故城。尋廢。諸葛亮南征復置。自梁。陳已來。不復實。

屬隋開置恭州。唐改為曲州。元和志云。曲州南北四百里。東西七百里。窮年密霧。未嘗視日月輝光。郡西南樹木皆衣毛深厚。時時多水溼。晝夜沾濡。上無飛鳥。下絕走獸。唯夏月頗有蠅蛇。土人呼為漏天也。

二百里得所館堂琅縣。西北行上高山。羊腸繩風八十餘里。或攀木而升。或繩索相牽而上。緣陟者。若將階天。飛鳥過之。有瀘津。東去縣八十里。水廣六七百步。深十數丈。晉明帝大寧二年。李驥等侵越嶲。攻堂登縣。不能得去。瀘津。東去縣八十里。水廣六七百步。深十數丈。寧州刺史王遜。遣將軍姚岳擊之。戰于堂瑣。驥軍大敗。追之至瀘水。赴水死者千餘人。兩岸皆山高數百丈。瀘峯最為高秀。孤高三千餘丈。是山。晉太康中。水之左右。馬步

之逕裁通。而時有瘴氣。三月四月。經之必死。非此時。猶令人悶吐。五月以後。行者差得無害。故諸葛亮表言五月渡瀘也。自朱提至犛道。有水步道。有黑水。羊官水。三津之阻行者苦之。又有牛叩頭。馬搏頰

坂。其艱險如此也。若水逕越嶲之馬湖縣。又謂之馬湖江。馬湖縣今為四。繩水。瀘水。孫水。淹水。大渡水。隨決入而納。通稱。是以諸書錄記羣水。或言入若。又言注繩。亦咸言至犛道入江。華陽國志云。犛道治

異水沿注。通為一律。更無別川。可以當之。今按府縣圖志。若水在建昌衛。俗名打沖河。自冕山營西徼外。營故寧番衛。在建昌衛東北。東南流至衛西鹽井營。東南與雲南金沙江合。營在衛西。元和志。雋州昆明縣東北至州

之。漢將張疑殺其豪率。遂獲鹽鐵之利。鹽井在縣城中。取鹽先積柴燒之。以水洗之。即成黑鹽。凡言峯者。夷人於大江水上置藤橋。謂之峯。其定峯大峯。皆是近水置峯橋處。峯與作同。金沙江源出吐蕃

界。至共龍山。犛牛石下南流。漸廣。本名犛水。後訛為麗水。東南流經麗江府北。又東經姚安府北。井。合打沖河。又東合瀘水。又東經會川營南。通典。會川縣有瀘水。五月渡瀘。即此。又東至東川府西折

而東北。經烏蒙府西北。又東北經馬湖府南。又東經敘州府南。而北入大江。雲南無水路。行者以為艱。唯由蜀浮金沙江。可以直達南中。

元通志。雋州南至瀘渡四百五十里。元和志。雋州南至瀘渡四百五十里。元和志。雋州南至瀘渡四百五十里。

元通志。雋州南至瀘渡四百五十里。元和志。雋州南至瀘渡四百五十里。元和志。雋州南至瀘渡四百五十里。

元通志。雋州南至瀘渡四百五十里。元和志。雋州南至瀘渡四百五十里。元和志。雋州南至瀘渡四百五十里。

元通志。雋州南至瀘渡四百五十里。元和志。雋州南至瀘渡四百五十里。元和志。雋州南至瀘渡四百五十里。

元通志。雋州南至瀘渡四百五十里。元和志。雋州南至瀘渡四百五十里。元和志。雋州南至瀘渡四百五十里。

元通志。雋州南至瀘渡四百五十里。元和志。雋州南至瀘渡四百五十里。元和志。雋州南至瀘渡四百五十里。

元通志。雋州南至瀘渡四百五十里。元和志。雋州南至瀘渡四百五十里。元和志。雋州南至瀘渡四百五十里。

元通志。雋州南至瀘渡四百五十里。元和志。雋州南至瀘渡四百五十里。元和志。雋州南至瀘渡四百五十里。

明正統、嘉靖、隆慶時。屢議開通。而不果行。至天啟時。安會倡亂。貴陽道阻。復議開通。按察使莊祖諧云。自金沙江巡檢司開。由白馬口。歷普隆紅巖石刺鮓至廣翅塘。皆祿勸州地。其下有雞心石。石如堆者三。桑梨江中。舟者相水勢緩急可行。岸纜空舟以行。又歷直勒村黑刺土色。皆會禮州地。其下有雞心石。石如堆者三。桑梨江中。舟者相水勢緩急可行。又歷踏照亂得頭峽刺鮓至粉壁灘甚駛。皆東川地。又歷驛馬河新灘至虎跳灘陰溝洞。皆巧家地。虎跳湍瀉陡石。不可容舟。陰溝二山積集。水行山腹中。皆從陸過灘。易舟而下。又歷大小流灘。為蠻夷司地。又歷黃郎木鋪貴溪寨灘至南江口。為烏蒙府地。始安流。自廣翅塘至南江。木商行之可十日。又至文溪鐵索江邊數灘。歷麻柳灣教化巖為馬湖府地。又歷洩灘蓮花三灘會溪石角灘至敘州府。其說甚詳。然是時明運將終。救敗不暇。徒託諸空言而已。鹽井營東南。蓋卽漢大茆縣界。繩若合流處。若爲建

昌衛西之打沖河。繩則姚安府北之金沙江也。此水禹無所致力。不用循行。故所導唯雍州之黑水。

瀘本作盧。如盧弓、盧矢、盧橘之類。皆訓黑。劉熙釋名。土黑曰盧。沈括筆談云。夷人謂黑爲盧。漢中山盧奴縣有盧水。酈道元云。水黑曰盧。不流曰奴。尤盧水爲黑水之切證也。牧誓八國有盧人。疑卽居盧水上者。其字後加水作瀘。章懷太子注後漢書云。瀘水一名若水。則瀘若似非異源。而酈元引益州記曰。瀘水源出曲羅舊。下三百里曰瀘水。兩峯有殺氣。暑月雋不行。故武侯以夏渡爲艱。瀘水又下合諸水。而總其目焉。故有瀘江之名矣。據此則瀘水自出曲羅舊。其地當在若水之東。下流合若水。故若水兼瀘水之目。所謂隨決入而納通稱者也。元和志云。雋州西瀘縣東北至州二十七里。本漢邛都縣地。瀘水在縣西一百十二里。水峻急而多石。土人以牛皮作船而渡。一船勝七八人。蓋卽曲羅舊出之瀘水也。考其源流。不出漢越嶲、犍爲二郡界。而杜氏通典云。吐蕃有可跋海。去赤嶺百里。方圓七十里。東南流入西洱河。合流而東。號漾濞水。又東南出會川爲瀘水。瀘水卽黑水也。程大昌金履祥之說。皆出於

此漾濞水見唐書。在今大理府西百里。西洱河卽葉榆河也。出大理鄧川州點蒼山。匯爲巨湖。周三百里。亦曰西洱海。今按水經注。葉榆河出益州郡葉榆縣。縣東有葉榆澤。葉榆水之所鍾也。其水自縣南枝分。東北流逕遂久縣東。姑復縣西。與淹水合。淹水雖合繩。若入蜀江。而葉榆初無黑水之名也。何以知爲黑水之源。其經流則自邪龍縣。東南流逕滇池縣南。又東與盤江合。又東南至交趾麋冷縣入海。此與會川相去懸絕。並不合繩。若入蜀江。安得謂漾濞水東南出會川爲瀘水。卽滇池縣北所祠之黑水哉。杜說非是。又按水經注。永昌郡有蘭倉水。出博南縣。漢武帝時。通博南山道。渡蘭倉津。土地絕遠。行者苦之。歌曰。漢德廣。開不賓。度博南。越倉津。其水東北流逕不偉縣。與類水合。又東與禁水合。又北注瀘津水。然則此蘭倉水仍東北合瀘水入蜀江也。若今之所謂闌滄江。元人指以爲禹貢之黑水者。則東南流至交趾入海。與梁州絕無交涉。影響附會之談。殊不足信。漢志。滇池澤在滇池縣。西北有黑水祠。後漢志。縣北有黑水祠。或以爲武帝開置益州郡始立之。非也。使帝知郡界有黑水而立此祠。則班史必知其所在。而能言之矣。竊謂此祠蓋彼中相承已久。黑水卽金沙江。東經會無縣南。南直滇池縣。縣故漢王國。於其北立祠祭之。宜矣。自周衰以迄漢初。聲教阻絕。故尙書家莫能言梁州黑水之所在。千載而下。尙賴有此祠。可以推測而得之。語云。天子失官。學在四夷。又云。禮失而求之野。此亦其一端也。杜佑以漾濞水經會川縣者爲黑水。樊綽以麗水合瀾渚江者爲黑水。程大昌以西洱河貫

葉榆澤者爲黑水。元人則以闡滄江至交趾入海者爲黑水。而明李元陽引張立道之事以爲證。此皆轉相附會以求合於入南海之文。非實有所驗也。以是爲雍界之黑水。吾不敢知。如謂梁界之黑水。亦卽斯川。則梁州奄有雲南。極於交趾。以一州而兼數州之地。何至若是之廣遠。此可以理斷之。而信其必不然者也。梁州之黑水。自繩若而外。又有五黑水焉。漢志符黑水出犍爲南廣縣汾關山。北至犍道入江。一也。符黑水者。符縣之黑水也。一名南廣水。水經注。黑水出漢中南鄭縣北山。南流入漢。諸葛亮牋云。朝發南鄭。暮宿黑水。二也。又黑水出羌中西南。入白水。通典扶州尙安縣有黑水。元和志云。出縣西北素嶺山。三也。在今陝西文縣。近志。疊溪營城西北有黑水。卽古翼水。源出黑水生番。東南經茂州至安縣。入于羅江。四也。又崇慶州西北有黑水入江。元大一統志云。源出常樂山。溪石皆黑。五也。此皆水之小小者。非禹貢之黑水也。杜氏云。顧野王撰輿地志。言黑水至犍道入江。與禹貢不合。蓋謂其不入南海。是爲異耳。而薛士龍以爲野王指符黑水言之。今顧書不傳。未知然否。按南廣水在敘州府城東十餘里。出西南夷呂部蠻部。自豕蛾夷圍過慶符縣。東北至南廣洞入江。源短而流狹。野王之所指。豈謂是與。韓汝節謂梁州別自有黑水。千古卓識。而乃以疊溪黑水當之。將以界南北乎。抑以界東西乎。吾不意韓氏復舛謬至此也。梁州有古蜀山氏。蠶叢氏之國。又遼霧。昌意所封。及牧誓所稱庸。蜀。羌。髳。微。盧。彭。濮。諸國皆在焉。春秋時可考者。庸。巴。濮。麋。褒。凡五國。戰國時屬秦。而楚亦兼得其地。秦并天下。置漢中。巴郡。蜀郡。

隴西、南境內史。南境漢改置益州。領郡八。漢志云。改梁曰益。魏分置梁州。晉初因之。益。梁二州。並領郡八。後又分益州南境

置寧州。領郡四。唐為山南西道之漢中。梁州。洋川。洋通川。通。瀕山。渠。南平。渝。清化。巴。始寧、壁、咸安、蓬、符陽、

集、巴川、合、河池、鳳、順政、興、益昌、利、等郡。山南東道之房陵、房、南賓、忠、南浦、萬、雲安、夔、等郡。劍南道之

蜀郡、益、唐安、蜀、濛陽、彭、德陽、漢、通義、眉、梓潼、梓、巴西、綿、普安、劍、閬中、閬、資陽、資、臨邛、邛、通化、茂、交川、

松、越巂、南溪、戎、遂寧、遂、仁壽、陵、犍為、嘉、廬山、雅、瀘川、瀘、陽安、簡、安岳、普、江源、當、陰平、文、同昌、扶、油

江、龍、臨翼、翼、歸誠、悉、靜川、靜、蓬山、柘、恭化、恭、維川、維、雲山、奉、和義、榮、盛山、開、南充、果、洪源、黎、雲南、姚

等郡。又京畿之上洛、商安康、金隴右道之武都、武同谷、成懷道、宕合川、疊黔中道之涪陵、涪南川、南

等郡。按以上通典所列。雲南、涪陵、南川三郡。乃梁南徼外蠻夷。不在九州之限。其雲安之建始縣。當往

屬荆。上洛之上津東境。廢長利縣地。當往屬豫。而黔中寧夷、涪川、播川、夜郎、義泉、漆溪七郡。列在荆域

者。雖附近蜀江之南。亦係徼外蠻夷。不在九州之限。以今輿地言之。陝西漢中府與安州。及西安府之

商州、洛南、山陽、鎮安、商南、鞏昌府之鳳縣、兩當、徽州、成縣、階州、文縣、湖廣鄖陽府之房縣、竹山、竹溪。及

鄖西縣之西境。四川則成都、保寧、順慶、龍安、馬湖五府。潼川、嘉定、邛、眉、雅五州。及敘州、瀘州、重慶、夔州

之江北諸州縣。松潘衛、疊溪營、天全六番招討司、黎大所、建昌衛。皆古梁州域也。其遵義府永寧衛。及

東川、烏蒙、鎮雄。故烏三府。並在瀘水之外。雲南郡。唐於昆明之弄棟川置。即今姚安府。其非梁域。又不

東川、烏蒙、鎮雄。故烏三府。並在瀘水之外。雲南郡。唐於昆明之弄棟川置。即今姚安府。其非梁域。又不

待言矣。梁北自洛南、商州、鎮安。並屬西以西爲洋縣、城固、褒城、鳳縣。並屬漢中府。兩當、徽州、成縣。並屬

及唐宕、疊二州之地。北與今岷州、洮州二衛接界。衛屬臨洮府。又西爲西傾山南。唐松州徼外羈縻之地。貞觀二年。於松州置

五州。其後多至百有。皆與雍接界。其間大山長谷。遠者或數百里。終南山東連二華。竦峙長安之南。有子

午道。直達漢中。岡巒綿亘。歷盤屋。音周至武功、郿縣。爲太一山。亦名太白山。駱谷斜谷之口。皆當其地。

又西過寶雞。訖於隴首。山之深處高而長大者曰秦嶺。西京記云。長安正南山名秦嶺。東起商、洛。西盡

汧、隴。東西八百里是也。關中指此爲南山。漢中指此爲北山。斯實雍、梁之大限矣。寶雞西南爲鳳縣。漢即

故道縣。屬縣。東北大散嶺。與寶雞分界。嶺上有大散關。當秦、隴之會。扼南北之交。雍、梁有事。在所必爭。

又西爲徽州。州東南有鐵山。懸崖萬仞。劉子羽曰。蜀口有鐵山。棧道之隘是也。州西有木皮嶺。甚高險。

唐黃巢之亂。王鐸置關於此。以遮秦、隴。又西爲成縣。縣有鷲峽、羊頭峽、龍門戍。皆在仇池山北。北兵攻

仇池。必由此入。又西爲洮州。衛之西傾山。山東北去衛四百餘里。屬雍州。其南則屬梁州。所謂西傾因

桓是來者也。以上諸山。皆隴、蜀之院塞。西傾與華陽。東西準望相直。曾彥和云。梁北雍南。以華爲畿。不

兼言東。最得經旨。而林少穎以爲華山在梁、雍之東。當云梁之東北。雍之東南。以華爲畿。夫兼言東。則

不足以該其西。是謂欲密而反疎。林氏蓋習聞西南距岱之說。而不知其非。故有此論。梁東自洛南、

商南以南。二縣並屬爲郿西之西境。故上津縣地。上津唐屬商州。其故城在今郿西縣西北一百十里。又南爲房縣。郿西、房縣。並屬郿陽府。與豫

接界。又南爲竹山縣。屬鄖陽府。又南爲巫山縣。屬夔州府。興荆接界。梁南自宜賓以西至會川諸州縣。凡

在瀘水、馬湖江之北者皆梁域。宜賓以東至巫山諸州縣。凡在大江之北者皆梁域。蓋大江既合瀘水。

亦得互受通稱。故隋改江陽縣曰瀘川。置瀘州治焉。其縣南大江。寰宇記謂之瀘江。瀘水即黑水。則梁

左之南鄙亦當以此水表界也。或曰梁州之水莫大於江。經曷不界以江。曰江自岷山導源。大勢皆南

行。至敘州始折而東。苟界以江。則江右之地悉遺之域外矣。故言黑水可以見左界。而言江則不可以

該右界也。梁西自西傾山。歷唐羈縻州以南爲嘗州、奉州、柘州。又西南爲始陽鎮。又南爲雅州、黎州。

又西南爲巜州。皆與蠻夷接界。今松潘衛、威州、天全六番招討司、雅州、黎大所及越巜、冕山營之北境。

鹽井營之西境是也。唐嘗州在今松潘衛西南三百里。州治通軌縣。隋志縣有甘松山。元和志云甘松

十五里。唐開元十九年吐蕃請互市於甘松。宰相裴光庭曰甘松嶺中國之阻。不如許赤嶺。即此也。赤嶺在今

陝西四寧奉柘二州。在今疊溪。威州之西。奉州西七十里。有的一一作博嶺。韋臯嘗分兵出此圍維州。柘州

西北百里有大雪山。一名蓬婆山。杜甫詩已收滴博雲間戍。欲奪蓬婆雪外城。是蓬婆又在滴博之西

也。威州北有高碛山。山上有蘇城廢縣。唐維州治。亦曰姜維城。邊略云自松達茂。不三百里。夷碛。碛布山巖如蜂房。宋史有

碛門。元有碛門宣撫司。即今天全六番招討司也。蓋夷碛起自松州。訖於始陽。故謂之碛門矣。廣韻無碛

其音。今按後漢書冉駹夷皆依山居止。累石爲室。高者至十餘丈爲邛籠。注云。今彼土夷人呼爲彫也。蓋碛本作彫。後改从石作碛耳。音當與彫同。唐雅州治嚴道縣。領羈縻吐蕃四

十六州。黎州治漢源縣。管羈縻州五十七。並蠻夷部落。寰宇記云。雅州西去大渡河五日程。羌蠻混雜。連山接野。鳥路崧空。不知里數。黎州西至廓清縣一百八十里。其城西臨大渡河。河西則生羌蠻界。高山萬重。更無郡縣。今黎大所北有邛來山。九折坂。後漢永平中。白狼。槃木。唐菆等百餘國。舉種奉貢。越山坂。緘負而至。皆旄牛。徼外蠻夷也。舊州卽今建昌衛。通典云。南至姚州界五百六十里。西至磨迷生蠻六百六十里。昔司馬相如略定西南夷。關沫若。徼牂柯。鑿靈山。橋孫水。蓋皆在此地矣。水經注以襃。斜二水爲自沔入渭之道。曰。歷漢川至南鄭。屬於襃水。迺襃暨衙嶺之南。溪水支灌於斜川。屈武功而北。達於渭。水道相貫。與經文符合。而考諸漢史。則猶有可疑者。河渠書云。武帝時。有上書欲通襃斜道。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張湯。湯問之。言抵蜀從故道。縣屬武都郡。卽今漢中府之鳳縣也。故道多阪。回遠。今穿襃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襃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上沔入襃。襃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渭。如此。漢中穀可致。而山東從沔無限。便於底柱之漕。上以爲然。拜湯子卬爲漢中守。發數萬人作襃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多湍石。不可漕。溝漕志蘇氏據此以說經曰。沔無入渭之道。漢人所言襃斜。則其道也。然襃斜之間。絕水百餘里。故曰逾于沔。蓋禹時通謂襃爲沔也。傅同叔爲之辨曰。據唐孔氏言。越沔陸行。而北入渭。則是以漢爲卽沔。自浮潛至沔。卽舍舟陸行。而北入渭也。然經言浮于潛。逾于沔。則是自潛逾沔。非謂自沔逾渭也。若以逾于沔爲逾于渭。則以逾于洛爲逾于河可乎。

蘇氏求褒斜之道得之矣。然亦以漢爲卽沔。以禹時通謂褒爲沔。而說逾字。與穎達無異。吾固質之經而莫敢信也。渭按。褒斜之間。絕水百餘里。則渭不言逾而言入。誠有可疑。卽通謂褒爲沔。亦無解於百餘里之阻隔。傅同叔云。上文旣言逾沔。可以該下而省文。此說亦未嘗。褒斜之間。若更有一逾。安得以逾沔該之。愚竊謂褒斜二水。禹時必有相通之道。如水經注所云。銜嶺之南。溪水支灌於斜川者。及夏殷之際。風俗變爲蠻夷。貢職不修。貢道遂廢。周武王牧野之師。八國雖嘗來會。其後巴蜀恃險。復不與中國通。逾沔入渭之道。其誰知之。嘗觀江河之支流。日久亦多陁塞。如夷水首受魚復江。戰國時秦楚相攻。舟師常出此路。泊乎隋。唐遂成斷港。汴水引河爲轉運之通渠。宋南渡後。廢而不用。日就淺澀。今水道斷續。幾不可問。而況深山窮谷之中。溪流一線。裁得通舟。自禹至漢。多歷年所。豈能長存而不變。褒斜二水相通之道。禹時自有。漢時自無。不得據漢史而疑聖經。亦不得據鄭注而疑漢史也。禹貢雖指。

行水金鑑卷第九十一

運河水

黑水、西河唯雍州。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納高。

龍門之河在冀州西。積石山在金城西南。南河所經也。沿河順流而北。千里而東。千里而南。龍門山在河

東之西界。水北曰納。孔氏傳。

河在雍州之東。而謂之西河者。龍門之河在冀州西界。故王制曰。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是河相

對而爲東西也。地理志云。積石山在金城河關縣西南。羌中。龍門山在馮翊夏陽縣北。毛詩傳曰。納水

涯也。鄭云。納之言內也。蓋以人皆南面望水。則北爲納也。且涇水南入渭。而名爲渭。納知水北曰納。孔氏

疏。漢河關縣在今陝西西寧衛西南塞外。夏陽今西安府之韓城縣也。積石、龍門見前。

雍州西盡黑水。東界西河。貢道自積石乘河而下。其東出於渭水。凡有二河。皆會西河。書古文訓。

河自積石東北流。至中國。折而南。至華陰。又折而東。至大伾。又折而北。至冀州。帝都界於三河之間。故

王制曰。自恆山至于南河。千里而近。自東河至于西河。千里而近。其曰東。曰西。曰南。皆自冀州而言之

也。濟河唯兗州。此東河也。蓋在冀州之東。荆河唯豫州。此南河也。蓋在冀州之南。黑水、西河唯雍州。此

西河也。蓋在冀州之西。雖自冀州而言之。有此三河。其實一也。冀州之西。接於雍州。以河爲境。雖冀州之西河。然其實雍州之東境也。黑水歷雍州。梁州之西。入於南海。此二州皆以黑水爲境。漢孔氏曰。西距黑水。東據龍門之河。孔氏所謂據。乃跨而越之也。冀州之與雍州。分河之東西。不應言據。唐孔氏曰。計雍之境。被荒服之外。東不越河。而西踰黑水。王子雍曰。西據黑水。東距西河。所言得其實也。徧簡孔氏皆云。西距黑水。東據河。必是誤。此說是也。九州之末。載通于帝都之道。皆以達於河爲至。蓋帝都介於三河之間。達于河。則至於帝都矣。此州達于帝都。有二道。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者。一道也。自渭

汭以達于河者。又一道也。

尙書全解。

會言貢道之會。非會貢也。

禹貢集解。

雍、梁、荆三州。其貢道相因者。臣論沔、漢。嘗及其詳矣。荆之貢。不徑浮江。漢而兼用沔。潛者。隨其貢物所出之便。或由正途。或循枝派。期便於事而已也。遡漢之極。無水可浮。則陸行至洛。以期達河。故曰浮于江。沔、潛。逾于洛。至于南河也。荆之貢道。其先梁而書者。顯詳如此。而梁貢南道。亦與之同。蓋自岷江順下。至今之漢。漢陽遡漢以北。與荆之入貢。正共一途。故經既書之於荆。而不再書於梁也。梁之北境。貢入之道。去江則遠。故必自今閩劍之北。金洋與元之南。取逕入潛。以求達乎漢也。然則不浮漢。潛者。凡漢水支流。皆可名潛。隨其逕便。可達卽達。不容必待至漢。乃浮也。自今日利閩北上轉東。而道乎金

牛以及漢中。卻爲夷徑。而此時遠在秦前。今金牛縣五丁之道未開。則凡巴郡在北而遠江者。其貢入正以浮潛爲便。而非舍劍利不由也。旣浮潛達沔。又可以求逾乎褒。而展轉達斜。以入於渭。其逕道當然也。褒今不名爲沔。然漢上爲沔。此褒旣據漢水上流。正與沔應。雍之貢入。亦有兩道。其北道自後世朔方西涼浮河者。無所因於他州。故特記其詳曰。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其南道自今陝西入河者。與梁之北貢。所謂浮于河者同道。而可以會合積石之貢於河。故又因梁州前文而特致其略。止曰會于渭。而巳。其義例與梁。荆一律也。禹貢山川地理圖說。

爾雅。河西曰隄州。注云。自西河至黑水。疏引李巡云。兼得梁州之地。周禮。正西曰雍州。疏云。周之雍。豫於禹貢兼梁州之地。按梁併於雍。說本漢志。然雍州西北二邊。世有戎翟之患。自夏桀時。畎夷入居邠。岐之間。成湯旣興伐而攘之。及殷室中衰。諸夷皆叛。至于武丁。征西戎鬼方。三年乃克。故其詩曰。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言武丁能繼湯之烈也。及武乙暴虐。犬戎寇邊。周古公踰梁山而避於岐下。及太丁之時。季歷伐燕京之戎。戎人大敗周師。文王爲西伯。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遂攘戎翟而戍之。莫不賓服。厲王無道。戎狄寇掠。乃入犬丘。殺秦仲之族。宣王承厲王之後。玁狁孔熾。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雍州之域。爲戎翟所侵陵如此。則其疆場未必能悉如禹貢。又禹貢。梁州之山水無一入職方者。故杜氏言梁州當夏。殷之間。爲蠻夷之國。蓋卽牧誓所稱庸。蜀。盧。彭等。

是也。雍之併梁亦虛名耳。今據周禮言之。正東曰青州。其南則有揚。其北則有幽。而西則不然。曰雍州以正西。其西北西南兩隅皆缺焉。然則梁地為羈縻之國。固不待言。而雍之西境。如西傾、積石、豬野、流沙、三危、黑水之區。皆沒有戎翟。禹貢之舊疆。不可復問矣。爾雅曰。離州以河西。則華山以南不在界中可知。其西北亦當虧損。殷周之雍。實小於禹貢。或因併梁之說。而反以為大。此耳食之學。未可與道古也。雍州為奧區神臯。后稷始封於郃。一作駘。又作蘆。公劉處豳。太王徙岐。文王作豐。武王治鎬。及扈、崇、密、須之封皆在焉。春秋時可考者。虢。文王弟所封。曰西虢。周、召、畢、豐、鄭。初封成林之地。漢為鄭縣。屬京兆。今華州是。秦、芮、梁、崇、密、驪戎、白狄。西境。凡十四國。戰國時屬秦。而魏、趙亦兼得其地。秦并天下。置內史。上郡、北地、九原、隴西、雲中。西南境。唐晉。是。榆林郡。漢以其地之西偏。置涼州。領郡十。漢志云。改雍曰涼。而三輔則領於司隸。後漢並因之。魏分置秦州。晉又分置雍州。領郡七。治京兆。涼州領郡國八。治武威。秦州領郡六。治上郡。唐為京畿之京兆府。雍州。華陰、華、馮翊、同、扶風、岐、新平、郿等郡。關內道之汧陽、隴、安定、涇、彭原、寧、安化、慶、平涼、原、靈武、靈、五原、鹽、寧朔、宥、洛交、鄜、中部、坊、延安、延、咸寧、丹、上郡、綏、銀川、銀、新秦、麟、朔方、夏、九原、豐、榆林、勝、安北。大都護府。分豐、勝二州界置。等郡。隴右道之天水、秦、隴西、渭、金城、蘭、會寧、會、安鄉、河、臨洮、洮、和政、岷、寧塞、廓、西平、都、武威、涼、張掖、甘、酒泉、肅、晉昌、瓜、燉煌、沙、伊吾、伊、交河、西、北庭、庭州後為、安西、都護府、等郡。按以上通典所列。伊吾、交河、北庭、安西。自古為戎狄。不在禹貢九州之限。又河、湟之間。吐谷渾故地。未嘗為郡縣。故不入雍域。以今輿地言之。陝西臨洮、平涼、慶

陽、延安、鳳翔五府。其西安府則唯商州、洛南、山陽、鎮安、商南、鞏昌府則唯鳳縣、兩當、徽州、成縣、階州、文縣爲梁域。餘皆屬雍。又榆林衛、寧夏衛、寧夏中衛、及靖遠、岷州、洮州三衛。行都司所領甘肅州莊浪等諸衛所。其在化外者。南至西傾、積石、西踰三危。北抵沙漠。皆古雍州域也。夏殷之衰。雍州西北境。皆爲戎翟所據。及周室東遷。舊都八百里之地。悉棄以予秦。秦染夷俗。諸侯摛之。不與中國會盟。輶軒之使。莫有過而問焉。況三危西裔之區乎。故屈原天問曰。黑水廟避趾。三危安在。蓋自戰國時。此地之山川。已與崑崙、弱水。同其渺茫。僅得之傳聞。而無從目驗矣。秦火之後。載籍淪亡。漢興。治尙書者。不能言黑水、三危之所在。武帝通西域。玉門、陽關之外。使者往來數十輩。不聞涉大川而西。有可以當古之黑水者。故班志張掖、酒泉、敦煌郡下。並無其文。司馬彪亦無可言。至酈道元始云。黑水出張掖雞山。而其所謂南流至燉煌。過三危入南海。亦不過順經爲義。與他水歷敘所過之郡縣者。詳略相去遠矣。故杜佑云。道元注水經。銳意尋討。亦不能知黑水所經之處。唐初魏王泰撰括地志。又云。黑水出伊吾縣北。此與張掖雞山。未知孰是。然其所謂南流絕三危者。竟亦不可復尋。按伊吾縣。唐伊州治也。本伊吾盧地。貞觀初內附。乃置郡縣。自甘州以至伊州。凡一千五百餘里。郵傳不絕。宦游之士。商旅之徒。輿夫出使西域者。往來如織。而不聞言燉煌之西有黑水焉。此杜佑所以復有年代久遠。或至堙涸之說也。難者曰。黑水行及萬里。黃河之亞也。何至於堙涸。余曰。湮涸之故。嘗觀於黃河而知之矣。夫下流壅塞。則上

流必決而徙道。水之常也。齊桓公時。九河填闕。下逮周定王五年。不過四五十歲。而全河南徙。鄴東之故大河。黎陽之宿胥故瀆。漢世已不可得詳矣。黑水當亦如此。蓋三危以南。禹功不及。易致壅塞。下流旣然。則上流決而徙道。從塞外行。不復經燉煌界中。此三危之西。鹽澤之東。所以終不見有黑水也。難者又曰。水卽不至。其枯瀆寧無遺跡乎。曰。凡黃河旣徙之後。其枯瀆風沙填塞。未幾而化爲平陸。況黑水經流沙之域。風吹沙擁。抑又甚焉。遺迹無存。固其所矣。周定王時。河徙。史遷亦不能言。賴有周譜載其事。王橫始得據此。以推知禹河本從西山下東北去。彼黑水者。不由中國入海。又雍西久沒於戎翟。新流故道。夫孰爲紀之。而孰爲傳之邪。禹治黑水。不若治河之詳。河歷千六百餘年。而亦不免於徙。則黑水之改流較速。疑當在定王之前。自屈原已不能知。而況伏生輩乎。自古文尙書家已不能知。而況班固。司馬彪。酈道元。魏王泰諸人乎。至若樊綽。程大昌。金履祥。李元陽等。紛紛辨論。如繫風捕景。了無所得。徒獻笑於後人而已。

西河東與冀分界。自今榆林衛故勝州東北折而南。且西經府谷。神木。又西南經葭州。吳堡。又南經綏德。清澗。延川。延長。又東南經宜川。並屬延安府。又南經韓城。邵陽。朝邑。以至于華陰。並屬西安府。與豫接界。河行凡一千七百餘里。雍之南界。自華陰太華山以西。爲華州。渭南。藍田。鄠縣。盩厔。並屬西安府。郿縣。寶雞。並屬鳳翔府。皆以南山與梁分界。又西爲鳳縣。有大散嶺。又西爲徽州。有鐵山。木皮嶺。又西爲成縣。有鷲峽。羊頭峽。龍門戍。並屬鞏昌府。又西爲岷州衛。又西爲洮州衛。有西傾山。皆與梁分

界處。自西傾又西歷吐谷渾。南至大積石。自積石又西歷吐谷渾。南黨項、白蘭之北。至于黑水。吐谷渾本遼東鮮卑種也。東晉初徙居枹罕。宋景平中其子孫有阿豺者。升西疆山。觀墊江源。則其地南至西傾矣。又數傳爲夸呂。始自號可汗。治伏俟城。在青海西十五里。據有甘松之南。洮水之西南。極於白蘭。其地東西三千里。南北千餘里。黨項羌在古析支之地。漢時燒當羌亦嘗居之。白蘭者羌之別種也。其地皆與吐谷渾接。吐谷渾在河、湟之間。卽先零、燒當諸羌故地。積石在其西南。南枕賜支、河曲。禹導河自此始。則湟水之南。積石之北。西傾之西。其爲雍州之域無疑矣。雍之北界。經無可見。約略言之。自今塞外東受降城之西。與冀分界。元和志云。東受降城在勝州榆林縣東北八里。又西四百里爲中受降城。元和志云。南至麟州四百里。又西四百餘里爲西受降城。元和志云。在豐州西北八十里。唐景龍二年張仁愿所築。南直今榆林衛。黃河經三城之南。謂之北河。河北有陰山。爲華夷大限。侯應曰。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是也。又西爲高闕山。戰國時趙築長城。並陰山下。至高闕爲塞。及秦始皇斥逐匈奴。城河上爲塞。又使蒙恬度河。取高闕。陶山北假中。築亭障以逐戎人是也。其地又有光祿塞、雞鹿塞。漢受降城皆雲中、五原二郡境也。又西爲河西四郡之北鄙。漢太初中收匈奴休屠渾邪王地。置武威、張掖、酒泉、敦煌。以通西域。隔絕羌胡往來。武威姑臧縣北三百里。有白亭軍。元和志云。在馬城河東岸。天寶十年哥舒翰置。因白亭海爲名也。張掖東北一千五百餘里。有地曰居延。元狩二年霍去病出北地二千餘里。過居延。太初三年使路博德

築居延澤上。今甘州衛塞外居延故城是也。亦曰居延塞。元爲亦集乃路。地理志云。在甘州北一千五百里。城東北有大澤。西北俱接沙磧。乃漢居延故城。明洪武初。馮勝拔肅州。進至掃林山。亦集乃路是也。合黎山在張掖縣西北二百里。弱水由此東北入居延澤。遮盧障在肅州酒泉縣北二百四十里。李陵與單于戰處。敦煌卽今廢沙州衛。衛北抵大磧。磧外卽古伊吾盧地。唐置伊州。今爲廢哈密衛也。自雲中至敦煌六郡。皆古雍州之域。後爲戎翟所據。至秦漢始收復者。其北皆臨大磧。大磧卽沙幕。漢人謂之磧。東西數千里。南北遠者千里。無水草。不可駐牧。雖禽獸亦不能居之。蔡傳。雍之貢道有二。其東北境。則自積石至于西河。其西南境。則會于渭汭。王氏樵曰。東北當云西北。蓋雍東距河。若東北境。則直浮西河。不須浮于積石也。渭按雍之西北境。遠近不同。各從其便。以至龍門。不盡由積石。其曰浮于積石者。舉遠以該近耳。會於渭汭。言出渭之舟。逆流而上。與浮河之舟。相會于渭水之北。閻百詩云。渭汭汭字。解有作水北者。有作水之隈曲者。有作水曲流者。有作水中州者。總不若說文。汭。水相入也。於此處爲確解。左氏一書。莊四年曰。漢汭。閔二年曰。渭汭。宣八年曰。滑汭。昭元年曰。雒汭。四年曰。夏汭。五年曰。羅汭。二十四年曰。豫章之汭。二十七年曰。沙汭。定四年曰。淮汭。哀十五年曰。桐汭。水名下繫以汭者衆矣。又何疑於禹貢。渭按汭。水相入。與水之隈曲曰汭。二義適相成而不相悖。蓋兩水相入。其水會襟帶處。必有限曲。詩大雅。芮鞠之卽。芮。卽職方涇汭之汭。水名也。漢志。扶風汧縣下云。芮水出西

北。東入涇。詩。芻隄。雍州川也。師古曰。隄讀與鞫同。余因此悟水北曰汭之義。蓋涇水東南流至邠州長武縣東。芻水自平涼府靈臺縣界流經縣南。而東注于涇。公劉所居故豳城。正在二水相會內曲之處。及其後人衆而地不能容。則又營其外曲以居之。故曰止旅迺密。芻鞫之卽鄭箋曰。水之內曰隄。水之外曰鞫。外卽南。內卽北也。推之洛汭亦然。召誥。太保以庶殷攻。位于洛汭。傳云。洛水北。今河南城也。漢河南縣。卽周之王城。東去鞏縣之什谷尙百有餘里。召公治都邑之位。豈逼側洛水入河之口乎。知洛汭。則知渭汭矣。或曰。雍州有二。渭汭從孔義。則凡渭北之地。皆爲渭汭。此渭汭當爲漢高陵縣地。後渭汭當爲漢襄德縣地。邑。今朝同一渭汭。而前後所指各別。經豈支離若是邪。曰。地異而其爲渭汭則同。高陵者。涇、渭二水之會也。襄德者。河、渭二水之會也。均爲水北。均爲水相入。均爲水之隈曲。渭汭兼地而言。不專指水口也。渭汭在河之西岸。華陰朝邑。韓城之地皆是也。東與蒲州榮河分水。此言雍之貢道。故特以西岸言之。韓汝節云。今蒲州。舜所都也。渭水之北。今朝邑縣南境。渭水至此東入河。折而北三十里。卽蒲州。故舟皆會于渭北。今按北船出龍門。至榮河縣北汾水入河處。便當東轉。泝汾。無緣更順流而下。至朝邑與南船會也。且禹告成。當堯時。帝都平陽。距蒲阪三百餘里。韓城北連龍門。東對汾口。南北貢船相會。當在其間。曷爲引蒲州以證乎。禹貢雖指。

導黑水至於三危。入於南海。傳曰。三危西裔之山。山在西裔。爲黑水所經。則禹當日導黑水。實未嘗究

其源。但自雍導起。經三危。過梁境。入南海。傳曰。自北而南。經三危入南海。非是。蓋三危去黑水之源尚遠。雍州經三危既宅。傅同叔曰。三危既宅。此治黑水之成功也。林三山曰。三危距南海凡數千里。禹導黑水至三危。即得其故道。從此以達南海之二說者。講導水甚明。夫禹所導之黑水。與雍梁二州之黑水。同一水耳。明導水經文之黑水。則知雍梁二州之黑水矣。自古言黑水者。紛紛不一。胡肅明先生言黑水三危。並見雍州。雍州以若水為黑水。考據詳明。然與經文入南海之文。未有合。至云梁州黑水。別是一川。非界雍之西者。其說本之韓汝節。終非篤論。予故不取焉。唯雲南通志。載明人史秉信岡脊黑水辨。以土人而言彼中之水道。當自不謬。姑引其文。而以諸說參注之。雖未嘗有所折衷。然以此而求

黑水。當亦不遠矣。辨曰。昔辨黑水者。有如聚訟。或問余曰。黑水地志出犍為。謬矣。漢書地理志。犍為郡符縣下溫水。南至豎入黠水。對水亦南至豎入江。愚按。說文。黠。淺黃黑也。廣雅。黠。黑也。則是黠水即黑水矣。犍為。漢郡。今四川敘州府治。此即張機所謂北金沙江。一名黑水。下流至敘州入岷江者是也。水經出張掖至

燉煌。過三危。入南海。燉煌。瓜州也。實未嘗有此水。跨越諸山入南海。武彛熊氏之說詳矣。考古今地志。雍州之地。即無黑水。所謂導黑水。至於三危。或云在燉煌郡。則今瓜州也。曷嘗有此水。踰跨諸山。以至於南海哉。若以河源崑崙推之。崑崙山脊以西。人跡所未到。其東中一支。則重岡積嶺。直至終南。太華。皆是雍之南山。而瓜州乃在河西五郡。實當西北界上。漢人所謂斷匈奴右臂者。以其不與西戎相接也。史當有錯。唐樊綽又指麗水為黑水。麗水。金沙江也。金沙果黑水乎。余

曰。金沙出吐蕃。經麗江。鶴慶。姚安。武定。入馬湖。會岷江。入東海。此為黑水。所謂入於南海何居。易氏曰。樊綽變書。載蠻水之入南海者有四。西洱河與瀾滄江合。一也。麗水與瀾滄江合。二也。新豐川合勃弄諸水。三也。唐蒙所見盤江。四也。綽指麗水為黑水。一名祿禪江。而羅些城北有山。即三危山。其水從羅些城三危山西南行。上流出於

西羌吐蕃。下流南至蒼望城。又南至雙王道勿川。有瀾諾江西南來會。南經驃國之東而入海。羅些乃南詔吐蕃南北相距之地。其西接吐蕃。其東接劍南。東北之西境。程大昌辨之曰。案此之麗水。下流經驃入海。而驃東天竺接。其南皆際南海。即在南海一角。其去雍。梁分境之地。實為太遠。故臣不敢主執其語也。而秉信所指。則與張機所考北金沙江源流相合。機曰。北金沙江源出吐蕃共隴川犂牛石下。謂之犂牛河。亦曰犂水。訛犂為麗。又名麗江。即古麗水。以其江產黃金。故名金沙。元憲宗取大理。用革囊以濟者。即此也。其流經吐蕃鐵城橋。東經麗江府巨津。寶山二州。又東經鶴慶府。北勝州。姚安府。又自武定府北界黎溪州。蒙氏僭封為四瀆之一。亦即此江也。又自武定下流入濟慮部。曼人鑿桐槽船以通往來。行旅遂名金沙渡。又西過四川東川府。一名黑水。一名納曩。然皆金沙江別名。又經四川行都司。會川。建德。德昌。打衝等衛所。又經烏蒙府。又經馬湖府。夷長官司。馬湖江相合。下流至敘州。入岷江矣。或又曰。程氏以麗水狹。不足界二州。西洱河與漢葉榆澤相貫。廣可二十里。其流正趨南海。西洱今大理海也。西洱果黑水乎。余曰。西洱源一發於鶴分水嶺。一發於浪穹罷谷。此為黑水。所謂惟雍州者何居。程大昌曰。樊綽直以臨水為三危之黑水。其語必得之夷俗所傳。然臣疑其源流狹小。不足以合二大州疆境。又三危既宅。載之雍州。則三危當在雍。不當在梁。今以唐史考之。驃在蠻為南。在蜀為西南。於澤亦為西南一角。而麗水西行入驃。始得南海。則恐雍境決不斜入梁。微如此之多也。至其所稱西洱河。即與漢志葉榆澤相貫。其廣處可二十里。既足以界別兩州。綽及道元。皆謂此澤以葉榆所鍾得名。則其水之黑似榆葉。積漬所成。凡其名實。悉皆可證。而古黑水祠。又正在益州。即其地也。而尚書通考載李京雲南志云。西洱河即葉榆水。在大理點蒼山下。方圓三百餘里。勢如人耳。故名。其源不出三危。且在中慶西境。去梁。雍絕遠。不可以別界二州矣。或又曰。西遠爨方有大金沙江發源崑侖西北吐蕃地。廣五里。產黃金。綠玉。琥珀。水晶。其流正趨南海。西南惟此水為大。張機會有考。然則大金沙為黑水乎。余曰。洱水之西為瀾滄。再西為潞江。又再西為大金沙。大金沙者。長廣三倍於瀾滄。遠出蕃域。上流已闊。澄若重溟。黝然深碧。夏秋漲溢。江色不變。金齒黃貞元言之甚悉。第此水去梁荒遠。此為黑水。所謂華陽者何居。所謂至於三危者又何居。張機曰。大金沙江發源崑侖山西北吐蕃地。即禹所導黑水也。雖與雲南小金沙江及瀾滄潞江皆發源吐蕃。然大金沙之源。較三江最荒遠。且其源於三江源邈不相近。其下流亦十倍小金沙江及瀾滄二江之外。按禹貢。華陽黑水唯梁州。黑水西河唯雍

州。周文安辨疑錄云。甘州志。甘州之西十里。有黑水流入居延海。肅州之西北有黑水。東流遐遠。莫窮所之。是其源入雍州之西。流入梁州之西南。其正西別流。逶迤極之外。而無所據見。地勢西北最高。故能經西而西南也。雲南志載金沙江出西番。流至緬甸。其廣五里。徑趨南海。得非黑水流出張掖。流入南海者乎。河源在中國西南。直四川馬湖。邦之正西三千餘里。雲南麗江宜撫司之西北一千五百餘里。愚觀黃河源近雲南之地。則大金沙江源自緬甸之地。南入緬甸。論雍。梁間水。唯此大耳。此水為黑水。無足辨矣。黃真元又云。大金沙江。在雍望俱可窮源。上流亦狹。大小遠近迥不同。瀾滄路四分之一。大金沙倍於瀾。滄。瀾。滄。路所出地名。在鹿石山。在雍望俱可窮源。上流亦狹。大金沙江上源。相傳近大宛國。自里麻茶山至孟賓極北。不聞有所往。號赤髮野人境。峭壁不可梯繩。弱水不任舟楫。土人唯遠見川外隱有人馬形。似哈西羌之域也。今姑略其源。唯自其經流支流入海可見者言之。水流至孟賓陸阻地。亦有大水自西北來。一名大居江。或云大車江。一名橫榔江。二水至此合流。又名大盈江。今騰越人總甸內諸水。亦曰大盈江。殆竊侈其名也。江流至此。覺人方名其為金沙江。江中產綠玉。黃金。鈿子。金精。石臺。玉。水晶。間出白玉。濱江山下。出琥珀。舊志以琥珀。綠玉。出在瀾滄江者謬矣。昔年王靖遠。蔣定西追麓川叛賊思機發。思下發弟兄。造船飛渡孟養。及復與思祿盟。誓江乾石爛乃許其過江者。皆此江也。滇人相傳名大金沙江。若以別罷江。北勝。武定。馬湖之小金沙江耳。自此南流。經宜猛。莫墩。莫即。至猛掌。有一江西來。入大金沙江。又南下昔朴。怕。蛙。猛。莫。外經蠻莫。有一江。源自騰越大盈。經鎮邊。南甸。干崖。受展西茶山古湧諸水。伏流南牙山麓。出經蠻莫。入大金沙江。江又經蠻法魯勒。孟拱。遮釐。管屯。大葛蒲山峽。小葛蒲山峽。課馬。孟養。怕崩山峽。戶革。鬼哭山。夏撒。昔年緬人攻孟養。以船運兵餉到夏撒。為孟養所敗者。此江也。正統中。蔣雄率兵追思機發。為緬人所壓殺於江中。亦此江也。大約江自蠻莫以上。山巒水陡。正統中。郭登自貢章順流。不十日至緬甸者。亦此江也。下流經溫板。有一江。源自騰越龍川江經界尾高黎共山。隴川猛乃猛密所部。莫勒江至太公城江頭城入於金沙江下流。又經猛吉準古溫板。又名溫板江。又名流沙河。皆金沙江也。猛葛馬噠喇至江頭江中。有大山極秀聳。山有大寺。又有一江。源自猛辨洗夏母。南來入大金沙江。又經止即龍大馬草底馬撒騰馬入南海。其江至蠻莫以下。地勢平衍。闊可十五餘里。舊志云五里者。非也。經南江益寬。流益慢。緬人善舟。又善泅水。操櫓楫者。如涉平地。至是江海之水。祿為一色矣。合漲機。黃真元二說觀之。大金沙江源流甚長。自徵外流入南海。似導黑水至於三危入於南海之經。

葉榆李仁甫黑水辨。以瀾滄江為黑水云。蜀隴滇三省鼎立。隴西南斜長入蜀。滇西北斜長近隴。蜀則尖長入滇。滇隴之間。如三足旛然。黑水源正在旛頭。故雍以黑水為西界。以山論。麗雪山與蜀松州諸山相接。松去雍不遠。計瀾滄之源。當在雍之西。元張道立使交阯。由黑水入三崇山。瀾滄經

北直出梁西南。中國山勢岡脊皆自西北來。積石西傾。岷山岡脊以東之水。既入於河。漢。岷山岡脊以西之水。入於南海。卽爲黑水。此說廣而有據。何也。鶴之山。皆自西北來。凡脊以東之水。皆歸東海。金沙江是也。脊以西之水。皆歸南海。瀾滄江是也。則此中爲岡脊。疇能易之。如鶴走榆。經山神哨。舊名分水嶺。草間湍出。盡亂流耳。北流者入漾工。會金沙。歸東海。南流者合浪穹水。匯爲西洱。歸南海。夫咫尺間分水。東南海之異。於岡脊之說。誠有脗合者。人自不察耳。或曰。信斯言。脊以西之水。皆黑水。瀾滄也。西洱也。大金沙也。皆黑水矣。此屬游移之見。瀾滄、西洱。非黑水也。酈道元謂西洱。葉榆積瀆所成。謂之黑水。豈岡脊以西皆榆乎。余曰。脊以西雖不必皆榆。然西南之山。干霄翳地。隨刊未施時。山木積瀆成渠。何必榆始黑也。朱子云。黑水從雍。梁西界入南海。不經中國。知言哉。山海西山經云。崑崙之丘。西流於大扞。軒轅之丘。洵水出焉。南流注於黑水。所指皆西南。是黑水實不入中國也。或又曰。顧野王輿地志。黑水由樊道入江。余曰。樊道。烏蒙地也。入南海者曰入江。可爲噴飯。若夫遼東黑河趨東海。肅州有黑水。無跨河越脊理。若水名黑水。卽北金沙入東海。皆非禹貢之黑水。不足辨矣。吾友閻中書詠刊大清一統天下全圖。據云本之政治典訓方略會典。一統志諸書。其山川位置。自無苟且。按圖。金沙江一源自阿六江。一源自烏思藏。皆南流。至共龍旄牛石下。枝分東流爲金沙江。折而南。又東流經永北府南。又東至程湖。又東至馬喇東。瀘水卽古若水。自北來注之。又東南流少西至大姚。又西折而南。又東至姚安姚州。又

東至元謀。復西南流至楚雄府。而旄牛石分枝之麗江。南流至劍川。又南流至浪穹。折而東至大理。太和爲西洱。卽古葉榆水也。又東流至賓川。又東至定遠。而與金沙江合。又東南流至南安。少西而瀾滄江自西南流至蘭州。漾備江亦自西南流至蘭州。與瀾滄江合。又南流至點蒼山。少東至打牛平。又東南流與金沙江合。又南流至茶山西。又南流至元江。少折而東爲九龍江。卽瀾滄江。流入安南界。入於南海者也。其金沙江東南流至馬喇。與瀘水合流處。又東流至會川西。孫水自北來注之。又自會川東北流至大赤口羅羅。小赤口羅羅。少東其處亦名金沙江。又東北至馬湖。又東至敘州宜賓。流入岷江。而金沙江又自大赤口羅羅分枝南流。至東川之西。會理之東。又南流至烏蒙之西。祿勸之東。又西南流至雲南。匯爲昆明池。卽滇池也。據此則金沙江瀾滄江瀘水孫水皆異源同流。合而入於南海者。而其分枝則又入於岷江。入於滇池。皆非禹貢之黑水也。張機以大盈江爲大金沙。定爲禹貢之黑水。閻氏圖亦載之。大盈江自西天竺萬山中來。西南流有檳榔江自西來注之。合流至孟養。折而東至猛卯。有麓川江自北來注之。合流至猛密。而潞江亦自北來注之。合流至緬甸之東。八百媳婦之西。入於南海。而大盈江之來自西天也。圖中亦莫究其源。按而求之。蓋在星宿海大流沙之西北。抵三危。過沙州至哈密。漢之燉煌郡北境。卽伊吾廬也。括地志言黑水出伊吾。南流絕三危山。此正與圖相合。亦與張機所稱大金沙江發源崑崙山西北吐蕃地相合。此乃禹貢之黑水。無可疑者。經云華陽黑水唯梁州。

黑水、西河唯雍州。蓋伊吾、沙州爲雍之西境。雅黎、天全、徼外吐蕃以及於南海皆梁之西境。是可見黑水源流至遠且大。如此真足以界二州之疆域矣。小谷口蕃藪。

行水金鑑卷第九十二

運河水

哀公九年秋。吳城邗。溝通江、淮。左傳

於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末。一作宋口入淮。通糧道也。今廣陵韓江是。杜預春秋左傳注。射陽湖。古射陂也。在

今山陽縣東南八十里。與鹽城、寶應二縣分水。縣西有山陽澗。即古邗溝。其縣北五里之北神堰。即古末口也。

吳王夫差既殺中胥不稔於歲。乃起師北征。闕爲深溝於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以會晉公午於黃池。國語

江、淮漕運尚矣。春秋時吳穿邗溝。漢吳王濞開邗溝。通道海陵。隋開邗溝。自山陽至揚子入江。宋徽宗宣和三

年詔。

揚州沿於江。海達於淮。泗東坡書傳云。吳王夫差闕溝通水。而江始有入淮之道。禹時則無之。愚按吳之通水有二焉。左氏傳哀公九年。吳城邗溝通江、淮。此自江入淮之道也。哀十三年會黃池。注云。陳留封丘縣南有

黃亭。近濟水。此自淮入汴之道也。闕若璩云。按此句從初刊本增補。困學紀聞

吳越春秋。吳將伐齊。自廣陵闕江通淮。曰渠水。漢志。江都縣有渠水。首受江。北至射陽入湖是也。又名

中瀆水。水經注。中瀆水首受江於江都縣。縣城臨江。昔吳將伐齊。北霸中國。自廣陵城東南築邗城。城下掘深溝。謂之韓江。亦曰邗溟溝。自廣陵出山陽白馬湖。逕山陽城西。又東謂之山陽浦。又東入淮。謂之山陽口。是也。山陽本漢射陽縣。屬臨淮郡。晉義熙中。改曰山陽。吳幼清云。江北淮南地高於水。雖曰溝通江。淮二水之間。掘一橫溝。兩端築隄。壅水在溝中。若欲行舟。須自江中拽舟上溝。行溝既盡。又拽舟下淮。江。淮二水。實未嘗通流也。渭按。後世堰閘之法。可以隨時啓閉。舟至則開。舟過則閉。今運河諸閘皆然。不聞有拽舟之事。邗溝嘗亦如此。且左氏明言溝通江。淮。何以云未嘗通流邪。或問吳自哀九年。溝通江。淮之後。十年伐齊。十一年又伐齊。十二年會魯於橐臯。十三年會晉於黃池。國語云。夫差既退。使告勞於周。曰。余沿江沂淮。闕溝深水。出於商魯之間。其所沿沂者。非卽邗江至末口之道乎。曰。非也。射陽以南之水。引江以通湖。不可謂之江。射陽以北諸路。由湖以達淮。不可謂之淮。其所稱沿江沂淮。蓋卽禹貢揚州之貢道耳。何以知之。邗溝之開。杜注但云通糧道。其水未必能深廣。觀隋開皇中。山陽瀆既開。而猶不勝戰艦。則吳人所乘餘皇戈船之類。不可由此瀆明矣。故哀公十年。公會吳伐齊。左傳云。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十三年。黃池之役。於越入吳。國語云。越師沿海沂淮。以絕吳路。嚮使伐齊。由邗溝。則徐承何獨帥舟師泛海。其自會而歸。越師欲絕其路。亦必沂江而不沂淮矣。故知吳王沿江沂溝。仍用禹貢揚州之貢道也。禹貢鑑指。

管子曰。粟行三百里。則國無一年之積。粟行四百里。則國無二年之積。粟行五百里。則衆有饑色。孫武

曰。千里餽糧。士有饑色。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是言粟不可推移。則糴之者無利。糴之處受害。按禹貢百里賦

納總。二百里納銓。三百里納結服。四百里納粟。五百里米。則物重而粗者爲近賦。物輕而精者爲遠賦。若數千百里漕運。其費百倍。秦欲攻匈奴。運糧使天下飛芻輓粟。運載芻藁

令疾至。故曰飛芻也。輓。粟謂引車兩也。音晚。起於黃腫。直瑞反。又音誰。瑯琊負海之郡。轉輸北河。黃、腫二縣。並在東萊。言自東萊及瑯琊。緣海諸郡。皆令轉輸至北河也。黃

即今黃縣。腫即今文登縣。並今東牟郡縣。瑯琊今高密瑯琊郡地。北河今朔方之北河也。率三十鍾而致一石。六斛四斗爲鍾。計其道路所費。凡用百九十二二斛。乃得一石。杜佑通典。

漢興。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索隱曰。說文云。漕、水轉穀也。一云。車運曰轉。水運曰漕。中都猶都內也。皆天子之倉府。以給中都官者。即今太倉以積

官儲者是也。史記平準書。

漢初。致山東之粟。不過歲數十萬石。至孝武而歲至六百萬石。幾十倍其數矣。雖征斂苛煩。取之無藝。

亦由河渠疏利。致之有道也。文獻通考。

孝文時。賈誼上說曰。天子都長安。而以淮南東道爲奉地。鑿道數千。不輕致輸郡。或乃越諸侯而遂調

均發徵。至無狀也。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爲都。輸將繇使其遠者不在五百里而至。公侯地百里。

中之而爲都。輸將繇使遠者不在五十里而至。輸者不苦其繇。繇者不傷其費。故遠方人安。及秦不能

分人寸地。欲自有之。輸將起海上而來。一錢之賦。數十錢之費。不輕而致也。上之所得甚少。而人之所

苦甚多也。通典。

當是時漢元中通西南夷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饋糧率十餘鍾致一石音義曰鍾六斗四升又興十餘萬人築

衛朔方轉漕甚遠遠自山東咸被其勞史記平準書

鄭當時為大農言曰異時關東漕粟從渭中上度六月而罷而漕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

長安並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令三月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以溉田此捐漕省卒

而益肥關中之地得穀天子以為然令齊人水工徐伯表索隱曰舊說徐伯表水工姓名也小顏云以為表者循行穿渠之處而表記之若今豎標表不是名也

悉發卒徐廣曰一云悉衆一數萬人穿漕渠三歲而通通以漕大便利其後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頗得以溉田矣其

後河東守番係言漕從山東西索隱曰番音婆又音潘詩小雅云番維司徒潘氏也係音系從山東西者謂從山東運漕而西入關也歲百餘萬石更底柱之限

敗亡甚多而亦煩費穿渠引汾正義曰括地志云汾水源出嵐州靜樂縣北百三十里晉濟山北東南流入并州即西南流入至絳州蒲州入河也既皮氏汾陰下正義曰

括地志云皮氏故城在絳州龍門縣西百三十步自秦漢魏晉皮氏縣皆治也汾陰故城俗名殷湯城在蒲汾陰縣北九里漢汾陰縣是也引河灌汾陰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頃五

千頃故盡河壩棄地草昭曰壩音而緣反謂緣河邊地也索隱曰又音人兌反民菱牧其中耳索隱曰菱乾草也謂民牧菱及牧蓄於中也今槩田之度可得

穀二百萬石以上穀從渭上與關中無異而砥柱之東可無復漕天子以為然發卒數萬人作渠田數歲

河移徙渠不利則田者不能償種久之河東渠田廢予越人令少府以為稍入如淳曰時越人有徙者以田與之其租稅入少府索隱

曰其田既薄越人徙居者習水利其後人有上書欲通襄斜道章昭曰襄中縣也斜谷名音邪瓚曰襄

故與之而稍少其稅入之於少府漢書溝洫志襄水通河斜水通渭皆以行船是也按襄城即襄中縣也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張湯湯問其事

因言抵蜀從故道。正義曰。括地志云。鳳州兩當縣。本漢故道縣也。在州之西五十里。故道多阪。回遠。今穿襃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襃水通

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正義曰。南陽縣。卽今鄧州也。上沔入襃。襃之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

下下渭。如此漢中之穀可致。山東從沔無限。正義曰。限之言多也。山東謂河南之東。山南之東。及江南。淮。南。淮。南。皆經砥柱主運。今並從沔。便於三門之漕也。便於砥柱

之漕。且襃斜材木竹箭之饒。擬於巴蜀。天子以爲然。拜湯子卬爲漢中守。發數萬人作襃斜道。五百餘里。

道果便近。而水湍石。徐廣曰。湍字。一本作洩。不可漕。史記河渠書。番係欲省底柱之漕。穿汾河渠。以爲溉田。作者數萬

人。鄭當時爲渭漕渠。回遠鑿直渠。自長安至華陰。作者數萬人。朔方亦穿渠。作者數萬人。各歷二三期。功

未就。費亦各巨萬十數。史記平準書。

漢武帝元光六年春。穿漕渠通渭。漢書武帝本紀。

漢明帝永平十一年夏四月。遣將作謁者王吳修汴渠。後漢書明帝本紀。

致堂胡氏曰。世言隋煬帝開汴渠。以幸揚州。文士考禹貢言堯都冀州。居河下流。而入都貢賦。重于用

民力。故每州必記入河之水。獨淮與河無相通之道。求之古迹而不得。乃疑汴水自禹以來有之。不起

於隋。世旣久遠。或名鴻溝。或名官渡。或名汴渠。大概皆自河入淮。故淮可引江湖之舟。以達於冀也。今

據後漢書。則平帝時已有汴渠。曰河汴決壞。則謂輸受之所也。至是發卒數十萬修渠隄。則平地起兩

岸。而汴水行其中也。十里立一水門。更相洄注。則以節制上流。恐河溢爲患也。是正與今之汴渠制度

無異。特未有導洛之事耳。史曰：渠隄自滎陽而東，則上疑其為鴻溝，下疑其為官渡者，恐未得其要。官渡直黃河也。故袁曹相距，沮授曰：悠悠黃河，吾其濟乎？汴渠自西而東，鴻溝乃橫亘南北，故曰未得其要也。獨所謂自禹以來有汴者，此則不易之論也。文獻通考

鄧訓字平叔。南陽新野人。永平中，理盧沱石白河，從都慮至羊腸倉。今嵐州羊腸坂是也。欲令通漕，太原吏人苦役，連年

無成，轉運所經三百八十九隘，前後沒溺死者不可勝算。建初三年，拜訓謁者，使監領其事，訓考量隱括

知大功難立，具以上言，肅宗從之，遂罷其役，更用驢輦。歲省費億萬計，全活徒士數千人，遷護烏桓校尉。

後漢書 古今注云：永平十年，作常山呼沱河蒲吾渠，通漕船也，即此。

漢章帝建初三年夏四月己巳，罷常山呼沱石白河漕。後漢書章帝紀 石白、河名也，在今定州唐縣東北。時鄧訓上言此漕難成，遂罷之。

虞詡遷武都太守，先是運道艱險，舟車不通，驢馬負載，僦五致一，詡乃自將吏士，按行川谷，由沮至下辯。

沮及下辯，並縣名。沮今興州順政縣也。下辯今成州同谷縣也。沮音七余反。數十里皆燒石剪水，開漕船道。續漢書曰：下辯東三十餘里，有峽中常泉水，壞敗營郭，詡乃使人燒石，以水灌之。石皆拆裂，因鑿去石，遂無泛溺之患也。以人僦直僱借傭者，於是水運通利，歲省四千餘萬。後漢書虞詡傳 興州今陝西漢中府略陽縣。成州今鞏昌府成縣。漢並屬武都郡。唐為興州、成州。明一統志載：虞詡武都太守，開漕船運，水運通利。初到郡，戶纔盈萬，詡招還流散，增至四萬戶。明徐貞明作西北水利議，亦曰：虞詡復二郡激河浚為渠屯田，而省內郡之費，皆以表揚其有功德於民也。今陝西通志，詡名宦傳，竟載其事。

漢獻帝建安九年春正月，濟河遇淇水入白溝，以通糧道。三國志

漢獻帝建安九年春正月，濟河遇淇水入白溝，以通糧道。三國志

漢獻帝建安十一年，鑿渠自漳沱入泲水。孤音名平虜渠。又從洵河口。洵音鑿入潞河，名泉州渠，以通海。
三國志。

三國時，遼西烏桓以袁尙兄弟入塞，曹操將討之，乃鑿二渠以通運。一自漳沱入泲水，謂之平虜渠。一自洵口入潞河，謂之泉州渠，以通海運。說文：泲水出鴈門後人戍夫山，東北入海。水經：洵水出無終西山，西北流至平谷，又南流入于潞河。又東合泉水，渠口曹操所築也。渠東至樂安亭，南與瀘水合入海。按二水當時通漕以制遼左，所謂平虜渠者，在今都城之南，疑卽漳沱入運處也。唯泉州渠乃在京北而東入遼海，不知定在何處。若因其遺跡通之，以饋平盧遼西，亦一便也。泉州故城在幽州雍奴。筆塵

漢獻帝建安十八年九月，鑿渠引漳水入白溝，以通河。三國志：水經注，是年魏太祖鑿渠引漳水，東入清洹，以通河漕，名曰利漕渠。
漢獻帝建安二十四年，上穿陽渠，引洛水爲漕，百姓得其利。後漢書張純傳：陽渠在洛陽城南。

賈逵爲豫州刺史，州南與吳接，逵外修軍旅，內治民事，遏鄆汝，造新陂，又斷山溜，長谿水，造小弋陽陂，又通運渠二百餘里，所謂賈侯渠者也。三國志賈逵傳：逵黃初中，刺豫州，考績二千石，以下不如法，文帝稱爲真刺史。布告天下，以豫州爲法。逵卒，吏民追思，爲刻石立祠。見一統志。

鄧艾遷尙書郎，時欲廣田蓄穀，爲滅賊資，使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艾以爲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引水澆溉，大積軍糧。又通運漕之道，乃著濟河論，以喻其指，又以爲昔破黃巾，因爲屯田積穀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征舉，運兵過半，功費巨億，以爲大役，陳蔡之間，上下田

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水豐常收三倍於西計除衆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爲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餘斛於淮北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敵無不克矣宣帝善之事皆施行正始二年乃開廣漕渠每東南有事大軍與舉泛舟而下達於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患艾所建也三國志鄂艾傳

魏正始三年三月奏開廣漕渠引河入汴溉東南諸陂始大佃於淮北四年秋九月大興屯守廣開淮

陽百尺二渠又修諸陂於潁之南北萬餘頃自是淮北倉庾相望壽陽至于京師農官屯兵連屬焉晉書宣帝紀本

紀本

大皇時使陳勳於句容縣鑿開水道立十二埭以通吳會諸郡故船不復由京口吳錄

晉武帝泰始十年鑿陝南山決河東注洛以通運漕晉書武帝本紀

杜預都督荊州舊水道唯沔漢達江陵千數百里北無通路又巴丘湖沅湘之會表裏山川實爲險固荆

蠻之所恃也預乃開楊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內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南土歌之曰後世無叛

由杜翁孰識智名與勇功晉書杜預傳

李矩爲汝陰太守永嘉初使矩與汝南太守袁孚率衆修洛陽千金塢以利運漕晉書李矩傳

河南十二縣境簿曰河南縣城東十五里有千金塢洛陽記曰千金塢舊堰穀水魏時更修此堰謂之

千金竭積石爲竭而開溝渠五所謂之五龍渠渠上立竭竭之東首立一石人石人腹上刻勒云太和五年二月八日庚戌造築此竭更開溝渠此水衡渠上其水此有誤當云此水衡渠止其水助其堅也必經年歷世是

故部立石人以記之云爾蓋魏文帝修王張故績也竭是都水使者陳協所造也語林曰陳協數進阮

步兵酒後晉文王欲修九龍堰阮舉協文王用之掘地得古承水銅龍六枚堰遂成水歷竭東注謂之

千金渠逮於晉世大水暴注溝瀆泄壞又廣功焉石人東脇下文云大始七年六月二十三日大水并

瀑出常流上三丈蕩壞二竭五龍泄水南注瀉下加歲久漱齧每澇卽壞歷載消棄大功今故爲今竭

宋本作損棄大功故爲今竭更於西開泄名曰代龍渠地形正平誠得爲宋本作瀉泄至理千金不與水勢激爭無緣當

壞由其卑下水得輸宋本作論上漱齧故也今增高千金於舊一丈四尺五龍自然必歷世無患若五龍

歲久復壞可轉於西更開二竭二渠合用二十三萬五千六百九十八功以其年十月二十三日作

功重人少到八年四月二十日畢代龍渠卽九龍渠也後張方入洛破千金竭公私賴之水積年渠竭

頽毀石砌殆盡遺基見存朝廷太和中修復故竭按千金竭石人西脇下文云若溝渠久疏深引水者

當於河南城北石磧西更開渠北出使首孤立故溝東下因故易就磧堅便時事業已訖然後見之加

邊方多事人力苦少又渠竭新成未患於水是以不敢預修通之若於後當復興功者宜就西磧故書

之於石以遺後賢矣雖石磧淪敗故迹可馮水經注

兖州既平

廟諱避

患水道險澀糧運艱難用督護聞人爽謀堰呂梁水樹柵立七埭爲派擁二岸之流以利

運漕

晉書謝幼度傳

隋文帝受禪薛胄三遷兖州刺史先是兖州城東沂泗二水合而南流汎濫大澤中胄遂積石堰之決令

西注陂澤盡爲良田又通轉運利盡淮海百姓賴之號爲薛公豐兖渠

北史薛胄傳

隋文帝開皇三年朝廷以京師倉廩尙虛議爲水旱之備於是詔於蒲陝毓熊伊洛鄭懷邵衛汴許汝等

水次十三州置募運米丁又于衛州置黎陽倉洛州置河陽倉陝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轉相灌注

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又遣倉部侍郎韋瓚向蒲陝以東募人能于洛陽運米四十石經砥柱之

險達於常平者免其征戍其後以渭水多沙流有深淺漕者苦之四年詔曰京邑所居五方輻輳重關四

塞水陸艱難大河之流波瀾東注百川海濱萬里交通雖三門之下或有危慮若發自小平陸運至陝還

從河水入于渭川兼及上流控引汾晉舟車來去爲益殊廣而渭川水力大小無常流淺沙深卽成阻闕

計其途路數百而已動移氣序不能往復操舟之役人亦勞止朕君臨區宇興利除害公私之弊情甚愍

之故東發潼關西引渭水因藉人力開通漕渠量事成功易可成就已令工匠巡歷渠道觀地理之宜審

終久之義一得開鑿萬代無毀可使官及私家方舟巨舫晨昏漕運沿沂不停旬日之功堪省億萬誠知

時當炎暑動致殷勤然不有暫勞安能永逸宣告人庶知朕意焉於是命宇文愷率水工鑿渠引渭水自

大興城東至潼關三百餘里。名曰廣通渠。轉運通利。關內賴之。其後山東頻年霖雨。杞、宋、陳、亳、曹、戴、譙、潁等諸州。達於滄海。皆困水災。所在沈溺。十八年。天子遣使將水工。巡行川源。相視高下。發隨近丁。以疏導之。因乏者。開倉賑給。前後用穀五百餘石。遭水之處。租調皆免。自是頻有年矣。隋書食貨志。

隋文帝開皇四年六月壬子。開渠自渭達河。以通運漕。隋書高祖本記。

蘇孝慈爲太子右衛率兵部尙書。明年。上於陝州置常平倉。轉輸京下。以渭水多沙。流乍深乍淺。漕運者苦之。于是決渭水爲渠。以屬河。令孝慈督其役。渠成。上善之。隋書蘇孝慈傳。

開皇中。徵衍爲開漕渠大監。部率水工鑿渠引渭水。經大興城北。東至潼關。漕運四百餘里。關中賴之。名曰富人渠。北史郭衍傳。

隋文帝開皇七年夏四月庚戌。於揚州開山陽瀆。以通運漕。隋書高祖本記。

隋煬帝大業元年辛亥。發河南諸郡男女百餘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於河。自板渚引河通於淮。隋書煬帝本紀。

昔禹於滎澤下分大河爲陰溝。出之淮。泗。至浚儀西北。復分二渠。其後或曰鴻溝。或曰浪宕渠。或曰浚儀渠。或曰石門渠。石門渠東合濟水。與河渠東注。至於敖山之北。而兼汴水。又東至滎陽之北。而旃然之水東流入汴。滎陽之西。有廣武二城。汴水自二城間小澗中東流而出。濟水至此乃絕。桓温將通之。

而不果者。晉太和之中也。劉裕浚之。始有湍流奔注以漕運者。義熙之間也。皇甫誼發河南丁夫百萬開之。起滎陽入淮。千有餘里。更名之曰通濟渠者。隋大業之初也。後世因其利焉。曾子固集

隋煬帝大業四年春正月乙巳。詔發河北諸郡男女百餘萬開永濟渠。引沁水南達于河。北通涿郡。隋書煬帝

紀本

大業元年。發河南道諸州郡兵夫五十餘萬開通濟渠。自河起滎澤入淮千餘里。又發淮南諸州郡丁夫十餘萬開邗溝。自山陽淮至于揚子入江三百餘里。水面闊四十步。造龍舟。兩岸爲大道。種榆柳。自東郡至江都二千餘里。樹蔭相交。每兩驛置一宮。爲停頓之所。自京師至江都。離宮四十餘所。三年六月。敕開永濟渠。引汾水入河。又自汾水東北開渠。合渠水至於涿郡二千餘里。通龍舟。大業雜記唐允恭曰。編鑑。

大業元年。發丁百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於河。復自板渚引河入汴。引汴入泗。以達於濟。又發民十萬。開邗溝入江。溝廣四十步。傍築御道。樹以柳。發明云。邗溝卽官河。在揚州府城北一百二十里。昔吳王夫差將北霸中國。自廣陵城東南邗城下築深溝。謂之邗江。亦曰邗溝。自江東北通射陽湖。又西北入淮。一名漕河。江溝未詳處所。愚按。江字連上。當以開邗溝入江句絕。溝字連下。當以溝廣四十步爲句。觀大業拾遺可知。發明以開邗溝入江溝爲句。且云江溝未詳處所。良由句讀誤也。

睢陽有王氣。出占天耿純臣奏。後五百年。當有天子興。煬帝觀廣陵圖。翼日與大臣言。欲泛巨舟。自洛入河。自河達海。入淮至廣陵。時有諫議大夫蕭懷靜奏曰。臣聞秦始皇時。金陵有王氣。始皇使人鑿斷砥柱。王氣遂絕。今睢陽有王氣。又陛下喜在東南。欲泛孟津。又慮危險。況大梁西北有故河道。乃是秦

時王離畝水灌大梁之處。欲乞陛下廣集兵夫。於大梁起首開掘。西自河陰。引孟津水入。東至淮。放孟津水出。此間地不過千里。況於睢陽境過。一則路達廣陵。二則鑿穿王氣。帝聞奏大喜。羣臣皆默。帝乃出敕。朝堂有諫開河者。斬之。詔以征北大總管麻叔謀爲開河都護。以蕩寇將軍李淵爲副使。淵稱疾不赴。卽以左屯衛將軍令狐達代淵爲開渠副使。都督自大梁起。首於樂臺之北。建修渠所。署名之爲卞渠。因名其府署爲卞渠。上源傳舍也。詔發天下丁夫。男十五以上。五十以下者皆至。如有隱匿者。斬。帝以河水經於卞。乃賜卞字加水。丁夫計三百六十萬人。乃更五家出一人。或老幼或婦人等供饋飲食。又令少年驍卒五萬人。各執杖爲吏。如節級隊長之類。共五百四十三萬餘人。叔謀乃令三分中取一分人。自上源而西。至河陰。通連古河道。迤邐趨愁思臺。而至北去。又令二分丁夫。自上源驛而東去。乃隋大業五年八月。上旬建功。舂鍤旣集。東西橫布數千里。及開汴梁盈灌口。點檢丁夫。約折二百五十萬人。其部役兵士舊五萬人。折二萬三千人。功旣畢。上言於帝。決下口。注水入汴梁。帝自洛陽遷駕大渠。詔江淮諸州造大船五百隻。使命至急。如星火。民間有配著造船一隻者。家產破用皆盡。猶有不足。枷項笞背。然後鬻貨男女。以供官用。龍舟旣成。泛江沿淮而下。至大梁。又別加修飾。舳艫相繼。連接千里。自大梁至淮口。聯綿不絕。錦帆過處。香聞百里。開河記。

通典。汴渠在河南府河陰縣南二百五十步。今名通濟渠。隋煬帝開導。西通河洛。南達江淮。河陰後屬孟州。汴

州有通濟渠。隋煬帝開引黃河水以通江。淮漕運兼引汴水。卽浪滄與浪蕩同。隋志在浚儀縣。渠也。九域志。汴水

古通濟渠也。在開封縣。周語。穀洛鬪。注云。洛在王城之南。穀在王城之北。東入於漚。至靈王時。穀水盛

出于王城之西。而南流合於洛水。山海經。澗水西北流。注於穀水。通。板渚水經河水。又東合汜水。又東

經板城北。注云。有津謂之板城渚口。在孟州。汜水。左傳。吳城邗。溝通江。淮。注云。於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

陽湖。西北至末口入淮。通糧道也。今廣陵韓江是。隋開邗溝。自山陽至揚子入江。渠廣四十步。自楚州

寶應縣北流入淮。困學紀聞。閩若璩按。王氏引杜注末口。與水經注合。足證今注疏作宋口者。非。又自楚州寶應縣十字。宜衍。蓋上文是淮入江。不應旋云江入淮也。

大業六年十二月。敕開江南河。自京口至餘杭郡八百餘里。水面闊十餘丈。又擬通龍舟。驛宮草頓並

足。欲東巡會稽。大業雜記。

隋煬帝開通濟渠。自東都西苑引穀洛之水達於河。又自板渚引河水達於汴。又自大梁東引汴水入

泗達於淮。又自山陽至揚子達於江。於是江、淮、河、汴之水。相屬而爲一矣。煬帝又開永濟渠。因沁水南

連於河。北通涿郡。又穿江南河。自京國至杭州八百里。蓋今所用者。皆其舊迹也。夫會通河自濟。汶以

下。江、河、淮、泗通流爲一。則通濟之遺也。漣、沱、豫、章則永濟之遺也。煬帝此舉。爲其國促數年之祚。而爲

後世開萬世之利。可謂不仁而有功者矣。秦皇亦然。今東起遼陽。北至上郡。延袤萬里。有邊城之利。皆

非長城之墟耶。嗟夫。此未易與一二淺見者道也。等塵。

隋雖無道。然開此三渠以通天下漕。百世之後。賴以通濟。

通漕類編。

行水金鑑卷第九十三

運河水

唐都長安。而關中號稱沃野。然其土地狹。所出不足以給京師備水旱。故常轉漕東南之粟。高祖、太宗之時。用物有節而易贍。水陸漕運。歲不過二十萬石。故漕事簡。自高宗以後。歲益增多。而功利繁興。民亦罹其弊矣。初江、淮漕租米至東都。輸含嘉倉。以車或駝。陸運至陝。而水行來遠。多風波覆溺之患。其失常十七八。故其率一斛得八斗爲成勞。而陸運至陝。纔三百里。率兩斛計庸錢千。民送租者。皆有水陸之值。而河有三門底柱之險。唐書食貨志。

唐高祖武德八年。水部郎中姜行本請於隴州開五節堰。引水通運。許之。唐書食貨志。隴州汧源縣有五節堰。

引隴川水通漕。武德八年。水部郎中姜行本開唐書地理志。汧源縣今省入陝西鳳翔府隴州。陝西通志云。五節堰今廢。

唐高宗顯慶元年。苑西監褚朗議鑿三門山爲梁。可通陸運。乃發卒六千鑿之。功不成。其後將作大匠楊務廉又鑿爲棧。以輓漕舟。輓夫繫二瓠於胸。而繩多絕。輓夫輒墜死。則以逃亡報。因繫其父母妻子。人以爲苦。唐書食貨志。

唐高宗咸亨三年。關中饑。監察御史王師順奏請。運晉絳州倉粟以贍之。上委以運職。河、渭之間。舟楫相

繼會於渭南。自師順始之也。舊唐書食貨志。

趙州昭慶縣有澧水渠。儀鳳三年令李朝諱開。以溉田。通漕。唐書地理志。昭慶今為真隸真定府趙州隆平縣。澧水渠在縣城下。

朗州武陵縣有永泰渠。武后光宅中。刺史胡處立開。通漕且為火備。唐書地理志。武陵縣今為湖廣常德府附郭。一統志云。永泰渠在府城北。

鳳翔府號縣西北有昇元渠。引汧水至咸陽。武后垂拱初。運岐隴水入京城。有高泉渠。如意元年開。引水入

縣城。唐書地理志。號縣今為鳳翔府寶雞。岐山二縣地。一統志。汧河在隴州治西南。源出汧山。流經汧陽縣。至寶雞縣東入渭。高泉。陝西通志云。在寶雞縣東八十里。

泗州漣水縣故有新漕渠。南通淮。武后垂拱四年開。以通海。沂密等州。唐書地理志。漣水縣今為江南淮安府安東縣。今安東縣有中漣河、東漣河、西漣

河。中漣在治北三里。河闊八十餘丈。北通官河。南通市河。下流三里為東漣。闊三十餘丈。上流三十里為西漣。闊如東漣。源自西北大湖來。東南入淮。殆即當時之遺跡歟。

陳留郡開封縣有湛渠。武后載初元年。引渠注白溝。以通曹。免賦稅。唐書地理志。開封縣今為河南開封府祥符縣。一統志。湛渠在府城外。

唐則天皇后大足元年六月。於東都立德坊南穿新潭。安置諸州租船。舊唐書食貨志。河南府河南縣有洛漕新

潭。大足元年開。以置租船。唐書地理志。河南縣今為河南河南府洛陽縣。

唐中宗神龍三年。滄州刺史姜師度於薊州之北漲水為溝。以備奚契丹之寇。又約舊渠傍海穿漕。號平

虜渠。以避海難運糧。舊唐書食貨志。

韋景駿神龍中。歷肥鄉令。縣北瀕漳。連年泛溢。人苦之。舊防迫漕渠。雖峭岸。隨即壞決。景駿相地勢益南

千步。因高築鄣。水至隄址輒去。其北燥為腴田。又維糟以梁其上。而廢長橋。功少費約。後遂為法。唐書韋景駿傳。

齊景陵傳云。漳水舊有架柱長橋。每年修葺。景陵又改造爲浮橋。自是無復水患。至今賴焉。

泗州盱眙縣有直河。太極元年。敕使魏景清引淮水至黃土岡。以通揚州。唐書地理志注。盱眙縣今爲江南屬陽府屬。一統志。直河在泗州東北

二十里。則與盱眙縣通流可知也。

齊濟定州義豐人。開元初。爲汴州刺史。以淮至徐城險急。鑿渠十八里入清水。人便其漕。唐書齊濟傳。

姜師度。魏人。開元初。遷陝州刺史。州西太原倉。控兩京水陸二運。常自倉車載米至河際。然後登舟。師度

遂鑿地道。自上注之。便至水次。所省萬計。再遷同州。又於朝邑。河西二縣界。就古通靈陂。擇地引雒水。及

堰黃河。灌之以種稻。田凡二千餘頃。內置屯十餘所。收穫萬計。特加金紫光祿大夫。舊唐書姜師度傳。

唐明皇開元二年。河南尹李傑奏汴州東有梁公堰。年久堰破。江淮漕運不通。發汴鄭丁夫以濬之。省功

速就。公私深以爲利。舊唐書食貨志。李傑本名務光。滎陽人。開元初。爲河南尹。先是河汴間有梁公堰。年久堰破。

江淮漕運不通。傑奏調發汴鄭丁夫以浚之。省功速就。公私深以爲利。刊石水濱。以紀其蹟。尋代宋璟爲

御史大夫。舊唐書李傑傳。孟州河陰縣有梁公堰。在河汴間。開元二年。河南尹李傑因故渠浚之。以便漕運。唐書地理

志。河陰縣今爲河南開封府屬。

華州華陰縣西二十四里。有敷水渠。開元二年。姜師度鑿以洩水害。五年。刺史樊忱復鑿之。使通渭漕。唐書

地理志。華陰縣今爲陝西西安府屬。陝西通志。敷水渠在華陰縣西三十里。源出大敷谷。

唐明皇開元十年二月四日伊水泛漲毀都城南龍門平地水深六尺以上入漕河水次屋舍樹木蕩盡舊唐書五行志

唐明皇開元十四年七月十四日灑水暴漲流入洛漕漂沒諸州租船數百艘溺死者甚衆舊唐書五行志

唐明皇開元十五年正月令將作大匠范安及檢行鄭州河口斗門先是洛陽人劉宗器上言請塞汜水舊汴河口於下流滎澤界開梁公堰置斗門以通淮汴擢拜左衛率府胄曹至是新漕塞行舟不通貶宗器等安及遂發河南府懷鄭汴滑三萬人疏決兼舊河口旬日而畢舊唐書食貨志

唐明皇開元十八年六月乙丑東都灑水暴漲漂損揚楚淄德等州租船壬午東都洛水泛漲壞天津

永濟二橋及漕渠斗門漂損提象門外助鋪及仗舍又損居人廬舍千餘家舊唐書五行志

唐明皇開元十九年宣州刺史裴耀卿朝集京師廟諱宗訪以漕事耀卿條上便宜曰江南戶口多而無

征防之役然送租庸調物以歲二月至揚州入斗門四月已後始度淮入汴常苦水淺六七月乃至河口而河水方漲須八九月水落始得上河入洛而漕路多梗船橋阻隘江南之人不習河事轉僱河師水手重爲勞費其得行日少阻滯日多今漢隋漕路瀕河倉廩遺跡可尋可於河口置武牢倉鞏縣置洛口倉使江南之舟不入黃河風河之舟不入洛口而河陽柏崖太原永豐渭南諸倉節級轉運水通則舟行水淺則寓於倉以待則舟無停留而物不耗失此甚利也廟諱宗初不省二十一年耀卿爲京兆尹京師雨

水穀踊貴。廟諱宗將幸東都。復問耀卿漕事。耀卿因請罷陝陸運。而置倉河口。使江南漕舟至河口者。輸

粟於倉而去。縣官僱舟以分入河。洛置倉三門東西。漕舟輸其東倉。而陸運以輸西倉。復以舟漕以避三

門之水險。廟諱宗以爲然。乃於河陰置河陰倉。河西置柏崖倉。三門東置集津倉。西置鹽倉。鑿山十八里

以陸運。自江。淮漕者。皆輸河陰倉。自河陰西至太原倉。謂之北運。自太原倉浮渭以實關中。廟諱宗大悅。

拜耀卿爲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江。淮都轉運使。以鄭州刺史崔希逸。河南少尹蕭昊爲副使。

益漕晉。絳。魏。濮。邢。貝。濟。博之租輸諸倉。轉而入渭。凡三歲。漕七百萬石。省陸運傭錢三十萬緡。是時民久

不罹兵革。物力豐富。朝廷用度亦廣。不計道里之費。而民之輸送。所出水陸之直。增以函脚營窰之名。民

間傳言用斗錢運斗米。其糜耗如此。及耀卿罷相。北運頗艱。米歲至京師。纔百萬石。二十五年。遂罷北運。

而崔希逸爲河南陝運使。歲運百八十萬石。其後以太倉積粟有餘。歲減漕數十萬石。唐書食貨志。

裴耀卿遷京兆尹。明年秋。雨害稼。京師饑。帝將幸東都。召問所以救人者。耀卿曰。陛下旣東巡。百司畢從。

則太倉三輔。可遣重臣分道賑給。自東都益廣漕運。以實關輔。關輔旣實。則乘輿西還。事篋不濟。且國家

大本在京師。但秦地狹。水旱易匱。貞觀。永徽時。祿廩者少。歲漕粟二十萬。略足。今用度寢廣。運數倍。且不

支。故數東幸。以就廩粟。爲國大計。臣願廣陝運道。使京師常有三年食。雖水旱不足。憂。今天下輸丁約四

百萬。使丁出百錢爲陝。洛運費。又益半爲營窰用。分納司農。河南陝州。又令租米悉輸東都。從都至陝。河

益湍沮。若廣漕路。變陸為水。所支尙贏萬計。且河南租船。候水始進。誤工不便。河漕處處停留。易生隱盜。請置倉河口。以納東租。然後官自僱載。分入河洛。度三門東西各築廩倉。自東至者。東倉受之。三門迫險。則旁鑿以開車道。運數十里。西倉受之。度宜徐運。抵太原倉。趨河入渭。更無留阻。可減費鉅萬。天子然其計。拜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轉運使。於是置河陰集津三門倉。引天下租。繇盟津泝洛而西。三年。積七百萬石。省運費三十萬緡。或曰。以此緡納於上。足以明功。答曰。是謂以國財求寵。其可乎。改吏爲和市費。遷侍中。唐書裴耀卿傳。

潤州丹陽縣。開元二十二年。刺史齊澣以州北隔江。舟行繞瓜步。回遠六十里。多風濤。乃於京口埭下。直趨渡江二十里。開伊婁河二十五里。渡揚子立埭。歲利百億。舟不漂溺。唐書地理志。舊唐書明皇本紀載其事。在開元二十六年冬。未知孰是。丹陽縣

今爲江南鎮江府屬。一統志。伊婁河在鎮江府城南。

成都府溫江縣有新源水。開元二十三年。長史章仇兼瓊因蜀王秀故渠。開通漕西山竹木。唐書地理志。溫江縣即今四川成都府屬。

瀛州河間縣西南五里有長豐渠。開元二十五年。刺史盧暉自束城平舒引滹沱河東入淇。通漕。溉田五百餘頃。唐書地理志。河間縣今爲直隸河間府附郭。一統志。長豐渠在任丘縣西北。自河間府舊束城。引滹沱水東流。通漕溉田。

齊澣遷潤州刺史。潤州北界隔大江。至瓜步尾。紆匯六十里。船繞瓜步。多爲風濤所漂損。澣乃移漕路於

京口塘下直渡江二十里。又開伊婁河二十五里。卽達楊子縣。自是免漂損之災。歲減腳錢數十萬。數年復爲汴州刺史。淮、汴水運路。自虹縣至臨淮一百五十里。水流迅急。舊用牛曳竹索上下。流急難制。乃奏自虹縣下開河三十餘里。入於清河。百餘里出清水。又開河至淮陰縣北岸入淮。免淮流湍險之害。久之。新河水復迅急。又多僵石。漕運艱澀。行旅弊之。漕因高力士中助。連爲兩道探訪使。遂興開漕之利。以中人主意。復勾剝貨財。賂遣中貴。物議薄之。舊唐書齊宿州虹縣廣濟新渠。開元二十七年探訪使齊澣開。自虹至淮陰北十八里入淮。以便漕運。旣成。湍急不可行。遂廢。唐書地理志。康熙十一年。知縣龔起震詳開河北從陸家溝至洋河。南由界溝至淮河。南北交通。南來糧艘。由高郵洪澤至泗州上五河。界溝至虹縣。又由虹至陸家溝。出白洋河入駱馬湖。北回糧艘。由駱馬湖至虹縣。出高郵亦然。爲漕運之間道。然虹縣開河。不專恃陸家溝一道。今年水漲。河形悉見。一道由涓橋入長直溝。竟達五河。一道由涓橋入長直溝。橫入汴河。出城東至青洋達泗州。此四道皆可開。唯涓橋近徐漢口。接靈璧、孟山諸湖。可引以資漕開。若陸家溝至秦橋。水勢直瀉。一決百里。無涓滴之蓄。恐不足以資漕。輓也。據此。則虹之運道。開之可以永利。

魏州貴鄉縣有西渠。開元二十八年。刺史盧暉徙永濟渠。自石灰窠引流至城西注魏橋。以通江、淮之貨。

唐書地理志。明皇本紀亦載之。是在年九月。貴鄉縣今爲直隸大名府元城縣。一統志。永濟渠在臨河廢縣西北三十里。自濟縣入界。東北入內黃縣。臨河廢縣在開州西六十里。本漢黎陽縣地。

平州馬城縣古海陽城也。開元二十八年置。以通水運。唐書地理志。馬城廢縣。在今直隸永平府灤州城南二十里。海陽城在府城南三十里。

唐明皇開元二十九年。陝郡太守李齊物鑿三門山以通運。關三門巔踰巖之險地。俾負索引艦。昇於安流。自齊物始也。舊唐書食貨志。是年。陝郡太守李齊物鑿底柱爲門以通漕。開其山巔爲輓路。燒石沃醯而鑿之。

然棄石入河。激水益湍怒。舟不能入新門。候其水漲。以人輓舟而上。天子疑之。遣宦者按視。齊物厚賂使
者。還言便。齊物入為鴻臚卿。以長安令韋堅代之。新唐書食貨志。齊物鑿山巔棄石於河。致水激舟難入門。功不
成矣。幸乘水漲。行賄言便。入為鴻臚。二人欺君之罪大矣哉。

是年暴水。伊洛及支川皆溢。損居人廬舍。秋稼無遺。壞東都天津橋及東西漕河。南北諸州皆多漂沒。唐

書五行
志。

唐明皇天寶元年春正月甲寅。陝郡太守李齊物先鑿三門。辛未。渠成放流。舊唐書明
皇本紀。陝州平陸縣。天寶元

年。太守李齊物開三門以利漕運。唐書地理志。齊物行賄粉飾。食貨志既明著之。地理志復言其利。
則激水湍怒之處。至元年始克成之。平陸縣今山西平陽府屬。是年命陝郡

太守韋堅引澧水開廣運潭於望春亭之東。以通河渭。京兆尹韓朝宗又分渭水入自金光門。置潭於西

市之兩衙。以貯材木。舊唐書明
皇本紀。

唐明皇天寶二年三月壬子。韋堅開廣濟潭。畢功。盛陳舟艦。舊唐書明
皇本紀。

華州華陰縣有漕渠。自苑西引渭水。因石渠會灞。澹。經廣運潭。至縣入魏。天寶三載。韋堅開。唐書地
理志。

韋堅。萬年人。天寶元年。為陝郡太守。水陸轉運使。自西漢及隋。有運渠自關門西抵長安。以通山東租賦。

奏請於咸陽擁渭水作輿成堰。截灞澧水。傍渭東注。至關西永豐倉下。與渭合。於長安城東九里長樂坡

下。澧水之上。架苑牆東面。有望春樓。樓下穿廣運潭。以通舟楫。二年而成。舊唐書韋
堅傳。堅始鑿潭。多壞民冢墓。

起江淮。至長安。公私騷然。及得罪。林甫遣使江淮。鈎索堅罪。捕治舟夫漕史。所在獄皆滿。郡縣剝斂償輸。

責及鄰伍。多裸死。牢戶林甫死。乃止。新唐書章
堅傳。

章堅爲陝郡太守兼水陸運使。治漢隋運渠。起闕門。抵長安。通山東租賦。乃絕灊。漚並渭而東。至永豐倉。與渭

合。又與長樂坡瀕苑牆。鑿潭於望春樓下。以聚漕舟。堅因使諸舟各揚其郡名。陳其土地所產寶貨。諸奇物於楸上。先時民間唱俚歌曰。得體紇那邪。其後得寶符於桃林。於是陝縣尉崔成甫更得體歌爲得寶。弘農野。堅命舟人爲吳楚服。大笠廣袖。芒屨以歌之。成甫又廣之爲歌辭十闕。白衣闕後綠衣。錦半臂。紅抹額。立第一船爲號頭。以唱。集兩縣婦女百餘人。鮮服靚妝。鳴鼓吹笛。以和之。衆艘以次。輳樓下。天子望見大悅。賜其潭名曰廣運潭。是歲漕山東粟四百萬石。自裴耀卿言漕事進用者。常兼轉運之職。而章堅爲最。初。耀卿與漕路。請罷陸運。而不果廢。自景雲中。陸運北路分八遞。僱民車牛以載。開元初。河南尹李傑爲水陸運使。連米歲二百五十萬石。而八遞用車千八百乘。耀卿罷久之。河南尹裴迥以八遞傷牛。乃爲交場。兩遞濱水處爲宿場。分官總之。自龍門東山抵天津橋爲石堰。以遏水。其後大盜起而天下匱矣。

唐書食貨志。

天寶中。上以三河道險束。漕運艱難。乃旁北山鑿石爲月河。以避湍急。名曰天寶河。歲省運夫五十萬。又無覆溺淹滯之患。天下稱之。其河東西經直長五里餘。闊四五丈。深三四丈。皆鑿堅石。匠人於石得古鐵鏟。長三尺餘。上有平陸二字。皆篆文也。上異之。藏於內庫。遂命改河北縣爲平陸縣。旌其事也。信傳

錄

唐肅宗末年。史朝義兵分出宋州。淮運於是阻絕。租庸鹽鐵沂漢。江而上。河南尹劉晏爲戶部侍郎。兼勾當度支轉運鹽鐵鑄錢使。江、淮粟帛。繇襄、漢、越商於以輸京師。及代宗出陝州。關中空窘。於是盛轉輸以給用。廣德二年。廢勾當度支使。以劉晏顯領東都。河南、淮、西、江、南東西轉運。租庸鑄錢鹽鐵。轉輸至上都。度支所領諸道租庸觀察使。凡漕事亦皆決於晏。晏卽鹽利顧傭。分吏督之。隨江、汴、河、渭所宜。故時轉運船繇潤州陸運至楊子。斗米費錢十九。晏命囊米而載以舟。減錢十五。繇揚州距河陰。斗米費錢百二十。晏爲歇煌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爲綱。每綱三百人。篙工五十。自揚州遣將部送至河陰。上三門。號上門填闕船。米斗減錢九十。調巴、蜀、襄、漢麻、棗、竹、篠爲綯。挽舟以朽索腐材代薪。物無棄者。未十年。人人習河險。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運積揚州。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入太倉。歲轉粟百一十萬石。無升斗溺者。輕貨自楊子至汴州。每駝費錢二千二百。減九百。歲省十餘萬緡。又分官吏主丹陽湖。禁引漑。自是河漕不涸。唐書食貨志。

唐代宗廣德二年二月己未。第五琦開決汴河。舊唐書代宗本紀。

唐代宗永泰二年九月庚申。京兆尹黎幹以京城薪炭不給。奏開漕渠。自南山谷口入京城。至薦福寺東街。北抵景風延喜門入苑。闊八尺。深一丈。渠成。是日。上幸安福門以觀之。舊唐書代宗本紀。新唐書載其事在大曆元年。

唐代宗大曆八年。以關內豐穰。減漕十萬石。度支和糴以優農。晏自天寶末。掌出納。監歲運。知左右藏。主財穀三十餘年矣。及楊炎爲相。時建中二年以舊惡罷晏。轉運使復歸度支。凡江淮漕米。以庫部郎中崔河圖主之。及田悅、李惟岳、李納、梁崇義拒命。舉天下兵討之。諸軍仰給京師。而李納、田悅兵守渦口。梁崇義搯襄、鄧南北漕引皆絕。京師大恐。唐書食貨志

劉晏領東都、河南、江淮轉運。租庸鹽鐵常平使。時兵後。京師米斗千錢。禁膳不兼。時旬農。授穗以輸。晏乃自按行。浮淮、泗。達於汴。入於河。右循底柱、硤石。觀三門遺迹。至河陰。鞏、洛見宇文愷梁公堰。斯河爲通濟渠。視李傑新隄。盡得其病利。然畏爲人牽制。乃移書於宰相元載。以爲大抵運之利與害。各有四。京師三輔。苦稅入之重。淮、湖粟至。可減徭賦半。爲一利。東都彫破。百戶無一存。若漕路流通。則聚落邑廩。漸可還定。爲二利。諸將有不廷。戎虜有侵盜。聞我貢輸錯入。軍食豐衍。可以震耀夷夏。爲三利。若舟車旣通。百貨雜集。航海梯嶠。可追貞觀、永徽之盛。爲四利。起宜陽、熊耳、虎牢。成阜五百里。見戶纔千餘。居無尺椽。饑饉無盛煙。獸游鬼哭。而使轉車輓漕。功且難就。爲一病。河、汴自寇難以來。不復穿治。崩岸減木。所在厥淤。涉泗千里。如罔水行舟。爲二病。東垣、底柱、澠池、北河之間。六百里。戍邏久絕。奪攘姦宄。夾河爲藪。爲三病。淮陰去蒲坂亘三千里。屯壁相望。中軍皆鼎司元侯。每言衣無繡。食半菽。輓漕所至。輒留以饋軍。非單車使者。折簡書所能制。爲四病。載方內擅朝權。旣得書。卽盡以漕事委晏。故晏得盡其才。歲輸始至。天子大悅。

遣衛士以鼓吹迓東渭橋。馳使勞曰：卿朕艱侯也。凡歲至四十萬斛。自是關中雖水旱，物不翔貴矣。

唐書 劉晏

傳 晏字士安 南華人

唐德宗建中初，宰相楊炎用事，惡晏，乃奪其權。其年三月，以金部郎中杜佑權勾當江淮水陸轉運使。

唐書

書食貨志

杜佑以秦、漢運路出浚儀，十里入琵琶溝，絕蔡河，至陳州而合。自隋鑿汴河，官漕不通。若導流培

岸，功用甚寡。疏雞鳴岡首尾，可以通舟。陸行纔四十里，則江湖、黔中、嶺南、蜀、漢之粟，可方舟而下。繇白沙趣東關，歷潁、蔡，涉汴，抵東都，無濁河、沂、淮之阻，減故道二千餘里。會李納將李洧以徐州歸命，淮路通而止。戶部侍郎趙贊又以錢貨出淮迂緩，分置汴州東西水陸運兩稅鹽鐵使，以度支總大綱。貞元初，關輔宿兵，米斗千錢，太倉供天子六宮之膳，不及十日。禁中不能釀酒，以飛龍駝負永豐倉米給禁軍。陸運牛死殆盡，德宗以給事中崔造敢言爲能立事，用爲相。造以江吳素嫉錢穀諸使，顯利罔上，乃奏諸道觀察使、刺史、選官部送兩稅至京師，廢諸道水陸轉運使，及度支巡院。江淮轉運使以度支鹽鐵歸尙書省，宰相分判六尙書事。以戶部侍郎元琇判諸道鹽鐵榷酒，侍郎吉中孚判度支諸道兩稅，增江淮之運。浙江東西歲運米七十五萬石，復以兩稅易米百萬石。江西、湖南、鄂岳、福建、嶺南米亦百二十萬石。詔浙江東西節度使韓滉、淮南節度使杜亞運至東西渭橋倉，諸道有鹽鐵處，復置巡院。歲終，宰相計課最，崔造厚元琇，而韓滉方領轉運，奏國漕不可改。帝亦雅器滉，復以爲江淮轉運使。元琇嫉其剛，不可共事，因有隙。

琇稱疾罷。而混爲度支諸道鹽鐵轉運使。於是崔造亦罷。混遂劾琇常餽米淄青河中。而李納懷光倚以構叛。貶琇雷州司戶參軍。尋賜死。是時汴宋節度使春夏遣官監汴水。察盜灌漑者。歲漕經底柱。覆者幾半。河中有山號米堆。運舟入三門。僱平陸人爲門匠。執標指麾。一舟百日乃能上。諺曰。古無門匠墓。謂皆溺死也。陝虢觀察使李泌。益鑿集津倉山西。逕爲運道。屬於三門倉治。上路以回空車費錢五萬緡。下路減半。又爲入渭船方五板。輸東渭橋太倉米。至凡百三十萬石。遂罷南路陸運。唐書食貨志。

李泌貞元元年拜陝虢觀察使。始鑿山開車道。至三門。以便餽漕。以勞進檢校禮部尚書。唐書李泌傳。日知錄。通鑑唐德宗貞元二年。李泌奏自集津至三門。鑿山門車道十八里。以避底柱之險。按舊唐書李泌傳。並無此事。而食貨志曰。開元二十二年八月。明皇從京兆尹裴耀卿之言。置河陰縣及河陰倉。河清縣柏崖倉。三門東集津倉。三門西鹽倉。開三門北山十八里。以避湍險。自江津而派鴻溝。悉納河陰倉。自河陰送納含嘉倉。又送納太原倉。謂之北運。自太原倉浮於渭。以實京師。凡三年。運七百萬石。省陸運之備四十萬貫。又曰。開元二十九年。陝郡太守李齊物鑿三門山以通運。關三門嶺巖險之地。俾負索引艦。昇於安流。自齊物始也。天寶三載。韋聖代蕭昊。以澆水作廣運潭於望春樓之東。而藏舟焉。是則北運始於耀卿。尙陸行十八里。河運始於齊物。則直達於長安也。下距貞元四十五年。無緣有李泌復鑿三門之事。予按舊唐書泌傳。固無此事。而新唐書傳及食貨志則有之。但通鑑以鑿山開車道詎爲鑿三門車道。則考訂之不慎。

揚州江都縣有愛敬坡水門。貞元四年。節度使杜亞自江都西循蜀岡之右。引陂趨城隅。以通漕。漑夾陂田。唐書地理志。亞拜淮西節度使。治漕渠。引湖陂築防庸入之渠中。以通大舟。夾隄高印田。因得灌漑。疏啓道。

衢。徹壅通堦。人皆悅賴。唐書杜亞傳。一統志。愛敬陂在江都縣西五十里南。比儀真縣。漢廣陵太守陳登。浚塘築陂。百姓愛之。因名。亦名陳公塘。上有石磨鐵碾。

行水金鑑卷第九十四

運河水

唐德宗貞元八年。詔東南兩稅財賦。自河南、江、淮、嶺南東道。至於渭橋。以戶部侍郎張滂主之。河東、劍南、山南西道。以戶部尚書度支使班宏主之。舊唐書食貨志。諸道鹽鐵轉運使張滂。復置江淮巡院。及浙西觀察使。

李錡領使。江、淮、堰埭隸浙西者。增私路小堰之稅。以副使潘孟陽王上都留後李巽爲諸道轉運鹽鐵使。以堰埭歸鹽鐵使。罷其增置者。自劉晏後。江、淮米至渭橋。寢減矣。至巽乃復如晏之多。新唐書食貨志。

唐順宗卽位。以杜祐判鹽鐵轉運使。理於揚州。元和二年三月。以李巽代之。先是李錡判使。天下權酷漕運。由其操割。而國用日耗。巽旣爲使。大正其事。舊制每歲運江、淮米五十萬斛。至河陰留十萬。四十萬送渭倉。劉晏歿。久不登其數。唯巽秉使三載。無升斗之闕焉。巽卒。以河東節度使李鄴代之。舊唐書食貨志。

李吉甫爲淮南節度使。居三歲。築富人固本二塘。溉田且萬頃。漕渠庫下。不能居水。乃築隄閘以防不足。洩有餘。名曰平津堰。唐書李吉甫傳。吉甫節度淮南。在元和三年。見宰相表。平津堰在高郵州境。見一統志。

唐憲宗元和五年。李鄴爲淮南節度使。以宣州觀察使盧坦代之。舊唐書食貨志。初。揚州疏太子港。陳登塘。凡三十四陂。以益漕河。輒復堰塞。淮南節度使杜亞。乃濬渠蜀岡。疏句城湖。愛敬陂。起隄貫城。以通大舟。河益

庫水下走淮。夏則舟不得前。節度使李吉甫築平津堰。以洩有餘。防不足。漕流遂通。然漕益少。江淮米至渭橋者。纔二十萬斛。諸道鹽鐵轉運使盧坦。糴以備一歲之費。省冗職八十員。自江以南。補署皆專屬院監。而漕米亡耗於路頗多。刑部侍郎王播代坦建議。米至渭橋五百石亡五十石者死。其後判度支皇甫鎛議。萬斛亡三百斛者償之。千七百斛者流塞下。過者死。盜十斛者流。三十斛者死。而覆船敗輓。至者不得十之四五。部吏舟人。相挾爲姦。榜笞號苦之聲。聞於道路。禁錮連歲。赦下而獄死者不可勝數。其後貸死刑。流天德五城。人不畏法。運米至者。十亡七八。鹽鐵轉運使柳公綽請如王播議。加重刑。唐書食貨志公綽領鹽鐵轉

運。在元和末年。是慶元年復爲京兆尹。

孟簡字幾道。平昌人。爲常州刺史。元和八年。就加金紫。到郡開古孟瀆。長四十一里。灌溉沃壤四千餘頃。爲廉使。舉其課績。是有就加之命。是歲。徵拜爲給事中。舊唐書孟簡傳常州武進縣有孟瀆。引江水南注。通漕。溉田四千頃。元和八年。刺史孟簡因故渠開。無錫縣有泰伯瀆。東連蠡湖。亦元和八年孟簡所開。唐書地理志一統志。

孟瀆在常州府城西二十八里。南通運河。北接呂莊入大江。泰伯瀆在無錫縣東南五里。西枕運河。東連蠡湖。

越州山陰縣北五里有新河。西北十里有運道塘。皆元和十年觀察使孟簡開。唐書地理志今屬浙江紹興府山陰縣

唐憲宗元和十一年十二月甲寅。初置淮潁水運使。運楊子院米。自淮陰泝流至壽州。四百里入潁口。又泝流至潁州沈丘界。五百里。至於項城。又泝流五百里入潁河。又三百里。輸於鄆城。得米五十萬石。菱一

千五百萬束。省汴運七萬六千貫。舊唐書憲宗本紀。

興州長舉縣。元和中。節度使嚴礪。自縣而西疏嘉陵江三百里。焚巨石沃醴以碎之。通漕以饋。戊州戍。

唐書地理志。長舉廢縣。在今陝西漢中府沔縣西一百里。

王播復領鹽鐵轉運使時。揚州城內官河水淺。遇早卽滯漕船。乃奏自城南閘門西七里港開河。向東屈

曲取禪智寺橋。通舊官河。開鑿稍深。舟航易濟。所開長一十九里。其工役料度不破省錢。當使方圓自備。

而漕運不阻。後政賴之。文宗卽位。就加檢校司徒。舊唐書王播傳。揚州江都縣。寶歷二年。漕渠淺。輸不及期。鹽鐵

使王播。自七里港引渠東注官河。以便漕運。唐書地理志。

唐文宗太和初。歲旱河涸。掙沙而進。米多耗。抵死甚衆。不待覆奏。秦漢時故漕興成堰。東達永豐倉。咸陽

縣令韓遼請疏之。自咸陽抵潼關三百里。可以罷車輓之勞。宰相李固言以爲非時。文宗曰。苟利於人。陰

陽拘忌。非朕所顧也。議遂決。堰成。罷輓車之牛。以供農耕。關中賴其利。故事。州縣官充綱送輕貨四萬書

上考。開成初。爲長定綱。州擇清彊官送兩稅。至十萬。遷一官。往來十年者。授縣令。江淮錢積河陰。轉輸。歲

費十七萬餘緡。行綱多以盜抵死。判度支王彥威置縣遞羣畜萬三千三百乘。使路傍民養以取傭。日役

一驛。省費甚博。而宰相亦以長定綱命官不以材。江淮大州。歲授官者十餘人。乃罷長定綱。送五萬者書

上考。七萬者減一選。五十萬減三選而已。新唐書食貨志。

李石隴西人。開成元年。領鹽鐵轉運使。奏咸陽令韓遼請開興成渠舊漕。在咸陽縣西十八里。東達永豐倉。自秦漢以來疏鑿。其後堙廢。昨遼計度。用功不多。此漕若成。自咸陽抵潼關三百里內。無車輓之勤。則轅下牛盡得歸耕。永利秦中矣。李固言曰。王涯已前。已曾陳奏。實秦中之利。但恐徵役。今非其時。上曰。莫有陰陽拘忌否。苟利於人。朕無所慮也。舊唐書李石傳。

華州華陰縣有敷水渠。開成二年。姜師度鑿以洩水害。五年。刺史樊忱復鑿之。使通渭漕。唐書地理志。

唐文宗開成二年夏。揚州運河竭。唐書文宗本紀。

唐宣宗大中五年二月。以戶部侍郎裴休爲鹽鐵轉運使。明年八月。以本官平章事。依前判使。始者漕米歲四十萬斛。其後至渭倉者十不三四。漕吏狡蠹。敗溺百端。官舟之沉。多者歲至七十餘隻。綠河姦犯。大紊晏法。休使寮屬按之。委河次縣令董之。自江津達渭。以四十萬斛之傭。計緡二十八萬。悉使歸諸漕吏。巡院胥吏。無得侵牟。舉之爲法。凡十事。奏之。帝大悅。詔曰。裴休興利除害。深見奉公。盡可其奏。由是三歲。漕米至渭濱。積一百二十萬斛。無升合沈棄焉。舊唐書食貨志。戶部侍郎裴休爲使。以瀕河縣令董漕事。自江達渭。運米四十萬石。居三歲。米至渭橋百二十萬石。凡漕達於京師而足國用者。大略如此。其他州縣方鎮。漕以自資。或兵所征行。轉運以給一時之用者。皆不足紀。新唐書食貨志。

桂州理定縣西十里有靈渠。引灘水。故秦史祿所鑿。後廢。寶歷初。觀察使李渤立斗門十八。以通漕。俄又

廢。咸通九年。刺史魚孟威以石爲鑿隄。互四十里。植大木爲斗門。至十八里。乃通巨舟。唐書地理志。明會

入廣西永福縣。今因之。一統志。鹽渠在興安縣北。其源即灘水。昔秦始皇南戍五嶺。命史祿鑿渠以通舟楫。漢馬援南

征。餉道亦出於此。唐觀察使李渤立斗門以通漕。刺史魚孟威以石爲隄。乃通巨舟。宋提刑李師中亦嘗修浚。洪武末。

渠道湮壞。遣御史嚴贊直重修。吾鄉殿尙書震直奉命廣西理鹽法。桂林屬邑興安有鹽渠。匯湘、灘二江之水而分導焉。

南自蒼梧注於海。北自靈川入於洞庭。渠以埒名者。三十有六。隄防善圯。屢至運塞。比至。召縣屬審地勢。鳩工用計。

浚源疏流。循其故道。延袤五十餘里。架梁鑿竇。濟行旅。激耕種。功訖以聞。上喜謂廷臣曰。老嚴成此巨功。予備述其事。入於郡志。

唐同光二年二月辛巳。詔蔡州刺史朱勅浚索水通漕運。水經注。車關水出於嵩渚之山。發於層阜之上。一

西注爲車關水。索水在成皋北。通鑑唐長興四年二月。三司使奏洛河水運自洛口至京。往來牽船下卸。皆是水運。牙官每人管定四十石。

今洛岸至倉門稍遠。牙官轉運艱難。近日例多逃走。今欲於洛河北岸別鑿一灣。引船直至倉門下卸。

從之。五代史補。晉天福三年冬十月戊寅。帝以大梁舟車所會。便於漕運。建東京於汴州。自此歷漢、周至宋。皆都於汴

封府。通鑑後漢乾祐二年。右補闕盧振上書。臣伏見汴河隄兩岸。隄堰不牢。每年潰決。正當農時。勞民功役。以臣

愚管。沿汴水有故河道陂澤處。置立野門。水漲溢時。以分其勢。卽澇歲無漂沒之患。早年獲澆溉之饒。

庶幾編氓。差免勞役。五代史補。

周顯德二年十一月乙未。汴水自唐末潰決。繇埭橋東南。悉為污澤。上謀擊唐。先命武寧節度使武行德發民夫。因故隄疏導之。東至泗上。議者皆以為難成。上曰。數年之後。必獲其利。謂淮南既平。藉以通漕。將獲其利也。通鑑。

周世宗顯德四年四月乙酉。詔疏汴水北入五丈河。河自都城。歷曹、濟及鄆。其廣五丈。舊名五丈河。宋開寶六年。詔改名廣濟河。薛史曰。浚五丈河東流於定陶。入於

濟。以通齊。雲運路。由是齊魯舟楫皆達於大梁。五代史。

周顯德五年春正月己丑。上欲引戰艦自淮入江。阻北神堰不得度。北神堰在楚州城北五里。吳王夫差溝瀆。溝水高。防其洩也。舟行度堰入淮。今號為平水堰。欲鑿楚州西北鶴水以通其道。今楚州城西老鶴河是也。遣使行視。還言地形不便。計功

甚多。上自往視之。授以規畫。發楚州民夫浚之。旬日而成。用功甚省。巨艦數百艘。皆達於江。唐人大驚。以為神。

三月浚汴口。導河流達於淮。於是江淮舟楫始通。此即唐時運路也。自江、淮割隄。運漕不通。水路漕塞。今復浚之。通鑑。

周顯德六年春。世宗遣朴行視汴口。作斗門。五代史王朴傳。

是年二月丙子朔。命王朴如河陰。按行河隄。立斗門於汴口。壬午。命侍衛都指揮使韓通、宣徽南院使

吳廷祚。當作廷祚。發徐、宿、宋、單等州丁夫數萬浚汴水。甲申。命馬軍都指揮使韓令坤、自大梁城東。導汴

水入於蔡水。魏收地形志曰。汴水在大梁城東分為蔡渠。九域志曰。浚儀縣之琵琶溝。即蔡河也。三朝會要曰。惠

陳、穎。達壽春。以通淮右。舟楫相繼。商賈畢至。都下利之。於是以西南為閩河。東南為蔡河。至開寶六年。始改閩河為惠民河。以通陳、穎之漕。命步軍都指揮使袁彥浚

五丈渠。東過曹濮梁山泊。以通青鄆之漕。發畿內及滑、亳丁夫數千。以供其役。通鑑。

周顯德間。渡汴口之渠。導河水達於淮水。以通江。淮之漕。又自大梁城東。導汴水入於蔡水。以通陳。穎之漕。又於都城之東。浚汴水爲五丈渠。東過曹。濟梁山。樂以通齊。魯之漕。此皆宋之漕運所由始也。慶

世宗開御河。本爲薊。燕漕運計。御河其不可廢也。聞見

吳。越自唐末有國。而楊行密。李昇據有江。淮。吳。越貢賦。朝廷遣使。皆由登。萊泛海。歲常飄溺。五代史吳越世家。

楊行密據有江。淮。審知歲貢使汎海自登。萊朝貢於梁。使者入海覆溺。歲常十三四。五代史閩世家。胡三省通鑑音注。自福建入

貫大梁。陸行當自衢。信取饒。池界。度江取舒。廬。壽。度淮而後入梁境。然自信。饒至廬。壽。皆屬楊氏。而朱楊爲世仇。不可得而假道。故航海入貢。今自福州洋過溫州洋。取台州洋。過天門山。入明州象山洋。過滬江。掠例港。

直東北度大洋。抵登萊岸。風濤至險。故沈溺者衆。

王溥。字齊物。祁人。周顯德初。爲華州刺史。未幾。改鎮穎州。州境舊有通商渠。距淮三百里。歲久湮塞。溥疏

導之。遂通舟楫。郡無水患。歷鄭州團練使。陞宿州防禦。課民鑿井。築城北隄。以禦水災。宋史王溥傳。

周顯德六年春。詔通河北。按行河隄。因發徐。宿。宋。單等州民浚汴渠數百里。宋史韓通傳。韓令坤。武安人。周世

宗入揚州。命權知軍府。六年春。命以汴。亳民導汴水入於蔡。宋史韓令坤傳。

宋太祖卽位。仁朗從討李重進。還與右神武統軍陳承昭浚五丈河。以通漕。宋史田仁朗傳。劉載。字德輿。范陽人。

宋初浚五丈河。自陳橋達曹州之西境。命載護其役。建隆四年。權知貝州。宋史劉載傳。

宋太祖建隆二年正月丁巳。導蔡水入穎。二月壬申。疏五丈河。甲戌。幸城南觀修水匱。宋史太祖本紀。

漕運。宋都大梁。有四河以通漕運。曰汴河。曰黃河。曰惠民河。曰廣濟河。而汴河所漕爲多。建隆以來。首浚三河。令自今諸州歲受稅租。及筦榷貨利。上供物帛。悉官給舟車。輸送京師。毋役民妨農。汴河自隋大業初。疏通濟渠。引黃河通淮。至唐改名廣濟。宋都大梁。以孟州河陰縣南爲汴首。受黃河之口。屬於淮。泗。每歲自春及冬。常於河口均調水勢。止深六尺。以通行重載爲準。歲漕江淮湖浙米數百萬。及至東南之產。百物衆寶。不可勝計。又下西山之薪炭。以輸京師之粟。以振河北之急。內外仰給焉。故於諸水。莫此爲重。其淺深有度。置官以司之。都水監總察之。然大河向背不常。故河口歲易。易則度地形。相水勢。爲口以逆之。遇春首。輒調數州之民。勞費不貲。役者多溺死。吏又並緣侵漁。而京師常有決溢之虞。太祖建隆二年春。導索水自旃然與須水合。入於汴。三年十月。詔緣汴河州縣長吏。常於春首課民夾岸植榆柳。以固隄防。宋史河渠志。

汴渠派分洪河。自唐迄今。皆以爲莫大之利。然迹其事實。抑有深害。何哉。凡梁宋之地。畎澮之利。湊流此渠。以成其大。至隋煬帝將幸江都。遂析黃河之流。築左右隄三百餘里。舊所湊水。悉爲橫絕。散漫無所。故宋亳之地。遂成沮洳卑溼。且昔之安流。今乃湍悍。覆舟之患。十有二三。昔之漕運。冬夏無限。今則春開秋閉。歲中漕運。止得半載。昔之泝沿。兩無艱阻。今則逆流而上。乃重載而行。其爲難也甚矣。沿流而下。卽虛舟而往。其爲利也背矣。矧自天子建都。而汴水貫都東下。每歲霖澍。決溢爲慮。由斯觀之。其

利安在。然歷世浸遠。詎可卒圖。異日明哲之士。開悟積惑。言復曩迹。始信茲言之不謬。丁晉公談錄。

蔡河貫京師。爲都人所仰。兼閔水。洧水。潁水。以通舟。閔水自尉氏。歷祥符。開封。合於蔡。是爲惠民河。洧水自許田。注鄆陵。東南歷扶溝。合於蔡。潁水出鄭之大隗山。注臨潁。歷鄆陵。扶溝。合於蔡。凡許。鄭諸水。令墜白鴈。丈八溝。京索。令西河。褚河。湖河。雙河。欒。霸。河。皆會焉。猶以其淺涸。故植木橫棧。棧爲水之節。啓閉以時。建隆二年四月。命中使浚蔡河。設斗門節水。自京距通許鎮三年。詔發畿甸。陳。許。丁夫數萬浚蔡水。南入潁川。廣濟河導潁水。自開封。歷陳留。曹。濟。鄆。其廣五丈。歲漕上供米六十二萬石。太祖建隆二年正月。遣使往定陶。規度發曹。單。丁夫數萬浚之。三月。幸新水門。觀放水入河。先是五丈河泥淤。不利行舟。遂詔左監門衛將軍陳承昭於京城之西。夾汴水造斗門。引京索蔡河水。通城濠入斗門。俾架流汴水之上。東進於五丈河。以便東北漕運。公私咸利。三年正月。遣右龍武統軍陳承昭。護修五丈河。造西水磴。洛水貫西京。多暴漲。漂壞橋梁。建隆二年。留守向拱。重修天津橋成。甃巨石爲腳。高數丈。銳其前以疏水勢。石縱縫以鐵鼓絡之。其制甚固。四月。具圖來。上降詔褒美。開寶九年。郊祀西京。詔發卒五千。自洛城菜市橋鑿渠抵漕口三十五里。饋運便之。其後導以通汴。金水河一名天源。本京水。導自滎陽黃堆山。其源曰祝龍泉。太祖建隆二年春。命左領軍衛上將軍陳承昭。率水工鑿渠引水。過中牟。名曰金水河。凡百餘里。抵都城西。架其水。橫絕於汴。設斗門入浚溝。通城濠。東匯於五丈河。公私利焉。乾德三年。又引貫皇城。

歷後苑內庭池沼水皆至焉。開寶九年帝步自左掖按地勢命水工引金水由承天門鑿渠爲大輪激之。渠志。

南注晉王第。宋史河渠志。

睢陽當漕舟之路定陶乃東運之衝其後河截清水頗涉艱阻。宋史地理志。是年宋州汴河溢。宋史五行志。陳承昭

江表人宋初入朝太祖以承昭習知水利督治惠民五丈二河以通漕運都人利之建隆二年河成賜錢三十萬四年春大發近甸丁壯數萬修畿內河隄命承昭董其役又令督諸軍子弟數千鑿池朱明門外以習水戰。宋史陳承昭傳。

宋太祖乾德元年二月癸丑導潁水入京丁巳浚汴河四月甲辰詔疏鑿三門。宋史太祖本紀。

宋太祖乾德三年二月令陳承昭率丁夫數千鑿渠自長社引潁水至京師合閔水潁水本出密縣大隗山歷許田會春夏霖雨則泛溢民田至是渠成無水患閔河益通漕焉。宋史河渠志。四月癸亥募諸軍子弟導

五丈河通皇城爲池。宋史太祖本紀。

宋太祖乾德四年八月宿州汴水溢壞隄。宋史五行志。

李符字德昌內黃人乾德中遷起居郎建議鑿橫江河以通漕運發和州三縣丁壯給其役。宋史李符傳。

宋太祖開寶二年秋七月癸酉汴決下邑。宋史太祖本紀。

宋太祖開寶四年六月乙酉汴決穀熟七月癸亥汴決宋城。宋史太祖本紀。六月汴水決宋州穀熟縣濟陽鎮。

宋史五行志。

宋太祖開寶五年六月己丑。汴決穀熟。宋史太祖本紀。六月。汴水決忠州。宋史五行志。

宋太祖開寶六年七月。歷亭縣御河決。宋史五行志。

宋太祖開寶八年十二月庚子。幸惠民河。觀築堰。宋史太祖本紀。

開寶間。議征江南。詔用京西轉運使李符之策。發和州丁夫及鄉兵凡數萬人。鑿橫江渠於歷陽。令符督

其役。渠成。以通漕運。而軍用無闕。宋史河渠志。

李懷忠。范陽人。改日騎左右廂都指揮使。上幸西京。愛其地形勢。俾天下中正。有留都之意。懷忠乘間進

曰。東京有汴渠之漕。歲致江淮米數百萬斛。禁衛數十萬人。仰給於此。帑藏重兵皆在。爲根本安固已久。

一旦遽欲遷徙。臣實未見其利。上嘉納之。宋史李懷忠傳。

周瑩。景城人。歷事唐。漢。周。習水利。嘗浚汴口。導鄭州郭西水入中牟渠。修滑州河隄。太宗潛邸。瑩得給事

左右。卽位。補殿直。歷西上閣門使。與郝守濬護塞宋州決河。歷知澶州。卒贈侍中。諡元惠。宋史周瑩傳。

宋太宗太平興國二年六月。開封府汴水溢壞大寧隄。浸害民田。宋史五行志。七月。開封府言汴水溢壞。開封

大寧隄。浸民田害稼。詔發懷孟丁夫三千五百人塞之。白河在唐州南流入漢。太平興國二年正月。西京

轉運使程能獻議。請自南陽下向口置堰。迴水入石塘沙河。合蔡河達於京師。以通湘潭之漕。詔發唐。鄧。

汝、頴、許、蔡、陳、鄭丁夫及諸州兵凡數萬人以弓箭庫使王文寶六宅使李繼隆內作坊副使李神祐劉承珪等護其役塹山陘谷歷博望羅渠少柘山凡百餘里月餘抵方城地勢高水不能至能復請多役人以

致水然不可通漕運會山水暴漲石堰壞河不克就卒陘廢焉宋史河渠志九月汴水溢宋史太宗本紀李繼隆太平

平興國二年改六宅使嘗詔與王文寶李神祐劉承珪同護浚京西河又與梁迥竇神寶治決河迥體肥

碩所乘舟弊不能濟繼隆易以己舟而繼隆舟果覆棲枯桑杪賴他舟以度宋史李繼隆傳是年京西轉運使

程能議開新河自襄漢至京師引白河水注焉以通湘潭之漕詔發唐鄧汝頴許蔡陳鄭丁夫數萬赴其

役發諸州兵萬人助之命文寶與六宅使李繼隆作坊副使李神祐劉承珪分往護作宋史王文寶傳

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正月戊戌開襄漢漕渠渠成而水不上卒廢辛丑浚廣濟惠民及蔡三河乙

巳浚汴口宋史太宗本紀是年正月命發近縣丁夫浚廣濟河發軍士千人浚汴口六月宋州言寧陵縣

河溢隄決詔發宋亳丁夫四千五百人分遣使臣護役宋史河渠志五月汴水決宋州寧陵縣境六月泗州汴

水又漲一丈塞州北門宋史五行志梁迥以平江南功領順州團練使太平興國三年夏汴水大決詔迥發畿

內丁男三千護塞汴口宋史梁迥傳

宋太宗太平興國四年河又決於宋城縣以本州諸縣人夫三千五百人塞之宋史河渠志史珪太平興國四

年爲右衛將軍領平州刺史督浚惠民河自尉氏達京九十里數旬而畢民咸便之宋史史珪傳

曹翰、大名人。太平興國五年爲幽州行營都部署。詔督役開南河。自雄莫以通漕運。議築大隄以捍之。宋史

先是四河所運。未有定制。太平興國六年。汴河歲運江、淮米三百萬石。菽一百萬石。黃河粟五十萬石。菽三十萬石。惠民河粟四十萬石。菽二十萬石。廣濟河粟十二萬石。凡五百五十萬石。非水旱蠲放民租。未嘗不及其數。至道初。汴河運米五百八十萬石。大中祥符初。至七百萬石。江南、淮南、兩浙、荆湖路租糴。於真、揚、楚、泗州置倉受納。分調舟船。泝流入汴。以達京師。置發運使領之。諸州泉帛雜物軍器上供亦如之。陝西諸州菽粟。自黃河三門沿流入沛。以達京師。亦置發運司領之。粟帛自廣濟河而至京師者。京東之十七州。由石塘惠民河而至京師者。陳、潁、許、蔡、光、壽六州。皆有京朝官廷臣督之。河北衛州東北有御河。達乾寧軍。其運物亦廷臣主之。廣南金銀香藥犀象百貨。陸運至虔州。而後水運。川、益諸州。金帛及租市之布。自劍門列傳置分輦。負擔至嘉州。水運達荆南。自荆南遣綱吏送京師。宋史食貨志。河北諸水。有通轉向者。有爲方田限遼人者。太宗太平興國六年正月。遣八作使郝守濬分行河道。抵於遼境者。皆疏導之。又於清苑界開徐河。雞距河五十里。入白河。自是關南之漕。悉通濟焉。宋史河渠志。

宋太宗太平興國七年七秋月。易水溢。宋史太宗本紀。七月。大名府御河漲。壞濟口。京兆府咸陽渭水漲。壞浮

梁。工人溺死者五十四人。宋史五行志。

行水金鑑卷第九十五

運河水

宋太宗太平興國八年六月，雒州易水漲，壞民廬舍。河南府澍雨，洛水漲五丈餘，壞鞏縣官署軍營民舍殆盡。穀洛伊瀍四水暴漲，壞京城官署軍營寺觀祠廟民舍萬餘區，溺死者以萬計。又壞河清縣豐饒務倉庫軍營民舍百餘區。宋史五行志七月，滹沱及祁之資，滄之胡盧，雄之易，惡池水皆溢爲患。宋史太宗本紀

盧之翰，字維周，祁州人。太平興國時爲工部員外郎，建議導潞河合于淮，達許州，以便漕運，以勞加戶部員外郎。宋史盧之翰傳

宋雄，幽州人。雍熙中，知均、唐二州。未幾，護河陰屯兵，以知河渠利害，因命領護汴口，均節水勢，以達轉漕。京師賴之。宋史宋雄傳

初，楚州北山陽灣尤迅速，多有沉溺之患。雍熙中，轉運使劉蟠議開沙河以避淮水之險，未完而受代。喬維岳繼之，開河自楚州至淮陰，凡六十里，舟行便之。宋史河渠志

喬維岳爲淮南轉運司，淮河西流三十里曰山陽灣，水勢湍悍，運舟多懼覆溺。維岳規度，開故沙河自未口至淮陰磨盤口，凡四十里，又建安北至淮澁五堰，運舟所至，十經上下，其重載者皆卸糧而過，舟時壞。

失糧綱率緣此爲姦。潛有侵盜。維岳始命。初二斗門於西河第三堰。二門相距踰五十步。覆以夏屋。設縣門積水。俟潮平乃泄之。建橫橋岸上。築土累石。以牢其址。自是弊盡革。而運舟往來無滯矣。罷使職。權知

楚州。宋史喬維岳傳。

宋太宗端拱元年。供奉官閻門祇候閻文遜。苗忠俱上言。開荆南城東漕河。至師子口入漢江。可通荆。峽漕路至襄州。又開古白河。可通襄。漢漕路至京。詔八作使石全振往視之。遂發丁夫治荆南漕河。至漢江。可勝二百斛重載。行旅者頗便。而古白河終不可開。宋史河渠志。

孔守正。浚儀人。淳化初。擢高陽關副都。明年。護浚惠民河。塞澶州決河。就知州軍。宋史孔守正傳。

宋太宗淳化二年六月乙酉。以汴水決浚儀縣。帝親督衛士塞之。宋史太宗本紀。是年六月。汴水決浚儀縣。帝

乘步輦出乾元門。宰相樞密迎謁。帝曰。東京養甲兵數十萬。品官百萬家。天下轉漕。仰給在此。一渠水。朕

安得不顧。車駕入泥淖中。行百餘步。從臣震恐。殿前都指揮使戴興叩頭懇請回馭。遂捧輦出泥淖中。詔

興督步卒數千塞之。日未旰。水勢遂定。帝始就次。太官進膳。親王近臣皆泥濘沾衣。知縣宋炎亡匿。不敢

出。特赦其罪。是月。汴又決於宋城縣。發近縣丁夫二千人塞之。是年從河北轉運使請。自深州新砦鎮開

新河。導胡盧河分爲一派。凡二百里。抵常山。以通漕運。胡盧河源於西山。始自冀州新河鎮。入深州武強

縣。與滹沱河合流。其後變徙入大河。至神宗熙寧中。內侍程昉請開決引水入新河故道。詔本路遣官按

視永靜軍判官林伸、東光縣令張言舉言新河地形高仰，恐害民田，昉言地勢最順，宜無不便，仍復遣劉璿、李直躬考實，而璿等卒如昉言。伸等坐貶官。四年春，詔六宅使何承矩等督戍兵萬八千人，自霸州界引漕沱水灌稻爲屯田，用實軍廩，且爲備禦焉。初，臨津令黃懋上封事，盛稱水田之利，乃以承矩泊內供奉官閻承翰、殿直張從古同制置河北緣邊屯田事，仍以懋爲大理寺丞，充屯田判官，其所經畫悉如懋奏。是年以汜水汎溢，浸許州民田，詔自長葛縣開小河導漢水，分流二十里，合于惠民河。宋史河渠志

宋太宗淳化三年七月，洛水溢。

宋史太宗本紀

七月，河南府洛水漲，壞七里鎮國二橋。

宋史五行志

李繼宣、凌儀人淳

化三年知保州，又轉莊宅使，築關城，浚外濠，造船二百艘，入雞渠，泉河以運糧，人咸便之。

宋史李繼宣傳

宋太宗至道元年九月，帝以汴河歲運江、淮米五七百萬斛以濟京師，問侍臣汴水疏鑿之由，令參知政

事張洎講求其事以聞，其言曰：禹導河自積石至龍門，南至華陰，東至砥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卽今成臯是也，或云黎陽山也。禹以大河流泛中國，爲害最甚，乃于貝丘疏二渠以分水勢，一渠自舞陽縣東引入漯水，其水東北流至千乘縣入海，卽今黃河是也。一渠疏畎引傍西山，以東北形高敞，壞堤水勢不便流溢，夾右碣石入于渤海。書所謂北過降水，至于大陸，降水卽濁漳。大陸則邢州鉅鹿澤，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河自魏郡貴鄉縣界分爲九道，下至滄州，今爲一河，言逆河者，謂與河水往復相承受也。齊桓公塞以廣田居，惟一河存焉。今其東界至莽枯河是也。禹又於滎澤下分大河爲陰溝。

引注東南以通淮、泗。至大梁浚儀縣西北，復分爲二渠。一渠元經陽武縣中牟臺下，爲官渡水。一渠始皇疏鑿以灌魏郡，謂之鴻溝。荅渠自滎陽五出池口來注之。其鴻溝卽出河之溝，亦曰荅渠。漢明帝時，樂浪人王景謁者王吳始作浚儀渠，蓋循河溝故瀆也。渠成流注浚儀，故以浚儀縣爲名。靈帝建寧四年，於故城西北壘石爲門，以遏渠口。故世謂之石門渠。外東合濟水，濟與河渠渾濤東注至敖山北。渠水至此又兼邳之水，卽春秋晉楚戰於邳，邳又音汭，卽汴字。古人避反字，改從汴字。渠水又東經滎陽北，旃然水自縣東流入汴水。鄭州滎陽縣西二十里三皇山上，有二廣武城，二城相去百餘步。汴水自兩城間小澗中東流而出，而濟流自茲乃絕。唯汴渠首受旃然水，謂之鴻渠。東晉太和中，桓溫北伐前燕，將通之。不果。義熙十三年，劉裕西征姚秦，復浚此渠，始有湍流奔注，而岸善潰塞，裕更疏鑿而漕運焉。隋煬帝大業三年，詔尙書左丞相皇甫誼發河南男女百萬開汴水，起滎澤入淮千餘里，乃爲通濟渠。又發淮南兵夫十餘萬開邗溝，自山陽淮至于揚子江三百餘里，水面闊四十步，而後行幸焉。自後天下利于轉輸，昔孝文時賈誼言漢以江、淮爲奉地，謂魚鹽穀帛多出東南，至五鳳中，耿壽昌奏故事歲增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亦多自此渠漕運。唐初開通濟渠爲廣濟渠。開元中，黃門侍郎平章事裴耀卿言江、淮租船，自長淮西北泝鴻溝，轉相輸納於河陰含嘉、太原等倉。凡三年運米七百萬石，實利涉於此。開元末，河南採訪使汴州刺史齊澣以江、淮漕運經淮水，波濤有沈損，遂浚廣濟渠下流，自泗州虹縣至楚州淮陰縣北。

八十里。合于淮。踰時畢功。既而水流迅急。行旅艱險。尋乃廢停。卻由舊河。德宗朝。歲漕運江。淮米四十萬石。以益關中。時叛將李正己。田悅。皆分軍守徐州臨渦口。梁崇義阻兵襄鄧。南北漕引皆絕。于是水陸運使杜祐請改漕路。自浚儀西十里。疏其南涯。引流入琵琶溝。經蔡河。至陳州合潁水。是秦漢故道。以官漕久不由此。故填淤不通。若畎流培岸。則功用甚寡。又廬壽之間有水道。而平岡互其中。曰雞鳴山。佑請疏其兩端。皆可通舟。其間登陸四十里而已。則江湖黔嶺蜀漢之粟。可方舟而下。由是白沙趨東關。經廬壽浮潁。步蔡。歷琵琶溝入汴河。不復經沂淮之險。徑於舊路二千里。功寡利溥。朝議將行。而徐州順命。淮路乃通。至國家膺圖受命。以大梁四方所湊。天下之樞。可以臨制四海。故卜京邑而定都。天下甲卒數十萬衆。戰馬數十萬匹。並萃京師。悉集七亡國之士民於輦下。比漢唐京邑。民庶十倍。旬服時有水旱。不至艱歉者。有惠民金水。五丈。汴水等四渠。派引脈分。咸會天邑。舳舻相接。贍給公私。所以無匱乏。唯汴水橫互中國。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盡南海。半天下之財賦。并山澤之百貨。悉由此路而進。然則禹力疏鑿。以分水勢。煬帝開河以奉巡游。雖數湮廢。而通流不絕。於百代之下。終爲國家之用者。其上天之意乎。宋史河渠志。

宋太宗至道二年三月。內殿崇班閻光澤。國子博士邢用之。上言請開白溝。自京師抵彭城呂梁口。凡六百里。以通長淮之漕。詔發諸州丁夫數萬治之。以光澤護其役。議者非之。會宋州通判王矩上表。極陳其不可。且言用之田園在襄邑。歲苦水潦。私幸渠成。遂罷其役。宋史河渠志。

六月。河南漚澗。洛三水漲。壞鎮國

橋。七月。宋州汴河決穀熟縣。宋史五行志。

宋時漕運自荆湖南北米至真揚交卸。舟人皆市私鹽以歸。每得厚利。故舟人以船爲家。一有損漏。旋即補葺。久而不壞。運道亦通。太宗嘗謂侍臣曰。篙工柁師。有少販鬻。但無妨公。不必究問。真帝王之度哉。谿山餘話。

王嗣宗爲江浙荆湖發運使。初漕運經泗州浮橋。舟多覆壞。嗣宗徙至城隅。遂獲安濟。咸平三年。以漕運稱職。就拜太常少卿。宋史王嗣宗傳。

宋眞宗咸平四年。知靜戎軍王能。請自姜女廟東決鮑河水北入閻臺淀。又自靜戎之東。引北注三臺小李村。其水溢入長城口。而南又壅。使北流而東。入于雄州。五年。順安軍兵馬都監馬濟。復請自靜戎軍東擁鮑河開渠入順安軍。又自順安之西。引入威虜軍。置水陸營田於渠側。濟等言役成可以達糧漕。隔遼騎。帝許之。獨鹽臺淀稍高。恐決引非便。不從其議。因詔莫州部署石普并護其役。踰年功畢。帝曰。普引軍壁馬村以西。開鑿深廣。足以張大軍勢。若邊城壕溝悉如此。則遼人倉卒難馳突而易追襲矣。其年。河北轉運使耿望開鎮州常山鎮南河水入洩河。至趙州。有詔褒之。宋史河渠志。王能定陶人。咸平中知靜戎軍。建議決鮑河。斷長城口。北注雄州塘水。爲戎馬限。方舟通漕。以實塞下。宋史王能傳。

宋眞宗咸平五年六月。京師大雨。漂壞廬舍。民有壓死者。積潦浸道路。自朱雀門東抵宣化門尤甚。皆注

惠民河。河復漲溢軍營。

宋史五
行志。

七月乙巳。疏丁岡河。

宋史真宗
本紀。

七月。京師霖雨。溝洫壅。惠民河溢。泛道路。壞

廬舍。知開封府寇準。治丁岡古河泄導之。

宋史河
渠志。

宋真宗咸平六年。邢用之爲度支員外郎。又令自襄邑下流治白溝河。導京師積水。而民田無害。

宋史河
渠志。

楊日嚴改京東轉運使。開清河八十里。抵暖水河。並隄起倉廩。以便漕運。加直史館。徙益州。

宋史楊日
嚴傳。

宋真宗景德元年正月壬子。開定州河通漕。

宋史真宗
本紀。

九月。宋州言汴河決。浸民田。壞廬舍。遣使護塞。踰月

功就。是年夏。北面都鈴轄閣承翰。自嘉山東引唐河三十二里。至定州。釀而爲渠。直蒲陰縣東六十二

里。會沙河。徑邊吳泊。遂入于界河。以達方舟之漕。又引保州趙彬堰徐河水入雞距泉。以息挽州之役。自

是朔方之民。灌漑饒益。大蒙其利矣。八月。詔滄州乾寧軍謹視斗門水口。壅潮水入御河東塘堰。以廣漑

廩。四年五月。知雄州李允則決渠爲水田。帝以渠接界河。罷之。因下詔曰。頃修國好。聽其盟約。不欲生事。

姑務息民。自今邊城。止可修葺城壕。其餘河道。不得輒有濬治。大中祥符七年四月。涇原都鈴轄曹瑋。言

渭北有古池。連帶山麓。今濬爲渠。令民導以漑田。六月。知永興軍陳堯咨導龍首渠入城。民庶便之。並詔

嘉獎。天禧末。諸州屯田總四千二百餘頃。而河北屯田歲收二萬九千四百餘石。保州最多。逾其半焉。江

淮。兩浙承僞制。皆有屯田。克復後。多賦與民輸租。第存其名。在河北者。雖有其實。而歲入無幾。利在畜水。

以限遼騎而已。

宋史河
渠志。

宋真宗景德二年六月。開封府言西京沿汴萬勝鎮。先置斗門。以減河水。今汴河分注濁水。入廣濟河。壅塞不利。帝曰。此斗門本李繼源所造。屢詢利害。以爲始。因京索河遇雨。卽汎流入汴。遂置斗門。以便通洩。若邊壅塞。復慮決溢。因令多用巨石。高置斗門。水雖甚大。而餘波亦可減去。宋史河渠志。

宋真宗景德三年六月。京城汴水暴漲。詔覘候水勢。并工修補。增起堤岸。工畢。復遣使致祭。宋史河渠志。七月。

應天府汴水決。南至亳州合浪宕渠。東入於淮。宋史五行志。九月甲子。浚汴口。宋史真宗本紀。是年。內侍趙守倫建議。

自京東分廣濟河。由定陶至徐州入清河。以達江湖漕路。役旣成。遣使覆視。繪圖來上。帝以地有隆阜。而

水勢極淺。雖置堰埭。又歷呂梁灘磧之險。非可漕運。罷之。宋史河渠志。

宋真宗景德四年六月。鄭州索水漲。高四丈許。漂滎陽縣。居民有溺死者。宋史五行志。

李溥。河南人。景德中。任制置江淮等路。並發運使。高郵軍新開湖水。散漫多風濤。溥令漕舟東下者。還過

泗州。因載石輸湖中。積爲長隄。自是舟行無患。宋史李溥傳。

謝德權提總京城四排岸。領護汴河。兼督輦運。前是歲役浚河。夫三十萬人。而主者因循。隄防不固。但挑沙擁岸。或河流泛濫。卽中流復填淤矣。德權須以沙盡。至土爲垠。棄沙隄外。遣三班使者。分地以主其役。又爲大錐。以試築隄之虛實。或引錐可入者。卽坐所轄。官吏多被譴免者。植樹數十萬以固岸。改崇儀

副使。宋史謝德權傳。

宋眞宗大中祥符元年春正月甲戌大雪停汴口蔡河夫役宋史眞宗本紀六月開封府言尉氏縣惠民河決遣

使督視完塞宋史河渠志

宋眞宗大中祥符二年四月陳州言州地洿下苦積潦歲有水患請自許州長葛縣浚減水河及補棗村舊河以入蔡河從之八月汴水漲溢自京至鄭州浸道路詔選使乘傳減汴口水勢既而水減阻滯漕運復遣浚汴口宋史河渠志是年八月丙戌京東惠民河溢居民避水所過津渡戒有司勿算九月甲子浚汴口

宋史眞宗本紀是年十月京畿惠民河決壞民田宋史五行志

宋眞宗大中祥符四年八月大名府御河溢合流壞府城害田人多溺死宋史五行志

宋眞宗大中祥符五年八月庚戌淮南旱減運河水灌民田仍寬租限州縣不能存恤致民流亡者罪之

宋史眞宗本紀大哉王者之政仁恩普徧至今讀之猶令人雪涕

宋眞宗大中祥符七年六月河南府洛水漲宋史五行志

宋眞宗大中祥符八年六月詔自今後汴水添漲及七尺五寸卽遣禁兵三千沿河防護八月太常少卿馬元方請浚汴河中流闊五丈深五尺可省修堤之費卽詔遣使計度修浚使還上言泗州西至開封府界岸開底平水勢薄不假開浚請止自泗州夾岡用功八十六萬五千四百三十八以宿亳丁夫充計減工七百三十一萬仍請于沿河作頭踏道僻岸其淺處爲鉅牙以束水勢使其後成河道止用河清下卸

卒。就未放春水前，令逐州長吏令佐督役。自今汴河淤澱，可三五年一浚。又於中牟滎澤縣各置開減水河，並從之。宋史河渠志。

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知許州石普請于大流堰穿渠，置二斗門，引沙河以漕京師。遣使按視。四月，詔遣中使至惠民河，規畫置壩子，以通舟運。宋史河渠志。

宋真宗天禧元年九月甲寅，詔能拯救汴渠覆溺者給賞，或溺者貧者，以官錢給之。十二月壬辰，遣使

緣汴河收瘞流尸。宋史真宗本紀。

宋真宗天禧二年八月乙卯，詔畎索河水入金水河。宋史真宗本紀。是年江淮發運使賈宗言諸路歲漕，自真陽

入淮，汴歷堰者五，糧載煩於剝卸，民力罷於牽挽，官私船艦，由此速壞。今議開揚州古河，繚城南接運渠，毀龍舟，新興茱萸三堰，鑿近堰漕路，以均水勢。歲省官費十數萬，功利甚厚。詔屯田郎中梁楚，開門祇候。李居中按視，以爲當然。明年役旣成，而水注新河，與二堰平，漕船無阻，公私大便。宋史河渠志。

宋真宗天禧三年六月癸未，浚淮南漕渠，廢三堰。宋史真宗本紀。

薛奎，字宿藝，正平人，爲江淮制置發運使，疏漕河，廢三堰，以便餉運。進吏部員外郎。宋史薛奎傳。是年十二月，

都官員外郎鄭希甫言汴河南岸皆是陂水，廣浸民田，隄腳並無流泄之處。今汴河南省自明河接澳入淮，望詔轉運使覘度以聞。宋史河渠志。

宋眞宗天禧四年正月丙寅開揚州運河。宋史眞宗本紀

王臻擢淮南轉運副使時發運使建議濬淮南漕渠廢諸堰臻言揚州召伯堰實謝安爲之人思其功以比召伯不可廢也濬渠亦無所益召爲三司度支判官而發運司卒濬渠以通漕臻坐前異議降監察御史知睦州。宋史王臻傳

崔立字本之鄆陵人天禧中知江陰軍開橫河六十里通運漕累遷太常寺少卿。宋史崔立傳

陳知微歷京東轉運副使決古廣濟河通運路罷夾黃河歲減夫役數萬計遷右司諫。宋史陳知微傳

劉湜爲鹽鐵副使兼領河渠事汴水絕鑿河陰新渠通漕運如故。宋史劉湜傳

徐起徙江東轉運使請開長淮舊浦以便漕運。宋史徐起傳

張君平管勾汴口建言歲開汴口當擇其地則水湍駛而無留沙歲可省功有百餘萬又請沿河縣植榆柳爲令佐使臣課最及瘞汴河流屍悉從其言。宋史張君平傳

宋仁宗天聖二年春二月庚午遣內臣收瘞汴口流屍仍祭奠之。宋史仁宗本紀二月崇儀副使巡護惠民河田

承說獻議重修許州合流鎮大河堰斗門初開減水河通漕省迂路五百里詔遣使按視以開。宋史河渠志

宋仁宗天聖三年汴流淺特遣使疏河注口四年大漲隄危衆情恟恟詔度京城西賈陂岡地洩之于護

龍河。宋史河渠志

宋仁宗天聖四年五月己酉復陝西永豐渠以通解鹽。宋史仁宗本紀閏五月陝西轉運使王博文等言準敕相

度開治解州安邑縣至白家場永豐渠行舟運鹽經久不至勞民按此渠自後魏正始二年都水校尉元

清引平坑水西入黃河以運鹽故號永豐渠周齊之間渠遂廢絕隋大業中都水監姚暹決堰灌渠自陝

郊西入解縣民賴其利及唐末至五代亂離迄今湮沒水甚淺涸舟楫不行詔三司相度以聞。宋史河渠志是

年汴水溢決陳留隄又決京城西賈陂入護龍河以殺其勢。宋史五行志王曾以門下侍郎兼戶部尚書天聖

四年夏大雨傳言汴口決水且大至都人恐欲東奔帝問曾曾曰河決奏未至第民間妖言爾不足慮也

已而果然。宋史王曾傳

宋仁宗天聖五年八月都大巡護惠民河王克基言先準宜惠民京索河水淺小緣出源西京鄭許州界

惠民河下合橫溝白鴈溝京索河下合西河湖河雙河欒霸河丈八溝各爲民間截水蒔稻灌園宜令州

縣巡察。宋史河渠志

台仁宗天聖六年七月尚書駕部員外郎閻貽慶言五丈河下接濟州之合蔡鎮通利梁山灤近者大河

決蕩溺民田壞道路合蔡而下漫散不通舟請治五丈河入夾黃河因詔貽慶與水官李守忠規度計功

料以聞是年勾當汴口康德輿言行視陽武橋萬勝鎮宜存斗門其梁固斗門三宜廢去祥符界北岸

請爲別竇分減溢流而勾當汴口王中庸欲增置孫村之石限悉從其請。宋史河渠志高化遷蜀州團練使天

聖六年夏大雨。命護汴隄。夜馳至城西。隄欲壞。督守兵負土不能過。時夏守恩方典軍。積材木城隅。化盡取以塞隄。乃得無患。仁宗嘉之。進神龍衛四廂都指揮使。宋史高化傳。

宋仁宗天聖七年。康德輿言修河芟地。爲並灘農戶所侵。詔限一月。使自實檢括。以還縣官。是年。王克

基言按舊制。蔡河斗門棧板。須依時啓閉。調停水勢。宋史河渠志。康德輿。天聖中遷內殿崇班。河陰兵馬都監。

建沿汴斗門以節水。會積雨。汴水將溢。德輿請自京西導水入護龍河。水得不溢。宋史康德輿傳。

張綸除江淮制置發運副使。築漕河隄二百里於高郵北。旁錮巨石爲十礎。以洩橫流。秦州有捍海堰。延

袤百五十里。久廢不治。歲患海濤冒民田。綸方議修復。論者難之。以爲濤患息而蓄潦之患興矣。綸曰。濤

之患十九。而潦之患十一。獲多而忘少。豈不可耶。表三請。願身自臨役。命兼權知秦州。卒成堰。復逋戶二

千六百。州民利之。爲立生祠。居淮南六年。累遷文思使。昭州刺史。綸有材略。所至興利除害。爲人恕。喜施

予。在江。淮見漕卒凍餒道死者衆。歎曰。此有司之過。非所以體上仁也。推奉錢市襦千數。衣不能自存者。

宋史張綸傳。

淮南漕渠築埭以蓄水。不知始何時。舊傳召伯埭。謝公所爲。按李翔來南錄。唐時猶是流水。不應謝公

時已作此埭。天聖中。監真州排岸司右侍禁陶鑑始議爲復閘節水。以省舟船過埭之勞。是時工部郎

中方仲荀。文思使張綸爲發運副使。表行之。始爲真州閘。歲省冗卒五百人。雜費百二十五萬。運舟舊

法舟載米不過三百石。開成始爲四百石船。其後所載浸多。官船至七百石。私船受米八百餘囊。囊二石。自後北神召伯龍舟茱萸諸埭相次廢革。至今爲利。予元豐中過真州江亭後。囊壤中見一臥石。乃胡武平爲水閘記略。敘其事而不甚詳具。夢溪筆談

宋仁宗景祐元年閏六月甲子。泗州淮汴溢。宋史五行志

宋仁宗慶曆元年三月。汴流不通。宋史五行志

宋仁宗慶曆四年三月。省廣濟河歲漕軍儲二十萬石。宋史仁宗本紀

宋仁宗皇祐元年二月甲戌。河北黃御二河決。並注于乾寧軍。河朔頻年水災。宋史五行志

宋仁宗皇祐三年。宋史仁宗本紀是年。命使詣中牟治堤。明年八月。河涸舟不通。令河渠司自口浚治。歲

以爲常。舊制水增七尺五寸。則京師集楚兵八作排岸兵。負土列河上。以防河滿。五日賜錢以勞之。曰特

支。而或數張數防。又不及五日而罷。則軍士屢疲。而賜予不及。是歲七月。始制防河兵日給錢。薄其數。才

比特支十分之一。軍士便之。明年遣使行河相利害。宋史河渠志

楊佐遷河陰發運判官。幹當河渠司。皇祐中。汴水殺溢不常。漕舟不能屬。佐度地鑿瀆。以通河流。於是置

都水監。命佐以鹽鐵判官同判。京城地勢南下。涉夏秋則苦霖潦。佐開永濟河。疏溝澮出野外。自是水患

息。又議治孟陽河。議者謂不便。佐言國初歲轉京東粟數十萬。今所致亡幾。倘不濬復舊跡。後將廢矣。乃

從其策。出爲江淮發運使。孟陽之役。調民七八千。夷北墓百數。怨聲盈塞。詔開封鞠治。官吏獨舍佐不問。糾察刑獄。劉敞請加貶黜。不聽。召爲鹽鐵副使。宋史楊佐傳。

郭諮嘗謂作汴乘素河三十六陂之流危。京師請自鞏西山七里店孤株嶺下鑿七十里。導洛入汴。可以

四時行運。詔都水監楊佐同往計度。歸未及論功卒。宋史郭諮傳。

陳襄知常州。運渠橫過震澤。積水不得北入江。爲常蘇二州病。襄度渠之丈尺。與民田步畝。定其數。授以

浚法。未幾。遂削望亭古堰。水不復積。入爲開封推官。宋史陳襄傳。按襄以富弼入相。薦爲祕閣校理。知常州。弼相在至和二年。

王素知開封府。至和二年秋大雨。蔡河裂水入城。詔軍吏障朱雀門。素曰。皇上不豫。兵民廬舍多覆壓。衆

心忤忤然。奈何更塞門以動衆。遣詔止其役。水亦不害。宋史王素傳。

行水金鑑卷第九十六

運河水

宋仁宗嘉祐元年九月癸卯。自京至泗州。置汴河水岸。宋史仁宗本紀。

宋仁宗嘉祐三年正月戊戌。鑿永通河。秋七月丙子。詔廣濟河溢。遣官行視民田。宋史仁宗本紀。正月。開京城

西葛家岡新河。以有司言。至和中大水入京城。請自祥符縣界葛家岡開生河直城南好草陂。北入惠民

河。分注魯溝。以紓京城之患。宋史河渠志。司馬旦知宜興縣時。王安石守常州。開運河。調夫諸縣。旦言役夫而

亟。民有不勝。則其患非徒不可就而已。請令諸縣歲遞一役。雖緩必成。安石不聽。秋大霖雨。民苦之。多自

經死。役竟罷。宋史司馬旦傳。按王安石知常州。在嘉祐三年。見本傳。

陝西諸州菽粟。自黃河三門沿流入汴。以達京師。嘉祐四年。罷所運菽。減漕船三百艘。自是歲漕三河而

已。宋史食貨志。

宋仁宗嘉祐六年。汴水淺澀。常稽運漕。都水奏河自應天府抵泗州。直流湍駛。無所阻。惟應天府上至汴口。或岸闊淺漫。宜限以六十步闊。於此則爲木岸狹河。扼束水勢。令深駛。梢伐岸木可足也。遂下詔興役。而衆議以爲未便。宰相蔡京奏。祖宗時已嘗狹河矣。俗好沮敗事。宜勿聽。役卽半。岸木不足。募民出雜梢。

岸成而言者始息。舊曲灘漫流，多稽留覆溺處，悉爲駛直平夷，操舟往來便之。宋史河渠志。

余良肱改知明州，朝廷方治汴渠，留提舉汴河司汴水淤淤，流且緩，執政主狹河議，良肱謂善治水者，不與水爭地。方冬水涸，宜自京左浚治，以及畿右，三年可使水復行地中，弗聽。又議伐汴隄木以資狹河，良肱言自泗至京千餘里，江淮漕卒接踵者，行多病渴，藉蔭以休，又其根盤錯，與隄爲固，伐之不便，屢爭不能得，乃請不與其事。執政雖怒，竟不爲屈，改太常少卿知潤州。宋史余良肱傳。

符惟忠提點開封府界縣鎮公事，惠民河與刁河合流，歲多決溢，害民田，惟忠自宋樓鎮碾灣橫隴村置二斗門殺水勢，以接鄭河圭河，自是無復有水患。陝西用兵，除涇原路兵民鈐轄兼知涇州，三司使鄭戩奏留都大管勾汴河使，建議以爲渠有廣狹，若水闕而行緩，則沙停而不利於舟，請卽其廣處束以木岸，三司以爲不便，後卒用其議，再遷西上陽門副使。宋史符惟忠傳。

張方平自益州召爲三司使，建言國家都陳留，當四通五達之道，非若雍谷有山川足恃，特倚重兵以立國耳。兵恃食，食恃漕運，以汴爲便，汴帶引淮江，利盡南海，天聖已前，歲調民浚之，故水行地中，其後淺妄者爭以裁減役費爲功，汴日以塞，今仰而望焉，是利尺寸而喪丘山也，乃畫上十四策，富弼讀其奏，漏盡十刻，帝稱善，弼曰：「此國計大本，非常奏也，悉如其說行之，遷尙書左丞。」宋史張方平傳。

包拯字希仁，合肥人，知開封府，中宦勢族築園榭，侵惠民河，以故河塞不通，適京師大水，拯乃悉毀去，或

持地券自言有僞增步數者皆審驗劾奏之遷諫議去。宋史包拯傳。

王守規明道時遷入內殿頭選治京城水決汴河於公賈村決蔡河於四里橋水患以息加帶御器械。宋史

王守規傳。

鍾離瑾爲江淮制置發運使殿直王乙者請自揚州召伯埭東至瓜州浚河百二十里以廢二埭詔瑾規
度以工大不可就止置插召伯埭旁人以爲利。宋史鍾離瑾傳。

馬仲甫廬江人爲度支判官內侍楊永德言漕舟淮汴間惟水遞鋪爲便詔仲甫偕往證可否還言其害
十餘條議遂格。蘇戶部判官爲發運使自淮陰經泗上浮長淮風波覆舟歲罹其患仲甫建議鑿洪澤渠
六十里漕者便之拜天章閣待制知瀛州。宋史馬仲甫傳。

王琪知潤州轉運使欲浚常潤漕河琪陳其不便詔寢役而後議者卒請廢古城埭破古函管而浚之河
反狹舟不得方行公私交病徙知江寧。宋史王琪傳。

鄭向爲兩浙轉運副使疏潤州蒜山漕河抵於江人以其爲便。宋史鄭向傳。

周湛徙京西路鄧州美陽堰歲役工數十萬漑州縣職田而利不及民湛奏罷之。宋史周湛傳。

徐的爲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副使奏通泰州海安如臯縣漕河詔未下的以便宜調兵夫浚治之出
滯鹽三百萬計得錢八百萬緡遂爲制。宋史徐的傳。

李師中提點廣西刑獄，桂州靈渠故通漕，歲久石窒舟滯，師中卽焚石鑿而通之。宋史李師中傳。

賈逵爲步軍副都指揮使，都城西南水暴溢，注安上門，都水監以急變聞，英宗遣逵督護，亟囊土塞門，水乃止，議者欲穴隄以洩其勢，逵請觀水所行，諭居民徙高避水，然後決之，遷馬軍副都指揮使。宋史賈逵傳。

劉彝從胡瑗學，瑗稱其善治水，神宗擇水官，以彝悉東南水利，除都水丞，久雨汴漲，議開長城口，彝請但啓楊橋斗門，水卽退，爲兩浙轉運判官，知處州。宋史劉彝傳。

李禹卿判蘇州，築隄太湖八十里爲渠，益漕運，又蓄水溉田千餘頃。江南通志。

宋神宗熙寧元年十月，詔杭之長安、秀之杉青、常之望亭、二堰監護使臣，並以管幹河塘繫銜，常同所屬令佐巡視修固，以時啓閉，從提舉兩浙開修河渠胡淮之請也。宋史胡淮志。

漳沱河源於西山，由真定深州乾寧與御河合流，神宗熙寧元年，河水漲溢，詔都水監河北轉運司疏治，六年深州祁州永寧軍修新河，八年正月發夫五千人，并胡盧河增治之。宋史河渠志。

御河源出衛州共城縣百門泉，自通利乾寧入界河達於海，神宗熙寧二年九月，劉彝、程昉言二股河北流，今已閉塞，然御河水由冀州下流，尙當疏導，以絕河患，先是議者欲恩州武城縣開御河約二十里，入黃河北流故道，下五股河，故命彝昉相度，而通判冀州王庠謂第開見行流處，下接胡盧河尤便近，彝等又奏如庠言，雖於河流爲順，然其間漫淺沮洳，費工尤多，不若開烏欄隄東北至大小流港，橫截黃河入

五股河復故道尤便。遂命河北提舉羅便糧草皮公弼、提舉常平王廣廉按視。二人議協，詔調鎮趙邢洺磁相州兵夫六萬濬之，以寒食後入役。宋史河渠志。

宋神宗熙寧二年三月甲申，先是凌民瞻建議廢呂城堰，又卽望亭堰置插而不用，及因濬河墮敗古涇函石插石礎，河流益阻，百姓勞弊，至是民瞻等貶降有差。宋史河渠志。是年閏十一月庚子濬御河。宋史神宗本紀。

宋神宗熙寧三年正月，韓琦言河朔累經災傷，雖得去年夏秋一稔，瘡痍未復，而六州之人奔走河役，遠者十一二程，近者不下七八程，比常歲勞費過倍，兼鎮趙兩州舊以次邊未嘗差失，一旦調發，人心不安，又於寒食後入役，比滿一月，正妨農務，詔河北都轉運使劉庠相度，如可就寒食前入役，卽亟興工，仍相度最遠州縣量減差夫，而輟修塘隄兵千人代其役。二月，琦又奏御河漕運通流，不宜減大河夫役，於是止令樞密院調兵三千并都水監卒二千，三月又益發壯城兵三千，仍詔提舉官程昉等促迫功限。六月河成，詔昉赴闕，遷宮苑副使。宋史河渠志。

宋神宗熙寧四年，創開營家口日役夫四萬，饒一月而成，纔三月已淺澱，乃復開舊口，役萬工，四日而水稍順，有應舜臣者，獨謂新口在孤柏嶺下，當河流之衝，其便利可常用，勿易水大則泄以斗門，水小則爲輔渠於下流以益之，安石善其議。七月，程昉請開宋家等隄，畎水以助漕運。八月，三班借職楊琰請增置上下壩插，蓄水以備淺涸，詔琰掌其事。宋史河渠志。

宋神宗熙寧五年，先是宣徽北院使中太一宮使張方平嘗論汴河曰：國家漕運以河渠爲主，國初浚河渠三道，通京城漕運，自後定立上供年額，汴河斛斗六百萬石，廣濟河六十二萬石，惠民河六十萬石，廣濟河所運止給太康、咸平、尉氏等縣軍糧而已。惟汴河專運粳米，兼以小麥，此乃太倉蓄積之實，今仰食於官廩者，不惟三軍，至於京師士庶以億萬計，大半待飽於軍稍之餘，故國家於漕事至急至重，然則汴河乃建國之本，非可與區區溝洫水利同言也。近歲已罷廣濟河，而惠民河斛斗不入太倉，大衆之命，惟汴河是賴，今陳說利害以汴河爲議者多矣，臣恐議者不已，屢作改更，必致汴河日失其舊，國家大計，殊非小事，願陛下特回聖鑒，深賜省察，留神遠慮，以固基本，方平之言，爲王安石發也。宋史河渠志。

宋神宗熙寧六年，都水監丞侯叔獻請儲三十六陂及京索二水爲源，倣眞、楚州開平河置牐，則四時可行舟，因廢汴渠。帝曰：白溝功料易耳，第汴渠歲運甚廣，河北、陝西資焉。又京畿公私所用良材，皆自汴口而至，何可遽廢？王安石曰：此役苟成，亦無窮之利也。當別爲漕河，引黃河一支，乃爲經久。馮京曰：若白溝成，與汴、蔡皆通漕，爲利誠大，恐汴終不可廢。帝然之。詔劉增同叔獻覆視。八月，都水監言白溝自濰河至於淮八百里，乞分三年興修，其廢汴河，俟白溝畢功別相視，仍請發穀熟淤田，司并京東汴河所隸河清兵赴役從之。是年夏，都水監丞侯叔獻乞引汴水於府界閑田，安石力主之。水旣數放，或至絕流，公私重舟不可盪，有閘折者，帝以人情不安，嘗下都水分析，并詔三司同府界提點官往視。十一月，范子奇建

議冬不閉汴口。以外江網運直入汴至京廢運般。安石以爲然。詔汴口官吏相視。卒用其說。是後高麗入貢。令泝汴赴闕。九月戊辰。將作監尙宗儒言。議者請置蔡河水岸。計功頗大。詔修固土岸。宋史河渠志。

熙寧中。濰陽界中發汴隄淤田。汴水暴至。隄防頗壞。陷將毀。人力不可制。都水丞侯叔獻時蒞其役。相視其上數十里。有一古城。急發汴隄注水入古城中。下流遂涸。急使人治隄。陷。次日古城中水盈。汴流復行。而隄陷已完矣。徐塞古城所決內外之水。平而不流。瞬息可塞。衆皆伏其機敏。夢溪筆談。

宋神宗熙寧七年正月。都水監言自盟河賦導汴南諸水。近者失於疏浚。爲害甚大。於是輟夫修治。而白溝之役廢。初。王安石欲罷白溝。修汴南水利。帝曰。人多以白溝不可爲。而卿獨見可爲。安石曰。果不可爲。罷之誠宜。若可爲。卽俟時爲之。何必計校人言也。是年春。河水壅溢。積潦敗隄。八月。御史盛陶謂汴河開兩口非便。命同判都水監宋昌言視兩口水勢。檄同提舉汴口官王疏。疏言營家口水三分。輔渠七分。昌言請塞營家口而留輔渠。時韓絳。呂惠卿當國。許之。是年。趙濟言河淺廢運。自此物賤傷農。宜議興復。以便公私。詔張士澄。楊琰修治。八月。都提舉汴河隄岸司言。欲興通津門。汴河岸東城裏三十步內。開河下通廣濟。以便行運。從之。宋史河渠志。

宋神宗熙寧八年春。王安石再相。叔獻言。昨疏浚汴河。自南京至泗州。槩深三尺至五尺。惟虹縣以東。有礮石三十里餘。不可疏浚。乞募民開修。詔檢計工糧以聞。七月。叔獻又言。歲開汴口作生河。侵民田。調夫

役。今惟用警家口。減人夫物料各以萬計。乞減河清一指揮。從之。未幾。汴水大漲。至深一丈二尺。於是復請權閉汴口。是年。詔京西運米於河北。於是侯叔獻謂因丁字河故道鑿隄置插。引汴水於蔡。以通舟運。不可行。尋廢。十月。詔都水監展惠民河。欲便修城也。是年。又遣楊琰同陳祐甫因汴河置滲水塘。又自孫賈斗門置虛隄及滲水入西賈陂。由減水河注霧澤陂。皆爲河之上源。程昉與劉璣言。衛州沙河湮沒。宜自王供埽開浚。引大河水注之。御河以通江淮漕運。仍置斗門。以時啓閉。其利有五。王供危急。免河勢變移。而別開口地。一也。漕舟出汴。橫絕沙河。免大河風濤之患。二也。沙河引水入於御河。大河漲溢。沙河自有限節。三也。御河漲溢。有斗門啓閉。無衝注淤塞之弊。四也。德博舟運。免數百里大河之險。五也。一舉而五利附焉。請發卒萬人。一月可成。從之。宋史河渠志。是年六月丙午。釀汴水入蔡河。以通漕。宋史神宗本紀。

宋神宗熙寧九年。詔以原額漕粟。京東仍修壩插。爲啓閉之節。三月。詔遣官修廣濟河壩插。七月。提轄修京城所。請引霧澤陂水。至咸豐門。合京索河。由京索簽入副隄。河下合惠民。都水監謂不若於順天門外。簽直河身。及於染院後。簽入護龍河。至咸豐門南。復入京索河。實爲長利。從之。是年秋。程昉奏。御河畢工。中書欲論賞。帝令河北監司案視保明。大名安撫使文彥博覆實。十月。彥博言。去秋開舊沙河。取黃河行運。欲通江淮舟楫。徹於河北極邊。自今春開口放水。後來漲落不定。所行舟楫皆輕載。有害無利。枉費工料極多。今御河上源。止是百門泉水。其勢壯猛。至衛州以下。可勝三四百斛之舟。四時行運。未嘗

阻滯隄防不至高厚。亦無水患。今乃取黃河水以益之。大卽不能吞納。必致決溢。小則緩漫淺澀。必致淤澱。凡上下千餘里。必難歲歲開浚。況此河穿北京城中。利害易觀。今始初冬。已見阻滯。恐年歲間反壞。久來行運。倘謂通江淮之漕。則又不然。自江浙淮汴入黃河順流而下。又合於御河。大約歲不過一百萬斛。若自汴順流徑入黃河。達於北京。自北京和僱車乘陸行入倉。約用錢五六千緡。卻於御河裝載赴邊城。其省工役物料及河清衣糧之費。不可勝計。又去冬外監丞欲於北京黃河新隄開置水口。以通行運。其策尤疎。此乃熙寧四年秋。黃河下注御河之處。當時朝廷選差近臣督役修塞。所費不貲。大名恩冀之人。至今瘡痍未平。今奈何反欲開口導水耶。都水監雖令所屬相視。而官吏恐忤建謀之官。止作遷延回報。謂俟修固御河隄防。方議開置河口。況御河隄道。僅如蔡河之類。若欲吞納河水。須如汴岸增修。猶恐不能制蓄。乞別委清彊官相視利害。并議可否。又言今之水官。尤爲不職。容易建言。僥倖恩賞。朝廷便爲主張。中外莫敢異議。事若不效。都無譴罰。臣謂更當選擇其人。不宜令狂妄輩橫費生民膏血。已而都水監言運河乞置雙牐。例放舟船實便。與彥博所言不同。十二月。命知制誥熊本與都水監河北轉運司官相視。本奏河北州軍賞給茶貨。以至應接沿邊樞場要用之物。並自黃河運至黎陽出卸。轉入御河。費用止於客軍數百人添支而已。向者朝廷曾賜米河北。亦於黎陽或馬陵道口下卸。倒裝轉致。費亦不多。昨因程昉等。擘畫於衛州西南循沙河故迹。決口置牐。鑿隄引河。以通江淮舟楫。而實邊郡倉廩。自興役至畢。

凡用錢米工料二百萬有奇。今後每歲用物料一百一十六萬。廂軍一千七百餘人。約費錢五萬七千餘緡。開河行水纜百餘日。所過船棧六百二十五。而衛州界御河淤淺。已及三萬八千餘步。沙河左右民田。淹浸者幾千頃。所免租稅二千貫石有餘。有費無利。誠如議者所論。然尙有大者。衛州居御河上游。而西南當王供向著之會。所以捍黃河之患者。一隄而已。今冗隄引河。而置插之地。纜及隄身之半。詢之士人。云自慶曆八年後。大水七至。方其盛時。游波有平隄者。今河流安順三年矣。設復礮水暴漲。則河身乃在插口之上。以湍悍之勢。而無隄防之阻。泛濫衝溢。下合御河。臣恐墊溺之禍。不得在乎衛州。而瀕御河郡縣皆罹其患矣。夫此河之興。一歲所濟船棧。其數止此。而萌每歲不測之患。積無窮不貲之費。豈陛下所以垂世裕民之意哉。臣博采衆論。究極利病。咸以謂葺故隄堰。新口存新插。而勿治。庶可以消淤澱。決溢之患。而省無窮之費。萬一他日欲由此河轉粟塞下。則暫開亟止。或可紓飛輓之勞。未幾。河果決衛州。十月。詔都水度量疏濬汧河深淺。仍記其地分。宋史河渠志。是年四月戊戌。復廣濟河漕。九月戊午。浚汧河。

宋史神宗本紀

宋神宗熙寧十年。范子淵請用濬川杷。以六月興工。自謂功利灼然。請候今冬疏浚畢。將杷具舟船等分給逐地分使臣。於閉口之後。檢量河道淤澱去處。至春水接續疏導。大抵皆無甚利。已而清汧之役興。宋史

河渠志

國朝汴渠發京畿輔郡三十餘縣夫歲一浚祥符中閣門祇候使臣謝德權領治京畿溝洫權借浚汴夫自爾後三歲一浚始令京畿民官皆兼溝洫河道以爲常職久之治溝洫之工漸弛邑官徒帶空名而汴渠有二十年不浚歲歲壅澱異時京師溝渠之水皆入汴舊尙書省都堂壁記云疏治八渠南入汴水是也自汴流壅澱京城東水門下至雍丘襄邑河底皆高出隄外平地一丈二尺餘自汴隄下瞰民居如在深谷熙寧中議改疏洛水入汴予嘗因出使按行汴渠自京師上善門量至泗州淮口凡八百四十里一百三十步地勢京師之地比泗州凡高十九丈四尺八寸六分於京城東數里白渠中穿井至三丈方見舊底驗量地勢用水平望尺量之不能無小差汴渠隄外皆是出土故溝水令相通時爲一堰節其水候水平其上漸淺涸則又爲一堰相齒如階陛乃量堰之上下水面相高下之數會之乃得地勢高下之實。夢溪筆談

孫洙知海州方春旱發運使調民浚漕渠以通鹽河洙持之不下三上奏乞止其役。宋史孫洙傳

劉琦爲侍御史浙西開漕渠役甚小使者張大其事以功遷官言者論其非詔琦就勅官吏人人惴恐琦但按首謀二人而已。宋史劉琦傳

宋神宗元豐元年五月西頭供奉官張從惠復言汴口歲開閉修隄防通漕纔二百餘日往時數有建議引洛水入汴惠黃河嚙廣武山須鑿山嶺十數丈以通汴渠功大不可爲去年七月黃河暴漲水落而稍

北距廣武山麓七里。退灘高闊。可鑿爲渠。引洛入汴。范子淵知都水監丞。畫十利以獻。又言汜水出玉仙山。京水出嵩渚山。合洛水。積其廣深。得二千一百三十六尺。視今汴流尙贏九百七十四尺。以河洛湍緩不同。得其贏餘。可以相補。猶慮不足。則旁隄爲塘。滲取河水。每百里置木牌一。以限水勢。兩旁溝湖陂澗。皆可引以爲助。禁伊洛上源私引水者。大約汴舟重載。入水不過四尺。今深五尺。可濟漕運。起鞏縣神尾山。至士家隄。築大隄四十七里。以捍大河。起沙谷至河陰縣十里店。穿渠五十二里。引洛水屬於汴渠。疏奏。上重其事。遣使行視。宋史河渠志。

宋神宗元豐二年正月使還。以爲工費浩大不可爲。上復遣入內供奉宋用臣還奏可爲。請自任村沙谷口至汴口。開河五十里。引伊洛水入汴河。每二十里置束水一。以芻槌爲之。以節湍急之勢。取水深一丈。以通漕運。引古索河爲源。注房家。黃家。孟家三陂。及三十六陂。高仰處瀦水爲塘。以備洛水不足。則決以入河。又自汜水關北開河五百五十步。屬於黃河。上下置牐啓閉。以通黃汴二河船筏。卽洛河舊口置水澗。通黃河。以泄伊洛暴漲。古索河等暴漲。卽以魏樓。榮澤。孔固三斗門泄之。計工九十萬七千有餘。仍乞修護黃河南隄埽。以防侵奪新河。從之。三月庚寅。以用臣都大提舉導洛通汴。四月甲子興工。遣禮官祭告。河道侵民塚墓。給錢徙之。無主者官爲瘞藏。六月戊申。清汴成。凡用工四十五日。自任村沙口至河陰縣瓦亭子。并凡水關北通黃河接運河。長五十一里。兩岸爲隄。總長一百三里。引洛水入汴。七月甲子。閉

汴口。徙官吏河清卒於新洛口。戊辰。遣禮官致祭。十一月辛未。詔差七千人赴汴口開修河道。宋史河渠志。是

年三月庚寅。疏汴洛。宋史神宗本紀。

是年浚淮南運河。自召伯堰至儀真十四節。玉海

宋神宗元豐三年二月。宋用臣言洛水入汴至淮河道漫闊多淺澀。乞狹河六十里爲二十一萬六千步。

詔四月興役。五月癸亥罷草屯浮堰。宋史河渠志。

宋神宗元豐四年正月。北外都水丞陳祐言。漳沱自熙寧八年以後。汎溢深州諸邑。爲患甚大。諸司累相度不決。謂其下流舊入邊吳宜子淀。最爲便順。而屯田司懼填淤塘澱。煩文往復。無所適從。昨差官計之。若障入胡盧河。約用工千六百萬。若治程昉新河。約用工六百萬。若依舊入邊吳等淀。約用工二十九萬。其工費固已相遠。乞嚴立期會。定歸一策。詔河北屯田轉運司同北外都水丞司相視。五年八月癸酉。前河北轉運副使周革言。熙寧中程昉於真定府中渡創繫浮梁。增費數倍。旣非形勢控扼。請歲八九月易以板橋。至四五月防河卽拆去。權用船渡。從之。宋史河渠志。

行水金鑑卷第九十七

運河水

宋神宗元豐五年三月癸亥。罷廣濟輦運司。移上供物自淮揚軍界入汴。以清河輦運司爲名。命張士澄都大提舉。七月。御史王植言。廣濟安流而上。與清河沂流入汴。遠近險易較然。廢之非是。詔監司詳議。提舉河北黃河隄防司言。御河狹隘。隄防不固。不足容大河分水。乞令綱運轉入大河。而閉截徐曲。既從之矣。明年。戶部侍郎蹇周輔復請開撥。以通漕運。及令商旅舟船至邊。是時每有一議。朝廷輒下水官相度。或作或輟。迄莫能定。大抵自小吳埽決。大河北流。御河數爲漲水所冒。亦或湮沒。金水河透水槽。阻礙上下汴舟。遣宋用臣按視。請自板橋別爲一河。引水北入于汴。後卒不行。乃由副隄河入于蔡。以源流深遠。與永安青龍河相合。故賜名曰天源。先是舟至啓槽。頗滯舟行。既導洛通汴。遂自城西超字坊引洛水。由咸豐門立堤。凡三千三十步。水遂入禁中而槽廢。三月。宋用臣言。金水河透水槽。阻礙上下汴舟。宜廢撤從之。十月。狹河工畢。宋史河渠志。

神宗導洛通汴。而主者遏絕洛水。不使入城中。洛人頗患苦之。彥博因中使劉惟簡至洛。語其故。惟簡以聞。詔令通行如初。遂爲洛城無窮之利。宋史文彥博傳。

王存元豐五年遷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京師並河居人盜鑿泚隄以自廣或請令培築復故又按民廬侵官道者使撤之二謀出自中人既有詔矣存曰此吾職也入言之即日弛其役都人驩呼相慶進樞

密直學士

宋史王存傳

宋神宗元豐六年正月戊辰開龜山運河二月乙未告成長五十七里闊十五丈深一丈五尺初發運使許元自淮陰開新河屬之洪澤避長淮之險凡四十九里久而淺澀熙寧四年皮公弼請復濬治起十一月壬寅盡明年正月丁酉而畢人便之至是發運使羅拯復欲自洪澤而上鑿龜山裏河以達於淮帝深然之會發運使蔣之奇入對建言上有清汴下有洪澤而風浪之險止百里淮邇歲溺公私之載不可計凡諸道轉輸涉湖行江已數千里而覆敗於此百里間良爲可惜宜自龜山蛇浦下屬洪澤鑿左肋爲複河取淮爲源不置堰插可免風濤覆溺之患帝遣都水監丞陳祐甫經度祐甫言往年田棊任淮南提刑嘗言開河之利其後淮陰至洪澤竟開新河獨洪澤以上未克興役今旣不用插蓄水惟隨淮面高下開深河底引淮通流形勢爲便但工費浩大帝曰費雖大利亦博矣祐甫曰異時淮中歲失百七十艘若捐數年所損之費足濟此役帝曰損費尙小如人命何乃調夫十萬開治旣成命之奇撰記刻石龜山後至建中靖國初之奇同知樞密院奏淮水浸浮衝刷隄岸漸成墊缺請下發運司及時修築自是歲以爲常八月范子淵又請于武濟山麓至河岸并嫩灘上修隄及壓埽隄又新河南岸築新隄計役兵六千人

二百日成。開一直河，長六十三里，廣一百尺，深一丈。役兵四萬二千人。期五月成。從之。十月，都提舉司言汴水增漲，京西四斗門不能分減，致開決隄岸。今近京惟孔固斗門可以泄水，下入黃河。若孫賈斗門雖可泄入廣濟，然下尾窄狹，不能盡吞，宜於萬勝鎮舊減水河汴河北岸，修立斗門，開淘舊河，創開生河一道，下合入刁馬河。役夫一萬三千六百四十三人。一月畢工。詔從其請。仍作二年開修。宋史河渠志。閏月丙戌，汴水溢。宋史神宗本紀。蔣之奇字穎叔，宜興人，擢江淮荆浙發運副使。元豐六年，漕粟至京，比常歲溢六百二十萬石，錫服三品，請鑿龜山左肘，至洪澤爲新河，以避淮險。自是無覆溺之患。詔置二秩，加直龍圖閣，升發運使。宋史蔣之奇傳。

宋神宗元豐七年四月，武濟河潰。八月，詔罷營閉，縱其分流，止護廣武三埽。都大提舉汴河隄岸司言：京東地富穀粟，可漕獨患河澀。若因修京城，令役兵近汴穴土，使之成渠，就引河水注之廣濟，則漕舟可通，是一舉而兩利也。從之。宋史河渠志。是年七月甲辰，伊洛溢。十月，浚真楚運河。宋史神宗本紀。

元豐間，堯先公爲右史，神考遣使治楚州新河，戒之曰：東南不慣興大役，卿且爲朕優恤兵民。宋堯州可談。
先公謂朱服也。

宋哲宗元祐元年閏二月辛亥，右司諫蘇轍言：近歲京城外創置水磨，因此汴水淺澀，阻隔官私舟船，其東門外水磨下流，汗漫無歸，浸損民田一二百里。幾敗漢高祖墳。賴陛下仁聖惻怛，親發德音，令執政共

議營救。尋詔畿縣於黃河春夫外。更調夫四萬。開自盟河。以疏洩水患。計一月畢工。然以水磨供給京城。內外食茶等。其水止得五月閉斷。以此工役重大。民間每夫日顧二百錢。一月之費。計二百四十萬貫。而汴水渾濁。易至填淤。明年又須開淘。民間歲歲不免此費。聞水磨歲入不過四十萬貫。前戶部侍郎李定。以此課利。惑誤朝聽。依舊存留。且水磨興置未久。自前未有此錢。國計何闕。而小人淺陋。妄有靳惜。傷民辱國。不以爲愧。況今水患近在國門。而恬不爲怪。甚非陛下勤卹民物之意。而又減耗汴水。行船不便。乞廢罷官磨。任民磨茶。三月。轍又乞令汴口以東州縣。各具水匱。所占頃畝。每歲有無除放二稅。仍具水匱可與不可廢罷。如決不可廢。當如何給還民田。以免怨望。八月辛亥。轍又言。昨朝旨令都水監差官。具括中牟管城等縣水匱。元浸壓者幾何。見今積水所占幾何。退出頃畝幾何。凡退出之地。皆還本主。水占者以官地還之。無田可還。卽給元直。聖恩深厚。棄利與民。所存甚遠。然臣聞水所占地。至今無可對還。而退出之田。亦以迫近水匱。爲雨水浸淫。未得耕鑿。知鄭州岑象求近奏稱。自宋用臣興置水匱以來。元未曾取以灌注。清汴水流自足。不廢漕運。乞仍廢水匱。以便失業之民。十月。遂罷水匱。詔斥祥符霧澤陂募民承佃。增置水匱。又卽宣澤門外。仍舊引京索源河置槽。架水流入咸豐門。皆以爲廣濟淺澀之備。三月。三省言廣濟河輦運。近因言者廢罷。改置清河輦運。迂遠不便。詔知棣州王諤措置興復。都水監亦言。廣濟河以京索河爲源。轉漕京東。歲計今欲依舊。卽令於宣澤門外置槽。架水流入咸豐門裏。由舊河道復

廣澤河源以通漕運從之。

宋史河渠志。

三月己卯復廣濟河輦運。

冬始閉汴口。

宋史哲宗本紀。

宋哲宗元祐四年十二月京東轉運司言清河與江浙淮南諸路相通因徐州呂梁百步兩洪湍淺險惡多壞舟楫由是水手牛驢擡戶盤剝人等邀阻百端商賈不行朝廷已委齊州通判滕希靖知常州晉陵縣趙竦度地勢穿鑿今若開修月河石隄上下置牐以時開閉開放舟船實爲長利乞遣使監督興修從之。知潤州林希奏復呂城堰置上下牐以時啓閉其後京口瓜州犇牛皆置牐。是年冬御史中丞梁燾言嘗求世務之急得導洛通汴之實始聞其說則善及考其事則可懼竊以廣武山之北卽大河故道河常往來其間夏秋漲溢每抵山下舊來洛水至此流入於河後欲導以趨汴渠乃乘河未漲就嫩灘之上峻起東西隄闢大河於隄北攘其地以引洛水中間缺爲斗門名通舟楫其實盜河以助洛之淺涸也洛水本清而今汴常黃流是洛不足以行汴而所以能行者附大河之餘波也增廣武三埽之備竭京西所有不足以爲支費其失無慮數百萬計從來上下習爲欺罔朝廷惑於安流之說稅屋之利恬不爲慮而不知新沙疎弱力不能制悍河水勢一薄則濫漫潰散將使怒流循洛而下直冒京師是甘以數百萬日增之費養異時萬一之患亦已誤矣夫歲傾重費以坐待其患何若折其奔衝以終除其害哉爲今之計宜復爲汴口仍因大河一支啓閉以時還祖宗百年以來潤國養民之賜誠爲得策汴口復成則免廣武傾注以長爲京師之安省數百萬之費以紓京西生靈之困牽大河水勢以解河北決溢之災便東南

漕運以獨重載留滯之弊。時節啓閉以除蹙凌打凌之苦。通江淮八路商賈大舶。以供京師之饒。爲甚大之利者六。此不可忽也。惟拆去兩岸舍屋。盡廢餽錢。爲害者一而甚小。所謂損小費而成大利也。臣之所言。特其大略爾。至於考究本末。措置纖悉。在朝廷擇通習之臣付之。無牽浮議。責其成功。又言臣聞開汴之時。大河曠歲不決。蓋汴口析其三分之二之水。河流常行七分也。自導洛而後。頻年屢決。雖洛口竊取其水。率不過一分上下。是河流常九分也。猶幸流勢臥北。故潰溢北出。自去歲以來。稍稍臥南。此其可憂。而洛口之作理須早計。竊以開洛之役。其功甚小。不比大河之上。但關百餘步。卽可以通水三分。旣永爲京師之福。又減河北屢決之害。兼水勢旣已牽動。在於回河尤爲順便。非獨孫村之功可成。澶州故道亦有自然可復之理。望出臣前章。面詔大臣與本監及知水事者。按地形水勢具圖以聞。不報。至五年十月癸巳。乃詔導河水入汴。宋史河渠志。

汴河舊底有石板石人。以記其地里。每歲輿夫開導至石板石人。以爲則。歲有常役。民未嘗病之。而水行地中。京師內外有八水口泄水入汴。故京師雖大雨無復水患。昔人之畫善矣。偶張君平論京畿南。京宿亳陳潁蔡等州積水。以南京言之。自南門二隄直抵東西二橋。左右皆瀦澤也。漁舫鳴榔。如江湖。君平請權借汴夫三年。通泄積水。於是諸郡守令等始帶溝洫河道。三年而奏功。凡瀦積之地爲良田。自是汴河夫借充他役。而不復開導。至元祐五年實七十年。又舊河並以木岸。後人止用土筏棧子。謂

之外添裏補。河身奔兌。卽外補之故。河日加淺。而水行地上矣。宋王鞏聞見近錄。

臨安運河在城中者。日納潮水。沙泥渾濁。一汛一淤。比屋之民。委棄草壤。因循填塞。元祐中。守臣蘇軾。奏請熙寧中。通判杭州時。父老皆云。苦運河淤塞。率三五年常一開濬。不特勞役兵民。而運河自州前至北郭。穿閘闌中。蓋十四五里。每將興工。市肆洶動。公私騷然。自胥吏豪砦兵級等。皆能恐喝人戶。或云當於某處置土。某處過泥水。則居者皆有失業之憂。既得重賂。又轉而之他。及工役既畢。則房廊邸舍。作踐狼籍。園圃隙地。例成止阜。積雨蕩濯。復入河中。居民患厭。未易悉數。若三五年失開。則公私壅滯。以尺寸水行數百斛舟。人牛力盡。跬步千里。雖監司使命有數日不能出郭者。詢其所以頻開屢塞之由。皆云龍山浙江兩間泥沙渾濁。積日稍久。便及四五尺。其勢當然。不足怪也。尋剗刷捍江兵士及諸色廂軍得一千人。七月之間。開濬茅山鹽橋二河各十餘里。皆有水八尺。自是公私舟船通利。三十年以來。開河未有若此深快者。然潮水日至。淤塞猶昔。則三五年間前功復棄。今於鈐轄司前置一牓。每遇潮上。則暫閉此牓。候潮平水清復開。則河過閘闌中者。永無潮水淤塞開洶騷擾之患。詔從其請。民甚便之。宋史河渠志。

軾徙揚州。舊發運司主東南漕法。聽操舟者私載貨物。徵商不得留難。故操舟者輒富厚。以官舟爲家。補其弊漏。且周船夫之乏。故所載率皆速達無虞。近歲一切禁而不許。故舟弊人困。多盜所載。以濟饑寒。公私皆病。軾請復舊。從之。宋史蘇軾傳。時元祐七年。

宋哲宗紹聖元年帝親政復召宋用臣赴闕七月辛丑廣武埽危急壬寅帝語輔臣埽去洛河不遠須防漲溢下灌京師明日乃詔都水監丞馮忱之相度築欄水簽埽丁巳帝諭執政曰河埽久不修昨日報洛水又大溢注於河若廣武埽壞河洛爲一則清汴不通矣京都漕運殊可憂宜亟命吳安持王宗望同力督作苟得不壞過此須圖久計丙寅吳安持言廣武第一埽危急決口與清汴絕近緣洛河之南去廣武山千餘步地形稍高自鞏縣東七里店至今洛口不滿十里可以別開新河導洛水近南行流地里至少用功甚微詔安持等再按視之十一月李偉言清汴導溫洛貫京都下通淮泗爲萬世利自元祐以來屢危急而今歲特甚臣相視武濟山以下二十里名神尾山乃廣武埽首所起約置刺堰三里餘就武濟河下尾廢堤枯河基址增修疏導回截河勢東北行留舊埽作遙堤可以紓清汴下注京城之患詔宋用臣陳祐甫覆按以聞十二月甲午戶部尙書蔡京言本部歲計皆藉東南漕運今年上供物至者十無二三而汴口已閉臣責問提舉汴河堤岸司楊琰乃稱自元豐二年至元祐初八年之間未嘗塞也詔依元豐條例明年正月庚戌用臣言元豐間四月導洛通汴六月放水四時行流不絕遇冬有凍卽督沿河官吏伐冰通流自元祐二年冬深輒閉塞致河流涸竭殊失開導清汴本意今欲卜日伐冰放水歸河永不閉塞及凍解止將京西五斗門減放以節水勢如惠民河行流自無壅遏之患從之

宋史河渠志

是年洛水溢

宋哲宗紹聖二年，詔武進、丹陽、丹徒縣界沿河堤岸及石礮石木溝，並委令佐檢察修護，勸誘食利人戶修葺，任滿稽其勤惰而賞罰之。從工部之請也。宋史河渠志。

宋哲宗紹聖三年正月戊申，詔提舉河北西路常平李仲罷歸吏部。仲在元祐中提舉汜水輦運，建言西京鞏縣、河縣、汜水、河陰縣界，乃沿黃河地分，北有太行，南有廣武二山，自古河流兩山之間，乃緣禹跡。昨自宋用臣創置導洛清汴，於黃河沙灘上節次創置廣雄武等堤埽，到今十餘年間，屢經危急，況諸埽在京城之上，若不別爲之計，患起不測，思之寒心。今如棄去諸埽，開展河道，講究興復，元豐二年以前防河事，不惟省歲費，寬民力，河流且無壅遏決溢之患，望遣諳河事官相視施行。又乞復置汴口，依舊以黃河水爲節約之限，罷去清汴插口。四月，河北都轉運使吳安持奏大河東流，御河復出，詔委前都水丞李仲提舉開導。宋史河渠志。

宋哲宗紹聖四年閏二月，楊琰乞依元豐例，減放洛水入京西界大白龍坑及三十六陂充水匱，以助汴河行運。詔賈種民同琰相度，合占頃畝及所用功力以聞。四月，水部員外郎趙竦請濬十八里河，令賈種民相度呂梁、百步洪，添移水磨，詔發運并轉運司同視利害以聞。五月乙亥，都提舉汴河堤岸賈種民言，元豐改汴口爲洛口，名汴河爲清汴者，凡以取水於洛也。復置清水，以備淺澀而助行流。元祐間，卻於黃河撥口，分引渾水，令自澗上流入洛口，比之清洛，難以調節。乞依元豐已修狹河身丈尺深淺，檢計

物力以復清汴立限修濬。通放洛水。及依舊置洛斗門。通放西河。官私舟船從之。帝嘗謂知樞密院事曾布曰。先帝作清汴。又爲天源河。蓋有深意。元祐中幾廢。近賈種民奏。若盡復清汴。不用濁流。乃當世靈長之慶。布對曰。先帝以天源河爲國姓福地。此衆人所知。何可廢也。十二月。詔京城內汴河兩岸各留堤

面丈有五尺。禁公私侵牟。

宋史河渠志。

曾孝蘊。紹聖中。管幹發運司糶糴事。建言揚之瓜洲。潤之京口。常之犇牛。易堰爲牐。以便漕運。商賈旣成。公私使之。提舉兩浙常平。徙江淮荆湖發運。泗州議開直河。以避漲溢沙石之害。孝蘊以淮汴不相接。不可成。旣而工役大集。竟成之。策勳第賞。辭不受。未幾。河果塞。召爲戶部侍郎。

宋史曾孝蘊傳。

蘇京。紹聖中。令丹陽募民重浚練湖。易置斗門十數。

江南通志。

宋哲宗元符元年正月。知潤州王愈建言。呂城牐當宜單水入澳。灌注牐身以濟舟。若舟沓至而力不給。許量差牽駕兵卒併力爲之。監官任滿。水無走泄者賞。水未應而輒開牐者罰。守貳令佐常覺察之。詔可。二月。詔蘇湖秀州。凡開治運河港浦溝瀆。修壘堤岸。開置斗門水堰等。許役開江兵卒。三月甲寅。工部言淮南開河。所開修楚州支家河。導漣水與淮通。賜名通漣河。

宋史河渠志。

丙子。築熙河通會閘。

宋史哲宗本紀。

王宗望爲江淮發運使。楚州沿淮至漣州。風濤險。舟多溺。議者謂開支氏渠引水入運河。歲久不決。宗望

始成之。爲公私利。代吳安持爲都水使者。宋史王宗望傳。

宋哲宗元符二年閏九月。潤州、京口、常州、犇牛澳插畢工。先是兩浙轉運判官曾孝蘊獻澳插利害。因命

孝蘊提舉興修。仍相度立啓閉日限之法。宋史河渠志。

吳居厚爲江淮發運使。疏支家河道通漕楚海之間。賴其利。召拜戶部尙書。宋史吳居厚傳。

鄭驥知溧陽縣。時議自建康鑿漕渠。導太湖以通大江。將破數州民田。調江浙二十五州丁夫。所費百萬

計。朝廷遣官視可否。驥條析利病。力止之。宋史鄭驥傳。

宋徽宗崇寧元年二月。都水監言惠民河修簽河次下硬堰畢工。詔立捕獲盜泄賞。是年冬。詔侯臨同

北外都水丞司開臨清縣壩子口。增修御河西堤高三尺。并計度西堤開置斗門。決北京恩冀滄州永靜

軍積水入御河枯源。明年秋。黃河漲入御河。行流浸大名府館陶縣。敗廬舍。復用夫七千。役二十一萬餘

工。修西堤。三月始畢。漲水復壞之。宋史河渠志。

宋徽宗崇寧二年十二月。詔淮南開修遇明河。自真州宣化鎮江口至泗州淮河口。五年畢工。宋史河渠志。

宋徽宗大觀元年夏。京畿大水。詔工部都水監疏導。至於八角鎮。宋史五行志。秋七月乙酉朔。伊洛溢。宋史徽宗本紀。

十二月。詔開濮河入蔡河。從京畿都轉運使吳擇仁之請也。宋史河渠志。

宋徽宗大觀二年八月。詔常潤歲旱河淺。留滯運船。監司督責濬治。徽宗卽位以來。無大改作。汴渠稍

湮則浚之。大觀中言者論胡師文昨爲發運使，創開泗州直河，及築簑堤，阻遏汴水，尋復淤澱，遂行廢拆。然後併役數郡兵夫，其間疾苦竄歿，無慮數千，費錢穀累百萬計，狂妄生事，誣奏罔功，官員冒賞至四十人。師文由是自知州降充宮觀。宋史河渠志。

宋徽宗政和元年十月己酉，詔差水官同京畿監司視蔡河隄防及淤淺者，來春併工治之。是年知陳州霍端友言：陳地汙下，久雨則積潦害稼，比疏新河八百里，而去淮尚遠，水不時洩，請益開二百里，起西華，循宛丘入項城，以達於淮，從之。宋史河渠志。

宋徽宗政和二年七月，兵部尙書張閣言：錢塘江東距仁和監止及三里，北趨赤岸，甌口二十里，運河正出臨平下塘，西入蘇秀，若失障禦，恐他日數十里膏腴平陸，皆潰於江，下塘田廬莫能自保，運河中絕，有害漕運，詔亟修築之。十月，都水監丞孟昌齡言：開濬含暉門外白溝河，開堰放水，仍舊通流，容佐請

於七里河開月河一道，分減此水，灌漑內中花竹，命宋昇措置導引，四年十一月畢工。宋史河渠志。

宋徽宗政和四年二月，工部言：前太平州判官盧宗原請開修自江州至真州古來河道，湮塞者凡七處，以成運河入浙西一百五十里，可避一千六百里大江風濤之患，又可就土興築，自古江水浸沒膏腴田自三百頃至萬頃者凡九，所計四萬二千餘頃，其三百頃以下者又過之，乞依宗原任太平州判官日已興政和圩田例，召人戶自備財力興修，詔沈麟等相度措置。宋史河渠志。

宋徽宗政和五年閏正月。詔於恩州北增修御河東堤爲治水隄防。令京西路差借來年分溝河夫千人赴役。於是都水使者孟揆移撥十八埽官兵分地步修築。又取棗強上埽水口以下舊堤所管榆柳爲椿木。宋史河渠志。

宋徽宗政和六年八月。詔鎮江府傍臨大江。無港澳以容舟楫。三年間覆溺五百餘艘。聞西有舊河可避風濤。歲久湮廢。宜令發運使濬治。宋史河渠志。

宋徽宗政和十年四月己未。尙書省言。盧宗原濬江。慮成騷擾。詔權罷其役。趙霖別與差遣。宋史河渠志。

任諒爲江淮發運使。蔡京破東南轉般漕運法爲直達綱。應募者率游手亡賴。盜用乾沒。漫不可核。人莫敢言。諒入對。首論之。京怒。會汴泗大水。泗州城不沒者兩版。諒親部卒築堤。徙民就高。賑以米粟。水退人獲全。京誣以爲漂溺千計。坐削籍歸田里。執政或言水災。守臣職。發運使何罪。帝亦知其枉。復右文殿修撰。陝西都轉運使。宋史任諒傳。向子諱言河高江淮數丈。而京行直達綱。以致江淮運河身高。迄今猶受其害。甚矣京之貽禍不淺也。

行水金鑑卷第九十八

運河水

宋徽宗重和元年二月。前發運副使柳庭俊言。真揚楚泗高郵運河堤岸。舊有斗門水牯等七十九座。限則水勢常得其平。比多損壞。詔檢計修復。六月。復命藍從熙孟揆等。增堤岸置橋槽壩。濬澄水道。水入內。內庭池。纔既多。患水不給。又於西南水磨引索河一派。架以石渠。絕汴南北築堤。導入天源河以助之。白溝無山源。每歲水潦甚。則通流。纔勝百斛船。踰月不雨。卽竭。宋史河渠志。

唐恪拜戶部侍郎。京師暴水至汴且溢。付恪治之。或請決南隄以紓宮城之患。恪曰。水漲隄壞。此亡可若何。今決而浸之。是魚鼈吾民也。亟乘小舟。相水源委。求所以利導之。乃決金堤注之河。決旬水平。入對帝。勞之曰。宗廟社稷獲安。卿之力也。恪再拜。因上疏言。水陰類也。至犯宮闕。天其或者以陰盛之沴。儆告陛下乎。願垂意時事。益謹天戒。宣和初。遷尙書。宋史唐恪傳。

宋徽宗宣和元年五月。都城無故大水。浸城外官寺民居。遂破汴堤。汴渠將溢。諸門皆城守。起居郎李綱奏。國家都汴。百有六十餘載。未嘗少有變故。今事起倉猝。遐邇驚駭。誠大異也。臣嘗躬詣郊外。竊見積水之來。自都城以西。漫爲巨浸。東拒汴堤。停蓄深廣。湍悍浚激。東南而流。其勢未艾。若或淹浸旬時。因以風

雨不可不慮。夫變不虛發。必有感召之因。願詔廷臣各具所見。擇其可采者施行之。詔都城外積水。緣有司失職。隄防不修。非災異也。罷綱送吏部。而募人決水下流。由城北注五丈河。下通梁山灤。乃已。七月壬子。都提舉言。近因野水衝蕩。沒汴堤岸及河道淤淺。若止役河清。功力不勝。望俟農隙。願夫開修。從之。宋史

河渠志。五月大雨水。都城自西北牟駝岡連萬勝門外馬監居民盡沒。詔都水使者決西城索河堤殺其勢。城南居民冢墓俱被浸。水至溢猛。直冒安上南薰門。城守凡半月。已而入汴。汴渠將溢。於是募人決下流。

由城北入五丈河。下通梁山灤。乃平。宋史五行志。

向子諲字伯恭。臨江人。欽聖皇后從姪也。補承奉郎。宣和初。除江淮發運主管文字。有欲浚河與江淮平者。子諲言。河高江淮數丈。而欲浚之。使平。決不可。曩有司三日一啓閘。復作堰儲水。故水不乏。比年直達之法。啓閉無節。堰閘率不存。今復故制。嚴禁約。則無患。使者用其言。漕復通。進秩一等。宋史向子諲傳。

陳遵徙淮南轉運使。朝廷方督綱餉。運渠壅澀。遵使決呂城。陳公兩塘達於渠。漕路甫通。而花石綱塞道。遵捕繫其人。上章自劾。宋史陳遵傳。

宋徽宗宣和二年九月。以眞揚等州運河淺澀。委陳亨伯措置。三年春。詔發運副使趙億以車畝水運河。限三月中三十綱到京。宦者李琮言。眞州乃外江綱運會集要口。以運河淺澀。故不能速發。按南岸有泄水斗門八。去江不滿一里。欲開斗門。河身去江十丈。築軟壩引江潮入河。然後倍用人工車畝以助運水。

從之。四月詔曰：江淮漕運尙矣。春秋時，吳穿邗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末口，漢吳王濞開邗溝，通運海陵。隋開邗溝，自山陽至揚子入江。雍熙中，轉運使劉蟠以山陽灣迅急，始開沙河以避險阻。天禧中，發運使賈宗始開揚州古河，繚城南，接運渠，毀三堰以均水勢。今運河歲淺澀，嘗詢訪故道。及今河形勢與陂塘瀦水之地，講究措置悠久之利，以濟不通，可令發運使陳亨伯、內侍譚稹條具措置以聞。六月，臣僚言比緣淮南運河水澀逾半歲，禁綱舟篙工附載私物，今河水增漲，其令如舊。初，淮南連歲旱，漕運不通，揚州尤甚。詔中使按視，欲濬運河與江淮平。會兩浙有方臘之亂，內侍童貫爲宣撫使，譚稹爲制置使，貫欲海運陸輦，稹欲開一河自盱眙出宣化，朝廷下發運使相度。陳亨伯遣其屬向子諲視之，子諲曰：運河高江淮數丈，自江至淮凡數百里，人力難濬。昔唐李吉甫廢蒲置堰，治陂塘，泄有餘，防不足。漕運通流，發運使曾孝蘊嚴三日一啓之制，復作歸水澳，惜水如金。比年行直達之法，走茶鹽之利，且應奉權倖，朝夕經由，或啓或閉，不暇歸水。又頃毀朝宗牐，自洪澤至召伯數百里，不爲之節，故山陽上下不通，欲救其弊，宜於眞州太子港作一壩，以復懷子河故道。於瓜洲河口作一壩，以復龍舟堰。於海陵河口作一壩，以復茱萸待賢堰。使諸塘水不爲瓜洲眞秦三河所分。於北神相近作一壩，權閉滿浦牐，復朝宗牐，則上下無壅矣。亨伯用其言，是後滯舟皆通。利云。

宋史河渠志

宋徽宗宣和五年三月，詔呂城至鎮江運河淺澀狹隘，監司坐視無所施設，兩浙專委王復，淮南專委向

子謹同發運使李淙措置車水通濟舟運。四月又命王仲閔同廉訪劉仲元、漕臣孟庚專往來措置常潤運河。又詔東南六路諸楈啓閉有時。比聞綱舟及命官妄稱專承指揮。抑令非時啓版。走泄河水。妨滯綱運。誤中都歲計。其禁止之。五月詔以運河淺涸。官吏互執所見。州縣莫知所從。其令發運使提舉等官同廉訪使者參訂經久利便列奏。是月臣僚言鎮江府練湖與新豐塘地理相接。八百餘頃。灌溉四縣民田。又湖水一寸。益漕河一尺。其來久矣。今堤岸損缺。不能貯水。乞候農隙。次第補葺。詔本路漕臣并本州縣官詳度利害。檢計工料以聞。十二月庚口詔沿汴州縣創添攔河鎖柵。歲額公私不以爲便。其遵元

豐舊制。宋史河渠志。

宋徽宗宣和六年九月。盧宗原復言。池州大江。乃上流綱運所經。其東岸皆暗石。多至二十餘處。西岸則沙洲。廣二百餘里。諺云折船灣。言舟至此必毀折也。今東岸有車軸河口。沙地四百餘里。若開通入社湖。使舟經平水徑池口。可避二百里風濤折船之險。請措置開修。從之。宋史河渠志。

宋徽宗宣和七年九月丙子。又詔宗原措置開濬江東古河。自蕪湖由宣溪。溧水至鎮江。渡揚子。趨淮。汴免六百里江行之險。並從之。宋史河渠志。

周因累遷京西轉運副使。宣和中。春旱。朝廷欲決潔口伊洛二水以益汴。因奏洛民恃二水爲生。決之不能益汴。請於河陰決黃流入汴。民亦不失二水之利。福建通志。

陳求道靖康間判都水監陳留河決四十餘日漕輸不通京城大恐開封尹宗澤命求道治之七日河盡復故道建炎四年命爲襄鄧隨郢鎮撫宋史陳求道傳

靖康後汴河上流爲盜所決者數處決口有至百步者塞久不合乾涸月餘綱運不通南京及京師皆乏糧責都水使者措置凡二十餘日而水復舊綱運沓來兩京糧始足又擇使臣八員爲沿汴巡檢每兩員各將兵五百人自洛口至西水門分地防察決溢云宋史河渠志

宋高宗建炎元年詔諸路綱米以三分之一輸送行在餘輸京師二年詔二廣湖南北江東西綱運輸送平江府京畿淮南京東西河北陝西及三綱輸送行在又詔二廣湖南北綱運如過兩浙許輸送平江府福建綱運過江東西亦許輸送江寧府三年又詔諸路綱運見錢并糧輸送建康府戶部其金銀絹帛並輸送行在紹興初因地之宜以兩浙之粟供行在以江東之粟餉淮東以江西之粟餉淮西荆湖之粟餉鄂岳荆南量所用之數責漕臣將輸而歸其餘於行在錢帛亦然宋史食貨志

宋建炎間吳中甫江淮發運使自洪澤鑿渠六十里以避長淮漕運之險江南通志

紹興初高宗次越以上虞縣梁河堰東運河淺澀今發六千五百餘工委本縣令佐監督濬治既而都省言餘姚縣境內運河淺澀壩牯墮壞阻滯綱運遂命漕臣發一萬七千餘卒自都泗堰至曹娥塔橋開撩河身夾塘詔漕司給錢米蕭山縣西興鎮通江兩牯近爲江沙壅塞舟楫不通宋史河渠志

紹興初。漕粟嘉陵。濟軍興。率七十五斛而至一斛。胡承公爲帥。議轉般法。費減十七。故蜀人謂承公爲湖州鏡。此法我朝用之極便。鏡之所及遠矣。朱國禎湧瀆小品。

宋高宗紹興三年十月。宰臣奏開修臨安府運河淺澀。帝曰。可發旁郡廂軍。壯城捍江之兵。至於糜給之費。

則不當吝。宰臣朱勝非等曰。開河非今急務。而餽餉艱難。爲害甚大。時方盛寒。役者良苦。臨流居人侵塞河道者。悉當遷避。至於舂舂所經。沙泥所積。當預空其處。則居人及富家以僦屋取費者。皆非便。恐議者

以爲言。帝曰。禹卑宮室而盡力於溝洫。浮言何恤焉。宋史河渠志。

宋高宗紹興四年。詔燒毀揚州灣頭港口。秦州姜堰。通州白蒲堰。其餘諸堰。並令守臣開決焚毀。務要不通敵船。又詔宣撫司毀拆真陽堰。插及真州陳公塘。無令走入運河。以資敵用。宋史河渠志。

宋高宗紹興五年正月。詔淮南宣撫司募民開濬瓜州至淮口運河淺澀之處。宋史河渠志。

宋高宗紹興七年。兩浙轉運使向子諲言。鎮江府呂城夾岡。形勢高仰。因春夏不雨。官漕艱勤。尋遣官屬李澗。詢究練湖本末。始知此湖在唐永泰間。已廢而復興。今堤岸弛禁。致有侵佃冒決。故湖水不能滌蓄。舟楫不通。公私告病。若夏秋霖潦。則丹陽、金壇、延陵一帶。良田亦被淹沒。臣已令丹陽知縣朱穆等。增置二斗門。一石礮。及修補隄防。盡復舊蹟。庶爲永久之利。宋史河渠志。

宋高宗紹興八年。命臨安守臣張澄發廂軍。壯城兵千人。開濬運河壅塞。以通往來舟楫。宋史河渠志。

宋高宗紹興十六年五月壬申浚運河。宋史高宗本紀。

宋孝宗隆興二年。臨安守臣吳芾言。城裏運河先已措置。北梅家橋、仁和倉、斜橋三所作壩。取西湖六處水

口通流。灌入府河。積水至望仙橋以南。至都亭驛一帶。河道地勢自昔高峻。今欲先於望仙橋城外保安

橋兩頭作壩。卻於竹車門河南開掘水道。車戽運水引入保安門。通流入城。遂自望仙橋以南開至都亭

驛橋。可以通徹積水。以備緩急。計用工四萬。從之。宋史河渠志。

宋孝宗乾道三年六月。知荆南府王炎言。臨安居民繁夥。河港壅塞。雖屢開導。緣裁減工費。不能迄功。臣

嘗措置開河錢十萬緡。乞候農暇待詔有司用此。專充開河支費。庶幾河渠復通。公私爲利。上俞其請。

守臣言。募人自西興至大江疏沙河二十里。并濬橋裏運河十三里。通便綱運。商旅皆利。復恐湖水不定。

復有填淤。且通江六堰。綱運至多。宜差注指揮一人。專以開撩西興沙河繫銜及發捍江兵士五十名。專

充開撩沙浦。不得雜役。仍從本府起立營屋居之。宋史河渠志。

宋孝宗乾道四年。臨安守臣周淙。出公帑錢招集遊民。開濬城內外河。疏通淤塞。人以治辦稱之。宋史河渠志。

宋孝宗乾道六年。淮東提舉徐子寅言。淮東鹽課全仰河流通快。近運河淺澀。自揚州灣頭港口至鎮西

山光寺前橋堞頭。計四百八十五丈。乞發五千餘卒開濬。從之。宋史河渠志。

宋孝宗乾道七年二月。詔令淮南漕臣自洪澤至龜山淺澀之處。如法開撩。是年。以臣僚言。丹陽練湖。

幅員四十里。納長山諸水。漕渠資之。故古語云。湖水寸。渠水尺。在唐之禁甚嚴。盜決者罪比殺人。本朝寢緩其禁。以惠民。然修築嚴甚。春夏多雨之際。滌蓄盈滿。雖秋無雨。漕渠或淺。但泄湖水一寸。則爲河一尺矣。兵變以後。多廢不治。堤岸圯闕。不能貯水。彊家因而專利。耕以爲田。遂致淤澱。歲月旣久。其害滋廣。望責長吏。濬治壅塞。立爲盜決侵耕之法。著於令。庶幾練湖漸復其舊。民田獲灌漑之利。漕渠無淺涸之患。詔兩浙漕臣沈度。專一措置修築。宋史河渠志。

宋孝宗淳熙二年。兩浙漕臣趙礪老言。臨安府長安廂至許邨巡檢司一帶。漕河淺澀。請出錢米發兩岸人戶出力開濬。又言。欲於通江橋置板廂。遇城中河水淺涸。啓板納潮。繼卽下板。固護水勢。不得通舟。若河水不乏。卽收板。聽舟楫往還爲便。宋史河渠志。

宋孝宗淳熙五年。以漕臣陳峴言。於十月募工開濬無錫縣以西橫林。小井及犇牛。呂城一帶。地高水淺之處。以通漕舟。浙西運河。自臨安府北郭務至鎮江江口。廂六百四十一里。淳熙七年。帝因輔臣奏金使往來事曰。運河有淺狹處。可令守臣以漸開濬。庶不擾民。宋史河渠志。

宋孝宗淳熙九年。知常州章沖奏。常州東北曰深港。利港。黃田港。夏港。五斗港。其西曰竈子港。孟瀆。秦伯瀆。烈塘。江陰之東曰趙港。白沙港。石頭港。陳港。蔡港。私港。令節港。皆古人開導。以爲漑田無窮之利者也。今所在壅塞。不能灌漑。臣嘗講求其說。抑欲不勞民。不費財。而漕渠旱不乾。水不溢。用力省而見功速。可

以爲悠久之利者。在州之西南曰白鶴溪。自金壇縣洮湖而下。今淺狹特七十餘里。若用工濬治。則漕渠一帶無乾涸之患。其南曰西蠡湖。自宜興太湖而下。止開浚二十餘里。若更令深遠。則太湖水來漕渠一百七十餘里。可免浚治之擾。至若望亭堰。插置於隋之至德。而徹於本朝之嘉祐。至元祐七年復置。未幾又毀之。臣謂設此堰。插有三利焉。陽羨諸瀆之水。奔趨而下。有以節之。則當潦歲。平江三邑。必無下流淫溢之患。一也。自常州至望亭一百三十五里。運河亦有所節。則沿河之田。旱歲資以灌溉。二也。每歲冬春之交。重綱及使命往來。多苦淺涸。今啓閉以時。足通舟楫。復免車畝灌注之勞。三也。詔令相度開浚。宋史河渠志

耿秉。淳熙十年知鎮江軍。上疏曰。如遇亢旱。聽民車河水。孝宗問大臣曰。水豈可不令百姓灌田。對曰。恐人使往來水淺。故不許。孝宗曰。稼穡事大。可從秉請。江南通志。人使往來者。謂貢使往來之運道也。聞之明季。如遇旱年。運河水淺。不令民放涓滴之水。以

灌田也。南宋君臣。何其愛民之深哉。

宋孝宗淳熙十一年冬。臣僚言。浙西運河之浚。自北關至秀州杉青。各有插堰。自可瀦水。惟沿河上塘有小堰數處。積久低陷。無以防遏水勢。當以時加修治。兼沿河下岸。涇港極多。其水入長水塘。海鹽塘。華亭塘。由六里堰下。私港散漫。悉入江湖。以私港深。運河淺也。若修固運河下岸一帶涇港。自無走泄。又自秀州杉青至平江府盤門。在太湖之際。與湖水相連。而平江閘門至常州。有楓橋。澣墅。烏角溪。新安溪。將軍堰。

亦各通太湖。如遇西風，湖水由港而入，皆不必浚。惟無錫五瀉，插損壞累年，常是開堰徹底放舟，更江陰軍河港勢低，水易走泄。若從舊修築，不獨瀦水可以通舟，而無錫晉陵間所有楊湖，亦當積水，而四傍田畝皆無旱暵之患。獨自常州至丹陽縣，地勢高仰，雖有奔牛、呂城二插，別無湖港瀦水。自丹陽至鎮江，地形尤高，雖有練湖，緣湖水日淺，不能濟遠。雨晴未幾，便覺乾涸。運河淺狹，莫此爲甚。所當先濬，上以爲然。

宋史河渠志。

宋孝宗淳熙十四年，揚州守臣熊飛言：揚州運河，惟藉瓜州、真州兩插瀦積。今河水走泄，緣瓜州上中二插久不修治，獨潮插一座，轉運提鹽及本州共行修整。然迫近江潮，水勢衝激，易致損壞。真州二插亦復損漏，令有司葺理上下二插，以防走泄。從之。宋史河渠志。

張孝祥知荆南湖北路安撫使，築守金隄。自是荊州無水患，置萬盈倉以儲諸漕之運。宋史張孝祥傳。

蔡洸知鎮江府。時久旱，郡民築陂瀦水灌漑。漕司檄郡決之。父老泣訴，洸曰：吾不忍獲罪百姓也，卻之。已而大雨，漕運通。歲亦大熟。民歌之曰：我瀦我水，以灌以漑，俾我不奪。蔡公是賴。宋史蔡洸傳。

陳敏爲都統制，兼知高郵軍。自寶應至高郵，按其舊作石礮十二所。自是運河通泄，無衝突患。敏言長淮二千餘里，河道通北方者五清、汴、渦、潁，蔡是也。通南方以入江者，唯楚州運河耳。北人舟艦自五河而下，將謀渡江，非得楚州運河，無緣自達。昔周世宗自楚州北神堰鑿老鶴河，通戰艦以入大江。南唐遂失兩

淮之地。由此言之。楚州實爲兩朝司命。願朝廷留意。宋史陳敏傳。

李浩知靜江府兼廣西安撫。上諭大臣曰。李浩營田議甚可行。大臣莫有應者。浩至郡。舊有靈渠。通漕運。及灌漑。歲久不治。命疏而通之。民賴其利。宋史李浩傳。

貝欽世知江陰縣。縣有運河壅塞。欽世浚治之。大家爭捐金相助。不踰月而成。江南通志。

宋光宗紹熙五年。淮東提舉陳損之言。高郵。楚州之間。陂湖渺漫。菱葑彌滿。宜朔立隄堰以爲瀦泄。庶幾水不至於泛溢。旱不至於乾涸。乞興築自揚州江都縣至楚州淮陰縣三百六十里。又自高郵興化至鹽城縣二百四十里。其隄岸傍開一新河。以通舟船。仍存舊隄以捍風浪。栽柳十餘萬株。數年後隄岸亦牢。其木亦可備修補之用。兼揚州墟鎮。舊有隄插。乃泰州泄水之處。其插壞久。亦於此朔立斗門。西引盱眙。天長以來衆湖之水。起自揚州江都。經由高郵及楚州寶應。山陽。北至淮陰。西達於淮。又自高郵入興化。東至鹽城而極於海。又泰州海陵。南至揚州泰興而徹於江。共爲石礎十三。斗門七。乞以紹熙堰爲名。鑿諸堅石。淮田多沮洳。因損之。築隄捍之。得良田數百萬頃。奏聞除直祕閣。淮東轉運判官。宋史河渠志。

宋寧宗慶元五年。兩浙轉運浙西提舉言。以鎮江府守臣重修呂城兩插畢。再造一新插。以固隄防。庶爲便利。從之。宋史河渠志。

宋寧宗嘉泰元年。守臣李珪言。州境北邊楊子大江。南並太湖。東連震澤。西據鬲湖。而漕渠界乎其間。漕

渠兩傍。曰白鶴溪、西蠡河、南戚氏、北戚氏、直湖州港。通於二湖。曰利浦、孟瀆、烈塘、橫河、五瀉諸港。通於大江。而中間又各自爲支溝。斷汊曲繞參錯。不以數計。水利之源。多於他郡。而常苦易旱之患。何哉。臣嘗詢訪其故。漕渠東起望亭。西上呂城一百八十餘里。形勢西高東下。加以歲久淺淤。自河岸至底。其深不滿四五尺。常年春雨連綿。江湖泛漲之時。河流忽盈驟減。連歲雨澤愆闕。江湖退縮。渠形尤亢。間雖得雨。水無所受。旋即走泄。南入於湖北歸大江。東徑注於吳江。晴未旬日。又復乾涸。此其易旱一也。至若兩旁諸港。如白鶴溪、西蠡河、直湖、烈塘、五泄堰。日爲沙土淤漲。遇潮高水泛之時。尙可通行舟楫。若值小汐久晴。則俱不能通。應自餘支溝別港。皆已堙塞。故雖有江湖之侵。不見其利。此其易旱二也。況漕渠一帶。綱運於是經由。使客於此往返。每遇水澀。綱運便阻。一入冬月。津送使客。作壩車水。科役百姓。不堪其擾。豈特溉田缺事而已。望委轉運提舉常平官同本州相視漕渠。并徹江湖之處。如法浚治。盡還昔人遺跡。及於望亭。修建上下二牐。固護水源。從之。宋史河渠志。

宋寧宗嘉泰二年六月壬午。浚浙西運河。宋史寧宗本紀。

宋寧宗嘉定間。臣僚言。國家駐蹕錢塘。綱運糧餉。仰給諸道。所繫不輕。水運之程。自大江而下。至鎮江則入牐。經行運河。如履平地。川廣巨艦。直抵都城。蓋甚便也。比年以來。鎮江牐口。河道淤塞。不復通舟。乞令漕臣同淮東總領及本府守臣。公共措置開撩。宋史河渠志。

汪綱知高郵軍。興化民田濱海。昔范仲淹築堰以障烏鹵。守毛澤民置石礎函管以疏運河水勢。歲久皆壞。綱乃增修之。部使者聞於朝。增一秩。知紹興府。蕭山有古運河。西通錢塘。東達台明。沙漲三十餘里。舟行則膠。乃開浚八千餘丈。復創插江口。使泥淤不得入河。水不得洩於涂。則盡鑿以達城闔。十里創一廬。名曰施水主以道流。於是舟車水陸。不問晝夜暑寒。意行利涉。歡訢忘勸。宋史汪綱傳。

陳居仁守鎮江。治古海。鮮界港爲石礎。丹徒境上蓄洩以時。以通漕運。加寶文閣待制。知福州。宋史陳居仁傳。

李庭芝主管兩淮制置司事。至揚。鑿河四十里。入金沙餘慶場。以省車運。兼浚他運河。放亭戶負鹽二百餘萬。亭民無車運之勞。宋史李庭芝傳。



行水金鑑卷第九十九

運河水

金都於燕。東去潞水五十里。故爲牐。以節高良河。白蓮潭諸水。以通山東河北之粟。凡諸路瀕河之城。則置倉。以貯傍郡之稅。若恩州之臨清。歷亭。景州之將陵。東光。清州之興濟。會川。獻州及深州之武強。是六州諸縣。皆置倉之地也。其通漕之水。舊黃河行滑州。大名。恩州。景州。滄州。會川之境。漳水東北爲御河。則通蘇門。獲嘉。新鄉。衛州。濬州。黎陽。衛縣。彰德。磁州。洺州之餽。衡水則經深州。會于滹沱。以來獻州。清州之餉。皆合于信安。海墻。泝流而至通州。由通州入牐。十餘日而後。至於京師。其他若霸州之巨馬河。雄州之沙河。山東之北清河。皆其灌輸之路也。然自通州而上。地峻而水不流。其勢易淺。舟膠不行。故常從事陸輓。人頗艱之。世宗之世。言者請開盧溝金口。以通漕運。役衆數年。竟無成功。事見漕渠。其後亦以牐河或通或塞。而但以車輓矣。其制。春運以冰消行。暑雨畢。秋運以八月行。冰凝畢。其綱將發也。乃合衆以所載之粟。直而封之。先以付所卸之地。視與所封樣同。則受。凡綱船以前期三日修治。日裝一綱。裝畢。以三日啓行。計道里分泝流。沿流爲限。至所受之倉。以三日卸。又三日給收付。凡輓漕脚直。水運鹽每石百里。四十八文。米五十文。一分二釐七毫。粟四十文。一分三毫。錢則每貫一文七分二釐八毫。凡使司院務納

課傭直。春冬九十文三分。夏秋百一十四文。諸民戶射賃官船漕運者。其脚直以十分爲率。初年尅二分。

二年尅一分八釐。三年尅一分七釐。四年尅一分五釐。五年以上尅一分。金史河渠志。

金世宗大定四年十月。上出近郊。見運河湮塞。召問其故。主者云。戶部不爲經畫所致。上召戶部侍郎曹

望之。責曰。有河不加濬。使百姓陸運勞甚。罪在汝等。朕不欲卽加罪。宜悉力使漕渠通也。金史河渠志。

金世宗大定五年正月。尙書省奏可調夫數萬。上曰。方春不可勞民。令官籍監戶東宮親王人從及五百

里內軍夫浚治。金史河渠志。

金世宗大定八年六月。溇沱犯真定。命發河北西路及河間、太原、冀州民夫二萬八千。繕完其隄岸。金史河渠志。

志。

金世宗大定十年。議決盧溝以通京師漕運。上忻然曰。如此則諸路之物可徑達京師。利孰大焉。命計之。當役千里內民夫。上命免被災之地。以百官從人助役。已而敕宰相曰。山東歲饑。工役輿則妨農作。能無怨乎。開河本欲利民。而反取怨。不可。其姑罷之。十一年十二月。省臣奏復開之。自金口疏導至京城北入壕。而東至通州之北入潞水。計工可八十日。十二年三月。上令人覆按。還奏止可五十日。上召宰相責曰。所餘三十日。徒妨農費工。卿等何爲慮不及此。及渠成。以地勢高峻。水性渾濁。峻則奔流漩洄。齧岸善崩。濁則泥淖淤塞。積滓成淺。不能勝舟。其後上謂宰臣曰。分盧溝爲漕渠。竟未見功。若果能行。南路諸貨皆

至京師而價賤矣。平章政事駙馬元忠曰：請求識河道者，按視其地，竟不能行而罷。金史河渠志

金世宗大定十七年七月大雨，滹沱盧溝水溢。金史世宗本紀是年，滹泥決白馬岡，有司以聞，詔遣使固塞，發真

定五百里內民夫，以十八年二月一日與役，命同知真定尹鵬沙虎同知河北西路轉運使徐偉監護。金史

河渠志

劉仲洙宛平人，大定三年進士，調深澤令，縣近滹沱河，時秋成，水忽暴漲，仲洙極力護寒，竟無害，以賢能

進官一階，升河北西路轉運。金史劉仲洙傳

金世宗大定二十年春正月，詔有司修護漳河，所須工物，一切並從官給，毋令擾民。金史河渠志

金世宗大定二十一年，以八月京城儲積不廣，詔沿河恩獻等六州粟百萬餘石，運至通州，輦入京師。金史

河渠志

金世宗大定二十五年五月，盧溝決於上陽村，先是決顯通寨，詔發中都三百里內民夫塞之，至是復決。

朝廷恐枉費工物，遂令且勿治。金史河渠志

金世宗大定二十六年五月戊子，盧溝決於上楊村，湍流成河，遂因之。金史世宗本紀

張大節，五臺人，爲太府丞，工部員外郎，盧溝水嚙安次，承詔護視，隄成，擢修內司使。金史張大節傳

金世宗大定二十七年三月，宰臣以孟家山金口，下視都城，高一百四十餘尺，止以射糧軍守之，恐不

足恃。儻遇暴漲，人或爲姦，其害非細。若固塞之，則所灌稻田俱爲陸地，種植禾麥亦非曠土。不然，則更立重牐，仍於岸上置埽官廨，署及埽兵之室，庶幾可以無虞也。上是其言，遣使塞之。夏四月丙子，詔封盧溝

水神爲安平侯。

金史河渠志。

徒單克寧爲左丞相。初，盧溝河決，久不能塞，加封河神爲安平侯。久之，水復故道。上曰：鬼神雖不可窺測，即獲感應如此。克寧奏曰：神之所佑者正也。人事乖則弗享矣。報應之來，皆由人事。上曰：卿言是也。

金史徒單

克寧傳。

劉璣，益都人，除同知漕運司事。嘗奏言：漕戶顧直太高，虛費官物，宜約量裁損。若減三之一，歲可省官錢一十五萬餘貫。世宗是其言，授戶部員外郎。條上便宜數事。世宗謂宰臣曰：璣言河隄種柳，可省每歲隄防之費，甚可取。前後戶部官往往偷延歲月，如璣者不可多得。卿等議其可者行之。璣向言漕運省費事，盡心公家，不厚賞無以勸來者，乃賜錢三千貫。擢濰州刺史。

金史劉璣傳。

金章宗明昌二年六月，漳河及盧溝河隄決，詔命速寒之。

金史河渠志。

金章宗明昌三年三月，盧溝橋成，敕命名曰廣利。先是大定二十八年，詔令建石橋，未行而世宗崩。章宗更命建石橋，至是成。有司謂車駕之所經行，使客商旅之要路，請官建東西廊，令人居之。上曰：何必然。民間自應爲爾。左丞守貞言：但恐爲豪右所占，況罔利之人多止東岸。若官築，則東西兩岸俱稱，亦便於觀。

望也。遂從之。六月。盧溝隄決。詔速遏塞之。無令泛溢爲害。右拾遺路鐸上疏言。當從水勢分流以行。不必補修。廟諱。避同口以下。丁村以上。舊隄。上命宰臣議之。遂命工部尙書胥持國及路鐸同檢視其隄道。四

月。尙書省奏遼東北京路米粟素饒。宜航海以達山東。昨以按視東京近海之地。自大務清口并咸平銅善館。皆可置倉貯粟。以通漕運。若山東河北荒歉。即可運以相濟。制可。金史河渠志。

金章宗明昌四年春正月癸未。有司言修漳河隄埽。計三十八萬餘工。詔依盧溝河例。招被水闕食人充夫。官支錢米。不足。則調礙水人戶依上支給。金史河渠志。

金章宗承安五年。邊河倉州縣。可令折納菽二十萬石。漕以入京。驗品級養馬於俸內帶支。仍漕麥十萬石。各支本色。乃命都水監丞田櫟相視運糧河道。金史河渠志。

金章宗泰和元年。尙書省以景州漕運司所管六河倉。歲稅不下六萬餘石。其科州縣近者不下二百里。官吏取賄延阻。人不勝苦。雖近官監之亦然。遂命監察御史一員往來糾察之。金史河渠志。

烏古論慶壽。泰和四年。遷近侍局提點。時議開通州漕河。詔慶壽按視漕河成。賜銀一百五十兩。重幣十端。金史烏古論慶壽傳。

金章宗泰和五年正月丁丑。調山東河北軍夫改治漕渠。金史章宗本紀。是年。上至霸州。以故漕河淺澀。敕尙書省發山東河北河東中都北京軍夫六千改鑿之。犯屯田戶地者官對給之。民田則多酬其價。金史河渠志。

金章宗泰和六年。尙書省以凡漕河所經之地。州縣官以爲無與于己。致多淺滯。使綱戶以盤淺剝載爲名。姦弊百出。於是遂定制。凡漕河所經之地。州官府衙內皆帶提控漕河事。縣官則帶管勾漕河事。俾催檢綱運。營護隄岸。爲府三大興。大名、彰德、州十二。恩、景、滄、清、獻、深、衛、濬、滑、磁、洺、通。縣三十三。大名、元城、館陶、夏津、武城、歷亭、臨清、吳橋、將陵、東光、南皮、清池、靖海、興濟、會川、交河、樂壽、武強、安陽、湯陰、臨漳、成安、滏陽、內黃、黎陽、衛、蘇門、獲嘉、新鄉、汲、路、武清、香河、灤陰。金史河渠志。

金章宗泰和八年六月。通州刺史張行信言。船自通州入插。凡十餘日。方至京師。而官支五日轉脚之費。遂增給之。金史河渠志。

韓玉泰和中。建言開通州潞水漕渠。船運至都。陞兩階。同知陝西東路轉運使事。金史韓玉傳。

張翰。秀容人。宣宗遷汴。翰以戶部侍郎規措。扈從事宜。至真定。上書言五事。一謂當按蔡汴舊渠。以通漕運。上施行之。金史張翰傳。

金宣宗貞祐二年六月。潮白河溢。漂古北口鐵裹關門。至老王谷。金史宣宗本紀。

金宣宗貞祐三年。旣遷于汴。以陳、潁二州瀕水。欲借民船。以漕不便。遂依觀州漕運司。設提舉官。募船戶而籍之。命戶部勾當官往來巡督。金史河渠志。

侯摯。東阿人。貞祐四年。進拜尙書右丞。嘗上言。宜開沁水。以便饋運。至是。詔有司開之。金史侯摯傳。是年。從右

丞侯摯言開沁水以便餽運。上又念京師轉輸之勞，命出尙廐牛及官車以助其力。是年諭皇太子曰：中京運糧，護送官當擇其人。萬有一失，樞密官亦有罪矣。其船當用毛花輦所造兩首尾者，仍張幟如渡軍之狀，勿令敵知爲糧也。陝西行省把胡魯言：陝西歲運糧以助關東，民力浸困。若以舟自渭入河，順流而下，可以紓民力。遂命嚴其偵候。如有警，則皆維於南岸。時朝廷以邳徐宿泗軍儲，京東縣輓運者歲十餘萬石，民甚苦之。金史河渠志把胡魯與定四年，權尙書右丞左副元帥，行尙書省元帥府於京兆。時陝西歲運糧以助關東，民力寢困。胡魯上言：若以舟楫自渭入河，順流而下，庶可少紓民力。從之。時以爲便。金史把胡魯傳

金宣宗元光元年，於歸德府置通濟倉，設都監一員，以受東郡之粟。定國節度使李復享言：河南駐驛，兵不可闕，糧不厭多。比年少有匱乏，卽仰給陝西。陝西地腴歲豐，十萬石之助不難。但以軍運之費，先去其半，民何以堪。宜造大船二十，由大慶關度入河，東抵湖城，往還不過數日。篙工不過百人，使舟皆容三百五十斛，則是百人以數日運七千斛矣。自夏抵秋，可漕三千餘萬斛，且無稽滯之患。上從之。時又於靈璧縣潼郡鎮設倉都監，及監支納，以方開長直溝。將由萬安湖舟運入汴，至泗以貯粟也。金史河渠志

金哀宗天興元年五月丁亥，鑿洧川漕渠，尋罷之。金史哀宗本紀

元都於燕，去江南極遠，而百司庶府之繁，衛士編民之衆，無不仰給於江南。自丞相伯顏獻海運之言，而

江南之糧。分爲春夏二運。蓋至於京師者。一歲多至三百萬餘石。民無輸輓之勞。國有儲蓄之富。豈非一代之良法歟。初。伯顏平江南時。嘗命張瑄、朱清等。以宋庫藏圖籍。自崇明州從海道載入京師。而運糧則自浙西涉江入滄。由黃河逆水至中灤旱站。陸運至淇門。入御河以達於京。後又開濟州泗河。自淮至新開河。由大清河至利津河入海。因海口沙壅。又從東阿旱站運至臨清。入御河。又開膠萊河道通海。勞費不貲。卒無成功。至元十九年。伯顏追憶海道載宋圖籍之事。以爲海運可行。於是請於朝。命上海總管羅璧、朱清、張瑄等。造平底海船六十艘。運糧四萬六千餘石。從海道至京師。然翔行海洋。沿山求嶼。風信失時。明年始至直沽。時朝廷未知其利。是年十二月。立京畿江淮都漕運司二。仍各置分司。以督綱運。每歲令江淮漕運司運糧至中灤。京畿漕運司自中灤運至大都。二十年。又用王積翁議。令阿入赤等廣開新河。然新河候潮以入。船多損壞。民亦苦之。而忙兀解言海運之舟。悉皆至焉。於是罷新開河。頗事海運。立萬戶府二。以朱清爲中萬戶。張瑄爲中戶。忙兀解爲萬戶。府達魯花赤未幾。又分新河軍士水手及船於揚州平灤二處運糧。命三省造船二千艘。於濟州河運糧。猶未專於海運也。二十四年始立泉府司。專掌海運。增置萬戶府二。總爲四府。是年遂罷東平河運糧。二十五年內外分置漕運司二。其在外者於河西務置司。領接運海道糧事。二十八年。又用朱清、張瑄之請。并四府爲都漕運萬戶府二。止令清、瑄二人掌之。其屬有千戶百戶等官。分爲各翼。以督歲運。至大四年。遣官至江浙議海運事。時江東寧國、池、饒、建康

等處運糧。率令海船從揚子江逆流而上。江水湍急。又多石磯。走沙漲淺。糧船俱壞。歲歲有之。又湖廣江西之糧運至真州。泊入海船。船大底小。亦非江中所宜。於是以嘉興松江秋糧并江淮江浙財賦。歲辦糧充運。海漕之利。蓋至是博矣。初。海運之道。自平江劉家港入海。經揚州路通州海門縣黃連沙頭萬里長灘。開洋沿山嶼而行。抵淮安路鹽城縣。歷西海州海寧府東海縣密州膠州界。放靈山洋。投東北路多淺沙。行月餘始抵成山。計其水程。自上海至楊村馬頭。凡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至元二十九年。朱清等言其路險惡。復開生道。自劉家港開洋至撐腳沙。轉沙觜至三沙洋子江。過匾擔沙大洪。又過萬里長灘。放大洋至青水洋。又經黑水洋。至成山過劉島。至芝罘。沙門二島。放萊州大洋。抵界河口。其道差爲徑直。明年。千戶殷明略又開新道。從劉家港入海。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轉西至劉家島。又至登州沙門島。於萊州大洋入界河。當舟行風信有時。自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日而已。視前二道爲最便云。然風濤不測。糧船漂溺者無歲無之。間亦有船壞而棄其米者。至元二十三年。始責償於運官。人船俱溺者乃免。然視河漕之費。則其所得益多矣。元史食貨志。

羅璧鎮江人。陞明威將軍總管鎮金山。至元四年徙鎮上海。督造海舟六十艘。兩月而畢。十二年始運江南糧。而河運弗便。十九年用丞相伯顏言。初通海道。漕運抵直沽。以達京城。立運糧萬戶三。而以璧與朱清張瑄爲之。乃首部漕舟由海洋抵楊村。不數十日入京師。賜金虎符。進懷遠大將軍。管軍萬戶。兼管海

道運糧。二十四年乃顏叛。璧復以漕舟至遼陽浮海。抵錦州。小凌河至廣寧。十寨諸軍賴以濟。加昭勇大將軍。督漕至直沽倉。潞河決。水溢幾及倉。璧樹柵。率所部畚土築隄捍之。陸昭毅大將軍同知淮西道宣慰司事。歷都水監。改正奉大夫。通州復多水患。鑿二渠以分水勢。又浚阜通河而廣之。歲增漕六十餘萬石。奉命括兩淮屯田。得疾歸鎮江卒。元史羅璧傳。

朱張海餉。自三山大洋徑至燕京。且言自古所未嘗行此道。昉自今始。然杜少陵出塞詩云。漁陽豪俠地。擊鼓吹笙竽。雲帆轉遼海。粳稻來東吳。越羅與楚練。照耀輿臺軀。又昔遊詩云。幽燕夙用武。供給亦勞哉。吳門持粟帛。汎海凌蓬萊。然則自昔燕地皆海運。非始於今矣。周密浩然齋視聽抄。

朱清、張瑄者。海上亡命也。久爲盜魁。出沒險阻。若風與鬼。劫略商販。人甚苦之。至元二十一年。伯顏建議海運。乃招二人。授以金符千戶。押運糧三萬五千石。仍立海道萬戶府三。以清瑄與羅璧爲萬戶。轄千戶百戶。所領虎符金牌素銀牌。船大者不過千石。小者三百石。自劉家港出楊子江。盤轉黃連沙嘴。月餘始至淮口。過膠州牢山。一路至延真島。望北行。轉成山西行。到九臯島。劉公島。沙門島。放萊州大洋。收界河。兩月餘抵直沽。實爲繁重。至元二十六年。增糧八十萬石。二月開洋。四月直沽交卸。五月還復運夏糧。至八月回。一歲兩運。是時船小人多恐懼。至元二十七年。朱萬戶請長興李福四押運。自楊子江開洋。落潮東北行。離長灘至白水綠水。經黑水大洋。北望延真島。轉成山西行。入沙門。開萊州大

洋進界河。不過一月或半月。至直沽。漕運利便。是歲加朱爲浙江省參政。張爲浙江鹽運司都運。如是者二十餘年。大德七年。招兩浙上戶自造船。與脚價十一兩五錢。分撥春夏二運。延祐以來。各造海船。大者八九千。小者二千餘石。歲運三百六十萬石。京師稱便。迤南番貢亦通。蓋自上海至直沽內楊村馬頭。凡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不出月餘。可以達。省費不貲。若長樂港。出福州。經崇明以北。又自古未有之利也。我朝洪武三十年。猶倣其制。歲運七十萬石。以給遼東。至永樂間。通會河成。始不復講。胡松廣興

元自世祖用伯顏之言。歲漕東南粟。由海道以給京師。始自至元二十年。至於天歷至順。由四萬石以上。增而爲三百萬以上。其所以爲國計者大矣。歷歲既久。弊日以生。水旱相仍。公私俱困。疲三省之民力。以充歲運之恆數。而押運監臨之官。與夫司出納之吏。恣爲貪黷。腳價不以時給。收支不得其平。船戶貧乏。耗損益甚。兼以風濤不測。盜賊出沒。剽劫覆亡之患。自仍改至元之後。有不可勝言者矣。由是歲運之數。漸不如舊。至正元年。益以河南之粟。通計江南三省所運。止得二百八十萬石。二年。又令江浙行省及中。正院財賦總管府撥賜諸人寺觀之糧。盡數起運。僅得二百六十萬石而已。及汝穎倡亂。湖廣江右。相繼陷沒。而方國珍。張士誠。竊據浙東西之地。雖糜以好爵。資爲藩屏。而貢賦不供。剝民以自奉。於是海運之舟。不至京師者積年矣。至十九年。朝廷遣兵部尙書伯顏帖木兒。戶部尙書齊履亨。徵海運於江浙。由海

道至慶元抵杭州。時達識帖睦迺爲江浙行中書省丞相。張士誠爲太尉。方國珍爲平章政事。詔命士誠輸粟。國珍具舟。達識帖睦迺總督之。旣達朝廷之命。而方、張互相猜疑。士誠慮方氏載其粟而不以輸於京也。國珍恐張氏掣其舟而因乘虛以襲己也。伯顏帖木兒白於丞相。正辭以責之。與言以諭之。乃釋二家之疑。克濟其事。先率海舟候於嘉興之澈浦。而平江之粟展轉以達杭之石墩。又一舍而後抵澈浦。乃載於舟。海灘淺澀。躬履艱苦。粟之載於舟者爲石十有一萬。二十年五月赴京。是年秋。又遣戶部尙書王宗禮等至江浙。二十一年五月。運糧赴京。如上年之數。九月。又遣兵部尙書徹徹不花、侍郎韓祺往徵海運一百萬石。二十二年五月。運糧赴京。視上年之數僅加二萬而已。九月。遣戶部尙書脫脫歡察爾、兵部尙書帖木至江浙。二十三年五月。仍運糧十有三萬石赴京。九月。又遣戶部侍郎博羅帖木兒、監丞賽因不花往徵海運。士誠託辭以拒命。由是東南之粟給京師者遂止。於是歲云。元史食貨志。

京師之在燕自元始。故漕運之自南而北。亦自元始。元初。糧道自浙西涉江入淮。由黃河逆水至中灤旱站。陸運至淇門。入御河以達京。至元二十年。李魯魯亦自任城開穿河渠。分汶之西北流。至須城入清濟故瀆。通江淮漕。經東阿至利津河入海。由海道至直沽。後因海口沙壅。從東阿舍舟陸運。抵臨清。下漳御。至京。陸運道經在平地勢卑下。夏秋霖潦。艱阻萬狀。公私病之。至元二十六年。用壽張尹韓仲暉言。自安山西開河。由壽張西北過東昌至臨清。達御河。長二百五十餘里。決汶流以趨之。舟楫連檣。

而下。建堰閘以節蓄洩。完隄防以備盪激。賜名會通。然當時河道初開。岸狹水淺。不能負重。每歲不過數十萬石。故終元之世。海運未罷。山東全河備考。

元之海漕。其利甚溥。其法亦甚備。船有仙鶴哨船。每船三十隻爲一綱。大都船九百餘隻。漕米三百餘萬石。船戶八千餘戶。又分其綱爲三十。每綱設押綱官二人。以常選正八品爲之。其行船者。又顧募水手。移置揚州。先加教習。領其事者。則設專官。秩三品而任之。又專責清瑄輩。但加秩耳。不易其人。此所以享其利幾百年。當全盛之時。固無庸論。至正之末。天下分崩。猶藉張士誠給數年。豈非以措置得宜。久而不變哉。通漕類編。

元有天下。內立都水監。外設各處河渠司。以興舉水利。修理河隄爲務。決雙塔白浮諸水爲通惠河。以濟漕運。而京師無轉餉之勞。導渾河。疏灤水。而武清平灤無墊溺之虞。浚治河。障漳沱。而眞定免決嚙之患。開會通河於臨清。以通南北之貨。一代之事功。不可泯也。通惠河。其源出於白浮甕山諸泉水也。世祖至元二十八年。都水監郭守敬奉詔興舉水利。因建言疏鑿通州至都河。改引渾水溉田。於舊插河踪跡。導清水。上自昌平縣白浮村。引神山泉。西折南轉。過雙塔榆河一畝。玉泉諸水。至西門入都城。南匯爲積水潭。東南出文明門。東至通州高麗莊。入白河。總長一百六十四里。一百四步。塞清水口一十二處。共長二百一十步。壩插一十處。共二十座。節水以通漕運。誠爲便益。從之。首事於至元二十九年之春。告成於

三十年之秋。賜名曰通惠河。凡役軍一萬九千一百二十九。工匠五百四十二。水手三百一十九。沒官囚隸百七十二。計二百八十五萬工。用楮幣百五十二萬錠。糧三萬八千七百石。木石等物稱是。役興之日。命丞相以下皆親操畚鍤爲之。倡置插之處。往往於地中得舊時磚木。時人爲之感服。船旣通行。公私兩便。先時通州至大都五十里。陸輓官糧歲若干萬。民不勝其悴。至是皆罷之。其壩插之名曰廣源插。西城插二。上插在和義門外西北一里。下插在和義水門西三步。海子插在都城內。文明插二。上插在麗正門外水門東南。下插在文明門西南一里。魏村插二。上插在文明門東南一里。下插西至上插一里。籍東插二。在都城東南王家莊。郊亭插二。在都城東南二十五里銀王莊。通州插二。上插在通州西門外。下插在通州南門外。楊尹插二。在都城東南三十里。朝宗插二。上插在萬億庫南百步。下插去上插百步。成宗元貞元年四月。中書省臣言新開運河插。宜用軍一千五百以守護。兼巡防往來船內姦宄之人。從之。七月。工部言通惠河剗造插壩。所費不貲。雖已成功。全籍主守之人。上下照略修治。今擬設提領三員。管領人夫。專一巡護。降印給俸。其西城插改名會川。海子插改名澄清。文明插仍用舊名。魏村插改名惠和。籍東插改名慶豐。郊亭插改名平津。通州插改名通流。河門插改名廣利。楊尹插改名溥濟。武宗至大四年六月。省臣言通州至大都運糧河插。始務速成。故皆用木。歲久木朽。一旦俱敗。然後致力。將見不勝其勞。今爲永固計。宜用磚石。以次修治。從之。後至泰定四年始修完焉。文宗天歷二年三月。中書省臣言世祖時

開挑通惠河。安置插座。全籍上源白浮一畝等泉之水以通漕運。今各支及諸寺觀權勢私決隄堰。澆灌稻田。水碾園圃。致河淺妨漕事。乞禁之。奉旨。白浮、甕山直抵大都運糧河。隄堰泉水。諸人毋挾勢偷決。大司農司都水監可嚴禁之。元史河渠志。



行水金鑑卷第一百

運河水

歐陽原功中書右丞相領通惠河都水監事政績碑。中書右丞相定柱公。自居平章首席。既而陞左相。又陞右相。被命領都水監事。至正癸卯之正月。迄今數年之中。濬治舊規。抑塞新弊。水政大修。都水監長貳賓佐。共具實蹟。請於翰林歐陽廟諱。文其事於石。以貽後世。廟諱曰。丞相上佐天子。下理百官。日綜萬幾。朝野政務。莫非相業所經綸也。奚獨於水政紀述乎。其長貳賓佐進曰。我國家之置都水也。始於至元之辛卯。丞相完澤實倡其端。當時聖君賢相。爲慮甚周。爲制甚密。導昌平白浮之水西流。循西山之麓。會馬眼諸泉。瀦爲七里。東流入自城西水門。匯積水潭。又東並宮牆。環大內之左。合金水河南流。東出自城東水門。又潞水之陽。南會白河。又南會直沽入海。凡二百里。是爲通惠河。置插二十有四。跨諸插之上。通京師。內外經行之道。置橋百五十有六。插以制蓄洩。橋以惠往來。乃卽運糧提舉司車戶千四百五十有一。隸監專治其事。插與橋初置。于延祐中。易木以石。次第而械之。命插戶學爲石工。木鐵煉堊。皆習其技。歲械插工與費若干。有司會其凡而籍之。歲以爲常。約歲若干。諸插皆石。一切工役。取具插戶。不擾而集。國計之不匱。民用之不乏。皆利賴焉。近年有司。擅以插戶抑配各驛。以給驛。至

元延祐以來。祖宗之良法美意。日就蠹壞。今右丞相以聞。有旨復還若干戶。餘州縣之侵軼。插戶者。悉禁絕之。他戶有避徭役之類。仍因而亡者。咸復其舊。故得水利不墜。漕法不滯。有關國計。民用甚重也。且通惠河之將入海也。衡漳貫之。遡漳西南。涉瀛博之野。南至于臨清。堂邑之壩。過壩而南。爲會通河。盡豫兗青徐四州境上之水。入河。絕淮至大江而止。二河相通。其爲水利博矣。有如京城西之金口。下視都邑。水勢如建瓴。一蟻穴之漏。則橫潰莫制。守隄吏與插戶。晝夜分番。邏視不贍。則借兵士於樞密。所係尤重。故水政之修。插戶之復。丞相有功。于斯甚大。可無紀述乎。廟諱聞其言。乃考古而徵今。水在唐虞爲澤。虞在成周爲川。衡。西漢太常大司農少府內史主爵都尉。皆置都水長貳。武帝置水衡都尉。成帝置左右都水使者。東漢改置河隄謁者。晉改都水臺。又置前後中左右五水衡。以五使領之。劉宋置水衡令。蕭梁改爲大舟卿。宇文置都水大夫。隋置都水臺使者。尋復置監少監。又改令少令。唐沿革不一。或稱都水局。或稱司津監。或稱水衡監。或置使者。或置都尉。趙宋爲都水監。置判監判及丞主簿等員。大抵掌川澤津梁渠堰陂池之政。兼總舟航桴筏之筭。就司其政。以充用。故漢太常諸卿各有水衡。盡征其入給俸祿。所稱水衡錢是也。聖代捐國家之厚費。以利天下。而秋毫不征其資。視古之都水。有不可同年語者矣。但歷代建都。秦漢唐多都雍州。隔關隘之險。漕運極艱。用水極少。其後有都洛陽。大梁。亦不過濬洛入汴。淪汝蔡入淮而已。我元東至于海。而暨于河。南盡于江。北至大漠。水涓滴以

上皆爲我國家用。東南之粟。水漕數百萬石。由海而至者。道通惠河以達。東南貢賦。凡百上供之物。歲億萬計。絕江淮河而至。道通惠河以達。商貨懋遷。與夫民生日用之所須。不可悉數。二河沂沿。南北物貨。或入或出。徧天下者。猶不在是數。又自崑崙西南水入海者。遶出南詔之後。歷交趾。閩。婆。真。臘。占。城。百粵之國。東南過琉球。日本。東至三韓。遠人之名琛異寶。神馬奇產。航海而至。或踰年之程。皆由漕河。以至闕下。斯又古今載籍之所未有者也。水政之重。可不以重臣領之乎。昔者舜舉十六相。共治海內。禹治水。土益治川。澤今之水政。禹益蓋嘗司之。然則重臣之典水政。唐虞以來之遺事也。歟。廟諱。職在太史。紀載爲宜。右丞相康里氏。定柱其名。乃祖乃父。三世宿德。逮事列聖。篤于忠貞。數從王師。戰金入隣。多積功伐。不妄俘戮。不希寵榮。有陰德餘慶。施于後人。丞相踵之。敷歷臺閣三十餘年。清慎如一。熟知國家典故。及居台揆。雅量鎮浮。坐決大政。不徵辭色。百度自貞。有古大臣之風。來求文以紀其蹟者。都水野素達爾。段定僧。少監完澤。鐵睦爾。太平奴。薛徹篤。監丞鎖南滿慈。普化沙喇。贊卜。馬兒吉顏。經歷山山。知事祁思道。爰系以詩曰。國治水官。象天元冥。都水有政。治國大經。於穆皇元。龍興朔方。秉令天一。並牧八荒。乃據析津。迺建神州。囊括萬派。衡從其流。東瀋白浮。遵彼西山。卽是天津。流畢昂間。西挹紫宮。南出皇畿。又東注海。萬派攸歸。東溟天池。若爲我瀦。給我漕輓。徑達宸居。河濟淮江。陳若指掌。我鑿二渠。利盡穹壤。雖云盡利。我則不征。損利利民。治水水平。維今右相。自董水政。舉措不煩。戶籍先

正昔命插戶。習鍛習礪。鍵木膠堊。各程其藝。制水有插。通道有梁。息耗有則。啓閉有常。夫何插戶。俾役驛廐。是求善書。俾掣之肘。相君既告。插戶內復。每歲鳩工。羣匠來族。水政既舉。國計以滋。都人日用。源委莫知。彼水在國。血脈在身。百體輸精。五官膏神。相爲股肱。水利實興。榮衛不凝。股肱宜能。維相君量。彭蠡大野。汪洋淵淳。安靜整暇。維相君力。砥柱龍門。捍彼衝潰。國之樊垣。有方斯定。有量斯寬。變調雍容。歲溢旱乾。重華在位。禹益作相。庶工底績。百川是障。世皇濬渠。相曰完澤。身先水官。相彼原隰。洵美相君。海內稱賢。罔俾哲輔。專美于前。六府三事。治先乎水。九敘惟歌。作者太史。太史作譚。載以龜趺。齋集。

大通河發源于昌平之白浮村神山泉西南。會一畝馬眼玉泉繞出甕山後。匯爲七里泊。東入都城西水門。貫積水潭。又稍東由月橋入內府。環繞宮殿。南出玉河橋水門。東行會南北城河二流。由大通橋東下通州高麗莊入白河。周夢暘水部備考。蓄菽云。通惠河。卽今之大通河也。水自玉河出。遶都城東南。經泉山在順天府西北三十里。山上有金章宗避暑行宮芙蓉殿故址。泉出石罅中如沸。明宣宗命鑿石爲池。構亭其上。池前爲石橋。水過橋爲溪。曲折三百步許。瀦爲西湖。秋高氣清。泓澈浮溢。水光接天。晶然一白。南有一洞。洞旁石崖高百餘尋。刻玉泉二字。大足丈許。其地總名西山。舊記云。太行山第八陁在燕。強形鉅勢。雲從星拱。都城西望。翠若列屏。春雨霖靡。夏樹菁蔥。秋花爛熳。冬雪瓊瑤。四時風景。百幅畫圖也。至於諸峰羅列。雖因地得名。總曰西山。而紺閣琳宮。懸亭鐸榭。不可勝紀。其尤奇者。氣煦泉甘。木不凋冬。卉不枯夏。居然冀北之江南云。甕山去阜成門二十餘里。上赤填童童無草木。山南若洞而圯者。小高臺也。山臨西湖。水田碁布。山後一畝泉。今不知所在。處處可陂可塘。可隄可苑。白浮山。通志云在昌平州南十里。上有二潭。水經白浮村。元郭守敬引水西折而南。經甕山泊。入積水潭。以濟漕運。蓋通惠河之源。雖言自白浮諸泉水。而其實皆自西山一帶。千巖萬壑之水。匯於西湖。

流入大內。出東南水門。注大通河。流入高麗莊。入於白河者也。蓬窗日錄云。北京青龍水爲白河。出密雲。南流至通州城。白虎水爲玉河。出玉泉山。經大內。出都城注通惠河。與白河合。朱雀水爲盧溝河。出大同桑乾。入宛平界。出盧溝橋。元武水。爲涇餘。高梁。黃花。鎮川。榆河。俱繞京師之北。而東與白河合。梓谿集云。京師形勝。以堪輿家論之。玉河之水。當直出會南海子。從天地壇前轉。東入潞河。方爲自然。崇文門外開河宜塞之。庶幾左臂不斷。此乃帝王建都萬代之計也。

白浮甕山。卽通惠河上源之所出也。白浮泉水在昌平縣界西。折而南經甕山泊。自西水門入都城焉。成宗大德七年六月。甕山等處看插提領言。自閏五月二十九日始。晝夜雨不止。六月九日夜半。山水暴漲。漫流隄上。衝決水口。於是都水監委官督軍夫。自九月二十一日入役。至是月中輟工。實役軍夫九百九十三人。十一年三月。都水監言巡視白浮甕山河隄崩三十餘里。宜編荆笆爲水口。以泄水勢。計修笆口十一處。四月興工。十月工畢。仁宗皇慶元年正月。都水監言曰。浮甕山隄多低薄崩陷處。宜修治。來春二月入役。八月修完。總修長三十七里二百十五步。計七萬三千七百七十三工。延祐元年四月。都水監言。自白浮甕山下至廣源插。隄堰多淤澱淺塞。源泉微細。不能通流。擬疏滌。由是會計工程。差軍千人疏治。泰定四年八月。都水監言。八月三日至六日。霖雨不止。山水泛溢。衝壞甕山諸處。笆口浸沒。民田計料工物。移文工部關支修治。自八月二十六日興工。九月十二日工畢。役軍夫二千名。實役九萬工。四十五日。

元史河渠志。

壩河亦名阜通七壩。成宗大德六年三月。京畿漕運司言。歲漕米百萬。全藉船壩夫力。自冰開發運。至河

凍時止計二百四十日。日運糧四千六百餘石。所轄船夫一千三百餘人。壩夫七百三十。占役俱盡。晝夜不息。今歲水漲。衝決壩隄六十餘處。雖已修畢。恐霖雨衝圯。走泄運水。以此點視河隄淺澀低薄去處。請加修理。自五月四日入役。六月十二日畢。深溝壩九處。計一萬五千一百五十三工。王村壩二處。計七百十三工。鄭村壩一處。計一千一百二十五工。西陽壩三處。計一千二百六十二工。郭村壩三處。計一千九百八十七工。千斯壩下一處。計一萬工。總用工三萬二百四十。元史河渠志。

雙塔河源出昌平縣孟村一畝泉。經雙塔店而東。至豐善村入榆河。至元三年四月六日。巡河官言雙塔河時將泛溢。不早爲備。恐至潰決。臨期卒難措手。乃計會閉水口工物。開申都水監。初開雙塔河。未及堅久。今已及水漲之時。倘或決壞。走泄水勢。誤運船不便。省準制國用。司給所需。都水監差夫修治焉。凡合

閉水口五處。用工二千一百五十五。元史河渠志。蒼葭云。水經、濕餘水。出上谷居庸關東。又東流過京都縣南。注云。水南流出關謂之下口。水流潛伏十許里。重源潛發。積而爲潭。謂之濕

餘潭。卽今榆河之源也。方輿記要云。榆河一名濕餘河。或名溫榆河。蓋濕餘之譌也。竹垞先生云。按後漢書。王霸爲上谷太守。陳委輸可從溫水漕。以省陸轉輸之勞。事皆施行。章懷太子注引水經注本作溫餘水。遼史順州有溫榆河。金更懷柔縣爲溫陽。豈無據。又昌平多溫泉。有流入雙塔河者。溫餘之名。竊疑因此。水經注既無善本。今人但見坊刻。遂指溫字爲濕字之譌。正恐類昔人所云。以不悖爲悖也。昌平州志云。榆河源出州西南四十里月兒灣。下流爲沙河。經順義。會白河。

盧溝河。其源出于代地。名曰小黃河。以流濁故也。自奉聖州界流入宛平縣境。至都城四十里東麻谷。分爲二派。太宗七年歲乙未八月。敕近劉冲祿言。率水工二百餘人。已依期築閉盧溝河元破牙梳口。若不

修隄固護。恐不時漲水衝壞。或貪利之人盜決。漑灌請令禁之。劉冲祿可就主領。毋致衝塌。盜決犯者以違制論。徒二年。決杖七十。如遇修築時。所用丁夫器具。應差處調發之。其舊有水手人夫。內五十人。差官存留不妨。已委管領常切巡視體究。歲一交番。所司有不應副者。罪之。元史河渠志。

渾河本盧溝水。從大興縣流至東安州武清縣入灤州界。至大二年十月。渾河水決。左都威衛營西大隄。泛溢南流。沒左右二翊及後衛屯田麥。由是左都威衛言。十月五日水決武清縣王甫村。隄闊五十餘步。深五尺許。水西南漫。平地流環。圓營倉局。水不沒者無幾。恐來春冰消。夏雨水作。衝決成渠。軍民被害。或遷置營司。或多差軍民修塞。庶免墊溺。三年二月十二日。省準下左右翊及後衛大都路委官督工修治。至五月二十日工畢。皇慶元年二月十七日。東安州言渾河水溢。決黃塌隄一十七所。都水監計工物移文工部。二十七日。樞密知院塔失帖木兒奏。左衛言渾河決隄口二處。屯田浸不耕種。已發軍五百修治。臣等議。治水有司職耳。宜令中書戒所屬用心修治。從之。七月。省委工部員外郎張彬言。巡視渾河。六月三十日霖雨。水漲及丈餘。決隄口二百餘步。漂民廬。沒禾稼。乞委官修治。發民丁刈雜草興築。延祐元年六月十七日。左衛言。六月十四日。渾河決武清縣劉家莊隄口。差軍七百與東安州民夫協力同修之。三年三月。省議渾河決隄堰。沒田禾。軍民蒙害。既已奏聞。差官相視。上自石徑山金口。下至武清縣界舊隄。長計三百四十八里。中間因舊修築者。大小四十七處。漲水所害。合修補者。一十九處。無隄。剗修者。八處。

宜疏通者二處。計工三十八萬一百。役軍夫三萬五千。九十六日可畢。如通築則役大難成。就令分作三年爲之。省院差官先發軍民夫匠萬人興工以修其要處。是月二十日。樞府奏撥軍三千。委中衛僉事督修治之。七年五月。營田提舉司言。去歲十二月二十一日。屯戶巡視廣武屯北渾河隄二百餘步將崩。恐春首上解水漲浸沒爲患。乞修治。都水監委濠寨會營田提舉司官武清縣官督夫修完。廣武屯北陷薄隄一處。計二千五百工。永興屯北隄低薄一處。計四千一百六十六工。落袋村西衝圯一處。計三千七百三十三工。永興屯北崩圯一處。計六千五百十八工。北王村莊西河東岸。至白墳兒南。至韓村西道口。計六千九十三工。劉邢莊西河東岸北至寶僧百戶屯南。至白墳兒。計三萬七百十二工。總用工五萬三千七百二十二。泰定四年四月。省議三年六月內霖雨。山水暴漲。泛沒大興縣諸鄉桑棗田園。移文樞府於七衛屯田及見有軍內差三千人修治。元史河渠志。

盧溝河出太原天池。伏流至朔州馬邑。從雷山陽湧爲金龍池。迤邐東下曰桑乾河。鴈門、雲中諸水皆會。由大同古定橋抵宣府保安州。過懷來。行兩山間。至京城西四十里石徑山之東。地平土疏。衝激遷徙不常。至看丹口分爲二。一東流至通州高麗莊入白河。是爲渾河。一南流至霸州合易水。又南至丁

字沽入運河。吳文恪公集。

盧溝本桑乾河。俗曰渾河。在都城西南四十里。有石橋橫跨二百餘步。橋上兩傍皆石欄。雕刻石獅形。

狀奇巧。金明昌間所造。兩崖多旅舍。以其密邇京師。驛通四海。行人使客。往來絡繹。疎星曉月。曙景蒼然。亦一奇也。戴司成集。蕃菽云。盧溝河在順天府西南二十五里。本桑乾水。又名漯水。俗名渾河。黃河別源也。源出山西大同府桑乾山下。經太行山入宛平縣境。在上流曰桑乾。在下流爲盧溝。以其濁故呼渾河。以其黑故呼盧溝。燕人以黑爲盧。水本一也。

白河在灤州東四里。北出通州潞縣。南入于通州境。又東南至香河縣界。又流入于武清縣境。達於靜海縣界。至元三十年九月。漕司言通州運糧河。全仰白榆渾三河之水合流。名曰潞河。舟楫之行有年矣。今歲新開。插河。分引渾榆二河之源之水。故自李二寺至通州三十餘里。河道淺澀。今春夏天旱。有止深二尺處。糧船不通。改用小料船搬載。淹延歲月。致虧糧數。先是都水監相視白河。自東岸吳家莊前。就大河西南斜開小河二里許。引榆河合流。至深溝壩下。以通漕舟。今丈量自深溝榆河上灣。至吳家莊龍王廟前。白河西南至壩河八百步。及巡視知榆河上源築閉。其水盡趨通惠河。止有白佛靈溝一子母三小河。水入榆。河泉脈微。不能勝舟。擬自吳家莊就龍王廟前閉白河。於西南開小渠。引水自壩河上灣入榆河。庶可漕運。又深溝樂歲五倉。積貯新舊糧七十餘萬石。站車輓運艱緩。由是訪視通州城北通惠河積水。至深溝村西。水渠去樂歲廣儲等倉甚近。擬自積水處由舊渠北開四百步。至樂歲倉西北。以小料船運載甚便。都省准焉。通惠河自通州城北至樂歲西北。水陸共長五百步。計役八萬六百五十工。大德二年五月。中書省劄付都水監運糧。河隄自楊村至河西務三十五處。用葦一萬九千一百四十束。軍夫二千

六百四十九名。度三十日畢。於是本監分官率濠寨至楊村。歷視壞隄。督巡河夫修理。以霖雨水溢。故工役倍元料。自寺洵口北至蔡村清口。孫家務辛莊河西務隄。就用元料葦草。修補卑薄。荆築月隄。頗有成功。其楊村兩岸相對出水。河口四處葦草不敷。就令軍夫採刈。至九月住役。楊村河上接通惠諸河。下通濳沱入江淮。使官民舟楫直達都邑。利國便民。奈楊村隄岸。隨修隨圯。蓋爲用力不固。徒煩工役。其未修者。候來春水涸土乾。調軍夫修治。延祐六年十月。省臣言漕運糧儲及南來諸物。商賈舟楫。皆由直沽達通惠河。今岸崩泥淺。不早疏浚。有礙舟行。必致物價翔湧。都水監職專水利。宜分官一員。以時巡視。遇有頽圯淺澀。隨宜修築。如功力不敷。有司差夫助役。怠事者究治。從之。至治元年正月十一日。漕司言夏運海糧一百八十九萬餘石。轉漕往返。全藉河道通便。今小直沽汊河口潮汐往來。淤泥壅積七十餘處。漕運不能通行。宜移文都水監疏濬。工部議。時農作方興。兼民多艱食。若不差軍助役。民力有所不逮。樞密院言軍人不敷。省議若差民丁。方今東作之時。恐妨歲事。其令大都募民夫三千。日給傭鈔一兩。糙粳米一升。委正官提調。驗日支給。令都水監暨漕司官同督其事。四月十一日入役。五月十日工畢。泰定元年二月。福府臣奏。臨清萬戶府言。至治元年霖雨決壞。運糧河岸宜差軍修築。臣等議。誠利益事。令本府差軍三百執役。從之。三年三月。都水監言河西務菜市灣水勢衝嚙。與倉相近。將來爲患。宜於劉二總管營相對河東岸截河築隄。改水道與舊河合。可杜後患。四年正月。省臣奏准樞府差軍五千。大都路募夫五

千人日支糶米五升。中統鈔一兩。本監工部委官與前衛董指揮同監役。是年三月十八日興工。六月十一日工畢。致和元年六月六日。臨清御河萬戶府言。泰定四年八月二日。河溢壞營北門隄約五十步。漂舊椿木百餘。崩圯猶未已。工部議。河岸崩摧。理宜修治。既都水監會計工物各處支給。其役夫三千人。若擬差民。方春恐妨農務。宜移文樞密院撥軍。省准修舊隄岸。展闊新河口東岸。計工五萬九千九百三十七。用軍三千。木匠十人。天曆二年三月。漕司言。元開劉二總管營。相對河北舊河。運糧迂遠。乞委官相視。復開舊河便。四月九日。奏准差軍七千。委兵部員外郎鄧衡。都水監丞阿里。漕使太不花等督工修浚。後以冬寒。候凍解興役。三年。工部移文大都於近甸募民夫三千。日支糶粳米三升。中統鈔一兩。兵部改委辛侍郎暨元委官修關。至順元年六月。都水監言。二十三日夜。白河水驟漲丈餘。觀音寺新修護倉堤。已督有司差夫救護。今水落尺餘。宜候伏槽興作。元史河渠志。

白河經密雲諸山。全受渾。榆諸河之水。夏秋暴漲。隄防不能禦。源遠流迅。水勢漫散。河皆溜沙。深淺通塞不常。運行甚艱。惟用兜杓數千具。治河官夫遇淺卽濬。庶盤剝可省矣。近有議於白河建閘者。河廣水盛。漲必他決。底皆淤沙。閘必易損。且河徙無定。閘難改移。蓋未達水土之宜也。問水集。

謹按。白河源出密雲縣霧靈山南。經通州。潮縣。香河。武清。會榆。渾諸河。凡三百六十里。至直沽。會衛河。同入於海。榆河源出昌平州南月兒灣。下流爲沙河。會清河。經順義縣入白河。潮河源出密雲縣。至順

義縣牛欄山入白河。富河源出甕山口。會霸河。至通州東北入白河。桑乾河源出山西大通府桑乾山。流至宛平縣盧溝橋南看丹口。分爲二。其一名渾河。一名盧溝河。渾河東流至通州張家灣下馬頭。入白河。三里河出都城西過都城東南十里河。至煙墩巷。入渾河。白榆渾三河之水合流。名曰潞河。盧溝河東南流經固安縣。又經霸州苑家口。至武清縣丁字沽。凡四百里。入白河。以上諸水併入白河。而通惠泉源混混。又來自上流。白河渠狹而流長。勢險而禍烈。舉目卽瞭然矣。張兆元白河源流考。蕃藪云。名白龍港。源發梨河。至寶坻三汊口。與洵河鮑止河合流爲糧河入海。又密雲縣東南有潮河。下流順義縣界。合白河。方輿紀要云。潮河在密雲縣東南。自古北口流入縣界。西南流至順義縣。合于白河。春明夢餘錄云。三里河。元時名文明河。接通惠河。爲漕儲運道。今鐵閘尙存。

御河自大名路魏縣界經元城縣泉源鄉于村。度南北約十里。東北流至包家渡。下接館陶縣界。三口御河上從交河縣。下入清池縣界。又永濟河在清池縣西三十里。自南皮縣來入清州。今呼爲御河也。至元三年七月六日。都水監言運河二千餘里。漕公私物貨。爲利甚大。自兵興以來。失於修治。清州之南。景州以北。頽闕岸口三十餘處。淤塞河流十五里。至癸巳年。朝廷役夫四千。修築浚滌。乃復行舟。今又三十餘年。無官主領。滄州地分。水面高于平地。全藉隄堰防護。其園圃之家。掘隄作井。深至丈餘。或二丈。引水以溉蔬花。復有瀕河人民。就隄取土。漸至闕破。走洩水勢。不惟澀行舟。妨運糧。或致漂民居。沒禾稼。其長蘆以北。索家馬頭之南。水內暗藏樁檣。破舟船。壞糧物。部議以濱河州縣佐貳之官兼河防事。於各地分巡。

視。如有闕破。卽率衆修治。拔去椿檝。仍禁園圃之家。毋穿隄作井。栽樹取土。都省准議。七年省臣言。御河水泛。武清縣計疏浚役夫一十工。八十日可畢。從之。至大元年六月二十九日。左翼屯田萬戶府呈。五月十八日申時。水決會川縣孫家口岸約二十餘步。南流灌本管屯田。已移文河間路武清縣。清州有司多發丁夫管領修治。由是樞密院檄河間路左翼屯田萬戶府。差軍併工築塞。十月。大名路濬州言。七月十一日。連雨至十七日。清石二河水溢。李家道東南橫流。詢社長高良輩。稱水源自衛輝路汲縣東北。連本州淇門西。舊黑蕩泊溢流出岸。漫黃河古隄。東北流入本州齊賈泊。復入御河。漂及門民舍。竊計今歲水勢逆行。乃下流漳水漲溢。遏絕不能通。以致若此。實非人力可勝。又西關水手佐聚稱。七月十二日卯時。御河水驟漲三尺。十八日復添四尺。其水逆流。明是下流漲水壅逆。擬差官巡治。延祐三年七月。滄州言。清池縣民。告往年景州吳橋諸處。御河水溢。衝決隄岸。萬戶千奴爲恐傷淇屯田。差軍築塞。舊洩水郎兒口。故水無所洩。浸民廬及已熟田數萬頃。乞遣官疏開引水入海。及七月四日。決吳橋縣柳斜口東岸三十餘步。千戶移僧又遣軍閉塞郎兒口。水壅不得洩。必致漂蕩。張管許河孟村三十餘村黍穀廬舍。故本州摘官相視。移文約會開關。不從。四年五月。都水監遣官與河間路官相視。元塞郎兒口。東西長二十五步。南北闊二十尺。及隄南高一丈四尺。北高二丈餘。復按視郎兒口下流。故河至滄州約三十餘里。上下古跡寬闊。乃減水故道。名曰盤河。令爲開關郎兒口。增濬故河。決積水由滄州城北達滹沱河。以入于海。

泰定元年九月都水監遣官督丁夫五千八百九十八人。是年二月八日興工。十月二日工畢。元史河渠志。蒼

蓑云。畿輔通志。廣平府下御河。在清河縣東南二十五里。卽衛河。漢爲屯氏河。隋爲水濟渠。亦曰御河。發源於河南衛輝府之輝縣。至臨清合闌下天津。爲今運道。大名府下衛河。在魏縣東南。經清源。達直沽。水清渠深不爲害。又云御河卽白溝水。隋煬帝引洹水爲遊覽之所。故名。今不見。亦并於衛河。然土人猶曰御河云。河南通志。衛河在衛輝府北一里。源出蘇門山。東入大名府濬縣界。畿志云。在魏縣東南。豫志又云入濬縣界。魏濬本不接壤。何言之互異若此。

行水金鑑卷第一百一

運河水

金口河。至正二年正月。中書參議李羅帖木兒。都水傅佐建言。起自通州南高麗莊。直至西山石峽鐵板。開水古金口一百二十餘里。創開新河一道。深五丈。廣二十丈。放西山金口水東流至高麗莊。合御河。接引海運。至大都城內輸納。是時脫脫爲中書右丞相。以其言奏而行之。廷臣多言其不可。而左丞許有壬言尤力。脫脫排羣議不納。務於必行。有壬因條陳其利害。略曰。大德二年。渾河水發爲民害。大都路都水監將金口下閉閘板。五年間。渾河水勢浩大。郭太史恐衝沒田薛二村。南北二城。又將金口已上河身。用砂石雜土。盡行堵閉。至順元年。因行都水監郭道壽言。金口引水過京城至通州。其利無窮。工部官并河道提舉司大都路及合屬官員耆老等相視。議擬水由二城中間窒礙。又盧溝河自橋至合流處。自來未嘗有漁舟上下。此乃不可行船之明驗也。且通州去京城四十里。盧溝止二十里。此時若可行船。當時何不於盧溝立馬頭。百事近便。卻於四十里外通州爲之。又西山水勢高峻。亡金時。在都城之北。流入郊野。縱有衝決。爲害亦輕。今則在都城西南。與昔不同。此水性本湍急。若加以夏秋霖潦漲溢。則不敢必其無虞。宗廟社稷之所在。豈容僥倖於萬一。若一時成功。亦不能保其永無衝決之患。且亡金時。此河未必

通行。今所有河道遺跡。安知非作而復輟之地乎。又地形高下不同。若不作閘。必致走水淺澀。若作閘以節之。則沙泥渾濁。必致淤塞。每年每月專入挑洗。蓋無窮盡之時也。且郭太史初作通惠河時。何不用此水。而達取白浮之水引入都城。以供閘具之用。蓋白浮之水澄清。而此水渾濁不可用也。此議方興。傳聞於外。萬口一辭。以爲不可。若以爲成大功者。不謀於衆。人言不足聽。則是商鞅、王安石之法。當今不宜有此。議既上。丞相終不從。遂以正月興工。至四月功畢。起閘放金口水。流湍勢急。沙泥壅塞。船不可行。而開挑之際。毀民廬舍墳塋。夫丁死傷甚衆。又費用不貲。卒以無功。繼而御史糾劾建言者。李羅帖木兒、傅佐俱伏誅。今附載其事於此。用爲妄言永利者之戒。元史河渠志。

灤河源出金蓮川中。由松亭北經遷安、東平州、西瀕灤州入海也。王曾北行錄云。自偏搶嶺四十里過烏灤河。東有灤州。因河爲名。至元二十八年八月。省臣奏姚演言奉敕疏浚灤河。漕運上都。乞應副沿河蓋露困。工匠什物。仍預備來歲所用漕船五百艘。水手一萬。牽船夫二萬四千。臣等集議。近歲東南荒歉。民力凋弊。造舟調夫。其事非輕。一時並行。必致重困。請先造舟十艘。量撥水手試行之。如果便續增益。制可其奏。先以五十艘行之。仍選能人同事。大德五年八月十三日。平灤路言六月九日霖雨。至十五日夜。灤河與淝沔三河並溢。衝圮城東西二處。舊護城隄。東西南三面城牆。橫流入城。漂郭外三關。灤河及在城官民屋廬糧物。沒田苗。溺人畜。死者甚衆。而雨猶不止。至二十四日夜。灤漆淝沔諸河水復漲入城。餘屋

漂蕩殆盡。乃委吏部馬員外同都水監官修之。東西二隄。計用工三十六萬一千五十。鈔八千八十七錠。十五兩。糙粳米三千一百一十石五斗。椿木等價鈔二百七十四錠。二十六兩四錢。延祐四年六月十六日。上都留守司言。正月一日。城南御河西北岸爲水衝嚙。漸至頽圯。若不修治。恐來春水泛漲。漂沒民居。又開平縣言。四月二十六日霖雨。至二十八日夜。東關灤河水漲。衝損北岸。宜擬修築。本司議卽自仲夏霖雨。其水復溢。必大爲害。乃委官督夫匠興役。開平發民夫。幼小不任役。諸調軍俱作。庶可速成。五月二十一日。留守司言。灤河水漲決隄。計修築用軍六百。宜令樞密院差調官給其食。制曰。今維其時。移文樞密院發軍速爲之。虎賁司發軍三百治焉。泰定二年二月十三日。東平路屯田總管府言。國家經費咸出於民。民之所生。無過農作。本屯闢田收糧。以供億內府之用。不爲不重。訪馬城東北五里許張家莊龍灣頭。在昔有司差夫築隄。以防灤水。西南連清水河。至公安橋。皆本屯地分。去歲霖雨水溢。衝溢皆盡。浸死屯民田苗。終歲無收。方今農隙。若不預修。必致爲害。工部移文都水監。差濠寨泊本屯官及灤州官親詣相視。督令有司差夫補築。三年五月十日。上都留守司及本路總管府言。巡視大西關南馬市口灤河遞北隄侵嚙漸崩。不預治。恐夏霖雨水泛。貽害居民。於是送都城所丈量。計用物修治。工部移文上都分部施行。七月二日。右丞相塔失帖木兒等奏。幹耳朶思住冬營盤。爲灤河走凌。河水衝壞。將築護水隄。宜令樞密院發軍千二百人。以供役。從之。樞密院請遣軍千二百人。

元史河渠志。灤河源自口北開平東南流。經遷安縣界。至盛龍縣。合漆河。又南至

樂亭縣
入海。

河間河在河間路界。泰定三年三月，都水監言：河間路水患。古儉河自北門外始，依舊疏通至大成縣界，以洩上源水勢，引入鹽河。古陳玉帶河自軍司口浚治，至雄州歸信縣界，以導淀澱積潦，注之易河。黃龍港自鎖井口開鑿，至文安縣玳瑁口，以通澗水。經火燒淀轉流入海。計河宜疏者三十處，總役三萬三十日可畢。是月，省臣奏：華遣斷事官定住、同元、委都水孫監丞、泊本處有司官於旁近州縣發丁夫三萬，日給鈔一兩米一升。先詣古陳玉帶河，尋以歲旱民饑，役與人勞，罷候年登爲之。

治河在真定路平山縣西門外，經井陘縣流來本縣東北十里，入滹沱河。元貞元年正月十八日，丞相完澤等言：往年先帝嘗命開真定治河，已發丁夫人役，適值先帝昇遐，以聚衆罷之。今請遵舊制，俾卒其事。從之。皇慶元年七月二日，真定路言：龍花判官莊諸處壞隄，計工物，申請省委都水監及本路官。自平山縣西北，歷視滹沱治河，合流急注真定西南關，由是再議。照治河故道，自平山縣西北，河內改修滾水石隄，下修龍塘隄，東南至水碾村，改引河道一里。蒲吾橋西改闢河道一里，上至平山縣西北，下至寧晉縣，疏其淤澱，築隄分其上源，入舊河以殺其勢。復有程同、程章二石橋，阻咽水勢，擬開減水月河二道，可久且便。下相繼城縣南，視趙州寧晉縣諸河北之下源，地形低下，恐水泛經繼城趙州，壞石橋，阻河流爲害。由是議於繼城縣北聖母堂東治河東岸，開減水河，可去真定之患。省準於二年二月，都水監委官與本

路及廉訪司官同詣平山縣相視。會計修治。總計治河始自平山縣北關西龍神廟北獨石。通長五千八百六步。共役夫五千。爲工十八萬八百七。無風雨妨工。三十六日可畢。元史河渠志。畿輔通志。治河在樂城縣西北。自滹沱河分而東流於城側。南入於大陸澤。相傳爲漢之白渠。宋金間。供陶治之用。故名。

滹沱河源出於西山。在真定路真定縣南一里。經藁城縣北一里。經平山縣北十里。寰宇記載。經靈壽縣西南二十里。此河連貫真定諸郡。經流去處。皆曰滹沱水也。延祐七年十一月。真定路言真定縣城南滹沱河北決隄。寢近城。每歲修築。聞其源本微。與治河不相通。後二水合。其勢遂猛。屢壞金大隄爲患。本路達魯花赤哈散。於至元三十年言。準引關治河。自作一流。滹沱河水十退三四。至大元年七月。水漂南關百餘家。淤塞治河口。其水復滹河。自後歲有潰決之患。略舉大德十年至皇慶元年。節次修隄。用捲埽葦草二百餘萬。官給夫糧。備傭直百餘萬錠。及延祐元年三月至五月。修隄二百七十餘步。其明堂判官。勉村三處。就用橋木爲樁。徵夫五百餘人。執役月餘不能畢。近年米價翔貴。民匱於食。有丁者正身應役。單丁者必須募人。人日傭直不下三五貫。前工未畢。後役迭至。至七月八日。又衝塌李玉飛等莊。及木方。胡營等村三處。隄長一千二百四十步。申請委官相視。差夫築月隄。延祐二年。本路前總管馬思忽嘗關治河。已復湮塞。今歲霖雨。水溢北岸數處。浸沒田禾。其河元經康家莊村南流。不記歲月。徙於村北。數年修築皆於隄北取土。故南高北低。水愈就下。侵嚙西至木方村。東至護城隄。數約二千餘步。比來春必須修

治用椿梢築土隄亦非永久之計。若濬木方村南舊湮枯河。引水南流。插閉北岸河口。於南岸取土築隄。下至合頭村。北與本河合。如此去城稍遠。庶可無患。都水監差官相視。截河築隄。闊千餘步。新開古岸北。闊六千步。恐不能制禦千步之勢。若於北岸闕破低薄處。比元料增夫力。葦草捲埽補築。便計葦草丁夫。若合責辦民間。緣今歲旱澇相仍。民食匱乏。擬均料各州縣上中戶。價錢及食米。於官錢內支給。限二月二十日興工。役夫五千。爲工十六萬七百一十九。度三十二日可畢。總計補築滹沱河北岸防水隄十處。長一千九百一十步。高闊不一。計三百四十萬七千七百五十尺。用推埽梯二十五。每梯用大櫟三。小櫟三。計大小櫟一百五十。草三十五萬八百束。葦二十八萬六百四十束。梢柴七千二百束。至治元年三月。真定路言。真定將滹沱河每遇水泛衝隄岸。浸沒民田。已差募丁夫修築。與廉訪司官相視講究。如將木方村南舊堙河道疏闢。導水東南行。插閉北岸。卻於河南取土修築。至合頭村合入本河。似望可以民安。都水監與真定路官相視議。夫治水者。行其所無事。蓋以順其性也。插閉滹沱河口。截河築隄一千餘步。開掘故河老岸。闊六十步。長三十餘里。改水東南行流。霖雨之時。水拍兩岸。截河隄堰阻逆水性。新開故河止闊六十步。焉能吞受千步之勢。上嚙下滯。必致潰決。徒糜官錢。空勞民力。若順其自然。將河北岸舊隄。比之元料增添工物。如法捲埽。堅固修築。誠爲官民便益。省準補築滹沱河北岸。縷水隄一十處。通長一千九百一十步。役夫五百名。計一十六萬七百三十九工。泰定四年八月七日。省臣奏真定路言。滹沱

河水連年泛溢爲害。都水監廉訪司眞定路及瀕河州縣官洎耆老會議。其源自五臺諸山。來至平山縣王母村山口下。與平定州娘子廟石泉治河合。夏秋霖雨水漲。瀾漫城郭。每年勞民築隄。莫能除害。宜自王子村新安村鑿河長四里餘。接魯家灣舊澗。復開二百餘步。合入治河。以分殺其勢。又木方村淖沱河南岸故道。疏濬三十里。北岸下椿捲埽。築隄捍水。令東流。今歲儲材。九月興役。期十一月功成。所用石鐵石灰諸物。夫匠工糧。官爲供給。力省功多。可永無害。工部議。若從所請。二河並治。役大民勞。擬先開治河。其眞定路徵民夫如不敷。可於鄰郡順德路差募人夫。日給中統鈔一兩五錢。如侵礙民田。官酬其直。中書省都水監差官率知水利濠聚督本路及當該州縣用工。廉訪司添力成就淖河。近後再議。從之。九月。委都水監官泊本道廉訪司眞定路同監督有司併工修治。後眞定路言閏九月五日爲始。興工間。據趙州臨城諸縣申。天寒地凍。難於用工。候春暖開闢便。已於十月七日放散人民。部議人夫旣散。宜準所擬。凡已給夫鈔二萬六千八百三十二錠。地價錢六百三十錠。

元史河渠志。畿輔通志。云淖沱河在眞定府城南。班固敘禹貢。所謂徒駭者是也。發源於山西繁峙。

經雁門。由靈壽平山抵府城南。順流而東。歷藁城晉州衡水深州武強武邑入直沽而達於海。每夏暴雨。壞決隄防。甚爲民害。

會通河。起東昌路須城縣安山之西南。由壽張西北至東昌。又西北至於臨清。以達於御河。至元二十六年。壽張縣尹韓仲暉。太史院令史邊源。相繼建言。開河置牐。引汶水達舟於御河。以便公私漕販。省遺漕副馬之貞與源等。按視地勢。商度工用。於是圖上可開之狀。詔出楮幣一百五十萬緡。米四萬石。鹽五萬

斤以爲備直備器用徵旁郡丁夫三萬驛遣斷事官忙速兒禮部尙書張孔孫兵部尙書李處巽等董其役首事於是年正月己亥起於須城安山之西南止於臨清之御河其長二百五十餘里中建插三十有一度高低分遠邇以節蓄洩六月辛亥成凡役工二百五十一萬七百四十有八賜名曰會通河二十七年省以馬之貞言霖雨岸崩河道淤淺宜加修浚奏撥放罷輸運站戶三千專供其役仍俾采伐木石等以充用是後歲委都水監官一員佩分監印率令史奏差濠寨官往職巡視且督工易插以石而視所損緩急爲後先至泰定二年始克畢事會通鎮插三土壩二在臨清縣北頭插長一百尺闊八十尺兩直身各長四十尺兩鴈翅各斜長三十尺高二尺插空闊二丈自至元三十年正月一日興工凡役夫匠六百六十名至十月二十九日工畢中插南至隘船插二里元貞二年七月二十三日興工至大德二年三月十三日工畢夫匠四百四十三長廣與上插同隘船南至李海務插一百五十二里延祐元年八月十五日興工九月二十五日工畢夫匠五百插空闊九尺長廣同上土壩二李海務插南至周家店插一十二里元貞二年二月二日興工五月二十日工畢夫匠五百二十七名長廣與會通鎮插同周家店插南至七級插一十二里大德四年正月二十一日興工八月二十日工畢夫匠四百四十二長廣與上同七級插二北插南至南插三里大德元年五月一日興工十月六日工畢夫匠四百四十三名長廣如周家店插南插南至阿城插一十二里元貞二年正月二十日興工十月五日工畢夫匠四百五十名長廣同北

插。阿城插二。北插南至南插三里。大德三年三月五日興工。七月二十八日工畢。夫匠四百四十一名。長廣上同。南插南至荆門北插一十里。大德二年正月二十五日興工。十月一日工畢。夫匠四百四十六名。長廣上同。荆門插二。北插南至荆門南插二里半。大德三年六月初一日興工。至十月二十五日工畢。役夫三百一十名。長廣同。南插南至壽張插六十三里。大德六年正月二十三日興工。六月二十九日工畢。長廣同北插。壽張插南至安山插八里。至元三十一年正月一日興工。五月二十日工畢。安山插南至開河插八十五里。至元二十六年建。開河插南至濟州插一百二十四里。濟州插三。上插南至中插三里。大德元年三月十二日興工。七月二十八日工畢。中插南至下插二里。至治元年三月一日興工。六月六日工畢。下插南至趙村插六里。大德七年二月十三日興工。五月二十一日工畢。趙村插南至石佛插七里。泰定四年二月十八日興工。五月二十日工畢。石佛插南至辛店插一十三里。延祐六年二月十日興工。四月二十九日工畢。辛店插南至師家店插二十四里。大德元年正月二十七日興工。四月一日工畢。師家店插南至棗林插一十五里。大德二年二月三日興工。五月二十三日工畢。棗林插南至孟陽泊插九十五里。延祐五年二月四日興工。五月二十二日工畢。孟陽泊插南至金溝插九十里。大德八年正月四日興工。五月十七日工畢。金溝插南至隘船插一十二里。大德十年閏正月二十五日興工。四月二十日工畢。沽頭插二。北隘船插南至下插二里。延祐二年二月六日興工。五月十五日工畢。南插南至徐州一

百二十里。大德十一年二月興工。五月十四日工畢。三汊口插入鹽河南至土山插一十八里。泰定二年正月十九日興工。四月十三日工畢。土山插南至三汊口插二十五里。入鹽河。兗州插岡城插。延祐元年二月二十日。省臣言江南行省起運諸物。皆由會通河以達於都。爲其河淺澀。大船充塞於其中。阻礙餘船不得來往。每歲省臺差人巡視。其所差官言始開河時。止許行百五十料船。近年權勢之人并富商大賈。貪嗜貨利。造三四百料或五百料船於此河行駕。以致阻滯官民舟楫。如於沾頭置小石插一。止許行百五十料船便。臣等議宜依所言。中書及都水監差官於沾頭置小插一。及於臨清相視宜置插處亦置小插一。禁約二百料之上船不許入河行運。從之。至治三年四月十日。都水分監言會通河沛縣東金溝沾頭諸處地形高峻。旱則水淺舟澀。省部已準置二滾水堰。近延祐二年沾頭插上增置隘插一。以限巨舟。每經霖雨。則三插月河。截河土堰。盡爲衝決。自秋摘夫刈薪。至冬水落。或來歲春首修治。工夫浩大。動用丁夫千百。束薪十萬之餘。數月方完。勞費萬倍。又況延祐六年。雨多水溢。月河土堰及石插鴈翅。日被衝嚙。土石相離。深及數丈。其工倍多。至今未完。今若運金溝沾頭并隘插三處。見有石於沾頭月河內修堰插一所。更將隘插移置金溝插月河。或沾頭插月河內。水大則大插俱開。使水得通流。小則閉金溝大插。上開隘插。沾頭則閉隘插而啓正插行舟。如此。歲省修治之費。亦可免丁夫冬寒入水之苦。誠爲一勞永逸。移文工部。令委官與有司同議。於是差濠寨約會濟寧路官相視。就問金溝插提領周德興。言每歲

夏秋霖雨。衝失插隄。必候水落。役夫采薪修治。不下三兩月方畢。冬寒水作。苦不勝言。會驗監察御史言延祐初元。省臣亦嘗請置隘插。以限巨舟。臣等議其言當。請從之。於是議梭板等船。乃御河江淮可行之物。宜遣出任其所之。於金溝沽頭兩插中置隘插二。各闊一丈。以限大船。若欲於通惠會通河行運者。止許一百五十料。違者罪之。仍沒其船。其大都江南權勢紅頭花船。一體不許來往。準擬折移沽頭隘插。置於金溝大插之南。仍作連環插。其間空地。北作滾水石堰。水漲卽開大小三插。水落卽鎖閉大插。止於隘插通舟。果有小料船及官用巨物。許申稟上司權開大插。仍添金溝插板積水。以便行舟。其沽頭截河土堰。依例改修石堰。盡除舊有土堰三道。金溝插月河內荆建滾水石堰。長一百七十尺。高一丈。闊一丈。沽頭插月河內修截河堰。長一百八十尺。高一丈一尺。底闊二丈。上闊一丈。秦定四年四月。御史臺臣言巡視河道。自通州至真揚。會集都水分監及瀕河州縣官民詢考利病。不出兩端。一曰壅決。二曰經行。卑職參詳。自古立國引漕。皆有成式。自世祖屈羣策。濟萬民。疏河渠。引清濟。汝泗立插節水。以通燕薊江淮。舟楫萬里。振古所無。後人篤守成規。苟能舉其廢墜而已。實萬世無窮之利也。蓋水性流變不常。久廢不修。舊規漸壞。雖有智者。不能善後。以故詳歷考視。酌古準今。參會衆議。輒有管見。倘蒙采錄。責任水監。謹守勿失。能事畢矣。不窮利病之源。頻歲差人。具文巡視。徒爲煩擾。無益於事。都水監元立南北隘插。各闊九尺。二百料下船。梁頭八尺五寸。可以入插。愚民嗜利無厭。爲隘插所限。改造減絃。添倉長船。至八九十尺。

甚至百尺。皆五六百料。入至插內。不能回轉。動輒淺閉。阻礙餘舟。蓋緣隘插之法。不能限其長短。今卑職至真州。問得造船作頭。稱過閘船梁八尺五寸。船該長六丈五尺。計二百料。由是參詳。宜於隘插下岸立石。則遇船入插。必須驗量長不過則。然後放入。違者罪之。插內舊有長船。立限遣出。省下都水監委濠寨官約會濟寧路委官同歷視。議擬隘插下約八十步。河北立二石則。中間相離六十五尺。如舟至彼。驗量如式。方許入插。有長者罪遣退之。又與東昌路官親詣議。擬於元立隘插西約一里。依已定丈尺。置石則。驗量行舟。有不依元料者罪之。天歷三年三月。詔諭中外。都水監言。世祖費國家財用。開關會通河。以通漕運。往來使臣下番百姓及隨從使臣各枝幹脫權勢之人。到插不候水則。特勢捶撻看插人等。頻頻起放。又漕運糧船。凡遇水淺。於河內築土壩積水以漸行舟。以故壞插。乞禁治事。命後諸王駙馬各枝往來使臣及幹脫權勢之人下番使臣等并運官糧船。如到插依舊定例啓閉。若似前不候水則。特勢捶撻守插人等。勒令啓插。及河內用土築壩壞插之人治其罪。如守插之人。特有聖旨。合啓插時故意遲延。阻滯使臣客旅。欺要錢物。乃不畏常憲也。仍令監察御史廉訪司常加體察。元史河渠志。

楊文郁開會通河功成之碑云。聖神文武大光孝皇帝在位之十七年。江南平。薄海內外。罔不拱北。臣順。奔走率職。汶合泗分流轉達東阿。乃置汶泗都漕運使司。控引江淮嶺海。以供億京師。自東阿至臨清。二百里。舍舟而陸。車輸至御河。徙民一萬三千二百七十六戶。除租庸調。奈道經荏平。其間地勢卑

下。遇夏秋霖潦。牛僮輓脫。艱阻萬狀。或使驛旁午。貢獻相望。負戴底滯。晦暝呼驚。行居騷然。公私以爲病久矣。壽張縣尹韓仲暉。前太史邊源相繼建言。汶水屬之御河。比陸運利相十百。詔以都漕運副使馬之貞同源按視之。貞等至則循行地形。商度功用。參之衆議。圖上可開狀。上俞允。賜中統楮幣一百五十萬緡。米四萬石。鹽五萬斤。以給備直。備器用。徵傍近郡丁夫三萬。驛遣斷事官忙速兒。禮部尙書張孔孫。兵部尙書李處巽。洎之貞。源同主其役。二十六年正月己亥。首事起須城安山之西南。壽張西北行過東昌。又西北至臨清。達御河。長二百五十餘里。吏謹督程。人悉致力。渠尋畢功。益加浚治。以六月辛亥。決汶流以趨之。滔滔汨汨。傾注順適。如復故道。舟楫連檣而下。仍起堰插以節蓄洩。完隄防。以備盪激。凡用工二百五十一萬七百四十有八。濱渠之民。老幼攜扶。喜見泛舟之役。於是大駕臨幸上都。驛置以聞。上詔翰林院其爲運河命名。且文其碑。臣等乞賜名會通。百拜稽首屬辭曰。謹按書以食貨爲八政之首。易稱舟楫有濟川之利。故大舜命禹。旣平水土。定九州之貢賦。皆浮舟達河。以入冀都。自茲以降。漢用鄭當時之言。引渭至河。以利西都。唐用劉晏之策。由汴入河。以濟關輔。蓋京師者。四方輻輳。兆姓雲集。六師所依。以彊。百司所資。以辦。不豐儲積。政將奚先。我國家新天邑於析木之津。建萬億年無疆之業。規模宏遠。治具周密。若夫漕運流通。國之大計。舟車致遠。功利懸絕。所宜講而行之。雖費而不可省。勞而不可已者。今則費取於官。利及於民。役不逾時。功垂後世。加以隨歲豐歉。權事重輕。

致國殷富。由此途出。臣備屬北門。職在紀事。仰奉明詔。以識歲月。至若神功聖德。上下與天地同流。蓋非纂河渠溝洫者所能彷彿也。山東全河備考。

行水金鑑卷第一百二

運河水

兗州插已見前。至元二十七年四月。都漕運副使馬之貞言。准山東東西道宣慰使司牒文。視相兗州插堰事。先於至元十二年。蒙丞相伯顏訪問。自江淮達大都河道之貞。乃言。宋金以來。汶泗相通河道。郭都水按視。可以通漕。於二十年。中書省奏准。委兵部李尙書等開鑿。擬修石插十四。二十一年。省委之貞與尙監察等同相視。擬修石插八。石堰二。除已修畢外。有石插一。石堰一。壩城石堰一。至今未修。據濟州以南。徐邳沿河捧道橋梁。二十二年。添立邳州水站。移文沿河州縣。修治已完。二十三年。調之貞充漕運副使。委管插接放綱船。沿河捧道。元無崩損去處。在前年例當麻麥盛時。差官修理捧道。督責地主割刈麻麥。并滕州開決稻堰。泗源磨堰。差人於呂梁百步等缺。及濟州插。監督江淮綱運船隻過缺出插。不令阻滯客旅。苟取錢物。據新開會通并濟州汶泗相通。河非自然長流河道。於兗州立插堰。約泗水西流。壩城立插堰。分汶水入河南。會於濟州。以六插攔節水勢。啓閉通放舟楫。南通淮泗。以入新開會通河。至於通州。近去歲四月。江淮都漕運使司言。本司糧運。經濟河至東阿交割。前者濟州運司。不時移文瀕河官司。修治捧道。若有緩急處所。正官取招。呈省路經歷。縣達魯花赤。以下就便斷罪。今濟州漕司革罷。其河道

撥屬都漕運司管領。本司糧運未到東阿。凡有阻滯。並是本司遲慢。迤南河道。從此無人管領。不時水勢泛溢。隄岸摧塌。澀滯河道。又濟州插。前濟州運司正官親臨監視。其押綱船戶。不敢分爭。即日各處官司。差人管領。與綱官船戶各無統攝。爭要水勢。及撓越過插。互相毆打。以致損壞船隻。浸沒官糧。擬將東阿河道撥付江淮都漕運司提調管領。庶幾不誤糧運。都省准焉。又准江淮都漕運司副使言。除委官看管插堰外。據汶泗塌城二插一堰。泗河兗州插堰。濟州城南插。乃會通河上源之喉衿。去歲流水衝壞塌城。汶河土堰。兗州泗河土堰。必須移文兗州泰安州差夫修閉。又被漲水衝破梁山一帶堤堰。走洩水勢。通入舊河。以致新河水小。澀糧船。乞移文斷事等官。轉下東平路修閉。上流撥屬江淮漕運司。下流屬之貞管領。若已後新河水小。直下濟州監插官并泰安兗州東平修理。據兗州石插一所。石堰一道。塌城石插一道。合用材物。已行措置完備。必須修理。雖初經之貞相視會計。即令不隸管領。乞移文江淮漕司修治。其泰安州塌城安梁山一帶隄岸。濟州插等處。雖是撥屬江淮漕司。今後倘若水漲衝壞堤堰。亦乞照會東平濟寧泰安如承文字。亦仰奉行。又東阿須城界安山插。爲糧船不由舊河來往。江淮所委監插官已去。目今無人看管。必須之貞修理。以此權委人守焉。元史河渠志。

濟州河者。新開以通漕運也。世祖至元十七年七月。耿參政阿里尙書奏。爲姚演言開河事。令阿合馬與耆舊臣集議。以鈔萬錠爲備直。仍給糧食。世祖從之。十八年九月。中書丞相火魯火孫等奏姚總管等言。

請免益都淄萊寧海三州一歲賦入折備直以爲開河之用。平章阿合馬與諸老臣議以爲一歲民賦雖多較之官給備直行之甚便遂從之。十月火魯火孫等奏阿八失所開河經濟州而其地又有一河傍有民田開之甚便。臣等議若開此河阿八失所管一方屯田宜移之他處不阻水勢。世祖令移之。十二月差奧魯赤劉都水及精算數者一人給宣差印往濟州定開河夫役令大名衛州新附軍亦往助工。三十一年御史臺言膠萊海道淺澀不能行舟。臺官玉速帖木兒奏阿八失所開河省遣牙亦速失來謂漕船泛河則失少泛海則損多。旣而漕臣囊加鯁萬戶孫偉又言漕海舟疾且便右丞麥禾丁又奏幹奴兀奴鯁凡三移文言阿八失所開河益少損多不便轉漕。水手軍人一萬舟千艘見閑不用如得之可歲漕百萬石。昨奉旨候忙古鯁來共議海道便則阿八失河可廢。今忙古鯁已自海道運糧回有一二南人自願運糧萬石已許之。囊加鯁孫萬戶復請用軍驗試海運。省院官暨衆議阿八失河所用水手五千軍五千船千艘昇揚州省教習漕運。今擬以此水手軍人就用平灤船從利津海漕運。世祖從之。阿八失所開河遂廢。

元史河渠志。

揚州運河宋時嘗設軍疏濬。世祖取宋之後河漸壅塞。至元末年江淮行省嘗以爲言。雖有旨濬治。有司奉行未見實効。仁宗延祐四年十一月兩淮運司言鹽課甚重運河淺澀無源止仰天雨請加修治。明年二月。中書移文河南省選官泊運司有司官相視會計工程費用。於是河南行省委都事張奉政及淮東

道宣慰司官運司官會州縣倉場官徧歷巡視集議河長二千三百五十里有司差瀕河有田之家雇倩丁夫開修一千八百六十九里倉場鹽司不妨辦課協濟有司開修四百八十二里運司言近歲課額增多而船竈反日益貧苦宜令有司通行修治省減官錢省臣奏準諸色戶內顧募丁夫萬人日支鹽糧錢二兩計用鈔二萬錠於運司鹽課及減駁船錢內支用差官與都水監河南行省淮東宣慰司官專董其事廉訪司體察樞密院遣官鎮遏乘農隙併工疏治

元史河渠志

練湖在鎮江元有江南之後豪勢之家於湖中築隄圍田耕種侵占既廣不足受水遂致泛溢世祖末年參政暗都刺奏請依宋例委人提調疏治其侵占者驗畝加賦至治三年十二月省臣奏江浙行省言鎮江運河全藉練湖之水爲上源官司漕運供億京師及商賈販載農民來往其舟楫莫不由此宋時專設人夫以時修濬練湖蓄蓄潦水若運河淺阻開放湖水一寸則可添河水一尺近年淤淺舟楫不通凡有官物差民運遞甚爲不便委官相視疏治運河自鎮江路至呂城壩長百三十一里計役夫萬五百十三人六十日可畢又用三千餘人浚滌練湖九十日可完人日支糧三升中統鈔一兩行省行臺分官監督所用船舶今歲預備來春興工合行事宜依江浙行省所擬既得旨都省移文江浙行省委參政董中奉率合屬正官親臨督役於是董中奉言所委前都水少監崇明州知州任奉政鎮江路總管毛中議等議練湖運河此非一事宜依假山諸湖農民取泥之法用船千艘船三人用竹箒撈取淤泥日可三載月計

九萬載。三月之間。通取二十七萬載。就用所取泥增築湖岸。自鎮江在城程公壩至常州武進縣呂城壩。河長百三十一里一百四十六步。擬開河面闊五丈。底闊三丈。深四尺。與見有水二尺。可積深六尺。所役夫於平江、鎮江、常州、江陰州。又建康路所轄溧陽州田多上戶內差倩。若濬湖開河二役並興。卒難辦集。宜趁農隙。先開運河。工畢。就濬練湖。省準所言。與都事王徵事等於泰定元年正月。至鎮江丹陽縣。泊各監。工官沿湖相視。上湖沙岡黃土。下湖菱根叢雜。泥亦堅硬。不可箚取。又議兩役並興。相離三百餘里。往來監督。供給爲難。願以所督夫一萬三千五百十二人。先開運河。期四十七日畢。次濬練湖。二十日可完。繼有江南行臺侍御史及浙西廉訪司副使俱至。乃議首事運河。備文咨稟。遂於是月十七日入役。二月十八日。省臣奏開濬運河練湖重役也。宜依行省所議。仍令便宜從事。後各監工官言已分運河作三壩。依元料深闊丈尺開浚。至三月四日工畢。數內平江、崑山、嘉定二州。實役二十六日。常熟、吳江二州。長洲、吳縣。實役二十八日。餘皆役三十日。已於三月七日積水行舟。又監修練湖官言任奉議。指劃元料。增築隄堰及舊有土基。共增闊一丈二尺。平面至高底灘腳增築。共量斜高二丈五尺。依中堰西石礮東舊堤臥羊灘修築。如舊堤高闊已及所料之上者。遇有崩缺。修築合完。中堰西石礮至五百婆隄西上增高土一尺。有缺亦補之。五百婆隄至馬林橋隄。水勢稍緩。不須修治。其隄底間有滲漏者。窒塞之。三月六日破土。九日入役。至十一日工畢。實役三日。歸勘任少監元料。開運河夫萬五百十三人。六十日畢。濬練湖夫

三千人。九十日畢。人日支鈔一兩米三升。共該鈔萬八千一十四錠二十兩米二萬七千二十一石六斗。實徵夫萬三千五百十二人。共役三十三日。支鈔八千六百七十九錠三十六兩糧萬三千九石五斗八升。比附元料。省鈔九千三百三十四錠三十四兩糧萬四千二石二升。其練湖未畢。相視地形水勢再議。參政董中奉又言。練湖舊有湖兵四十三人。添補五十七名。共百人。於本路州縣苗糧三石之下二石之上。差充專任修築湖岸。設提領二員。壕寨二人。司吏三人。於有出身人內選用。工部議練湖所設提領人等印信。卽同湖兵。宜咨本省徧行議擬。又鎮江路言運河練湖。今已聞濬。若不設法關防。徒勞民力。除關本路達魯花赤兀魯失海牙總治其事。同知哈散知事程郇專管啓閉斗門。行省從之。元史河渠志。

元憲宗三年癸丑。

卽宋理宗寶祐元年。

世祖募民受鹽入粟。轉漕嘉陵。元史世祖本紀。

元憲宗四年甲寅。

卽宋理宗寶祐二年。

張柔移鎮亳州。以渦水北隘淺。不可舟軍。旣病涉。曹濮魏博粟皆不至。乃築

甬路。自亳抵汴。堤百二十里。流深而不能築。復爲橋十五。或廣二十尺。橫以二堡戍之。元史世祖本紀。

元憲宗五年乙卯。

卽宋理宗寶祐三年。

秋九月。張柔會大帥於符離。以百丈口爲宋往來之道。可容萬艘。遂築甬路。

自亳而南六十餘里。中爲橫江堡。又以路東六十里皆水。可致宋舟。乃立柵水中。唯密置偵邏於所達之路。由是鹿邑寧陵考柘楚丘南頓無宋患。陳蔡穎息皆通矣。元史世祖本紀。

元世祖中統二年。

卽宋理宗景定元年。

秋七月辛巳。命西京宣撫司造船備西夏漕運。八月己酉。勅西京運糧於

沙井。北京運糧於魚兒泊。九月丙子。敕今歲田租輸沿河近倉。官爲轉漕。不可勞民。元史世祖本紀。

元世祖中統三年。即宋理宗景定二年。夏四月辛卯。修河中禹廟。賜名建極宮。八月己丑。郭守敬請開玉泉水以

通漕運。從之。元史世祖本紀。守敬字若思。邢臺人。從劉秉忠學。中統三年用薦。世祖召見。面陳水利六事。其一。中

都舊漕河。東至通州。引玉泉水以通舟。歲可省僱車錢六萬緡。通州以南。於蘭榆河口徑直開引。由蒙村

跳梁務至楊村。還河以避浮雞洶盤淺。風浪遠轉之患。其二。順德達泉。引入城中。分爲三渠。灌城東地。其

三。順德澧河。東至古任城。失其故道。沒民田千三百餘頃。此水開修成河。其田即可耕種。自小王村經溲

沱。合入御河。通行舟筏。其四。磁州東北滏。漳二水合流處。引水由滏陽。邯鄲。洺州。永年。下經雞澤。合入澧

河。可灌田三千餘頃。其五。懷孟沁河。雖澆灌。猶有漏堰餘水。東與丹河餘水相合。引東流至武陟縣北。合

入御河。可灌田二千餘頃。其六。黃河自孟州西開引。少分一渠。經由新舊孟州。中間順河古岸。下至溫縣。

南。復入大河。其間亦可灌田二千餘頃。每奏一事。世祖歎曰。任事者如此人。不爲素餐矣。授提舉諸路河

渠。四年加授銀符。副河渠使。至元元年。從張文謙行省西夏。先是古渠在中興者。一名唐來。其長四百里。

一名漢延。長二百五十里。他州正渠十。皆長二百里。支渠大小六十八。灌田九萬餘頃。兵亂以來。廢壞淤

淺。守敬更立插堰。皆復其舊。二年。授都水少監。守敬言。舟自中興沿河。四晝夜至東勝。可通漕運。及見查

泊兀郎海古渠甚多。宜加修理。又言金時自燕京之西麻峪村。分引盧溝一支。東流穿西山而出。是謂金

口。其水自金口以東。燕京以北。灌田若干頃。其利不可勝計。兵興以來。典守者懼有所失。因以大石塞之。今若按視故蹟。使水得通流。上可以致西山之利。下可以廣京畿之漕。又言當於金口西。預開減水口。西南還大河。令其深廣。以防漲水突入之患。帝善之。十二年。丞相伯顏南征。議立水站。命守敬行視河北山。東可通舟者。爲圖奏之。二十八年。守敬陳水利十有一事。其一。大都運糧河。不用一畝泉。舊源別引北山。白浮泉水。西折而南。經瓮山泊。自西水門入城。環匯於積水潭。復東折而南。出南水門。合入舊運糧河。每十里置一廂。北至通州。凡爲廂七。距里許。上重置斗門。互爲提闕。以過舟止水。帝覽奏喜曰。當速行之。於是復置都水監。俾守敬領之。帝命丞相以下皆親畚鍤。倡工待守敬指授而後行事。先是通州至大都。陸運官糧。歲若干萬石。方秋霖雨。驢畜死者不可勝計。至是皆罷。帝還自上都。過積水潭。見舳艫蔽水。大悅。名曰通惠河。賜守敬鈔萬二千五百貫。仍以舊職兼提調通惠河漕運事。守敬又言於澄清廂稍東。引水與北壩河接。且立插麗正門西。令舟楫得環城往來。志不就而罷。二十一年。拜昭文館大學士。知太史院事。大德二年。召守敬至上都。議開鐵幡竿渠。守敬奏山水頻年暴下。非大爲渠堰。廣五七十步。不可。執政吝於工費。以其言爲過。縮其廣三之一。明年大雨。山水注下。渠不能容。漂没人畜廬帳。幾犯行殿。成宗謂宰執曰。郭太史。神人也。惜其言不用耳。延祐三年卒。元史郭守敬傳。

郭守敬奉詔興水利。上自昌平縣白浮村。引神山泉。西折而南。過雙塔榆河一畝。玉泉諸水。經甕山泊。

至西水門入都城。按神山、白浮皆在州之東南。地勢西高東下。守敬乃能引之而西。是不可曉。順炎武昌平山

水。元世祖至元元年。即宋理宗景定五年。二月壬子。發北京都元帥阿海所領軍。疏雙塔漕渠。四月戊申。以彰

德洛磁路引漳滏洹水灌田。致御河淺澀。鹽運不通。塞分渠以復水勢。五月乙亥。詔遣峻脫顏、郭守敬

行視西夏河渠。俾具圖來上。元史世祖本紀。

元世祖至元二年。即宋度宗咸淳元年。十二月戊辰。命選善水者一人。沿黃河計水程。達東勝。可通漕運。馳驛以聞。

六月辛巳。大霖雨。自是日至癸巳不止。京師河南北水溢。御河、沁河、渾河水溢。沒人畜廬舍甚衆。秋

七月己亥。漳河泛溢。至廣平城下。元史世祖本紀。

元世祖至元三年六月。衛輝淫雨。至七月。丹、沁二河泛漲。與城西御河通流。平地深二丈餘。漂沒人民房

舍田禾甚衆。民皆棲於樹木。郡守僧家奴以舟載飯食之。移老弱居城頭。日給糧餉。月餘水方退。十一

月戊戌。瀕御河立漕倉。十二月丁亥。鑿金口。導盧溝水。以漕西山木石。元史世祖本紀。

元世祖至元六年十二月戊子。築東安渾河隄。元史世祖本紀。

元世祖至元七年三月丙辰。浚武縣御河。元史世祖本紀。

朱文英知平鄉縣。至元七年奉命開南和之澧河。將通漕渠。文英相視地形曰。此濡濕之地。農事方殷。

安可奪有用之功。以興無益之務乎。慨然言之於總府。遂罷役。去官後。邑人思之。刻石頌德。畿輔通志。

元世祖至元九年十月乙未築渾河隄。元史世祖本紀。

元世祖至元十三年正月甲午穿濟州漕渠。七月甲寅以楊村至浮雞泊漕渠洄遠改從孫家務。八

月己巳穿武清蒙村漕渠。九月辛丑遣瀘州屯田軍四千轉漕重慶。元史世祖本紀。

元世祖至元十四年十二月乙亥永年縣水免今年田租導任河。元史世祖本紀。董文用葺城人爲衛輝路總管。

至元十四年詣汴漕司言事適漕司議通沁水北東合流御河以便漕文用曰衛郡地最下大雨時行沁

水輒溢出百十里間雨更甚水不得達於河卽浸淫及衛今又引之使來豈唯無衛將無大名長蘆矣會

朝廷遣使相地形上言衛州城中浮屠最高者纔與沁水平勢不可開也事遂寢。元史董文用傳。

元世祖至元十六年六月辛丑以通州水路淺舟運甚難命樞密院發軍五千仍令食祿諸官僱役千人

開浚以五十日訖工。元史世祖本紀。

元世祖至元十七年二月庚子發侍衛軍三千浚通州運糧河。七月戊午用姚演言開膠東河及收集

逃民屯田漣海。元史世祖本紀。

元世祖至元十九年十二月癸卯浚濟川河。元史世祖本紀。是年命張君佐率新附漢軍萬人修膠西閘壩以通

漕運二十一年兼海道運糧事。元史張君佐傳。君佐爲鎮國大將軍仍砲手元帥。

元世祖至元二十年五月己卯用王積翁言江南運糧於阿八赤新開神山河及海道兩道運。八月丁

未濟州新開河成。十月癸卯。中書省臣言阿八赤新開河。二處皆有倉。宜造小船分海運。從之。元史世祖本紀。

是月涿州拒馬河溢。元史五行志。

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二月辛巳。浚揚州漕河。己亥。罷阿八赤開河之役。以其軍及水手各萬人。運海道糧。

四月己亥。涿州拒馬河決。衝突三十餘里。十月戊子。命北京宣慰司修灤河道。十二月乙巳。

以丁壯萬人開神山河。立萬戶府以總之。元史世祖本紀。

俞時中修任城東閘記云。至元二十年。朝廷初以江淮水運不通。乃命前兵部尙書李魯魯赤等。調丁

夫給庸糧。自濟州任城委曲開穿河渠。導洸洑泗水由安民山至東阿三百餘里。以通轉漕。然地勢有

高下。水流有緩急。故不能無阻艱之患。二十一年。有司創爲石閘者八。各置守卒。春秋觀水之漲落。以

時啓閉。雖歲或亢暘。而利足以濟舟楫。惟是任城閘東距師家莊。袤六十里。土壤疏惡。霖潦灌注。承乏

歲月。至是始壞。時都水少監分都水監事石抹奉議。適膺其任。聞之中書省。易而新之。陶土爲甃。采石

於山。其材用所需。不費於官。不取於民。率指授役夫爲之。不數月。厥功告成。仍卽其地之西偏。修飾廳

事。以爲使者往來休憩之所。公退。因錄其同事者職役姓氏。俾刻諸石。以告後之來者。山東全河備考。

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春正月戊寅。發五衛及新附軍。浚蒙村漕渠。二月乙巳。增濟州漕舟三千艘。役

夫萬二千人。初。江淮歲漕米百萬石於京師。海運十萬石。膠萊六十萬石。而濟之所運三十萬石。水淺舟

大恆不能達。更以百石之舟。舟用四人。故夫數增多。塞渾河隄決。役夫四千人。穿河西務河。丙辰。

詔罷膠萊所鑿新河。而以軍萬人隸江浙行省習水戰。萬人載江淮米泛海。由利津達於京師。戊辰。增

濟州漕運司軍萬二千人。十一月癸巳。敕漕江淮米百萬石泛海。貯於高麗之合浦。元史世祖本紀。

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十一月乙丑。中書省臣言朱清等海道運糧。以四歲計之。總百一萬石。斗斛耗折。

願如數以償。風浪覆舟。請免其徵。從之。遂以昭勇大將軍沿海招討使張瑄。明威將軍管軍萬戶兼管海

道運糧船朱清。並為海道運糧萬戶。仍佩虎符。元史世祖本紀。

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春正月戊辰。以修築柳林河隄南軍三千。浚河西務漕渠。三月乙卯。命都水監

開汶泗水以達京師。汴梁河水泛溢。役夫七千。修完故隄。十二月丁丑。以朱清。張瑄海漕有勞。遙授宣

慰使。元史世祖本紀。

元世祖至元二十五年正月戊申。詔中興西涼。無得沮壞河渠。二月庚申。浚滄州鹽運渠。四月癸亥。

渾河決。發軍築隄捍之。冬十月庚午。桑哥言安山至臨清為渠二百六十五里。若開浚之。為工三百萬。

當用鈔三萬錠。米四萬石。鹽五萬斤。其陸運夫萬三千戶。復罷為民。其賦入及芻粟之估。為鈔二萬八千

錠。費略相當。然渠成亦萬世之利。請以今冬備糧費。來春浚之。制可。元史世祖本紀。

何榮祖。廣平人。為山東東西道按察使。時宣慰使樂實。姚演開膠州海道。有制禁戢諸人沮撓糧船。遇暴

風多漂覆。樂實弗信。督諸漕卒。償之。榜掠慘毒。自殺者相繼。按察官懼違制。莫敢言。榮祖曰。第言之。若朝廷見譴。吾自當之。卽草辭以奏。詔免其徵。召入爲尙書。參知政事。元史何榮祖傳。

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正月壬寅。海船萬戶府言。山東宣慰使樂實所運江南米。陸負至淮安。易閘者七。然後入海。歲止二十萬石。若由江陰入江。至直沽倉。民無陸負之苦。且米石省運估八貫有奇。乞罷膠萊海道運糧萬戶府。而以漕事責臣。當歲運三十萬石。詔許之。二月辛亥。濬滄州御河。夏四月庚午。沙河決。發民築隄以障之。五月庚辰。發武衛親軍千人。浚河西務至通州漕渠。辛丑。御河溢入惠通渠。漂東昌民廬舍。秋七月辛巳。開安山渠成。河渠官禮部尙書張孔孫。兵部郎中李處巽。員外郎馬之貞。言開魏博之渠。通江淮之運。古所未有。詔賜名會通河。置提舉司。職河渠事。元史世祖本紀。

韓仲暉。至元間爲壽張尹。時糧運艱難。暉奏開會通河。以便公私漕販。于是遣官總理。河成。至今賴之。山東通志。

至元中。以壽張縣尹韓仲暉等言。自安民山開河。北至臨清。凡二百五十里。引汶絕濟。直屬漳。御建廬三十有一。度高低。分遠近。以節蓄洩。賜名會通河。邱文莊曰。會通河之名。始見於此。然當時河道初開。岸狹水淺。不能負重。每歲之運。不過數十萬石。非若海運之多也。是故終元之世。海運不罷。通清類編。

行水金鑑卷第一百二

運河水

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七月甲午。御河溢。癸卯。沙河溢。鐵燈杆隄決。元史世祖本紀。

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七月。魏縣御河溢。害稼。免其租。九月丁未。御河決。高唐沒民田。命有司塞之。

十一月乙丑。易水溢。雒莫。任丘。新安。田廬漂沒無遺。命有司築隄障之。元史世祖本紀。

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十二月辛卯。浚運糧壩河。築隄防。元史世祖本紀。是年。都水使者請鑿渠。西導白浮諸水。

經都城中。東入潞河。則江淮之舟。旣達廣濟渠。可直泊於都城之匯。帝亟欲其成。又不欲役其細民。勅四

怯薛人及諸府人。專其役。度其高深。畫地分賦之。刻日使畢工。月赤察兒率其屬著役者。服畚鍤。卽所賦

以倡。趨者雲集。依刻而渠成。賜名曰通惠河。公私便之。帝語近臣曰。是渠非月赤察兒身率衆手。成不速

也。元史月赤察兒傳。是年。源遷都水監。開通惠河。由文明門東七十里。與會通河接。置閘七。橋十二。人蒙其利。授同

知湖南道宣慰司。元史高源傳。

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六月辛亥。中書省臣言。今歲江南海運糧至京師者一百五萬石。至遼陽者十三萬石。比往歲無耗折不足者。八月丙午。用郭守敬言。浚通州至大都漕河十有四。役軍匠二萬人。又鑿

六渠灌昌平諸水。十月戊子詔浚浙西河道導水入海。元史世祖本紀。

元世祖至元三十年三月庚申以平章政事范文虎董疏漕河之役。七月丁丑賜新開漕河名曰通惠。

十月癸未賜冠城疏河董役軍民衣各一襲。戊子詔修汴堤。是月甲辰以段貞董開河修倉之役加

平章政事。元史世祖本紀。

是年秋車駕還自上都過積水潭見舳艫蔽水天顏爲之開懌特賜都水監郭公錢一萬二千五百緡

仍以舊職兼提調通惠河漕運事。元名臣事略。

都人呼飛放泊爲南海子積水潭爲西海子按海子之名見於唐季王鎔爲鎮帥有海子園嘗館李匡

威於此北人凡水之積者輒目爲海若寶坻之七里海昌平北之四海冶是也元時運船直至積水潭

王元章詩燕山三月風和柔海子酒船如畫樓想見舟楫之盛自武寧改築北平城後運河海子截而

爲二城內積土日高雖有舟楫橋梁不能度矣。詠歸錄。

禁城中外海子卽古燕市積水潭也源出西山一畝馬眼諸泉繞出甕山後匯爲七里灤紆迴向西南

行數十里稱高粱河將近城分爲二外繞都城開水門內注潭中入爲內海子繞禁城出巽方流玉河

橋合外隍入於大通河。湧幢小品。

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八月己丑成宗已即位。以大都留守段貞平章政事范文虎監浚通惠河給二品銀印。

十月乙未。朱清、張瑄從海道歲運糧百萬石。以京畿所儲充足。詔止運三十萬石。元史世祖本紀。

元成宗元貞元年十二月甲子。減海運腳價鈔一貫。計每石六貫五百文。著爲令。元史成宗本紀。

元成宗元貞二年十一月辛未。增海運。明年糧爲六十萬石。元史成宗本紀。

元成宗大德二年三月丁亥朔。罷大名路故河隄堰。元史成宗本紀。

元成宗大德三年八月。平灤郡南灤河溢。元史成宗本紀。

元成宗大德四年春正月癸卯。浚淮東漕渠。元史成宗本紀。

元成宗大德五年十月丙辰朔。以畿內歲飢。增明年海運糧爲百二十萬石。元史成宗本紀。

元成宗大德六年春正月乙卯。築渾河隄。長八十里。仍禁豪家毋侵舊河。令屯田軍及民耕種。夏四月

乙亥。浚永清縣南河。戊子。修盧溝上流石徑山河隄。五月。歸德府徐州邳州睢寧縣雨五十日。沂武二

河合流。水大溢。東安州渾河溢。壞民田一千八百餘頃。元史成宗本紀。

元成宗大德七年五月甲寅。浚上都灤河。六月乙巳。命甘肅行省修阿合潭曲尤壕。以通漕運。十月

戊子。以浙江年穀不登。減海運糧四十萬石。元史成宗本紀。

元成宗大德八年五月壬申。中書省臣言。吳江松江寶海口故道。潮水久淤。凡湮塞良田百有餘里。況海

運亦由是而出。宜於租戶萬五千人浚治。歲免租人十五石。仍設行都水監。以董其程。從之。十一月壬

申增海漕米爲百七十萬石。

元史成宗本紀。

是年建魚臺孟陽薄石閘。趙文昌記略云：聖元以神武定天下，遐邇率職來享來庭，而江淮漕運商旅之轉販仕宦之往來，非舟楫無以濟不通。此會通河之所以作也。河工告成於今幾二十年，歲月滋久，霖潦浸淫，岸移谷遷，不無壅塞。都水監上下巡視，求其利病，以沛縣之金溝沽頭魚臺之孟陽薄沙深水淺地形峻急，皆不能舟。遇有官物往來，必驅率瀕河之民，推之挽之者不下千餘，妨農動衆，民恆苦之。遂條陳其事。都省委右都事王潛、都水太監馬之貞等臨視，與所說合。議曰：夫水積之不厚，不足以負大舟，蓄之不廣，不足以供下洩。今莫若立堰以積水，立閘以通舟。堰貴長，閘貴堅。漲水時至，使漫流於上，如斯而已矣。於是視地之高下，程廣狹，量淺深，繪圖計工以報。都省議修之。從孟陽薄始。今值歲晚，先辦物料，興工以春首爲期。用夫匠一千二百三十二名，監夫不足。於近邑差雇五百七十二名，就給工價米糧。一切物料，官爲和買，給中統鈔五萬五千緡，不敷於濟寧路官錢內支。選差覈實司提舉仇銳來董是役，預辦所需金、石、材、木、諸物，指分工役。其堰橫長一十二丈，中爲閘門，外石內甃，高一丈四尺，基縱廣八丈，閘下廣五丈，殺之如壇級。以及於上五分廣之三。起於大德八年正月，訖於五月。凡用工十七萬六千九百九十，中統鈔十萬三千三百五十緡，糧一千二百四十七石。落成之日，鼓聲四起，閘門啓鑰，篙師序次以進。前旗一指，通數十百艘於談笑之頃。乃命謝里高立，不遠千里而來，請文。

至再予不揆。因記修閘之歲月如此。山東全河備考。

元成宗大德十年春正月丙午。浚吳松江等處漕河。庚戌。濬真陽等州漕河。令鹽商每引輸鈔二貫。以

爲傭工之費。元史成宗本紀。

元成宗大德十一年九月丙子。武宗戶登極矣。中書省臣言兩淮漕河淤澀。官議疏浚。鹽一引帶鈔二貫。以爲傭

費。計鈔二萬八千錠。今河流已通。宜移以賑饑民。制可。十月丙辰。中書省奏常歲海漕糧百四十五萬

石。今江浙歲儉。不能如數。請仍舊例。湖廣江西各輸五十萬石。並由海道達京師。從之。元史成宗本紀。

元武宗至大三年二月己未。浚會通河。給鈔四千八百錠。糧二萬一千石。以募民命河南省平章政事塔

失海牙董其役。七月己亥。禁權要商販挾聖旨懿旨令旨。阻礙會通河民船者。十月壬申。江浙省臣

言。曩者朱清、張瑄海漕米歲四五十萬至百十萬。時船多糧少。願直均平。比歲賦斂橫出。漕戶困乏。逃亡

者有之。今歲運三百萬漕舟不足。遣人於浙東、福建等處和願。百姓騷動。本省左丞沙不丁。其弟合八失

及馬合謀。但的。澈浦楊家等。皆有舟。且深知漕事。乞以爲海道運糧都漕萬戶府官。各以己力輸運官糧。

萬戶千戶。並如軍官例承襲。寬恤漕戶。增給願直。庶有成效。尙書省以聞。請以馬合謀。但的。爲遙授右丞

海外諸蕃宣慰使。都元帥領海道運糧都漕運萬戶府事。設千戶所十。每所設達魯花赤一千戶。三副千

戶二百戶。四制可。十一月戊子。以朱清子虎、張瑄子文龍往治海漕。以所籍宅一區。田百頃給之。元史武宗

紀本

元仁宗皇慶元年九月丁酉。增江浙海漕糧二十萬石。元史仁宗本紀

元仁宗延祐元年六月。涿州范陽房山二縣渾河溢。壞民田四百九十餘頃。七月乙亥。武清縣渾河隄

決。淹沒民田。發廩賑之。十二月庚子。遣官浚揚州。淮安等處運河。元史仁宗本紀

是年。於金溝。沽頭兩插中置隘插二以限船。自新開會通河路。爲大船阻礙。餘船不得往來。乃置隘

插闊一丈。限大船止去一百五十料船行。其後愚民嗜利。故造減舷添倉長船至八九十尺。甚至百尺。

皆五六百料。入插重輒淺閣。乃又於隘插下約八十步河北立二石。中間相離六十五丈。舟至量如式。

方許入插。長者罪遣退之。南河全考

元仁宗延祐二年春正月丙寅。霖雨壞渾河隄堰。沒民田。發卒補之。又發卒浚灤州漕河。元史仁宗本紀

元仁宗延祐四年十一月己卯。復浚揚州運河。元史仁宗本紀

是年。重修金口閘。劉德智記云。皇元膺天命。撫方夏。極天地之覆載。皆臣服惟謹。東南去京師萬里。粟

米絲泉織縞貝錦象犀羽毛。金珠琨蕩之貢。視四方尤繁重。車輓陸運。民甚苦之。至元中。穿會通河。引

泗汶會漳以達於幽。由是天下利於轉輸。泗之源。會雩於堯之東門。其東多大山。水潦暴至。漫爲民患。

職水者訪其利病。隄土以防其溢。束石以洩其流。其一洞歲久石摧。不足以吞吐。今近北改作二洞。以

開啓閉中書省以聞。天子可其議。命下之日。當延祐四年。都水太監闔開分治山東。寬勤恪恭。敏於事會。曹椽王元從理簿書。壕寨官李克溫董工役。役長張聚、李林、路詳、宋贊、秦澤分任其事。夫匠一千九十石二千五百。甃三萬。灰五萬。木六千四百。鐵錠、鐵鉤、鐵環不敷。取諸官錢以買。兗州知州尋敬提調州吏鹿果。經始於四年閏正月。成於三月。工告訖。大祠避廟諱。冥醮酒割牲。燔燎瘞埋。吹擊笙鼓。風日清明。役徒謳歌。人神歡悅。乃相與請辭鑿諸石以紀其始終。遂以命德智洪惟皇元起漠北以深仁厚德奄有天下。公家世鼎鼎。參贊化育。今誠能實於己而勤於官。忠於上而信於下。言不妄發。事不輕改。故民易信而功易成。雖然。又豈水曹爲然。推此誠實以理天下。則被澤溥矣。辭不獲命。因書所聞以爲記。

山東全河備考。

元仁宗延祐六年閏八月甲子。浚會通河。九月癸卯。浚鎮江練湖。十月己卯。浚通惠河。元史仁宗本紀。

元仁宗延祐七年八月。英宗已登極矣。霸州文安、大成二縣滹沱河溢。害稼。是歲。滹沱決。文安大成等縣渾河

溢。壞民田廬。元史仁宗本紀。

元英宗至治元年三月丁丑。發民丁疏小直沽白河。六月己巳。渾河溢。被災者二萬三千三百戶。霸

州大水。渾河溢。被災者三萬餘戶。秋七月戊寅。通州潞縣榆棗水決。庚辰。滹沱河及范陽縣巨馬河

溢。乙酉。大雨。渾河防決。元史英宗本紀。

張仲仁都水丞。至治元年。改建會源閘。自臨濟南至彭城。延袤七百里。疏其淤塞。築其隄防。爲杠九十有八。爲梁五十有八。建分司及會源石佛師莊閘署。揭俟斯記云。皇帝元年夏六月。都水丞張侯。改作濟州會源閘。成。明年春二月。具功狀。遣其屬孟思敬。至京師。請文勒石。惟我元受命。定鼎幽薊。經國體。民綏和四海。辨方物。以定貢賦。穿河渠。以逸漕度。乃改任城爲濟州。以臨齊魯之交。據燕吳之衝。導汶泗。以會其源。置閘。以分其流。西北至安民山。入於新河。逮於臨濟。地降九十尺。爲閘十六。以達於漳。南至沽頭。地降百十有六尺。爲閘十。又南入於河。北至奉符。爲閘一。以節汶水。東北至兗州。爲閘一。以節泗水。而會源閘。制於其中。歲久政弛。漕度用弗時。先皇帝以爲憂。延祐六年冬。詔以侯分治東阿。始修復舊政。南疏北導。靡所寧處。明年冬。以及期。請代。弗許。行視濟閘。峻怒狠悍。歲數壞舟楫。土崩石泐。岌不可持。乃伐石區里之山。轉木淮海之濱。度工卽功。明年。皇帝建元至治。三月甲戌朔。侯朝至於河上。率徒相宜。導水東行。場其上下。而竭其中。以儲衆材。撤故閘。夷坳泓。徙其南二十尺。降七尺。以爲基。下錯植巨栗。如列星。貫以長松。實以白灰。槩視其地。無有罅漏。衡五十尺。縱百六十尺。八分其縱。四爲門。縱遜其南之三。北之一。以敵水之奔突。震蕩五分其衡。二爲門容。折其三。以爲兩壩。四分其容。去其一。以爲門。崇廉其中。而翼其外。以附於防。三分門縱。間於北之二。以爲門。中央樹石。鑿以納懸板。五分門縱。去其一。以爲鑿。崇翼之外。更爲石防。以禦水之洄洑。衝薄。縱皆三百三十尺。爰琢爰斲。犬牙相入。苴

以白蔴固以石膠。關以勁鐵。冠以飛梁。越六月十有三日乙卯訖功。大會羣屬。宴於河上。以落之。工徒咸在。旄倪四集。酒舉樂作。揮闡決竭。艤櫂啓鑰。水平舟行。伐鼓懽呼。稱功頌德。雷動雲合。且拜曰。惟聖天子繼志述事。不易任以成厥功。惟億萬年享天之休。是役也。以工計。石工百六十八人。木工千人。金工五人。土工五人。徒千四百二十人。以材計。木萬一百四十有一。石五千一百二十有八。其廣厚皆倍於舊。甃二億一千二百有五十。以斤計。鐵二萬五千五百。麻二千三百。石之灰三億二萬三千三百三十有四。以石計。粟千二百有五十。視他閘三之。視故閘倍之。其出於縣官者。鐵若麻十之七。石五之一。粟五之三。餘一。以便宜調度。不以煩民。初。侯至之明年。凡河之隘者。關。壅者。滌。決者。塞。拔藻荇。禁芻牧。隆其防。而廣其址。修其石之岩。陴穿漏者。築其壤之疏。惡者。延袤羸七百里。防之外。增爲長隄。以闕暴漲。而河以安流。潛爲石竇。以納積潦。而瀕河三郡之田。民皆得耕種。又募民采馬蘭之實。種之新河兩涯。以蠲潰沙。北自臨清。南至彭城。東至陪尾。絕者通之。鬱者澌之。爲杠九十有八。爲梁五十有八。而挽舟之道。無不夷矣。乃建分司及會源石佛師莊三閘之署。以嚴官守。樹河伯龍君祠。入故都水少監馬之貞。兵部尙書李粵魯亦。中書斷事忙速祠三。以迎休報勞。凡河之所經。命藏冰以待渴者。種樹以待休者。遇流殍。則男女異壑之。餓者爲粥以食之。死而藏。饑而活者。歲數千人。是以上知其忠。下信其令。用克果於茲役。然古者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故人才得以自見。向使侯竟代去。雖懷極忠。甚智。無能究於

其職是亦侯之遇也。惟此開地最要，役最大，馬氏之後，侯之功爲最盛，故詳於是碑，以告後之人。侯名仲仁，河南人。其辭曰：昔在至元，惟忠武王自南還歸，請開河渠，自魯涉齊，以達京師。河渠旣成，四海率從。萬世是資，朝帆夕檣，垂四十年。孰慢而墜，翼翼張侯，受命仁宗，號令風馳，徵工發徒，旣滌旣疏，濟閘攸基。先雞而興，旣星而休，觸冒炎曦，疾者藥之，死者樁之，奚有渴飢，拊循勞徠，信賞必罰，勿亟勿遲，十旬之間，適績於成。知罔或遺，洋洋河流，中有行舟，若遵大遠，舳艫相啣，罔敢後先，亦罔敢稽。賢王才侯，自北自南，顧盼嗟咨，曰：惟京師爲天下本，本隆則固，惟帝世祖旣有南土，河渠是務，四方之共。於千萬里，如出跬步，聖繼明承，命官選材，惟侯之遇，昔者舟行，日不數里，今以百數，昔者舟行，歲不數萬，今以億慮，惟公乃明，惟勇乃成，惟廉則恕，汶泗之會有截其閘，有苑其樹，功在國家，名在天下，永世是度。山東

全河備考

王結改東昌路，境有黃河故道，而會通隄，遏其下流。夏月潦水，壞民麥禾，結疏爲斗門，以泄之。民獲耕治之利。至治二年，參議中書省事。元史王結傳

元英宗至治二年五月己巳，修漶沱河隄。六月丙子，修渾河隄。元史英宗本紀

元英宗至治三年二月己巳，修廣惠河，插十有九所。十二月壬戌，浚鎮江路，漕河及練湖，役丁萬三千五百人。元史英宗本紀

至治三年江浙行省言鎮江運河全藉練湖之水爲上源漕運商販舟楫無不由此以供億前朝嘗濬此湖豬蓄潦水若運河水淺開放練湖一寸可添河水一尺近年淤淺以致遞運不通乞加修治制可工畢又置河兵百人專任修理通漕類編

元泰定帝泰定元年夏四月甲子發兵民築渾河隄六月大同渾源河真定滹沱河皆溢並漂民廬舍七月戊申大都路固安州清河溢順德路任縣沙澧洛水溢定州屯河溢山崩免河渠營田租八月丁丑罷浚玉泉山河役九月癸丑奉元路長安縣大雨澧水溢延安路洛水溢十月壬申眞州珠金沙河松江府吳江州諸河淤塞詔所在有司備民丁浚之元史泰定帝本紀

元泰定帝泰定二年閏正月己巳修滹沱河堰三月辛酉咸平府清河澗河合流失故道壞隄堰勅蒙古軍千人及民丁修之八月辛丑衛輝路汲縣河溢九月丁丑浚河間陳玉帶河開元路三河溢是歲御河水溢元史泰定帝本紀

元泰定帝泰定三年七月東安檀順鄆四州雨渾河決温榆水溢傷稼元史泰定帝本紀元泰定帝泰定四年春正月丁卯浚會通河三月壬戌渾河決發軍民萬人塞之五月睢州河溢七月雲州黑河水溢八月滹沱河水溢發丁浚治河以殺其勢元史泰定帝本紀

自當改工部員外郎中書省委開渾河自當往視之以爲水性不常民力亦瘁難以成功言於朝河役乃

罷。元史自當傍。

元文宗天歷二年夏四月壬辰。浚朔州漕運。八月乙巳。浚通惠河。元史文宗本紀。

元文宗至順三年三月。奉元朝邑縣洛水溢。五月丁酉。漚沱河決。沒河間清州等處屯田。元史文宗本紀。

元順帝元統元年二月。灤河漆河溢。永平諸縣水災。六月。涇河溢。關中水災。元史順帝本紀。

李黼、潁人。遷宣文閣監書博士。中書命黼巡視河渠。黼上言曰。蔡河源出京西。宋以轉輸之故。平地作隄。今河底填淤。高出地面。秋霖一至。橫潰爲災。宜按故迹修浚。他日東河或有不測之阻。江淮運物。當由此

分道達京。萬世之利也。不報。升祕書太監。元史李黼傳。

元順帝至元二年五月乙卯。至於六月甲申。湍河、白河大溢。水爲災。元史順帝本紀。

行水金鑑卷第一百四

運河水

元順帝至元三年六月辛巳。大霖雨。自是日至癸巳不止。京師河南北水溢。御河、黃河、沁河、渾河水溢。沒人畜廬舍甚衆。元史順帝本紀。

至元五年。改作東大橋。李惟明記曰。泗別於滋陽。竟道之汶。支於奉符之堽城。洸引之西南。會於任城。會通河受之。昔汶不通洸。國初歲丁巳。濟倅奉符。畢輔國請於嚴東平。始於汶水之陰。堽城之左。作一斗門。竭汶水入洸。益泗漕。以餉宿蘄戍邊之衆。且以溉濟竟間田。汶由是有南入泗。淮之派。至元二十年。朝議以轉漕弗便。乃自任城開河。分汶水西北流。至須城之安民山。以入清濟。故瀆通江淮。漕至東阿。由東阿陸轉。僅二百里。抵臨清。下漳。御輸京師。二十六年。又自安民山穿渠。北至臨清。引汶絕濟。直屬漳。御於是汶之利被南北矣。始輔國直堽城西北隅。作石斗門一。後都水少監馬之貞。又於其東作雙虹懸門。閘虹相連。屬分受汶水。既又以虹石水易圯。乃改西虹爲今閘制。通謂之東閘。謂輔國所作斗門爲西閘。後改作址高。水不能入。獨東閘受水。汶水盈縮不常。歲常以秋分役丁夫。采薪積沙於二閘。左絕汶作堰。約汶水三之二入洸。至春全竭。餘波以入霖潦時至。慮其衝突。則堅閉二閘。不聽其入。

水至徑壞堰而西循故道入海。故汶之堰歲修。延祐五年改作石堰。五月堰成。六月爲水所壞。水退。亂石齟齬壅沙。河底增高。自是水歲溢爲害。至元四年秋七月。大水潰東閘。突入洸河。兩閘被其害。而洸亦爲沙所塞。非復舊河矣。初。之貞爲沙堰也。有言作石堰。可歲省勞民之貞曰。汶魯大川。底沙深闊。若修石堰。須高平水五尺。方可行水。沙漲淤平。與無堰同。河底填高。必溢爲害。況河上廣。石材不勝用。縱竭力作成。漲濤懸注。傾敗可待。晉杜預作沙堰於宛陽。竭白水溉田。缺則補之。雖屢勞民。終無水害。固知川不可塞也。且曰。後人勿聽浮議。妄興石堰。重困民。壅遏漲水。大爲民害。重修堰城閘。因自作記。勒其言於石。至是果如其言。閘壞岸崩。碑沈於水。爲土石所壓。是年九月。都水監馬元公來治會通河。行視至堰城。謂衆曰。堰城洸汶之交。會通之喉襟。閘壞河塞。上源要害。役有先於此者乎。於是用前監丞沈溫公闢爲一大閘之議。命濠寨官梁仲祥、李讓計徒庸。度材用量工程。乃以狀上。從其請。明年二月。命工入山取石。陶甃煨灰。以濠寨官王守恭董之。市物於有司。謀將以五月經始。衆議以爲茲役實大。非朝夕可成。暑雨方行。必妨興事。曷以來年。公曰。霖雨天道。豈可預必。安能優游度日待來年。以己事諉後人乎。乃親爲經營揆度。以舊址弊於屢作。改卜地於其東。掘地及泉。降汶河底四尺。順水性也。袤其南北爲尺百。廣其東西爲尺八十。下於平地爲尺二十。有二。土木之工。又入其下八尺。上爲石基。以承閘。閘之崇於地平。自基以上縮。掘地之深一尺。兩壁直南北爲身。皆長五十尺。其南張兩翼爲雁翅。

皆長四十五尺。其北短折。以東西各附於旁。亦長四十五尺。不爲兩翼斂其前。隘漲水也。前盡基肩岸受水。欲其前也。後遜基八之一。壘石爲厓承之。出基之南五尺。長爲尺二十有五。五分基之廣闊。其中之一以爲明。入明三分身之一爲金口。廣尺深咫。板十有三方。盈金口之廣。長亘明入金口。兩端各盡其身。上下以啓閉者十二。其一不動。闔以大石。爲兩桌夾制其前。卻始議參用新舊石。舊石皆薄小。而新石少。公因爲度材所堪。差別其用。無尺寸之枉。新遂以贏。又皆大石。自基至顛。凡十一疊。舊一不用焉。石相疊比。則以鐵沙磨其際。必脗合無間。故其締構之工。卸砌之密。會通諸閘所未有。凡用石大小以段計。二千六十有奇。自方以尺計。三萬三千六百五十。甃以萬計。一千有六。石灰以斤計。四十六萬三千。瓦礫以擔計。二萬四千。木大小以株計。一萬三百一十。鐵剛柔以斤計。三萬九百一十五。麻炭諸物。稱是。糜錢一萬七千餘緡。徒役千人。木石之工二百八十人。始事於五月七日。畢役於九月十日。閘旣成。衆請識其事於石。屬筆於予。予曰。汶古名川。昔畢公馬公用之。則爲轉漕之益。爲灌漑之利。後人用之。則有橫潰之憂。有墊溺之患。水性非異。蓋用之善不善也。馬公旣善用之。又碑其言以告來者。其爲慮深矣。不有茲役。曷彰馬公之識。其言已驗。碑付於水。而改作石堰之碑尙存。豈天忌馬公之言先發其機耶。將使後人獨受其害而不蒙其利耶。惟是雨暘時若。漕運無愆。天其或者悔禍於人。俾思馬公之言乎。旣不獲辭。遂爲敘其始末。以見今日堰城閘水利喉襟。且表馬公之言爲鑒。

也。先不華都水監丞。至正初。建黃棟林新閘。楚惟善記曰。會通河導汶泗北絕濟。合漳南復泗水故道。入於河。自漳抵河。袤千里。分流地峻。散渙不能負舟。前後置閘。若沙河。若穀亭者十三。新店至師氏莊。猶淺澀有難處。每漕船至此。上下畢力。終日叫號。進寸退尺。必資車於陸。而運始達。議立閘。久不決。都水監丞也。先不華分治東平之明年。緝熙前功。以紓民力。慨然以興作爲己任。乃躬相地宜。黃棟林適居二閘間。遂卽其地。庀徒蒞事。經始於至正改元春二月。訖工於夏五月辛酉。閘基深常有四尺。廣三其深有六尺。長視廣又尋有七尺。閘基長三分基之一。崇弱五寸。不及身之半。又於東岸創河神祠。西岸創公署。制度纖悉備極精緻。落成之日。舟無留行。役者忘勞。居者聚觀。往來者歡忭稱慶。僚佐耆宿衆相與謀。謂不伐石以識。無以彰公之勤。且懼來者之功不繼。而前功遂墜也。先是役民於河。凡大興作。率有常廩。是役將興。時適薦饑。公請俾貧窶者得竄其身。藉以有養。久未獲命。不忍坐視斯民餓且殍。遂出公帑。人貸錢二千緡。約來春入役還官。無何糧亦至。民爭趨令。其軫民瘼如此。又初開月河於河東岸。闢地及咫。疆礫錯出。錘無所施。迨營閘基。近西數武。黃壤及泉。訖無留礙。精誠感格。鬼神陰有以相之也。公爲人明敏果斷。操守絕人。讀書一過目。輒不忘。律學醫方。靡不精究。始由近侍。三轉官。受今除。是役也。董工於其所者。令史李中。壕寨官薛源政。其工師徒長。具列碑陰。二記並山東全河備考。

許有壬轉中書左丞。後至正二年。囊加慶善八及孛羅帖木兒獻議。開西山金口。導渾河躡京城。達通州。

以通漕運。丞相脫脫主之。甚力。有壬曰。渾河之水。湍悍易決。而足以爲害。淤淺易塞。而不可行舟。況地勢高下。甚有不司。徒勞民費財耳。不聽。後卒。如有壬言。元史許有壬傳。

元順帝至正二年正月丙戌。開京師金口河。深五十尺。廣一百五十尺。役夫十萬。元史順帝本紀。

伯顏察兒同知東平路事。至正二年浚泲河。淺澀者五十六里。李惟明記云。泲河乃汶水之支流也。名不載於傳記。或因舊而加以新名。尤不可知。其源則出於泰山郡萊蕪縣原山之陽。折而之南。達於會通。漕運南北。其利無窮。會通之源。泲也。泲之源。汶也。時霖雨作。泰岱萬壑溝瀆之間。合注而之汶。洪濤洶湧。泥沙溷奔。徑入於泲。此泲所以淤填也。至元六年。監丞宋公浚自閘口至石刺。事鑿於珉。然泲之源雖通。而其流猶梗。公謂不疏其流。源將安之。又恐前功徒費。後患復萌。使會通之津從而涸也。詢及其佐。得壕寨岳聚所度。自石刺至高吳橋南王家道口。淺澀者延袤五十六里。百八十步。呈準中書。符下東平。濟寧兼贊厥役。本監及二路夫以口計者萬有二千。浚自至正二年二月十八日。落成於三月十四日。以舉武計者二萬三百四十有奇。以尺爲工計者四十萬七百數。同知東平路事伯顏察兒僉議少監公之功。宜勒石以昭悠久。乃請文於予。義弗獲辭。遂援筆而記其歲月。山東全河備考。

元順帝至正四年六月。河南鞏縣大雨。伊洛水溢。漂民居數百家。七月。灤河水溢出平地丈餘。元史順帝本紀。

是年夏五月大雨。黃河水溢。平地深二丈許。北決白茅隄。六月。又北決金場。瀕河郡邑濟寧。單州。虞城。

碭山、金鄉、魚臺、豐沛、定陶、楚丘、武城，以至曹州東明、鉅野、鄆城、嘉祥、汶上、任城等處，皆罹水患。民老弱昏墊，壯者流離四方。水勢北侵安山，沿入會通運河。省臣以聞，朝廷患之，督大臣訪求治河方略。南河全考

元順帝至正九年三月丁酉，壩河淺澀，以軍士民夫各一萬浚之。五月，白茅河東注沛縣，遂成巨浸。元史

順帝本紀

元順帝至正十年八月庚午，命樞密院以軍士五百修築白河隄。元史順帝本紀

元順帝至正十一年六月，發軍一千，從直沽至通州疏浚河道。元史順帝本紀是年崔敬遷同知大都路總管府

事，直沽河淤數年，中書省委敬浚治之，給鈔數萬錠，募工萬人，不三月告成，咸服其能，除刑部侍郎。元史崔敬傳

元順帝至正十三年五月己巳，命東安州武清、大興、宛平三縣正官，添給河防職名，從都水監官巡視渾河隄岸，或有損壞，即修理之。元史順帝本紀

元順帝至正十四年四月，命各衛軍人修白浮、甕山等處隄堰。六月，河南府鞏縣大雨，伊洛水溢，漂沒

民居，溺死三百餘人。元史順帝本紀

丁好禮，蠡州人，除京畿漕運使，建議置司於通州，重講究漕運利病，著爲成法，人皆便之，除戶部尙書。元史

丁好禮傳

國初都金陵。則漕於江。其餉遼卒。猶漕於海。自永樂都燕後。歲漕東南四百萬石。由江涉高寶諸湖。絕淮入河。經會通河出衛河。白河。遡大通河以達於京師。諸洪泉壩閘以次修舉。至於今。纖悉具備。故並載焉。

大通河卽潞河。舊爲通惠河。其源出昌平州白浮村神山泉。過榆河會一畝馬眼諸泉。匯爲七里灤。東貫都城。由大通橋而下。至通州高麗莊。入白河。長一百六十餘里。元初所鑿。賜名通惠。每十里爲一閘。蓄水通舟。以免漕運陸輓之勞。永樂以來。諸閘猶多存者。仍設官夫守視。然不以轉漕。河流漸淤。成化、正德間。累命疏之。功不果就。嘉靖六年。遣漕運總兵錦衣衛都指揮及御史會濬之。自大通橋起至通州石壩四十里。地勢高下四丈。中間設慶豐等五閘以蓄水。每閘各設官吏。共編夫一百八十名。每名工食銀八兩。造剝船三百隻。每隻價銀三十五兩。分置各閘。責經紀領之。使製布囊盛米。雇役遞相轉輸。軍民稱便。明會典。考。大通河。成化十二年。

始命平江伯陳銳疏通之。漕舟會至大通橋。自後射利之徒。妄假黑膏之說。事竟阻壞。正德二年復疏之。功不就。桂文襄公奏議云。成化十二年。平江伯陳銳不察其故。建言修復。憲宗皇帝命戶部左侍郎翁世資。工部左侍郎王詔挑浚。仍浚西湖諸泉以益水勢。可放運船千餘。直達大通橋下。既而水急岸狹。船不可泊。未幾即耗。船退幾不能全。遂不復行。正統七八年亦嘗挑浚。竟無成功。蓋京師之地。西北高峻。自大通橋下。視通州勢如建瓴。而強爲之。不免有害。非徒無益而已。病逸漫記云。白浮泉今入清河一畝泉在靈山後已塞。靈山下玉龍雙龍青龍等泉入西湖。經高梁橋注皇城濠。一自西流入內。一自東會入通惠。今至慶豐。慶豐地形低平。津一丈許。水陡絕。故平津開。則慶豐河身立見矣。張兆元通惠河考云。青龍閘在都城西北三十里。廣源閘在白石關西二里。白石關在西直門西六里。高粱閘在西直門外往北一里許。澄清閘在都城萬寧橋西。慶豐閘在大通橋東五里。平津上閘在慶豐閘東十一里。平津下閘在上閘東四里。普濟閘在平津下閘東十三里。通流閘在通州城內至普濟閘十二里。以上諸閘。皆通惠河經行之所。丘文莊云。自通州陸輓至都城。僅五十里耳。而元人所開之河。總長一百六十四里。其間置牌壩凡二十處。所費蓋亦不貲。今廢墜已久。慶豐以東諸牌雖存。然河流淤淺。通運頗難。且今積水潭卽今海子。在都城中禁城之北。漕舟既集。無停泊之所。而又分流入大內。然後南出。其啓閉蓄洩。非外人所得專者。官者往往建請。欲復元人舊規。似亦便利。然以陸輓與河

運利害略亦相當。故議復元舊。欲於城東鑿潭以容漕舟。議通陸運。欲開新路以達東輓。此其大略也。桂文襄公奏議云。正陽門外東偏。有古三里河一道。東有南泉寺。西有玉泉菴。至今基下俱有泉脈。由三里河繞出慈源寺八里莊五箕花園一帶。直抵張家灣煙墩港。地勢低下。故道俱存。冬夏水脈不竭。見今天壇北蘆葦園草場九條巷。其地下者俱河身也。高者即舊馬頭。明白易見。不假經畫。稍加修治。即可復也。但附近勢家莊園。故成化六年。楊茂雖營建議。而不致盡言。但請置壩而已。後亦竟沮不行。成化十二年亦踏勘。而勢家賄通欽天監。以爲地居京師子午方位爲說。不知三里河乃在都城巽巳。實非子午方也。今誠按此修浚。則公私大船俱可直抵三里河。不但便船剝而已。明疏議輯略云。成化六年。漕運總兵官都督楊茂上言。京城南原有三里河。直通張家灣煙墩橋。自橋往西疏浚。深闊二十餘里。卻將煙郭木橋改作吊橋。糧船到彼灣泊。可免漂流之患。若將此河浚深。直至三里河作平水壩三四截。於內置扁淺剝船。令運船由此盤纜以達京師。歲可省車腳數百萬。

白河南去通州二百里。其源出胡地。經密雲縣合大通榆渾諸河。凡三百六十里。至直沽會衛河入海。源遠流迅。河皆溜沙。每夏秋暴漲。最易衝決。每決輒發丁夫修築。屢築屢決。正統三年。命官相視地勢。自河西務徑二十里。改鑿順下。河遂安流。每淤淺處。設鋪舍。置夫甲。專管挑浚。舟過則招呼使避淺而行。自此而南。運河淺鋪。以次而設。明會典。蒼菴云。水部備考。密雲運道。即白河上流。運密雲官軍餉者也。嘉靖三十四年。自密雲城西楊家莊地方。築塞新口。疏通舊道。令白河與潮河合流至牛欄山。水勢甚大。故通州漕糧得抵密雲城下。吳文恪公集云。密雲河本白河上流。自牛欄山下。與潮河交會。初竊遼總督駐密雲。從通州至牛欄山。以車轉餉。勞費特甚。嘉靖中。總督劉燾發卒浚湖河川水達通州。用小舟轉粟。直抵密雲鎮矣。

衛河舊名御河源。出河南輝縣之蘇門山。東北流。會淇漳諸水。過臨漳。分爲二。其一北出。經大名。至武邑。

以入滹沱。其一東流。經大名東北。出臨清。至直沽。會白河入海。長二千餘里。今爲運河。自臨清至直沽。凡五

五十七處。此河自德州而下。漸與海近。河狹地卑。易於衝決。每決輒發丁夫修治。嘉靖十三年。議準恩縣。東光。

滄州。與濟四處。各建減水閘一座。以洩漲溢之水。明會典。蒼菴云。今水經衛河。一名御河。漢名爲屯氏河。源出河南衛輝府輝縣西北七里蘇門山。東流至衛輝府成化一里。

又東流。淇水西北來注之。淇水源出彰德府林縣西北三十里合清水。清水源出輝縣西南七十里山陽鎮。東南流逕獲嘉縣界。又東南至淇縣界。注於淇。淇水又東流入衛。衛水又東流過大名府滑縣內黃界。漳水入焉。漳水之源有二。一名濁漳。出山西潞州長子縣西五十里發鳩山。東北流逕潞州城西南二十里。過襄垣、黎城二縣。自林縣西北入彰德府境。一名清漳。出平定州樂平縣西南二十里少山。西南流過和順之西北四十里石堠嶺。下流逕遼州東七十里。又西南入潞州黎城縣界。自涉縣西入彰德府境。二漳俱東至林縣合流。至彰德府爲漳河。逕臨漳入廣平府境。歷城安、廣平、肥鄉、曲周。入於衛河。衛水又東北入東昌府館陶縣西三里。至臨清。汶水即會通河北流入之。過東昌府武城縣界。入濟南府境。逕德州城西北。過河間府界。去景州城東二十里。歷故城、吳橋、東光縣境。下至滄州四流。逕興濟縣入清縣界合漳沱河。漳沱河源出山西繁峙縣東北三十里秦戲山。歷代州、崞縣、忻州、定襄、五臺、盂縣。北入真定府平山縣界。逕靈壽縣至真定府城南。逕晉州。過保定府境東鹿縣南三十里達於深州。至阜城縣。沙水入焉。漳沱河歷河間府獻縣城南。易水注之。至交河縣與高河合爲交河。至青縣入於衛。衛水又東北過靜海。至武清與桑乾河合。桑乾河源出大同府馬邑縣西北十里洪濤山。下與金龍池水合。東流過渾源州。北逕宣府保安州新城西南四十里。洋河東南流來注之。又東入宛平縣界爲盧溝河。至看丹口分爲二派。其一東流出通州高麗莊入白河。其一南流逕固安至武清縣小直沽入於衛河。衛水又東北入於海。

會通河自臨清迤南至濟寧州。元初由任城即今濟寧開渠至安民山即安山一百五十里。復自安民山之西

南開渠。由壽張西北至東昌。又西北至臨清。凡二百五十里。引汶絕濟直歸漳。衛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

武縣黑陽山。由舊曹州鄆城縣兩河口漫過安山湖。而會通漸淤。永樂九年。因海運艱阻。遣尙書都督等

官疏鑿元人故道。乃於東平州戴村汶水入海處築一土壩。橫互五里。遏汶水使西流。盡出南旺分流。四

分往南接濟徐呂。六分往北以達臨清。自後添設新閘。修築舊岸。大爲漕運之利。自臨清抵徐州七百里間。全資汶泗沂沭諸水接運。

總曰開河。舊爲閘四十有三。前元建者二十餘。永樂以來。先後增建者二十餘。而減水通河諸閘不與焉。兩閘之間。每存稍淺一處。約數丈。多不過十餘丈。用留洩水。令積易盈。今建設改革益多。見開壩條下。明會典。

汶河一出新泰縣宮山之下曰小汶河。一出泰安州仙臺嶺。一出萊蕪縣原山。一出縣寨子村。俱至州之

靜封鎮合流曰大汶河。出徂徠山之陽。而小汶來會。經寧陽縣北堽城。歷汶上東平。東阿。又東北流入海。元於堽城之左築壩。遏汶入泲。南流至濟寧。合沂泗二水。以達於淮。自永樂間築戴村壩。汶水盡出南旺。於是泲沂泗自會濟。而汶不復通泲。今沂州亦有汶河。一出蒙山東澗谷。一出沂水縣南山谷。俱入邳州。淮河。泲河。乃汶水之支流。出寧陽縣北三十里堽城。西南流。又循縣南流三十里會寧陽諸泉。又六十里。經濟寧城東與泗合。出天井關河。明會典。

沂河。源出曲阜縣尼山西南。分流爲二。一西流至金口壩上。卽與泗會。一南流亦與泗會。出堽里河。又有出沂水縣艾山者。會蒙陰沂水諸泉。與沂山之汶合流。至邳州入淮。明會典。

泗河。源出泗水縣陪尾山。四泉並發。西流至兗州府城東。又南流經橫河與沂水合。元時於兗州東門外五里金口作壩建閘。遏泗之南趨。國朝因而修築。每夏秋水長。則啓閘。放使南流。會沂水。由堽里河出師家莊閘。冬春水微。則閉閘。令由黑風口東經兗城入濟。又南流會泲水。至濟寧。出天井關。明會典。

濟河。出王屋山。至河南濟源縣。二源合流。其水或伏或見。東出於陶丘北。又東北會於汶。今在汶上縣北。一名大清河。元人作金口壩。傍有河。卽黑風口。西通濟流。並入會通河。明會典。

沁河。出山西沁源縣綿山東谷。由太行山麓。至河南原武縣黑陽山。與河汴合流。至徐州入運河。以濟徐呂二洪。每年水勢淺深尺寸。管洪官按季奏報。前代嘗引沁以通衛。正統以前。其支流猶自武陟山原村。

東北由紅荊口經衛輝凡六十里與衛通天順七年河趨陳穎入淮乃開沁以達徐復引河以合泗而故道始湮。明會典

南陽新河在昭陽湖之東起南陽至留城一百四十一里八十八步嘉靖六年以河決命官開濬垂成而止四十四年復決乃因舊路疏鑿又起留城至境山濬復舊河五十三里凡役夫九萬一千有奇八閱月而成隆慶元年山水衝決復淤新河之三河口。薛河沙河趕牛溝會此故名乃經理沙薛上流各開支流築黃家口豸

裏溝等壩引薛河由呂孟湖出地浜溝築宋家壩引沙河由尹家湖出鮎魚口築黃甫壩引沙河由滿家湖入南陽湖次年工成又爲三河口石壩一座南陽湖石隄三十餘里凡建閘九築壩十三減水閘二十開支河九十六里三年又於昭陽湖以東沙薛二水所從入舊河處開鴻溝廢渠達李家口回回墓而東出留城閘計六十餘里積水俱有宣洩滕沛利之。明會典

徐州洪在徐州爲運河要害亂石峭立凡百餘步故又名百步洪成化四年命官鑿石以利舟楫又甃石路長一百三十餘丈以便牽挽二十年置石壩長八十丈遇有損壞管河官隨時修築嘉靖二十年於洪下置石閘一座。明會典

呂梁洪在徐州東南六十里有上下二洪相距七里亦運河要害成化八年命官甃二石隄共長七十餘丈十六年命官築石壩長一百六十五丈復於壩西築隄二十餘丈洪東甃石路四百二十丈遇有損壞

管河官隨時修築。嘉靖二十年於洪下置石閘一座。

明會典

羊山新河。萬歷十一年議準。由昭靈祠南黃河出口。歷羊山、內華山、梁山、接境山、開河置閘。以避咸港之

溜。明會典。

淮安運道。自漢以來卽有高家堰。在淮安之東南。永樂間。通淮河爲運道。築隄堰上。以防淮水東侵。又自府北鑿河蓄諸湖水南接清口。凡六十里。曰清江浦。乃運船由江入淮之道。建清江等閘。遞互啓閉。又築土壩以遏水勢。後閘壩禁弛。河渠淤塞。嘉靖八年。疏治復舊。隆慶中高家堰廢。淮水由黃浦口決入。漫衍民田。萬歷四年。開草灣河渠。長六十二里。分殺黃河以緩清口之衝。七年。復築高堰。起新莊。至越城。長一萬八百七十餘丈。堰成。淮水復由清口會黃河入海。而黃浦不復衝決。又以通濟閘逼近淮河。舊址塌損。改建於甘羅城北。仍改濬河口斜向西南。使黃水不得直射。因廢拆新莊閘。又改福興閘於壽州。廠適中處所。其清江板閘照舊增修。又議修復五壩。惟信字壩久廢不用。禮智二壩加築。仍舊車盤船隻。仁義二壩與清江閘相鄰。恐有衝漫。移築天妃閘內。八年。用石包砌高堰。九年。又於府城南運河之旁。自窯灣楊家澗歷武家墩開新河一道。長四十五里。曰永濟河。因置三閘。以備清浦之險。十一年。建清江浦外河石隄。長二里。礮背七座。又建西橋石隄。長九十八丈。以禦淮黃之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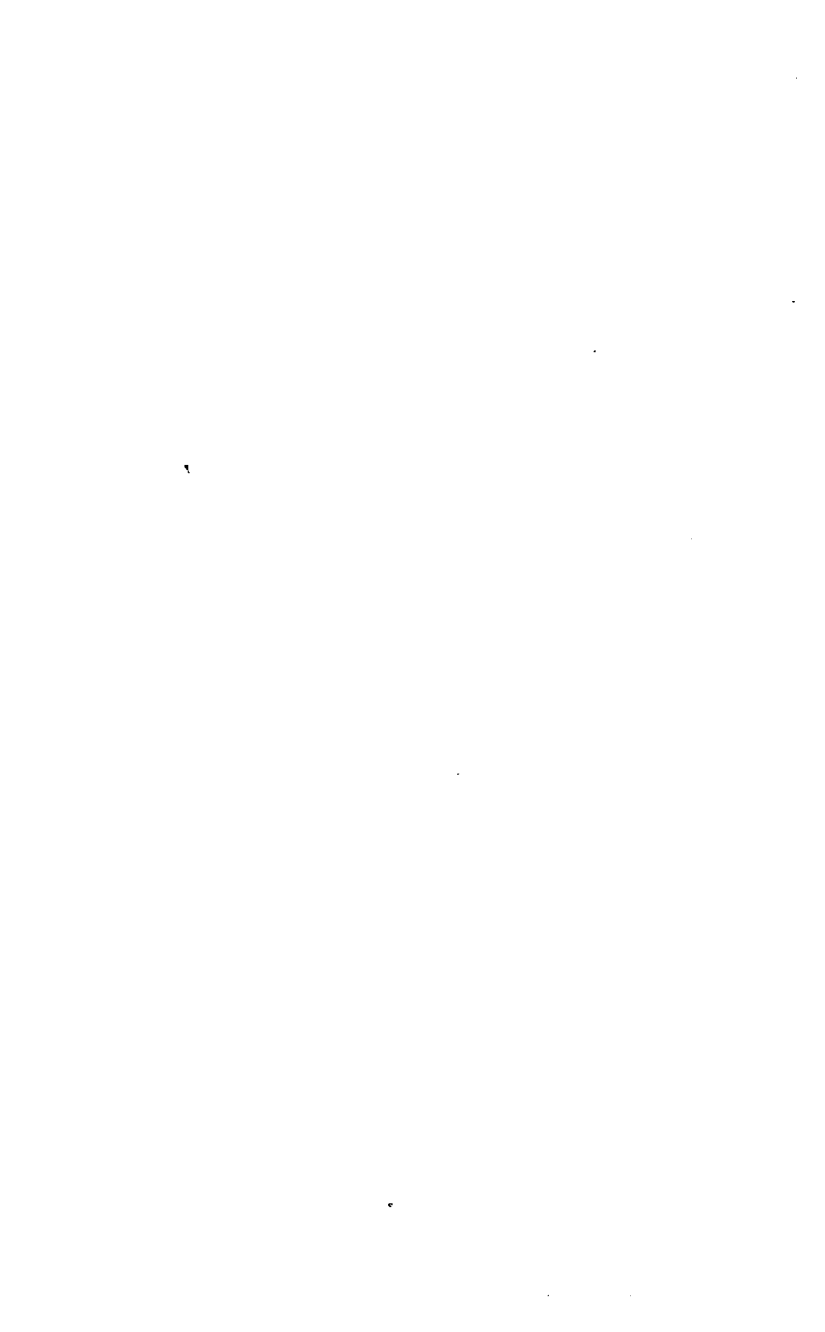
明會典

揚州高寶運道。自清口引淮爲清江浦。至烏沙河匯管家。白馬二湖隄。黃浦八淺及寶應縣槐角樓南諸

湖相接。西抵泗州盱眙縣界。皆運道所經。湖東有隄長三十餘里。洪武九年。用輒修高家潭等處。成化二十一年。造石隄。漸修至二十餘里。其南高郵。邵伯等湖。皆有石隄。運船觸隄。往往敗溺。宏治三年。命官於高郵河。迤東開新河。以避其險。曰康濟河。中爲圍田。南北置閘。以時啓閉。兩岸俱鑿以石。嘉靖五年。題準於汜光湖東。傍舊隄開新河。長三十里。遂棄康濟河。又自寶應至界首。凡有溝可通注於海者。造平水閘十座。十年。又自寶應湖東築月隄。長二十一里。萬歷五年。淮水由黃浦口決入。石隄多壞。七年。命官修築。改建減水閘四座。加高石閘九座。自是寶應諸湖隄岸相接。十二年。題準於石隄之東。傍隄開新河三十餘里。以避槐角樓一帶之險。曰宏濟河。明會典

儀真上下江口及瓜州便河。皆由江達淮。運道襟喉。宋時。儀真嘗建三閘。洪武中。卽其地築爲壩。宏治元年。始建東關羅泗二閘。十二年。復於濱江建攔潮閘。嘉靖五年。題準潮長開閘放船。潮退盤壩。不許候閘。延久。萬歷四年。於朱輝港鑰匙河清江等處。各開河以便停泊。

瓜洲江口舊建土壩。江北糧船空回。撤壩以出。而江南重船反令盤壩。搬剝艱難。風濤守候。隆慶六年。題準自時家洲以達花園港開渠六里有奇。建瓜洲通江閘二座。自此漕艘始免車盤之苦。萬歷四年。於瓜洲開港塢。以泊運船。明會典



行水金鑑卷第一百五

運河水

元時海道自平江劉家港入海。經通州海門縣黃連沙嘴萬里長灘。開洋沿山嶼抵淮安路鹽城縣。歷海寧府東海縣。又經密州膠州界。放靈山洋。投東北行。路多淺沙。旬月始抵成山。計自上海至直沽楊村馬頭。凡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其後再變自劉家港出楊子江開洋。落潮東北行。離萬里長灘。至白水綠水。經黑水大洋。轉成山西行。過劉家島。入沙門島。放萊州大洋。抵界河至直沽。其道差直。三變自劉家港入海。至崇明三沙放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直取成山。轉西至劉家島。入沙門放萊州大洋。至直沽。如遇風順。由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月而已。其道徑便。國初海運。猶仍元舊。自會通河成報罷。嘉靖中。尋膠萊故道。燒鑿馬家壩十五里。達於麻灣。隆慶五年。議因其故開新河。令江南之糧。由淮安至江浦口。歷新壩口。馬家壩。麻灣口。海倉口。徑抵直沽天津。止一千六百里。半從河行。其海行者。止由海套。不泛海洋。惟馬家壩。分水嶺二處。開鑿爲難。遣科官勘報。竟以無源水多沙積而止。以下皆明會典。

湖泉之水。導引蓄洩。皆以濟漕爲運道所關。徐沛山東諸湖。在運河東者。儲泉以益河之不足。曰水櫃。在運河西者。分漲以洩河之有餘。曰斗門。而淮揚諸湖。卽爲運道。其山東新舊各泉。可引以濟漕者。派分爲

五。入汶者爲分水派。入泗沂濟及天井。漕河者爲天井派。入白馬河及南陽棗林魯橋。閘河者爲魯橋派。入南陽新河者爲新河派。卽沙河派。入邳州河者爲邳州派。今備載焉。

安山湖。在東平州。週圍八十三里。零一百二十二步。舊有二閘。底高於河水。不能入湖。之下口無閘。水不能出。嘉靖六年。止於湖中。築堤十餘里。而湖益狹。後乃漸復焉。

南旺湖。在濟寧州。周圍一百五十餘里。漕渠貫其中。西岸爲南旺西湖。東岸爲南旺東湖。汶水自東北來。界分東湖爲二。二湖之下。北爲馬踏湖。又北爲伍莊湖。南爲蜀山湖。又南爲馬場湖。各湖通連無間。凡與西湖盡處相對者。卽爲東湖。東西湖中。爲長堤二。西堤設斗門。爲減水閘。十有八。隨時啓閉。以濟運河。遇有淤淺。隨時挑濬。每二年一大挑。隆慶中。開南旺月河。二十里有奇。以便大挑。北至王家窪。南出尹家窪。稍北里餘。各建通河大閘一座。

馬場湖。週圍四十里。舊有堤壞。與運河相通。河水稍盈。卽洩入湖。每致淺涸。嘉靖十四年。築堤長六十里。內外各植柳以護之。更置減水閘五座。運河易盈。湖水亦有蓄洩。

蒲灣泊武家湖。在汶上縣。

南陽湖。在魚臺。卽獨山坡。匯爲湖。週圍七十六里。引沙河經其中。入新河。

昭陽大湖。長十八里。小湖長十三里。二湖相連。北屬滕。南屬沛。週圍八十餘里。納諸縣之水。湖口置石閘。

放水入薛河。由金溝口以達舊運河。後以河決棄沽頭。於湖東開新河。則南陽在東。昭陽在西。去黃水益遠。運河乃安。

赤山湖、微山湖、呂孟湖、張莊湖、四湖相連。長八十里。在徐州。引薛河出地浜溝。入新河。

蛤蟆湖。長二十里。連汪湖。長一十五里。周湖。長二十里。柳湖。長一十五里。在邳州。

落馬湖。長六十里。茅茨湖。長六十里。黃墩湖。長二十里。侍丘湖。長三十里。倉基湖。長三十里。埠子湖。長八十里。在宿遷縣。

大莊湖。長十里。崔鎮湖。長三十里。在桃源縣。

杜村湖。長十里。萬家湖。長十里。在清河縣。

管家湖。在淮安府城西門外。舊有堤。永樂十四年。命官於湖中築長堤。以便運舟。隨時修築。

白馬湖。長三里。汜光湖。卽寶應湖。長三十里。界首湖。卽津湖。長三里。在寶應縣。新開湖。長三十五里。在高郵州。邵伯湖。長十八里。在江都縣。諸湖延袤高寶。以抵揚州。上下相接。以上諸湖。

東平州泉十四。舊九。新五。汶上縣泉三。舊二。新二。平陰縣泉一。舊。滋陽縣泉八。舊四。新四。鄒縣泉十二。舊八。新四。

曲阜縣泉二十。舊十七。新三。泗水縣泉五十三。舊三十。新二十三。滕縣泉十八。舊十五。新三。嶧縣泉五。舊三。新二。寧陽縣泉十

二。舊。魚臺縣泉十四。舊五。新九。濟寧州泉三。舊。泰安州泉三十八。舊三十五。新三。新泰縣泉十四。舊十二。新二。肥

城縣泉九舊五·萊蕪縣泉十六舊十一·蒙陰縣舊泉五·沂水縣舊泉十·以上諸泉·
宛平縣五·青龍閘·白石閘·廣源閘·高粱閘·澄清閘·
大興縣三·慶豐閘·平津上下二閘·

通州五·普濟閘·南普閘·土橋閘·廣利閘·通流閘舊普濟通流俱有上下二閘·今各廢其一·石壩·一·

臨清州五·南板閘·新開上閘·沙灣減水閘·潘官屯減水閘·觀音髻減水小閘舊有會通臨清二閘·今廢·

清平縣三·戴家灣閘·李家口減水閘·魏家灣減水閘·

堂邑縣四·梁家鄉閘·土橋閘·土橋進水閘·新開口進水閘舊有土城中閘二·減水閘今廢·

博平縣五·第一至第五五減水閘舊有老堤頭北減水閘·今廢·

聊城縣十·通濟橋閘·李海務閘·周家店閘·龍灣西柳行二進水閘·官窯口·裴家口·方家口·李家口·耿家口五減水閘·

陽穀縣六·七級上下二閘·阿城上下二閘·荆門上下二閘·

寧陽縣二·洸河東西二閘嘉靖六年建·舊有堽城石壩·堽城閘今廢·

滋陽縣一·金口閘·金口石壩成化八年·因元舊易為石壩·舊有土婁杏林二閘·今廢·

鄒縣舊有港里積水閘·小閘今廢·

鄒縣舊有港里積水閘·小閘今廢·

鄒縣舊有港里積水閘·小閘今廢·

鄒縣舊有港里積水閘·小閘今廢·

鄒縣舊有港里積水閘·小閘今廢·

東阿縣一開。通源開。

壽張縣一開。一。壩。沙灣積水開。師家壩。野豬腦堰。

東平州二開。七。戴村開。舊。戴家廟開。嘉靖十九年。安山開。成化十二年。斬家口開。嘉靖四十年。袁家口開。安山湖東

西二小開。戴村壩。坎河口堤壩。舊有魚管減水

汶上縣六開。十。開河開。南旺上下二開。寺前鋪開。界首石口二積水開。舊。焦樂、張全、劉元、彭秀、孔

家、邢家、常家、關家、李泰、田家口十減水開。

鉅野縣一開。一。長溝減水開。嘉靖十九年。蓬子山壩。

濟寧州四開。十。天井開。在城開。趙村開。石佛開。新店開。新開。六開俱因元舊。仲家淺開。宣德四年。師

家莊開。魯橋開。二開。永樂。上新開。中新開。下新開。三開俱成化。棗林開。永樂間。四里灣減水開。舊有分水

上下二開。永通上開。耐牢坡開。官村開。吳泰開。片玉開。碎玉開。今廢。

濟寧衛四開。永通減水開。五里營平水開。十里鋪平水開。安居平水開。

魚臺縣一開。十六。南陽開。宣德二年。利建開。即宋家口開。隆慶元年。新河十四減水開。嘉靖四十年。蘇家壩。舊有穀亭、八里灣、

河五開。今廢。滕縣一開。五。佃戶屯減水開。東邵壩。王家口壩。豸裡壩。宋家壩。黃甫壩。以上開壩俱隆慶二年建築。

沛縣開七。珠梅閘。楊莊閘。夏鎮閘。滿家閘。西柳莊閘。馬家橋閘。留城閘。以上七閘。俱隆慶元年。以舊河

孟陽泊沽頭上中下胡陵城廟道口謝溝七閘改建。沙河口壩。隆慶元年築。薛河口石壩。隆慶二年築。權城壩。嘉靖四十五年築。舊有新興閘。金溝口、飛雲橋、雞鳴壩、昭陽湖中東西

六積水閘。今廢。

徐州開四。黃家閘。天順三年建。梁境閘。即境山舊閘。萬歷二年復。內華閘。古洪閘。二閘萬歷十一年建。徐州洪石壩。呂梁洪石

壩。舊有徐州洪閘。呂梁洪上下二閘。今廢。

邳州開一。匙頭灣減水閘。萬歷入年建。

桃源縣開一。馬廠坡減水閘。萬歷入年建。崔鎮徐昇季太三義四減水石壩。萬歷七年築。遙堤建。

清河縣開一。通濟閘。嘉靖中建。萬歷七年改建。甘羅城出口之處。題准每年六月初旬水漲。築壩攔截。九月初旬水落。開壩行舟。天妃壩。萬歷七年建。舊有新莊閘。天妃閘。萬歷七年俱廢。

山陽縣開七。福興閘。萬歷七年改。建壽州廠。清江閘。板閘。龍汪閘。永清閘。窯灣閘。五閘萬歷十年。永濟河建。黃浦減水

閘。萬歷二年建。方家壩。新建壩。仁義禮智四字壩。高家堰石堤。萬歷七年建。舊有移風閘。瓢閘。新城上下二閘。及萬歷元年。建涇河、平河橋、二減

水閘。又有清江東西淮安滿浦南鎮五壩。信字壩今俱廢。

寶應縣開十。宏濟河南北二閘。長沙溝減水閘。朱馬灣減水閘。劉家堡減水閘。五閘俱萬歷十二年建。江橋北

等八減水閘。嘉靖萬歷年間建。舊有七里溝、菜橋口、魚兒溝三減水閘。白馬湖、七里溝、槐角樓、滾水壩、今俱廢。

高郵州開九。康濟河南北二閘。萬歷四年建。城南河堤三減水閘。嘉靖中新中堤四減水閘。萬歷五年建。蛤蜊壩。

舊有觀橋上下二關。車運王琴二減水閘。今廢。

江都縣開十六。廣惠關。通惠關。二開隆慶六年瓜洲建。邵伯九減水閘。芒稻河減水閘。萬歷十一年建。沙壩裔家馬家

渡南潭四平水閘。萬歷元年建。瓜洲十壩。舊十灣頭滾水壩。舊有朝宗上下通江新開大同潘家大橋江口留潮九閘。及新廟等十一減水閘。邵伯小壩。揚子橋古壩。瓜洲減水

壩。雷公上下二塘。小新塘。句城塘。今俱廢。

儀真縣開四。嚮水閘。通濟閘。羅泗閘。一名臨江閘。攔潮閘。一壩至五壩。新壩。舊有清江等八閘。裏河口閘。及東門新高橋二

減水閘。劉塘茅家山北山陳公四塘。蔣家溝。張家溝二減水壩。今俱廢。

丹徒縣開一。大犢山閘。萬歷十一年建。

丹陽縣開一。黃泥壩閘。萬歷十一年建。以上二閘。俱爲挑復練湖設。以上皆明會典。

會通河之源以南爲逆。以北爲順。南接豐沛。北迄天津。凡一千五百餘里。而推輓之勞不事焉。然河之源。其最微者。莫若會通。黃水衝之。則隨而他奔。而漕不行。故壩以障其入。源微而支分。則其流益少。而漕亦不行。故壩以障其出。流駛而不積。則涸。故閉閘以須其盈。盈而啓之。以次而進。漕乃可通。潦溢而不洩。必潰。於是有減水閘。溢而減。河以入湖。涸而放湖。以入河。於是有水櫃。櫃者。蓄也。湖之別名也。而壅水爲埭。謂之堰。沙澥之處。謂之淺。淺有鋪。鋪有夫。以時挑濬焉。以下皆河程記。

由沛縣北九十里入魚臺境。爲閘者二。曰利建。卽宋家口。明嘉靖四十五年建。月河長七十五丈。迤北

十八里曰南陽。元至順二年建。月河長三十五丈。明宣德七年重修。減水閘十四。俱明隆慶二年建。以洩新河水入南陽湖者也。壩一曰南陽。明隆慶元年建。淺鋪二十一。湖一曰獨山。卽南陽湖。明隆慶元年。北岸築石堤三十餘里。

舊運河在昭陽湖西。爲閘者三。曰孟陽泊。在縣治東。元大德八年建。月河長十二丈。迤北八里。曰八里灣。明宣德八年建。月河長二十七丈。又北八里曰穀亭。元至順二年建。月河長五十八丈。積水閘二。壩一。今皆廢。淺二十一。

由魚臺而北九十里。達於濟寧。其東岸鄒縣境也。爲小閘一。明成化十年建。淺一曰捲里。

由鄒縣而北入濟寧境。自州以西。則濟寧衛分地也。爲閘十四。曰棗林。距南陽十二里。元延祐五年建。月河長八十丈。明正德二年重修。迤北六里曰魯橋。明永樂十三年建。正德二年重修。月河長一千一百六十五丈。在河西岸。明隆慶四年改爲正河。又北五里曰師家莊。元大德二年建。月河長四十丈。又北十五里曰仲家淺。明宣德五年建。月河長五十一丈。明萬曆十二年重修。又北五里曰新聞。元至正元年建。月河長五十一丈。又北八里曰新店。元大德元年建。月河長五十一丈。明嘉靖十四年重修。又北十八里曰石佛。元延祐六年建。掘土中得石佛像十二。故名。月河長七十九丈。明宏治六年重修。又北八里曰趙村。元至正七年建。月河長九十八丈。明宏治十二年重修。又西北三里曰在城。元大德七

年建。明宏治十二年重修。又西北一里曰天井。元至治元年建。一云唐尉遲敬德所勅也。其西南曰分水。元大德五年建。月河閘三。上下二閘俱明天順三年改建。曰下新。即在城月河。曰中新。至上新一里。明成化十一年建。曰上新。即天井。月河減水閘六。新店新閘仲家淺各一。屬州。五里營。十里鋪安居鎮。各一。屬衛。明萬曆十七年建。壩一曰趙村。月河石壩。明宏治初建。淺十七。曰硯瓦溝。曰棗林。曰魯橋。師家莊下。曰師家莊上。曰仲家淺。曰新閘。曰新店。曰花家。曰石佛。曰楊灣。曰趙村。曰五里。曰十里。曰安居。曰永通。曰曹井橋。湖一曰馬場。一名任湖。在五里東。周圍四十里。上受獨山湖之水。

起魚臺至濟寧。有舊運道焉。有閘四。曰廣運上。明弘治四年建。曰廣運。曰永通下。明成化十一年建。曰永通。明洪武四年建。今俱廢。淺二十。

由濟寧而北一百里至汶上縣之開河驛。其左爲鉅野。有閘一曰通濟。距天井三十五里。明萬曆十六年建。月河長七十二丈。壩一曰蓬子山。一名彭祖上壩。明成化四年築。淺五。曰大頭灣。曰梁家口。曰白鷺兒。曰小長溝。曰黃沙。

由鉅野而北。其莊爲嘉祥。有減水閘六。壩一。淺四。壩大長溝曰十字河。曰寺前。曰孫村。

由嘉祥而北爲汶上境。有閘五。曰寺前。距通濟三十五里。明正德元年建。迤北十五里曰南旺上。一名柳林閘。又北九里曰南旺下。俱明成化六年建。又北十五里曰開河。元至正間建。明永樂九年重修。月

河長一百二十六丈。又北十二里曰袁家口。明正德元年建。月河長九十九丈。月河閘二。在南旺上下。明成化間建。減水閘九。曰焦鑾。曰盛進。曰張全。曰劉元。曰孫強。曰彭室。曰常家。曰關家大。曰兼濟。壩一。曰五里鋪。滾水石壩在河西岸。明萬歷十七年建。淺十四。曰南界首。曰石口。曰柳隄。曰南旺。曰鵝河口。曰田家口。曰闕城。曰開河。曰劉家口。曰袁家口。曰關家口。曰張八老口。曰步家口。曰北界首。湖一。曰南旺。在漕河兩涯。周圍一百八十里。中爲二長堤。漕渠貫其中。明嘉靖二十二年重修。其中畫爲三。在漕渠之西者。曰西湖。縈迴九十三里。明成化四年始砌石隄。嘉靖二十二年重修。萬歷十七年加築舊隄。一萬二千餘丈。添築東面子隄一千二百餘丈。其東曰蜀山湖。周圍六十五里。明嘉靖二十年創築東隄。萬歷二十五年重修。曰馬踏湖。周圍三十四里。明萬歷十七年築堤三千二百丈。

由汶上而北至東平七十里。有閘三。曰靳家口。距袁家口十八里。明正德十二年建。月河長一百八十四丈。迤北三十里曰安山。明成化十八年建。又北三十里曰戴家廟。明嘉靖十六年建。洩水閘一。曰金線。在戴家廟北。明景泰五年建。湖口閘二。北曰似蛇溝。南曰八里灣。明萬歷二十二年建。壩二。曰戴家壩。至州六十里。明永樂九年建。曰坎河口石壩。明萬歷十七年建。淺十七。曰沙堆。曰邢家莊。曰蘇家莊。曰譚家莊。曰安山上。曰安山下。曰積水湖。曰馮家莊。曰劉家莊。曰李家莊。曰王仲口。曰果家莊。曰靳家口。曰戴家廟。曰韓家口。曰張家口。曰劉家口。

由東平七十里至陽穀縣之荆門驛。其間首入壽張縣境。有積水閘一曰沙灣。明成化七年建。壩一曰師家。遏黃河水使入通源閘。以分沙灣之勢。堰一曰野豬腦。築迴三十餘里。用以瀦水。使不衝決。漕河由壽張而北入東阿縣境。有閘一曰通源。在張秋城南。運河西岸。卽廣濟渠也。明景泰四年。徐有貞治沙灣。決河先爲疏水之渠。起張秋金隄。通壽張之沙河。西南至於竹口。又西南至大渚潭。乃踰范暨濮而上。又西北接河沁之水。命曰廣濟渠。渠口爲通源閘。有石隄二道。自大感應廟起至沙灣。長一百六十丈。明天順八年修創。自沙灣起至荆門驛。長一千九百三丈。有五空橋。在張秋城南。與沙灣相對。卽減水石壩。廣袤各十五丈。又於上整石爲五竇。以漕渠餘水入之。小鹽河。明弘治四年建。淺八。曰挂劍。曰新添。曰沙灣。曰北灣。曰安家口。曰仲渡口。曰南浮橋。曰北浮橋。

由東阿而北入陽穀境。有閘六。在張秋北十里。曰荆門上。又北三里。曰荆門下。又北十里。曰阿城上。又北三里。曰阿城下。又北十二里。曰七級上。又北三里。曰七級下。皆元時建。明永樂間修。淺十。曰何家口東岸。曰何家口西岸。曰館驛灣東岸。曰館驛灣西岸。曰張家口。曰秦家口。曰劉家口。曰義河口。曰官窰口。曰渡口。

由陽穀九十里至東昌府聊城縣之崇武驛。其聊城縣東岸北至博平縣境。西岸北至堂邑縣境。有閘四。曰周家店。距七級十二里。元大德四年建。迤北十二里。曰李海務。元元貞二年建。又北二十里。曰通

濟橋。又北二十五里曰永通。俱明永樂十六年建。減水閘四。淺鋪二十三。曰北壩口。曰徐家口。曰柳行口。曰房家口。曰呂家灣。曰龍灣。曰宋家口。曰破閘口。曰林家口。曰于家口。曰周家店。曰北壩口。曰稍長閘。曰柳行口。曰白廟。曰雙隄。曰裴家口。曰方家口。曰李家口。曰米家口。曰耿家口。曰蔡家口。曰官窰口。聊城西岸。南自龍灣鋪。北至西北壩鋪。平山東昌二衛分地也。有淺二。曰中淺。曰小淺。此在昔年爲二衛分地。今則官夫俱屬平山衛。而東昌衛遂無河道之責矣。

由聊城七十里至清平之清陽驛。由博平縣北至清平縣境。有減水閘一。淺鋪六。曰朱家灣。曰老隄頭。曰南減水閘。曰袁家灣。曰朱家屯。曰梭隄。

由堂邑縣北至清平縣境。有閘二。曰梁家鄉。距通濟三十里。明宣德四年建。迤北十五里曰土橋。明成化七年建。減水閘三。曰函谷洞。曰上橋。曰梁家鄉。淺七。曰函谷洞。曰土橋。曰中閘口。曰馬家灣。曰北梁家鄉。曰新開口。曰南梁家鄉。

由清平縣北至臨清州六十里。有閘一。曰戴家灣。距土橋四十八里。明成化元年建。減水閘二。曰魏家灣。曰李家口。東岸淺鋪八。曰朱家。曰張家。曰十里井。曰趙官屯。曰戴家。曰陳官屯。曰趙家。曰潘家橋。西岸淺鋪六。曰張家。曰李家。曰李官屯。曰王官屯。曰丁家。曰魏家灣。

河自衛輝來者。歷館陶縣至臨清。與會通河合流而北。其淺鋪十二。曰灘尙。曰窩兒頭。曰遷隄。曰秤勾。

灣。曰小馬頭。曰南館陶。曰安靖。曰黃花臺。曰李家。曰馬頭。曰馬欄廠。曰尖家。

由臨清州東岸北至夏津縣境。有閘二。曰新開上。距戴家灣三十里。迤北五里。曰南板。俱明永樂十五年建。淺鋪五。曰弔馬橋。曰房村廠。曰上口。曰丁家馬頭。曰下杖柳。西岸北至清河縣境。有淺鋪八。曰尖家。曰白廟。曰羅家。曰孟家。曰趙家。曰郭家。曰陳家。曰王家。南岸西至板閘口。有淺鋪六。曰潘家屯。曰七里墩。曰潘家橋。曰新莊。曰沙灣。曰閘口。

由清河縣西岸北至夏津縣境。有淺鋪八。曰二哥營。曰嚴家。曰吳家。曰孫家。曰葡萄。曰草廟。曰黃家。曰買家。

由夏津縣北至武城縣境。有淺鋪六。曰新開口。曰草廟。曰郝家。曰小口子。曰大口子。曰橫河。由臨清至武城縣之甲馬營驛。爲一百四十里。其間仍有一渡口。驛亦州境也。而武城縣東岸北至恩縣境。有淺鋪十三。曰商家。曰白龍。曰白家。曰大龍。曰灣頭。曰柳林。曰大還。曰高家。曰陳家。曰何家。曰半邊店。曰陳家。曰方遷。西岸北至故城縣境。有淺鋪十二。曰劉家。曰侯家。曰周家。曰南調鬻。曰北調鬻。曰西關。曰小流。曰孟家。曰王家。曰張家。曰果子。曰絕河。

由恩縣東岸北至德州境。有淺鋪七。曰白馬廟。曰高師姑。曰滕家口。曰回龍廟。曰八里堂。曰新開口。曰曹家口。而回龍廟之北。有丁官屯一鋪。德州衛地也。有減水閘一。在四女樹。

由故城縣西岸北至德州衛境有淺鋪四曰鄭家口曰范家圈曰焦姑寺曰孟家灣。

由甲馬營驛一百一十五里北至德州之梁家莊驛而德州東岸北至德州左衛境有淺鋪三曰新窰口曰飲牛口曰耿家灣。

由德州衛西岸北至德州境有淺鋪一曰南陽務。

由德州西岸北至德州左衛境有淺鋪三曰上八里曰蔡張成曰劉皮口。

由德州左衛東西岸俱北至德州衛境有淺鋪四曰小西門曰鄭家口曰四里屯曰下八里屯。

由德州之梁家莊驛歷七十里爲安德驛再七十里爲良店驛再七十里爲吳橋之連窩驛也而德州衛東岸北至吳橋縣境西岸北至景州境有淺鋪九曰張家灣曰圓窩口曰五里莊曰降民口曰丁官屯曰劉官屯曰四里屯曰八里屯曰高官廠。

由景州西岸北至吳橋縣境有淺鋪四曰羅家口曰薄皮口曰坡唐口曰狼家口。

由吳橋縣東西岸俱北至東光縣境有淺鋪七曰降民屯曰鐵河圈曰朱官屯曰小馬營曰郭家圈曰三里曰王家。

由連窩驛而北七十里至交河之新橋驛卽今泊頭鎮然東光縣東岸北至南皮縣境有淺鋪四曰下口曰李家曰任家曰狼拾西岸北至交河縣境有淺鋪五曰古隄曰大龍曰桑園曰油房曰白家而二

縣之界有瀋陽衛地焉。其河道之責井河夫俱隸於交河主簿。

由南皮縣東岸北至天津右衛境有淺鋪五曰北下口曰白家堰曰雙堂曰三角隄曰馮家口。

由泊頭而北走七十里至滄州之輒河驛然其間交河縣西岸北至青縣境有淺鋪五曰李道灣曰丁家口曰大流口曰菱角窩曰白洋橋而其中三十八里屬河間衛。

由大津右衛東岸北至滄州境有淺鋪四曰小白洋橋曰大白洋橋曰南楊家口曰北楊家口。

由輒河驛七十里至興濟縣之乾寧驛而滄州東岸北至天津左衛境有淺鋪七曰輒河南口曰王家圈曰寇家圈曰回回灣曰紅孩兒口曰華嚴口曰朱家墳口。

由天津左衛東岸北至興濟縣境有淺鋪九曰張家口曰大掃灣曰高家馬頭曰安都寨曰索家馬頭曰北橫隄曰南橫隄曰許家淺曰南絕隄。

由興濟縣東岸北至天津衛境有淺鋪七曰安都寨口曰王家曰流洪曰安家曰柳巷口曰李家曰八里堂。

由乾寧驛七十里至青縣之流河驛而青縣西岸北至靜海縣境有淺鋪六曰輒河曰運坊曰李家曰留小曰流河曰新莊口而輒河之北運坊之南天津左衛境也有淺鋪五曰流佛寺曰北絕隄曰管莊口曰蓮花曰石堂。

由天津衛東岸北至靜海縣。有淺鋪九。曰泊張。曰新莊。曰寨里。曰東漫撒。曰馬濟。曰王家。曰李家。曰呂家。曰蔡家。而新莊之北三里霸州分地也。有淺曰蘇家。

由靜海縣東岸北至天津右衛境。西岸北至武清縣境。有淺鋪八。曰釣臺。曰雙堂。曰在城。曰獨流。曰沙窩。至靜海之奉新驛。又一百里至武清縣之陽青驛。是爲天津入於海。自此而北。復爲逆河矣。河程記。此記載。

在北河續紀。不知何人所作。

